华艺文丛

YILANG XIANDAI XIAOSHUO JINGXUAN

# 灵魂外科手术

## ——伊朗现代小说精选

穆宏燕　译



華藝出版社
HUA YI PUBLISHING HOU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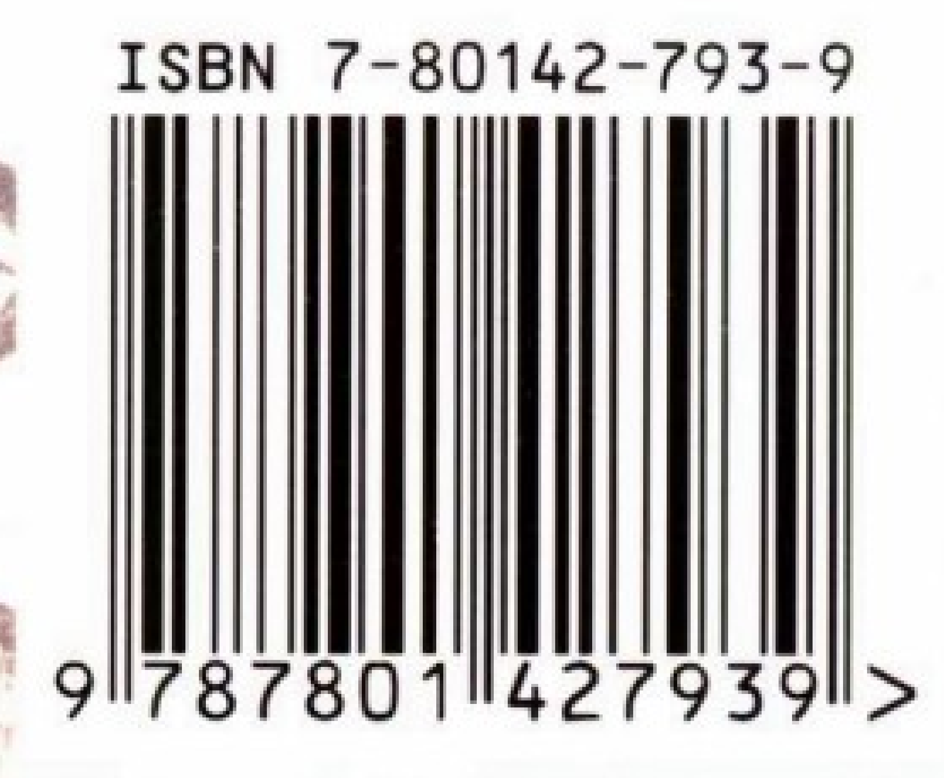
华艺文丛

برگزیده ً داستان های معاصر ایران

مترجم: مو هونگ یان

弹棉花匠走上了街头，最终成为了一名政治活动家；同样优秀的两个男子爱着同一位女郎，最后竟由斗牛来决定爱情的归属；小学校长不得不面对纷繁琐碎的学校事务；在战场上失去了儿子的母亲一直到死都在掩藏着一个惊人的秘密；孩子被炸死了的豹子精心救护一名受伤的士兵；被施加了灵魂手术的士兵，竟然会吃下自己的呕吐物，鞭打自己的至爱亲朋……

这就是伊朗现代小说华美乐章的精彩片断。它们和阿巴斯的电影一样，直面现实人生，抚慰生命、人性和灵魂，在质朴的叙事中具有震撼人心的魅力。




ISBN 7-80142-793-9/I·369
定价：28.00元

برگزیده ٔ داستان های معاصر ایران

مترجم: مو هونگ یان

# 灵魂外科手术

## ——伊朗现代小说精选

穆宏燕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灵魂外科手术：伊朗现代小说精选/穆宏燕译．－北京：华艺出版社，2006.9

ISBN 7－80142－793－9

Ⅰ．灵…　Ⅱ．穆…　Ⅲ．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伊朗－现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伊朗－现代　Ⅳ．I37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5456 号

出 版 人：鲍立衔
责任编辑：那　非

灵魂外科手术——伊朗现代小说精选
穆宏燕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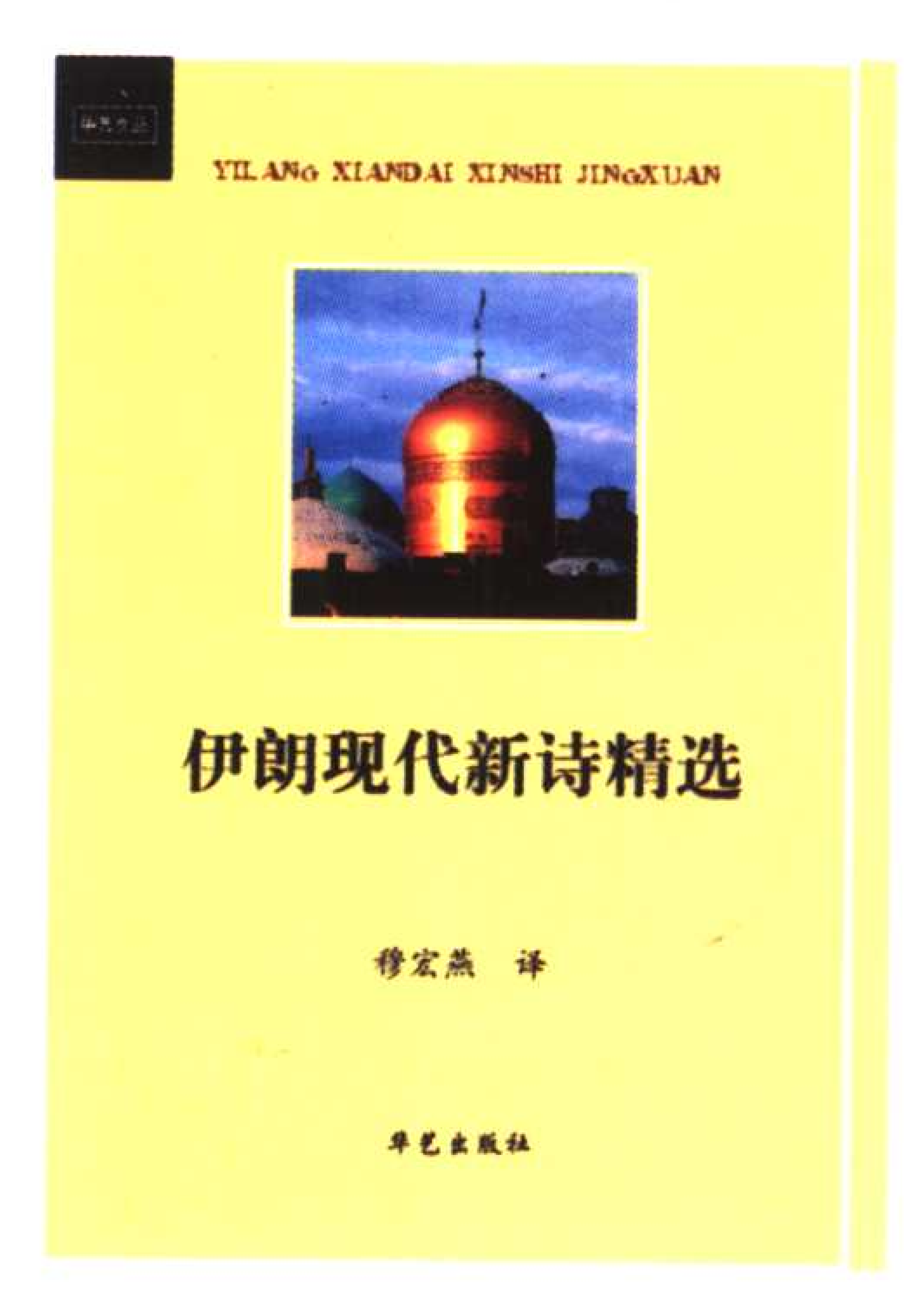
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北四环中路 229 号 10 层
邮码：100083　　电话：82885151
煤炭印刷厂印刷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9.75　字数：250 千字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42－793－9/Ⅰ·369　　定价：28.00 元



**译者简介**：

穆宏燕，1966年生，四川人。1982年考入北京大学东语系波斯语专业，1990年获波斯语言文学硕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东方室主任，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发表和出版了二十余种学术论文、学术专著和译著。2003年12月获伊朗文化部颁发的“中伊文化交流突出贡献奖”。参与翻译的“波斯经典文库”获2003年伊朗第十届国家图书奖最高奖、2003年中国第六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一等奖、第六届中国国家图书奖荣誉奖。




《伊朗现代新诗精选》
定价：28.00元

出 版 人：鲍立衔
责任编辑：那　非

# 序

在中国，受过良好教育的文化人对丰富的伊朗文学，尤其是诸如菲尔多西、萨迪、哈菲兹、莫拉维、海亚姆、鲁达基等大师们的作品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了解。这些波斯文学大师们的作品，被中国精通波斯语言文学的学者教授们以生动有力的文笔翻译了过来，最突出的例子便是十八卷一套的“波斯经典文库”丛书。该丛书对增进中国人民对伊朗古典文学的认识和了解起到了应有的作用。然而，鉴于伊朗文学的迅速发展，让伊朗文学的其他方面为大家所了解就显得尤为必要。

在这方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驻华使馆文化处努力与中国有关学者合作，为介绍伊朗文学的其他方面翻译了一些作品。尊敬的读者，您手中的这本书即是伊朗现代小说的精选本。我们力求通过该书将伊朗现代文学中的小说——主要是短篇小说——的面貌展现在中国读者面前。这些作品主要选自哈桑·佐尔法高里博士编选的《四十作家四十名篇》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穆宏燕女士以生动有力的文笔翻译了过来。该书旨在介绍艺术风格，而非随编选者的兴趣爱好取舍，绝大多数都是近八十年来中短

篇小说中的优秀作品，每篇小说都通过自己的方式阐释了真理，提供了知识信息，具有感动每个人精神灵魂的语言艺术。希望中国的文化人，尤其是年轻一代，通过阅读这类故事对伊朗短篇小说的写作状况有所了解，并增进伊中两国人民之间更多的文化交流。

在此，感谢穆宏燕女士为认真精美地翻译这本书所付出的无私的辛劳，同时也感谢华艺出版社积极出版该书。无疑，如果没有穆宏燕女士这位尊敬的学者的崇高志向，这本书就无法呈现在热爱文学的您的手中。希望将来在中国有关学者们的帮助和合作下，能看到伊朗文学的各个方面、优美流畅的其他故事不断被翻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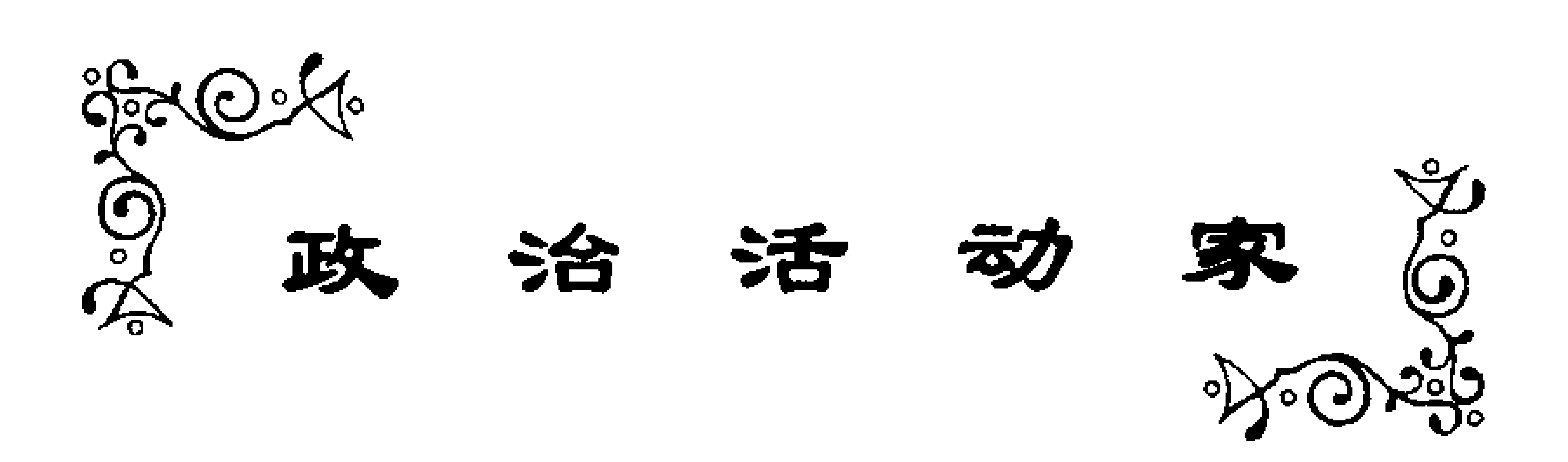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驻华使馆文化参赞
穆罕默德·贾瓦德·阿高杰利

2006 年 8 月 25 日

# 目　录

# 贾玛尔扎德（Jamālzāde 1891—1997）

出生于伊斯法罕，伊朗现代小说之父，其短篇小说集《很久很久以前》（1922）被视为伊朗第一部现代小说集，由此开拓了伊朗现代小说之路。贾玛尔扎德一生著作颇丰，具有较大影响的作品有：《疯人院》（1942）、《苦与甜》（1943）、《草莽法院》（1946）、《复活的沙漠》（1947）、《水之路》（1947）、《玛素梅·设拉子》（1954）、《一路货色》（1955）、《杰作》（1958）、《旧与新》（1959）、《真主之外别无他人》（1961）等。《政治活动家》选自短篇小说集《很久很久以前》，小说辛辣讽刺了伊朗立宪运动（1905—1911）时期善于钻营的政客们。




你问我是如何成为政治人物出人头地的？你自己也该知道，四年前，我还只是一个弹棉花工。我的工作就是清理棉花，弹棉花。有时一天挣二千土曼①，有时一天只挣一土曼。每到晚饭时刻，我总把一曼②三夹克面包，五西尔③肉带回家，或者有多少就往家带多少。然而，我老婆却每个晚上都发泄一大堆牢骚，她说："你呀，整天就知道弹、弹、弹，站没个站样儿，坐没个坐样儿！就知道弹

① 土曼：伊朗货币名。

② 曼：伊朗重量单位，不同地区的"曼"，重量不同。

③ 西尔：伊朗重量单位，等于七十五克。

棉花。晚上带着一身蜘蛛网似的棉丝回家来。而我们邻居阿里哈吉，一年前还要啥没啥，慢慢就混出了个人样儿，来去都有门路。他老婆说，就在这几天，就要当国会议员了，简直是神气十足，傲得不得了！而你，都走到坟墓口了，还在弹棉花！哪怕是你自己的帽子里能有一点棉絮呢！”

是啊，我老婆还真说得在理。那阿里哈吉从头到脚一件破斗篷，总被狗追着跑，满口胡言乱语，渐渐地却就有了人样儿。

他的名字也时常见诸报端，大家说“民主”了，不需要跑关系也可以当国会代表国会议员了，可以跟国王和大臣们同起同坐了。我自己也的确对自己这职业，这可恶的倒霉的工作，可以说是最糟糕的工作，已经厌倦透了。在我听来，弓弦的弹嘣声比恶言秽语的声音更不忍卒听。每当我拿起弹棉槌，我就厌恶我自己。乃至，一天晚上，老婆给我劈头盖脸的一顿训斥冷凝下来之后，我便下定决心，把弹棉花的工作扔到一边，去走阿里哈吉之路。

碰巧运气就来了。真主总是如他所愿的那样行事。我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反正集市中大家都在传：把你铺子关了，聚集到国会去。我们本来就如喉咙失去功能在苟延残喘，于是我们像被导了电一样关了店铺，在集市中奔走呼喊，扯下了那看不见其面目的关系之旗。在这之前，我就见过别人在这种形势下都说些什么。于是，我就做了挑头人，就如同在僻静的家中同我老婆说话一样，我大声喊道：大家都来看看！我说：“哎，伊朗人！哎，有自尊的伊朗人！国已破家已亡，你们还要被挨打到何时？团结起来！齐心协力！兄弟们！大家一起行动！我们或去赴死牺牲而名垂青史，或是忍辱偷生！向真主发誓，我们要自尊！我们要自豪！”

大家关了铺子关了集市，尽管大家没有表现出群情激奋，而是如同西沉的落日，悄悄关了店铺，买了面包和水，回到家中。然而，表面上，集市的突然关闭，以及店铺徒工们的号叫——他们早就吵着要去喝咖啡，早就盼着店铺和集市关几天，好有机会去伊玛目扎德·达乌德——并非毫无作用。

事情对我来说，错综复杂起来，仿佛所有这些都有了结果。我的大声疾呼，就像火力旺盛的炊炉，一个劲儿地咕嘟着沸腾喧嚣，渐渐地我成了一枚燃烧弹，说了一大堆话，事后让我自己都感到惊讶。尤其是，当我说：国王如果不能有所作为，我就从王位上把他拉下来。这真是不同凡响。一开始，有一些朋友和熟人从犄角旮旯出来，聚集了几次，大家议论："谢赫·贾法尔，但愿真主并无恶意！你昏了头吗，胡言乱语些什么？一个弹棉花匠，如此多管闲事，还要大人物做什么？去让理发师好好修理修理你的脑袋吧。"

然而这些话并没有听进我谢赫·贾法尔的耳朵，对祖国的忧心胜于一切，我不断地大声疾呼，在集市的天花棚引起一阵阵的喧嚣，我的声音盖住了卖冰淇淋卖谢米兰黄瓜的叫卖声。

慢慢地，一些无所事事者、百无聊赖者在我们周围聚集起来。我们自认有了自己的追随者和队伍，就像铁匠卡维①一样——这个故事我儿子哈桑尼在学校学过，并在晚上给我讲过——前往国会，我们的队伍不断地增加，当我们达到国会门口时，我们已经有了一千人。在议会门口，卫兵挡住了我们，不让我们进。我们打算气势汹汹地把他吓跑，但我们见这家伙是个老手，他根本就不在乎。用力推搡也把他推不进去，无论怎么说也说不通。他环腰漂亮地挂了一排装备，从这架势上看，说是说不动他的。于是我把脸转向队伍，说："兄弟们，尊重法律是必要的！但是，必须有一个人自愿作为代表向议员们转达：某某人带着成千上万的人来了，他们要上诉。就说，今天伊朗高贵而勇敢的议员们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否则，人民已准备好献出自己的生命，我没有责任去阻止大家的行动！"立刻，赛义德，一个年轻小伙子，一绺额发从他歪斜的缠头巾中露出来，他似乎是国会的服务人员，他挺身而出，说："我去送信。"

他进了国会，没过几分钟，他们从国会里出来，传召"谢赫·

---

① 卡维：伊朗古代传说中的农民起义军领袖。

贾法尔先生”。我们一下子神灵活现起来，摆出十足的趾高气扬的样子，走了进去。然而，我暗忖：有分量的男人，如果现在他们问你要说些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你该怎样回答才能让真主满意呢？我甚至想问那走在我们前面带路的国会服务员：小兄弟，今天这事儿是怎么一回事，由头是什么，大家为什么把集市关了？然而没有机会了，我突然发现自己已到了议员们面前，手忙脚乱之间，一只鞋从我脚上掉了下来。我就一只脚穿着鞋，一只脚光着，走了进去。这是第一次我的眼睛看到如此这般的国会。真是真主庇佑戴领结阶层！他们一个挨一个地紧挨着坐在椅子上，就像做礼拜的队列一排一排的，这颗头到那颗头之间就像念珠上的珠子彼此隔开了，又有些像念珠、缠头巾或手帕上的黑点在那些间隙中清晰可见。在前面，像宣教台的那地方，那些大人物坐在那里，他们中有两三个人手里拿着笔和墨水瓶，就像代理人把每个人的功过是非记录在他的行为簿上一样，急匆匆地把纸涂黑。

我可别让人感到头痛。一个坐在第一排椅子上的白头发的扎领结者，向我转过脸来，说：“谢赫·贾法尔先生，政府代表团正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依照人民的愿望来解决问题，在很多可期望的地方将会取得相应的结果。阁下您是人民权利的旗手，我请求您代表我，让人群安静下来，并且允诺，毫无怀疑，人民的愿望会如实地得到实现。”

在那之后，另外几个人也讲了一大堆曲里拐弯的话。我所能弄明白的就是，头一个白头发的扎领结者是首相，其他人则是民主党、正义党和其他一些三教九流中的大人物。

就这样，当我再次从国会出来，我便打算向人群做一番详尽的演说，把我刚刚听来的一些话，套上一些模子，铸造出我自己的钱币。然而，我见人们已经全散了。显然，有自尊自强精神的人们在为权利而斗争时应当比这更坚定……

我该让人头痛了。那天上午，阿里哈吉来看我，说：“我想与你详谈。”

我给水烟装上烟丝，放在他手上，说："恭听指教。"

阿里哈吉咂吧了一口水烟，眉毛一挑，说："兄弟，显然我对你的不满已经传开了。如俗话所说，你已经闻到佳肴的味道了。很好，我们就指望您了，我还不知道原来政治也像梅毒一样是可以传染的！尽管说，同行相轻，然而，有理智的人他的心胸应当比这更开阔。我这给你添堵的目的就在于，兄弟，尽管昨天你走过了一百年的路，现在大街小巷和集市中，你的名字被挂在大家嘴边，但不论如何，你是刚刚才来到这个战场，而我不论如何，在这条路上已经比你多穿破了一件衬衫。我们最好是联起手来，在这条充满危险的政治之路上相互支持相互庇护。当然，你也听说过，一个巴掌拍不响，尤其是在政治事务中，一群游手好闲者已经把这块地盘当作了他们自己单独的跑马场，根本不能容忍一个新的竞争对手踏进他们的地盘。你以为，你今天出了一番风头，与首相和议员们争执了一番，你的面包就浸在油里了吗？不，兄弟！你在做梦！就在明天，污蔑和诽谤的冰雹就会降落到你头上。其结果至少是你老婆把你赶出家门，你已血统污秽，杀掉你就成为必须的宗教义务！"

阿里哈吉说了这一番话之后，暗暗咂吧水烟，吸管里的水从中分开，烟从他的两个鼻孔用劲喷了出来。我尽管没怎么明白他的这番话，我真的没弄明白，但是我了解阿里哈吉，他是一头经风历雨的狼，一个少见的伎俩高手，一个见多识广足智多谋的人。再说，在我老婆面前，把我自己描绘成她休戚与共的伴侣，也让我感觉不错。因此，我就接受了这建议，商定好我在集市中尽可能地努力促使阿里哈吉当上议员，而阿里哈吉则同我齐心协力在政治事务上引导我。

就在那次碰头中，阿里哈吉对我念叨了一些粗鄙不堪的劝告，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把我的脚放在了政治这把梯子的第一级阶梯。这时他见水烟已经灭了，没用了，当他站起来要走时，问道："下一次会议在何时何地进行？"

"会议"这个词在此之前我还没听说过，便迟疑着没回答。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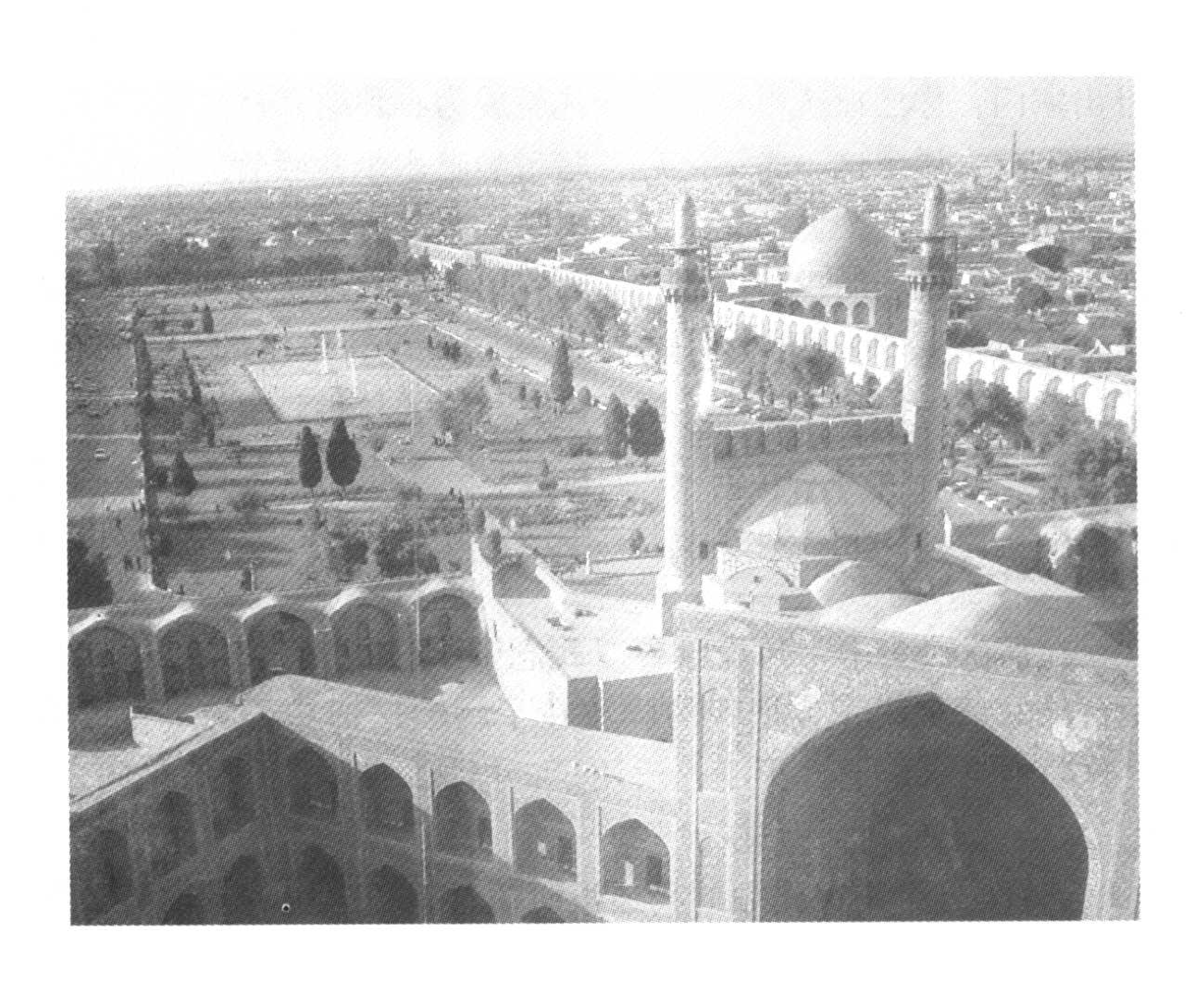
里哈吉很狡猾，当下便明白了，说："你有理由听不懂，就如同大家都知道，金匠有金匠的语言，政治家们也有特殊的语言。慢慢地你就熟悉了。比如'会议'这个词儿，就是大家在一起说话的意思，就像人们相互间说'我们什么时候再见'，政治家们则说'我们什么时候开会'。"

说好从那之后，阿里哈吉在每次会议时教我几个这类词儿。就在那天他教了我几个词儿，我现在都还记得：

"同志"即共同道路的信仰者，也就是"朋友"或"熟人"的意思。"活动"就是跑来跑去。"礼仪不周"就是指这人很没有趣味。"万岁"即"赐予他长寿"的意思。"处境"即"情况"，等等。

阿里哈吉走出去时，我们还筹划了一番，我说："我要开会。"

不幸的是，我把我老婆弄得目瞪口呆。我到集市去转了一转，想看看世界变成了什么样儿。从集市横七竖八排列的小摊小贩的问



候中，我明白了，我的大名已经传进了他们的耳朵。我们可以过十来天的赊帐日子了。我暗自笑道：“弹棉匠谢赫·贾法尔万岁！伊朗人民的领路人、当代的卡维万岁！”

半路上，几个人围住了我。在免掉了我的菜蔬钱之后，每个人都开始抱怨别人的不是，似乎我成了本地区的宗教法官和民事法官或一区之长。一个，我也不知道是哪个权贵把他从自己家赶了出来并强占了他的财产；另一个，有个无赖之徒强迫他休掉自己的老婆，而那无赖却将他老婆——显然有些姿色——依据教法娶为自己的妻子。总之，当我走进集市时，德黑兰市一百年来宗教的民事的诉讼长卷全都叨叨进了我的耳朵，而我也挥金如土般大把大把地给予承诺。同时，我也明白了，政治活动家的胡须就如同阿努希尔旺的公正铁链，从早宣礼到晚宣礼都被原告和被告的手攥着，他的家就成了执法场所，成为小偷、骗子、破产者、杀人犯的拘留所。这下，你来看看，一个人即使有海兹尔①般的寿命，要办完其中的一件诉讼也是不够的。

我慢慢走进集市。暗地里我神气活现得不得了，然而表面上则把谢赫·贾法尔愁眉不展的脸尽可能地舒展成甜美含笑慈祥的笑脸，对别人的问候则报以温柔亲切的回答，似乎我已经做了五十年本地区的毛拉②。人们不停地问：谢赫先生，请问有啥新闻？

我就像自家密室与伊朗各大部委——尤其是外交部——有专线连接一样，给予一些诸如“真主仁慈”，“还不错”，“但愿如此”，“局势微妙”，“危机将过”之类的模棱两可的简短回答。同时，我也把从阿里哈吉那里学到的一些词儿生搬硬套，进行政治操练。

我到了我的铺子前，却迟疑不决该干什么。我的口袋比新娘子的镜子还要干净，翻遍了，一个嘎兹③都没有。这地区小摊小贩的

---

① 海兹尔：《古兰经》中寻找到生命水的先知，长寿者。

② 毛拉：伊斯兰教神职人员。

③ 嘎兹：伊朗硬币名。

问候和客套但愿是这样一个信号：可以赊买几次炖肉。但我知道赊买来的食物咽不下喉咙，会卡在喉头，便对自己说：大叔呀，应该自谋生路，甜瓜里也有水。更糟的是，哈桑尼每月的学校费用就如同天灾降临到月亮头上，让我们的日子暗淡无光。很多次我都打算不让他去上学了，把他送去学赶驴车。然而，届时门总是被敲响，校长的脑袋探进来，念叨了一大段经文和圣训，然后说，明白无误地告知我，如果月底不把哈桑尼的学校月费五格郎①从石头底下找出来，我就别再送他去了，我比伊本·莫尔加姆、西纳·本·翁斯、谢穆尔·兹·朱山②更可恶，我是个异教徒、叛徒、笨蛋。他恶毒地诅咒，让我打开铺子，赶紧工作。我对自己说，尽管小本生意与我的身份地位不相称，但圣使也做过园丁。于是，我老婆的责骂和弓弦的令人厌烦的嘣嘣声依然传入我耳中，让我毛发耸立，手脚无力。

随着一声清晰的问候，我从打盹中惊醒。我看到我面前有个人，仿佛他四肢都装了一根弹簧，简直就像是用客套和奉承的模子铸造出来的。他嘴上说着“我是您的家奴”，他眼睛在说“我只是您的一根毛发”，他的脖子弯下又伸直，说：“愿为您效犬马之劳。”总之，就像巧舌如簧的达贾尔③，他身上的每根毫发都成了舌头。这一千句客套最终铸压成了一枚嘎兹，免掉了我们长期以来的菜蔬钱。先是简单的祝福语，然后又成了为我们效力的仆从。先是祝我们长命百岁，又见反正是慷圣人之慨，便把百岁变成了千岁。完全就像是把朝觐时用的祈祷书背了下来，并将之全归还给了我。好长时间一点也不慷慨大方地给我机会，让我张一张嘴。一会儿后退两步，一会儿又凑上前来，摇动胡须，一双手从胸口抬到眼睛，又从眼睛抬到头，堆着笑脸，摇头晃脑，祝福我、我儿子、我

---

① 格郎：伊朗钱币名。

② 伊本·莫尔加姆、西纳·本·翁斯、谢穆尔·兹·朱山：皆是伊斯兰教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恶徒。

③ 达贾尔：伊斯兰教初期的伪信者。

儿子的儿子、我父亲、我父亲的父亲、我的祖祖辈辈。我的忍耐到了极点，差点没吼起来。下意识地，我开始抬脚往家走。

背祈祷书者也跟我上了路，就像喝了迷魂汤的狗，围着我转个不停，展露出机灵迷人的笑容，东拉西扯个不停。说话就到了我家门前。我敲了门，门一开，我赶紧进去，以为总算摆脱那家伙了。然而，并没有。那家伙也跟了进来，还理所当然地把门闩上，说："感谢真主，这下我们可以轻轻松松说两句话了。"

我被这两只脚的家伙弄得目瞪口呆，我倒要看看他葫芦里到底装的是什么药。然而，这家伙突然没有任何开场白就对我百般讨好，开始祝福我们家族的长寿、荣耀和财富，一直上数到哈冈·苏尔坦内。他的两片嘴唇就像磨房里的齿轮一样转动，祝福的面粉源源不断流出来。我暗自说，他也许患上了客套疯语症。客套话又转到我自己身上，又是另一套，然而，不论真主是要关闭哈冈·苏尔坦内的家门还是一千年也不关闭他家，这关我什么事呢？

我正想着这些，那没脸没皮的家伙一下子又把哈冈·苏尔坦内丢开，粘上了法格福尔·杜勒，时下的首相。这次磨房里流出的不是祝福和客套，而是诅咒和辱骂。显然这家伙既善于奉承，也精通骂街，简直可以以一抵仨。可怜的法格福尔·杜勒成了叛徒、丧尽天良者、卑污者，可以说没有什么不是。显然，法格福尔·杜勒及其家人从降生以来的生活中最微小的一些事情，这家伙都一清二楚。在这方面，他还有什么没有说到呢？我终于忍无可忍，吼道："哎哟哟，我亲爱的，难道你吃了麻雀脑袋吗？难道你的腭腔脱臼了吗？唠叨个没完？两个小时来，你简直要了我的命。我不知道你想要我做什么？同谁说话？对我这样的穷光蛋你究竟想要什么呢？你如果有什么意图，就直说好了。否则，为了让真主和先知满意，你就饶了我吧，把我交给真主，我也把你托付给真主。"

那家伙这才看到气氛不对，我也渐渐完全丧失了耐心，露出僵硬的笑容，说："但愿真主没有使我让你感到厌烦。向真主发誓，我可是诚心诚意为你效劳。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我的意思。是啊，

你当然不会让哈冈·苏尔坦内丢面子。哈冈·苏尔坦内对你大有恩惠。啊，不，比这还多，多得多。我已经尽可能地履行了我的职责，在赞扬和称颂你时没有任何不周。你会看到，他这就当首相了。

到那时候，像这某某人就跟从来没有听说过我们的名字似的，待我们连狗都不如。不会的，哈冈·苏尔坦内是个精打细算的人。对于即将发生的所有开销和费用，会送一份详细的预算表到你面前，当然，剩余的钱数也将慢慢到你手上。目前，就请真主多关照了……”

我突然看到一袋钱放在了我手上，我还是我自己吗？那家伙就像一个妖精，我还没有回过神来，他已经打开门，消失了。一开始，我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来，事情究竟是从哪儿开始的，这些手段和把戏都是为了什么。然而，断断续续地那家伙的话闪现在我脑海中，我明白了事情的由来：

哈冈·苏尔坦内的脚已经伸进了法格福尔·杜勒的地盘儿，他听说了我的名字，便想为掀翻他而寻找名目。好，真是太好了。我们这样的男人是通情达理的。我哈哈大笑起来。这时，我手中的钱袋掉在了地上，在院子的地砖上一磕绽裂开来。好家伙，一大堆圆滚滚的金币，就像被狗追逐的小鸡，朝四面八方滚去……就在这时候，出人不备地，门开了，传来“真主啊真主”的声音，阿里哈吉现身进来。当他的眼睛一落到这些钱币上，便把嘴脸凑上前来，说：“哎哟，显然，现在到你手中的已不再是小区里旧棉被的零星小钱，而是把大钱往你家房子里扔了！好啊，感谢真主，不论怎么说，加百利天使翅膀的声音总比弹棉花的声音听起来更悦耳。显然，你已经把小铺小店的晦气从你头顶去掉了，已经可以卖掉那张老弓了，你可以坐等收取做老爷的钱了！”

我本想与他胡扯一通，但我说出口的却是：不是那么回事。我们已经说好联手做兄弟了。如实相告，我也不愿意在你阿里哈吉面前显得我没有能耐。我这就把事情的枝枝节节向你全盘托出。我

说，你现在想到什么就请说出来，不存在什么忌讳。阿里哈吉摇摇头，说："好，很好，显然你已事业兴隆，你正从哈冈·苏尔坦内手中获得了第一次开张。然而，有一点，我忘记了告诉你：你只管把自己打扮成法官，你的理智如何指使，你就如何行动。对于我，你就按兄弟情分去说去做就行了。"

我以为阿里哈吉觊觎那些钱中的几土曼，想用这番话耍个花招。然而，并没有。阿里哈吉另有目的。他说："谢赫·贾法尔先生，你要明白，任何事情，不管是什么事，都需要资金。从巷口卖老玉米的拉希姆·库勒到侯赛因·阿明扎尔布哈吉先生，任何人想做点事挣两个钱儿，都必须要有资金。政治活动显然没有资金是不行的……"

这时，我打断阿里哈吉的话，说："你是想说，也需要文化吗？"

阿里哈吉抿嘴笑了一下，说："不，文化对政治家有什么用？政治家并不是要办学校。"

我说："那你一定是想说，内行老到是必须的了。"

他说："老兄啊，愿真主宽恕你父亲。内行又有什么用？政治家又不是要做内情作家。"

我说："那究竟需要什么？你也许想说，必须拜谒过麦加、卡尔巴拉、马什哈德等圣城？"阿里哈吉说："非也。政治家并不是朝觐领队，也不是受雇的朝觐者，更不是脚夫。我是想说正直，政治家必须正直。文化和内行只是个话由而已。政治家经营店铺的钱是正当的。就这些！"

我说："正直就是对别人的妻子目不斜视？"

他说："非也。这些事与正直有什么关联呢？正直就是不收受贿赂。政治家就是不收受贿赂的人。"

我说："你说的贿赂是指什么？就是人们给大人物的东西？"

他说："这就对了。在以前是穷苦百姓给达官贵人们行贿。然而，自从立宪运动之后，事情就掉了个个儿，公卿大臣权贵们向手

下人行贿。”

我说：“这么说，这并不是贿赂。这就像布施与天课一样，有什么不好呢……？”

他说：“布施是为真主之道而施舍，而贿赂就像以前那样每个人为谋得某个位置而一千金币二千金币地向国王或首相投资，以便他的事情能做得顺利。今天，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也是把一千土曼二千土曼分装成五金币十金币的小袋子向三四十个政治人物行贿，以谋得渴望的位置。通常你看到这些政治家，他们的工作就是白天黑夜地做这个，简直就是拍卖……”

我说：“那么，你说，政治家不应当收受贿赂。”他说：“是啊，在刚一开始，不收受贿赂是入门的钥匙，就如同在晚上你若没有夜间通行证你就不会被允许通过大十字路口。你若收受贿赂，你就不会被允许进入政治家这个行当。然而，只要你站稳脚跟，那时，你自己就成了夜间巡警和十字路口的卫兵。巡警和卫兵还需要什么通行证？然而，这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你能以一种方式不让别人知道你收受了贿赂，甚至让你的老婆孩子也搞不明白事情。那时，你就成为政治大人物了。只是这种机警和圆滑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除非你在进入做政治家这个行当之前，就当过主子，做过这种事。否则，既想收受贿赂又不想让人知道，可真是一件天大的难事。”

我又该让人烦了。阿里哈吉的话听进了我的耳朵，我明白我上当受骗了。现在，也许全城都知道了我谢赫·贾法尔真是还没挣得啥好处还没开过眼，已经伸手向这个那个索取贿赂了。我对自己说：谢赫·贾法尔先生，你也真够有本事！就在此时，朋友敌人都在犄角旮旯议论了，都说已经五五开了！必须竭尽全力千方百计，不让我这费尽千辛万苦得来的值两个钱儿的名誉打了水漂。

我从家里出来，往国会走去。到了国会，看见人们聚在一起大声嚷嚷。我没怎么弄明白事情由何而起，只听到一些“叛徒”、“囚禁”、“绞刑”之类的词儿。我明白了，是政治无赖们又对某个

可怜的人横加指责了，他们挑逗蛊惑，把人们弄得跟得了狂犬病似的。在这当口，人们渐渐围住了我，响起一片祝福问好声，还有声音夹杂着说：谢赫·贾法尔要发表演讲。当我回过神来想动一动，却见大家把我抬了起来，放在了台子上。人群张着嘴睁大眼竖起耳等着看谢赫·贾法尔先生如何把叛徒们交由他们绳之以法。

我也故作镇静，不论怎样，也费尽力气绞尽脑汁把阿里哈吉教我的那些话弄出个七八句来敷衍一番，然后，对“卖国贼们”骂了几句粗话，并对他们以“民愤”相威吓。我笑了一笑，说：“据最新消息，他们想把我也变成跟他们一样的叛徒，然而他们找错了门儿！这样的钱袋我见多了，即使他们不是想把这十万土曼而是把千百万土曼用武力塞进我的喉咙，也休想把我拽离爱国主义之路！”

在这情势下，我非常想对欧洲人的爱国主义作一番得当的阐述，这也是一般演讲者的习惯，以便引起广泛的注意。我了解这些，便将之贩卖给了民众，我做得很棒。然而，我对有些事也不知道，还远不及别人老到，在那时我应当立即抽身。所以，我没有考虑这些，而是出其不意地从衣兜里把哈冈·苏尔坦内的钱袋拽了出来。面对钱袋，一首打油诗突然涌上心头，我念了出来。人们忘情地鼓掌。我店里的伙计哈希米在人群中一边使劲鼓掌一边发出怪叫。我叫住了他，说：“拿住这个钱袋，拿去给它的主人，就说某某人说了，一个爱国者的嘴是用这些东西堵不住的！”

不善言辞的哈希米上来说了些什么，就响起了“谢赫·贾法尔万岁”、“民族自尊永存”的呼声。人们就像患上了阿巴斯陛下治愈的盲从症一样，团团围住了我。当我回过神来，发现自己掉了队，远离了鼓噪的人群，渐渐地，完全只剩下我自己了。我头痛起来，想抽口烟，却见就在那场混乱中——那些人“万岁”的喊声还在我耳中回响——我口袋中的烟斗烟丝和其他一些零七八碎的东西，全被人们以吉祥物的名义抢走了。比这些更令我焦心的是，从哈冈·苏尔坦内钱袋的破洞里塞进我衣兜角的两三枚金币也没了踪影，而我是想用来买面包和水的。这时，突然有一熟悉的声音在我

耳旁响起，让我浑身颤抖。我一看，原来是从哈冈·苏尔坦内那边送钱来的那家伙，我想给他几句臭骂，向他显示一番自己的爱国主义热情，却见周围没有人群，热情显然便失去了意义。那家伙依然像头上没有眼睛的骡子，把阿谀奉承系在了客套之磨房里，把昨天的咒语又从头念起。客套刚结束，还没新换上一口气，便又把对哈冈·苏尔坦内的祝福和问候全送给了我。他说："今天，我就在你演讲的跟前，你引起了骚动。当然，事情正如你看到的，需要你如此讲话。霍斯陆做的，都是为了希琳①。真的，你玩儿得很老到，你简直就是当代的柏拉图，人们一定会用金子给你铸一尊塑像。现在，在整个欧洲，无疑你的名字也已众口相传。我确信，承蒙您的关照，哈冈·苏尔坦内很快就会当上部长。承蒙您的恩泽，我也很快就会戴上乌纱帽。你将会使民众为你自己祝福。"总之，就这样，直到家门口他都叨叨个不停，奉承个没完。我不知道，能用什么办法把这骗子谄媚阿谀、厚颜无耻的晦气从我头顶赶走。

我一进家门，就以最快的速度关上了门。我长喘出一口气，开始洗小净。我老婆和哈希米的尖叫喧哗声响了起来。

我老婆说："谢赫老爷。你来看看，你那老奸巨滑的本事都干了些什么，他把你交给他的钱拿了一万五千走，还说是他的月薪。谁会把肉交到猫手中呢？难道你还不了解这厚颜无耻的家伙吗？难道你自己能对付得了他……"

显然，哈希米由于不知道该把在国会门口从我手中接过的钱交到何处交给谁，便带回了家，并从中拿了一万五作为自己的报酬……

这么说，真主自己已经这样安排好了定命，我们也希望真主能满意，我们服从于他的意志。然而为了捍卫面子，我依然把哈希米狠狠训斥了一通，而哈希米也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把一万五千格郎塞进衣兜，溜走了。

---

① 霍斯鲁：伊朗古代著名君王。希琳：霍斯鲁的爱妃。

第二天，我的名字被众口相传。我听到在集市上人们发誓说，他们亲眼看见某某人给我送来一千阿什拉非金币，我看都没有看一看。他们还说，国王已经允诺，如果我不再跟他过意不去，他将把一大片不动产全都置于我的名下。

总之，一步一步地我成了全市的名人。阿里哈吉来了，抱怨说我忘记了他。我没搭理他，他还算有自知之明，便走了，去忙他自己的事。后来，我听说他从商了，发了。当他脑满肠肥时，便把政治忘得一干二净了。

几个月后，新一届的选举开始了，在民主党和正义党两派中，我都以数千选票当选。然而，我当了几个月的议员，便看到这是一个充满危险的工作。尽管说面包浸在了油里面，但人必须一直做战斗的雄鸡，不停地啄这个啄那个，与公卿大臣们纠缠个不休。而我，不论怎么说，也过了几年体体面面的生活。但尽管如此，我也并没有捞到啥好处。

就这样，渐渐地，在这座远离喧哗中心的光荣城市，我们为自己建立起了一个政府。我拉扯着老婆孩子，过着生活。我儿子也刚当上了法尔斯省的教育总长，他很高兴，我们也很高兴。我只希望你不要再认为我是政治活动家，也别这么叫我，也别指望我！

## 萨义德·纳非西（Sa'eed Nafisi 1895—1966）

伊朗现代著名学者、作家，在文学和历史领域著、述、译近百卷，是伊朗现代小说创作的先驱。其第一篇短篇小说《父亲的家》创作于1916年，后来收录于小说集《黑色星辰》中。纳非西有影响的文学作品有《法兰基斯》、《黑色星辰》、《潜伏的火焰》、《通往天堂的半路上》等。《西岸上的宣礼》是伊朗现代文学史上脍炙人口的名篇，小说反映了伊朗人民对坚守自己民族信仰的坚强信念。

# 西岸上的宣礼

里海岸边，灿烂的阳光，明亮的天空，滋养着诗意盎然的大自然。金色的阳光，在这片大海的西岸，尤其绚丽，而气候的舒适与阳光的明媚也和谐相生。在西岸上，在富饶清新的山麓，在那些新建的欧式风格的城市中——这些城市似乎与东方的太阳和阿贝斯空①湛蓝的海平面没有任何关联——有座伊朗风格的城市，长久以来，时而沉浸在欢乐中，时而又陷在忧伤中，犹如花容月貌的处子，将自己小巧宜人、多姿多彩的风情和东方式的彩色建筑在宁静的天空和东方金色的阳光下铺展。这座高加索小城，在东方金刚石般的天空下，在二千年的历史中，风姿绰约。

达尔班德是座小城，伊朗民族在自己文明的初始时期就建造了

① 阿贝斯空：伊朗里海东岸的一个小岛，现已被海水淹没。

她，一直是抵挡蛮族入侵的堤坝。阿努希尔旺①建造的厚重的城墙至今依然残留在古老的山峦上，伊朗军队骁勇的痕迹从那些房子的门墙上清楚可见。在伊斯兰时期，她也一直是伊朗的边界。清真寺、纪念堂②、从其四面可见的色彩绚丽的宣礼楼③，依然炫耀着伊朗工匠们的精湛技艺。这些清真寺和纪念堂承载着伊朗人的诗人气质，是伊朗琉璃技术的辉煌代表，合赞汗④把它们留存在了抚慰灵魂的广场上。穆罕默德·胡达班德苏丹把其门墙用画家们的涂金彩笔和建筑师们的沁人心脾的艺术情趣装饰。大量体现伊朗人鲜活灵魂的艺术杰作，在令人愉快的城市，在山麓——其景色将东方天空的宏伟和伊朗太阳的威严展露无遗，在高加索工厂的烟霭中，在里海港口来来往往的喧嚣中，成为了纪念。

从里海南部走到北部的人，常会吃惊，这湛蓝的拱顶和绚丽的宣礼楼——趾高气扬地、无所顾忌地穿破那铜锈色的天空，与煤炭的浓烟和石油的气味——西方文明愁眉苦脸、愁眉难展的象征，有何关联？

这个不忠诚的城市，如同折磨人的情人，尽管同自己的恋人斩断了海誓山盟，依然没有失去一点自己的伊朗风情，只是在最近这个世纪才失去了一分自己悠久的美貌和古老的令人精神振奋的东西。

自从伊朗人丢掉这个城市，每个清晨，晨曦展露时分，每个中午，正午的令人愉快的太阳闪耀时分，每个傍晚，太阳西沉时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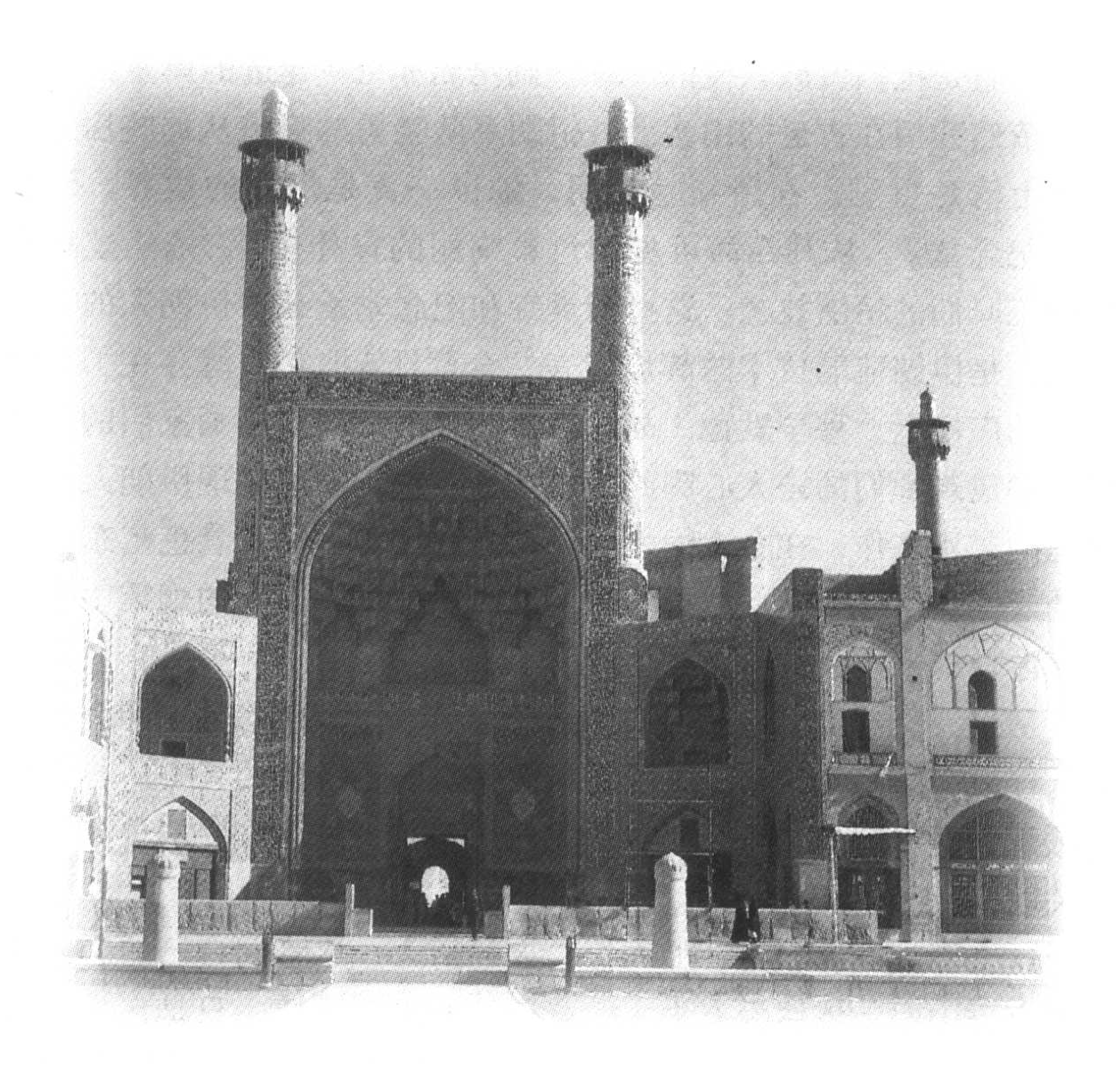
---

① 阿努希尔旺：伊朗萨珊王朝（224—651）开国君主。

② 纪念堂：指伊斯兰教十叶派纪念圣人伊玛目的道堂，往往与清真寺合二为一。

③ 宣礼楼：清真寺、纪念堂等伊斯兰教建筑其四面皆有高高塔楼，是宣礼员通过长长的祈祷歌吟宣布礼拜时间到来的地方。

④ 合赞汗：伊朗伊儿汗王朝（蒙古人统治伊朗的朝代 1258—1380）的君主。合赞汗在位时期（1295—1304），统治伊朗的蒙古人全面接受伊斯兰教，并宣布伊斯兰教为其国教。



每个夜半时分，在笼罩世界的寂静中，宣礼员舒缓低沉的宣礼声，他那满怀激情的歌吟，再也没有传入不幸的达尔班德人的耳中，达尔班德再也享受不到东方土地上抚慰灵魂的生活魅力。这沁人心脾的旋律，这大自然的诗的律动，仿佛来自夜莺的啼吟，已经很长时间不在这不幸的城市的柔媚上空回荡。

已经八十年了，达尔班德不再为伊朗纳税，八十年了，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充满了忧伤。如果直到现在她都还没有丢掉自己迷人的微笑，只是因为她依照自己东方的性情，不愿让自己的脸庞因忧伤的痕迹而布满悲伤。

已经很长时间了，达尔班德蔚蓝色的天空，很少再映现出稳重的男人们的长衫和圆柱形高帽，严肃却不失快乐的脸孔，聪明伶俐

的孩子们的椰枣色发辫，女人们的美貌和黑袍——她们的眉弓从面纱的缝隙中把每一颗心吸引向自己，即使有时如愿看到一匀称的身姿，笑盈盈的亲切脸孔，却在其中找不到愉悦的痕迹。

在这城市中，有一个上了年纪的补鞋匠，就如同那些依赖于心中隐秘的愿望而生活并以此为乐的人们，在自己简陋的木头搭建的铺子里度日。这个老头便是伊朗土地上一个悠久的珍贵的纪念品之一。

阿里伽里对自己年轻时的幸福时光只有一个记忆。七十年来，他依赖于一份爱而生活。这份爱是他的精神食粮，也支撑着他那饱经忧患的消瘦身躯。这份爱，每天将他从家带到这铺子，傍晚又从这铺子把他指引回家。你若恋爱过，便会知道阿里伽里是如何度过这七十年的！

他的爱不是针对情人那迷人的双眼，不是针对心上人的棕色发辫，他的爱不是针对匀称的身材，不是针对甜蜜的话语，他的爱人不是被埋进了土里，而是埋藏在了达尔班德上了年纪者苍老憔悴的心里。他的爱，由其母亲的血培育，融合了其父亲的灵魂，他在各种各样的爱中，只热爱自己祖先的容颜。

他父亲对他说过，达尔班德新的统治者，当这片土地从伊朗分离之时，对他两个年轻的叔叔都做了些什么。他母亲在他的摇篮边，每当想起自己的父兄，就落泪。这泪珠在他的摇篮边化为蒸气，而这蒸气的粒子渗透进了他的胸膛，并将一种特殊的仇恨也随同一起输送进了他的内心，并在那里盘踞下来。这份爱促使他每天走向自己朝拜的格布勒①，每天五次向自己的膜拜对象倾诉心扉。人们建筑在达尔班德城中心的酒吧和大教堂，使他的这份爱日胜一日地沸腾。

现在，阿里伽里对生活已经厌倦了，他只为一件事而活着！三

---

① 格布勒：穆斯林朝拜麦加的方向。

十年前，为看望自己的一个亲戚他去了大不里士①，在自己父辈们的土地上呆了两星期。那些清晨、中午、半夜，清真寺宣礼员具有穿透力的宣礼声，在东方大地上清新的空气中，让他的耳膜愉悦了好些日子。他是如此地着迷于这上天的音乐的扣人心弦的声调，以致于从那之后，除了听这歌吟，他不再有别的奢望。他只为此而活着：再听一次这令人精神振奋的歌吟，然而，是要在他自己的城市中听到这声音，在死亡来临时，让这歌吟抚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正是为了这一目的，他卖掉了位于城南的父亲的房屋，到现在已经二十五年了，在城市的西区，在以大汗清真寺而著名的大清真寺附近，置办了一处房子，只是为了也许能再一次听到大汗清真寺绚丽的宣礼楼上宣礼员的宣礼声。

然而，这是多么不成熟的痴想！新的文明与宣礼员扣人心弦、如泣如诉的恒稳不变的旋律有何干系？达尔班德已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已经脱离了东方的生活方式，这座城市如何能再忍受这个身穿破旧长袍、头上蓬乱缠着头巾的老头？

没办法啊，老补鞋匠，这奢望看来只能带进坟墓了？

高级毛拉②迪尔玛冈尼校长，刚刚成为自己堂兄弟的遗产继承人。两个月前，人们在达尔班德古老的墓地里埋葬了他堂兄弟。为收取堂兄弟的遗产，他从遥远的地方，从迪尔玛冈③来到了达尔班德。

他在这座新式城市也不过就逗留两三天。这天，他为补自己黄粗革皮鞋的鞋跟来到了阿里伽里的铺子里，因为在像达尔班德这样的新式的现代化的城市中，除了阿里伽里，当然地不会再有别人来给迪尔玛冈尼校长的破鞋跟打上一块颜色不一样的补丁。阿里伽里向迪尔玛冈尼校长问的第一个问题便是：“你会唱宣礼吗?”

① 大不里士：伊朗东阿塞拜疆省省会。

② 毛拉：伊斯兰教教士的称谓。

③ 迪尔玛冈：伊朗西阿塞拜疆省的一座城市，现更名为沙赫普尔。

他当然会，因为很长时间以来，迪尔玛冈在每天不同的时刻都会欣赏到他低沉的歌吟，迪尔玛冈的人们在斋月里在他苍老低沉颤抖的歌吟中将多少个夜晚送到白天！他的炽热的旋律在夜深时分为多少新生儿的诞生送去祝福！迪尔玛冈的多少男男女女一听到他的宣礼声，便把袖子卷到胳臂肘，急匆匆奔向水池边！①

高级毛拉当然会唱宣礼，为什么不会？你知道，当听到迪尔玛冈尼校长的回答，老补鞋匠黯淡的双眼中闪耀起了怎样的火花。阿里伽里母亲留传给他一只耶兹迪②红色波纹绸袋子，在这个袋子中只有两枚金币，两枚磨光滑的阿什拉非金币，那上面还依稀可以辨认得出“阿夫沙尔国王纳德尔苏丹③”的字样儿。这两枚阿什拉非金币是阿里伽里祖母在娶儿媳妇时送给他母亲的喜礼。

阿里伽里把这合法的钱留作他后事的开销，曾多次对自己的朋友说：“我死了后，在我的枕头底下有一个红色波纹绸袋子，里面有两枚纳德尔国王时的阿什拉非，你们就用这两枚阿什拉非，把我埋在大汗清真寺旁边的墓地。”

阿里伽里亲手把耶兹迪红色波纹绸袋子从枕头下拿出来，备在迪尔玛冈尼校长面前，以期在这天日暮时分，他走上大汗清真寺的宣礼楼，把那令人精神振奋的宣礼声送入他耳中。已经二十五年了，阿里伽里的耳朵都没有再听到过这宣礼声，二十五年来，为了等待这宣礼声，他将死亡从今天推到明天。

这天，太阳西沉时分，高级毛拉的歌吟从大汗清真寺宣礼楼的上空升起：真主伟大，真主伟大……见证：万物非主，唯有真主……

啊，对阿里伽里来说，这是多么令人精神振奋的歌吟啊。然而，赐予他的这一精神，在他体内仅仅停留了几秒钟，他用生命的

---

① 指穆斯林在做礼拜前洗小净。

② 耶兹迪：伊朗城市耶兹德产的一种织品。

③ 纳德尔：伊朗阿夫沙利王朝（1775—1803）君主。“苏丹”乃一种君主的封号。

最后一息护送宣礼员那令人精神振奋的歌吟，那令人精神昂扬的音乐的最后声调萦绕在达尔班德上空！

第二天早晨，人们用达尔班德市政厅的费用埋葬了阿里伽里，因为人们没有在他枕头下找到那两枚纳德尔时期的阿什拉非，大家也将迪尔玛冈尼校长从城中驱逐了出去。

## 穆罕默德·赫贾兹（Mohammad Hejāzi 1900—1974）

伊朗现代著名作家，曾任《今日伊朗》杂志主编，还担任过德黑兰参议院议员。赫贾兹一生出过26部书，代表作有小说散文集《镜子》、《沉思》、长篇小说《热芭》和《胡玛》。《希林柯罗》选自他的小说散文集《镜子》，是其短篇小说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篇。



# 希林柯罗

我有一个朋友，刚刚在马赞德朗省得了一份地产。他老缠着我，要我跟他一起到那村子去两三天，玩一玩，放松放松。他说："我们一大清早就动身，中午就到希林柯罗了。当天剩下的时间加上后两天就在那里痛痛快快地玩。然后，你什么时候想回来，我们就什么时候回来。"他极力称赞那里宜人的气候和苍翠碧绿的大自然，并且答应请我吃奶酪和野鸡。但我这几天并没有情绪出去游玩，认为任何地方都不及家里好。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我那朋友把一切都给我准备好了，并且他也有权这样做，因为我也常常把自己写的东西念给他听，让他忍受自己的乏味作品。

我们去了，但车在路上出了毛病，接近傍晚我们才到希林柯罗。由于疲惫不堪，我们很快就睡了。第二天清晨，太阳还没露出一丝痕迹，我们就已站在河边了。我们睡眼惺忪却兴致勃勃地看着黑夜诱人激动地从天空中慢慢消失；星星眨着眼睛，悄悄地躲藏了起来；山峰高高地昂着头，自我炫耀；那笼罩在河面上使河水的咆哮更加恐怖的黑幕也变得稀薄，并逐渐地散去。我在《列王记》中

读到的各种魍魉魑魅，这时都以巍峨的山峰、挺拔的树木，幽深的山谷的形式出现了。

我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以免漏看了这令人心醉的图画中的一笔，连眨一下眼睛我都觉得遗憾。天空不断地变幻着颜色，各种颜色融合在一起，呈现出一幅彩色的图画，我像一个溺水者一样，在梦幻的风暴中每一瞬间都被投入一个新的世界。

太阳出来了，世界一片澄净清澈，晶莹闪亮。山麓上的树木互相簇拥，抱成一团，还不想泄露黑夜的秘密。极目远眺，河的两岸高低起伏，铺着用无数朵傲放的鲜花织成的地毯。鲜花在晨风中瑟缩，不时相互拥抱。在这一片花海中，我看见一朵硕大的红彤彤的鲜花，不时拉扯着裙子，把飘起的裙子抚下去。

由于太远我没法看清那个穿红裙子的姑娘，在这样早的清晨，在花草丛中做什么。我那得了地产的朋友没完没了地谈着牧场、养蚕场和播种谷子之类的事，简直不给人提问的机会。我也没听他说些什么，自己看着想着，暗自为那虔诚的朋友叹息。我的心渴望吟诗作曲，渴望唱一曲颂歌，唱出自己的心声。

突然，一头牛沙哑哀婉的叫声拔地而起，长长的回声在山谷间萦绕不断，时高时低，仿佛是来自天国的钟声。

激情与柔情使我激动起来，我微微闭上眼睛，再一次倾听这摄人魂魄的旋律。这一次，牛的叫声以更高亢的旋律从另一边异峰突起，仿佛是在对唱情歌。两边不断地对唱，此起彼伏。

我不由自主地问朋友："它们唱些什么?"朋友很惊讶地说："你真的不知道吗？你是懂得别人内心的人呀!"我说："这可以作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我想知道其确切意思。"

朋友刚张嘴要回答，但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就把手指放在嘴唇上，暗示道："别出声！你听!"

一阵轻柔的歌声在晨风的吹动下，时而清晰时而模糊地传入我耳鼓。我听不懂歌词，只见我朋友摇头晃脑，微笑着，显然他熟悉这首歌。

慢慢地，他指了指那穿红裙子的姑娘，说："蕾拉在唱情歌。牛群的对唱让她想起了自己的爱情。这支曲子我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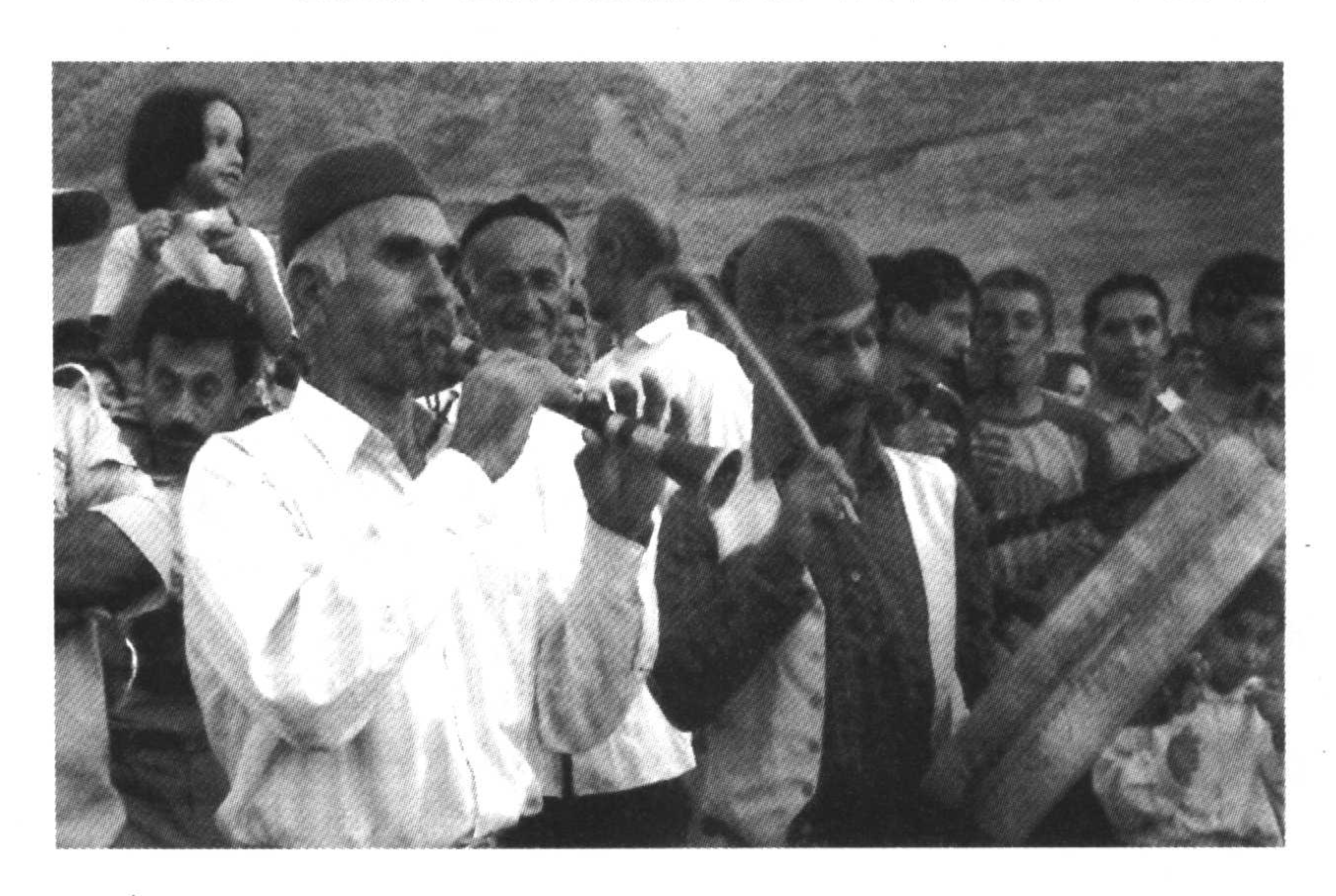
蕾拉的情歌刚一结束，一曲浑厚的歌声弥漫了苍穹。我朋友说："这是莫拉德在答歌，他是蕾拉的恋人……"我打断道："别说话，让我听听。"

莫拉德动情地唱着，牛群也时而轮唱时而合唱，山脉、深谷、也许还有花朵、树叶都在对唱，蕾拉也没有沉默……

此时此刻，我的耳朵我的愿望充满了爱的激情、爱的炽热；此时此刻，我才明白了交响曲的涵义，明白了各种乐器的合奏。我要求自己在这以后对交响曲一定要逐一细听其每一种乐器，听懂它的吟唱，对各种乐器的合奏不懂就绝不放过。

对歌结束了，我说："现在说说莫拉德和蕾拉的详细情况吧。"朋友说："这两个互相爱上了，爱得死去活来。"我说："向真主发誓，他们之间的障碍是什么呢？不管他们之间有什么障碍，你都应当在今天就把它消除，为他们举行婚礼。"

他说："很遗憾，他们的爱情并非这么简单，还有一个恋人在



他们之间。”

我问：“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莫拉德和鲁斯坦姆是一对堂兄弟，他们两个都爱蕾拉，蕾拉也爱他们两个，无法偏爱其中任何一个。直到现在，谁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三个人都被爱情的火焰燃烧着又都忍受着。两个堂兄弟成了情敌，曾几次想杀死对方而打架，结果互相把对方打成了重伤。两个月前，他们向他们的父亲保证绝不再打架了。姑娘和两个小伙子都是库尔德人，迁徙到马赞德朗来的。”

我说：“你把蕾拉叫来，我跟她谈谈。也许我能弄清楚她更爱哪一个，至少对哪个更中意一些。这样的话，即使对另一位也有好感，也有同情心，也应该同她更爱的那个结婚。这样，就可以把这三个年轻人从这令人心碎的痛苦中拯救出来了。”

蕾拉来了，外表庄重而骄傲，笔直地站在我面前。她高高的个子，椭圆的脸蛋，又大又黑的眼睛；她的脖子、胸部、小臂、小腿，以及身体的其他部位都像是经过长年的锻炼又圆又光滑；她的嘴唇稍稍有点厚，红红的两颊显示出她那充满活力的纯洁的血液。一条黄丝绸手绢在她头上扎了一圈，不让她那又粗又多的辫子散下头来，她穿了件蓝色的紧身衬衫。

我说：“我在这附近买了一个村子。我想让鲁斯坦姆或莫拉德担任村长，依你看来，哪个更有能力一些？”

蕾拉似乎看穿了我的把戏，微笑了一下，说：“我两个都一样喜欢。”

我说：“哪个更有力量一些？”她说：“两个都很有力量。”

我说：“哪个更温和更好一些？”她说：“两个一样好。”

我说：“哪个长得更英俊一些？”她说：“你自己有眼睛可以看嘛。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区别。”

我说：“哪个更喜欢你一些？”她说：“我又没钻进他们的心里，我怎么知道？我两个都一样喜欢。我们从小一块儿长大，他们是我的表弟。我看着他俩长大的。我不能放弃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我看不出他俩的缺点。”

我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两个小伙子都应该娶妻，你也该选一个做自己的丈夫。你没有其他办法！”

她说：“让他们结婚去吧。我不想嫁人，我打算一个人独身到死。”

她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但是，泪水在她两颊上滚动。在我看来，那从眼睛里流出来的是心里的血。我说：“我开玩笑的，他们也不会娶妻的。”我心里难受起来，无法再谈下去了，只好回屋里去。

村长来了，他说：“我们将为汗·梅尔克①举行斗牛。”我一听暴跳了起来：“把这残酷的玩意儿、野蛮时代的娱乐方式扔到一边去吧！把这些无辜的动物弄来互相残杀不觉得遗憾吗！这些简直不是人，他们的心里充满了贪婪、嫉妒、敌意，为了一些不现实的空想、一些莫名其妙的幻想而相互残杀！这些动物比我们懂道理多了，它们知道，对于一切来说水草就足够了。它们食水草知感恩，并且很和睦地相处。为什么要把我们的那些邪恶的思想灌输给它们呢！我决不允许这件事！”

村长笑了笑，说：“亲爱的先生，显然你很害怕斗牛，但是汗·梅尔克很勇敢，从不怕这种事。”

汗·梅尔克说：“我朋友是在开玩笑。当然要举行斗牛，我们要看。我很喜欢看斗牛。”

说着，他拉着我的手把我拉进了屋，说：“兄弟，我比你更厌恶这种残酷的玩意儿，但是我没办法，我得站在那儿看。否则，如果村里的人，尤其是这位村长，把我认做胆小鬼或软心肠的话，我就要吃亏了。”

我说：“那么，你把莫拉德和鲁斯坦姆叫来，让我看看他们。”

几分钟后，鲁斯坦姆来了。尽管他没有《列王记》中的鲁斯坦

---

① 汗·梅尔克：意为地产主人，即作者那位得了地产的朋友。

姆的翘八字胡和带角的帽子，但可以说他就是那个打翻发怒的大象、攻克白堡的年轻的鲁斯坦姆①，他体型俊美、胸膛宽厚、腰部细紧，就像人们所描述的那样。然而，我不知道古代的鲁斯坦姆是否也长得这样好看，是否有这样的眼睛、嘴唇、牙齿、耳垂，是否有这样的魅力？他刚刚长出唇须，年龄已过二十。

一阵寒暄之后，我说："那么，你什么时候娶妻呢？你已经不小了，为什么不着急呢？"他说："若随我愿的话，两年前我就得到蕾拉了。但是，我有什么办法呢，她喜欢莫拉德胜过喜欢我。"我说："不是这样的，我知道，如果蕾拉不是更喜欢你一些的话，也是跟喜欢他一样地喜欢你。"

他说："今天我要把这事儿都了了！"我说："愿真主别这样，你有什么主意?!"

他说："今天我和莫拉德要把我们的牛带来相斗。我们商定好了，如果我的牛打败了他的牛，蕾拉就属于我；如果他的牛打败了我的牛，那他把蕾拉娶去。但是，我相信我的牛一定能打败他的。"

有人告知：莫拉德来了。我们打发走了鲁斯坦姆，把莫拉德叫了进来。然而，就好像是鲁斯坦姆又回来了，只是在衣着和外表上稍稍做了点改变。的确，莫拉德就是鲁斯坦姆。原来，他们的母亲是姐妹，他们的父亲是兄弟。这一个早两个月出生。他们是如此的相像，两个人都那么好，从蕾拉的角度来看，如果我想在他们之间挑出不同，选择其中一个，那是不公平的。

莫拉德也希望他的牛能打败情敌的牛，让他能和蕾拉结合。我还给我朋友说我决不看斗牛呢，而这时我却坚持要求尽快举行斗牛。

在我看来，当牛知道是自己为了爱情时，一定会奋不顾身，将不会有恐惧和痛苦。

---

① 鲁斯坦姆：伊朗长篇英雄史诗《列王记》中的著名勇士，力大无穷，攻无不克。

下午二点钟，大家说场地准备好了。靠近村长的住宅，有一块平地，大约宽七十米，它的一边是河，另一边是一个绿色的小山坡。场地的长度，到地面倾斜处约有一百米。村里的人都拥挤在山坡上和场地两边。

我们站在离地面约二米高的小山坡上。没过几分钟，人群响起喧哗声。鲁斯坦姆走在一头强壮的公牛前面，进入了场地，一群母牛跟在后面。鲁斯坦姆在场地的三分之一处站住了，他轻轻抚摩着牛头和牛耳，抚摩了几分钟，牛就地蹲伏下了，那群母牛也一个接一个地纷纷睡起觉来。

村里的人都伸长了脖子，想看莫拉德的牛从对面斜坡处上来。过了好一会儿，莫拉德仍踪迹杳无。渐渐地，人们的喧闹声高了起来，并且越来越激烈。我听不懂那些话，但“祖国”这个词以马赞德朗方言的形式不断传入我耳朵。我在那个时候从未想过“祖国”这个词的用法，此外，我的眼睛和注意力都集中在蕾拉身上，所以我没问他们叫喊些什么，也没问“祖国”这个词有什么特殊涵义。蕾拉比别人高出一头，像一尊塑像挺立在妇女中间，竭力控制着心情的变化，不让它流露出来。

突然，莫拉德的头、胸、躯干在斜坡上出现了，后面跟着他的公牛和一群母牛。鲁斯坦姆的牛慢慢地从地上站了起来，一声咆哮，母牛就全都跟着站了起来。莫拉德的牛长嚎一声，向前冲出几步，站住，左右分开腿，头侧向一边。鲁斯坦姆的牛一下攻向对手。两只牛头紧紧地纠缠在一起，好像它们的脑浆都快崩裂似的。两头牛又闪开距离，再一次向对方进攻。两只头又缠绕在一起，但这一次却没有分开。它们互相顶压着，时而这头牛顶压那头牛，时而那头牛顶压这头牛，每一次都把对方往后推一步或几步。

男女老少都十分激动，他们的手、脚、脸都不停地转着，随着两头牛的移动，不由自主地伸直或弯曲，惟独蕾拉没有这样。她像一尊塑像，一动不动，没有显露出丝毫的不安。两头牛厮杀在一起，不时把对方往后推。在一次进攻中，鲁斯坦姆的牛往后退到场

地的三分之一处时，突然发起猛攻，很快把莫拉德的牛推到了斜坡下面。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莫拉德的牛摔倒在地上，打着滚，一股血从牛肚子上喷射了出来！观众们再一次叫喊了起来，再一次听见"祖国"、"祖国"这个词挂在他们口上。莫拉德慢慢地走过来，站在场地中央，背冲着母亲，面向着蕾拉，高声说了一长段话，话中好几次出现"祖国"这个词。然后，他慢慢转过身走了。

一男一女奔跑过去，拉住了他的手和身子，那是他的父母。他一甩手推开了他们，自己走了。人们又喊叫了起来，在那些喊叫中又一次充满了"祖国"这个词，好像大家都想跑过去把莫拉德拉回来。但是，他们看到，已经没用了，莫拉德已下决心要离开家，离开父母，离开村子，离开马赞德朗！

突然，"亲爱的莫拉德，亲爱的莫拉德"的叫声混杂着哭泣的声音从一哽咽的喉咙爆发出来。蕾拉奔跑过去，搂住了莫拉德的脖子，从她身体的颤抖可以看出她在痛哭。这样过了几分钟，蕾拉和莫拉德一起返回来，走到我们面前。莫拉德给村长说了些什么，村长作了回答，最后，为了我们能听懂村长就用书面波斯语说："你是对的，他背叛了你。然而，你所得到的是，真主把蕾拉给了你，比一百头公牛还宝贵。"

人群响起欢快的喧闹声。我说："村长，快点把事情给我们说明白吧。"村长说："鲁斯坦姆或是故意或是无意地欺骗了莫拉德，因为斗牛和自己的母牛应该在同一时刻从两边进入场地，而鲁斯坦姆的牛早来了半个小时，在场地上扎下寨来。牛待在某个地方，就会把那个地方当作自己的营寨（祖国），到时候为了保卫自己的营寨，它的力气会陡增十倍，这样任何牛也不能打败它了。人们的喊叫就是因为这个。莫拉德也因为鲁斯坦姆对他的背信弃义而想离开马赞德朗。的确，如果鲁斯坦姆的牛没有安营扎寨的话，莫拉德的牛在第一次进攻中就把他的牛开膛破肚了。鲁斯坦姆不走正道，真主把蕾拉和莫拉德的心连在了一起。"

就在那个晚上，在我的坚持下，他们举行了婚礼。人们唱啊跳啊，一直闹到天亮。我也满心喜悦。欢快愉悦中，我耳闻目睹了月光星辉下的人们、天上的天使、大地万物、世间的一切微粒都因对祖国的爱而拍手欢跳。生活中的黑暗对我似乎也光明了起来，我不再犹豫怀疑。我明白了为什么我爱祖国，明白了时代这位母亲把这种爱同乳汁融合在了一起。尽管我读到过，但这次我是亲眼看见了，对祖国的爱就如同对巢穴、住宅和避难所的爱一样，并且这种爱不断增涨，弥漫了大街小巷，笼罩了城镇国家。

我更加懂得了为什么柏拉图说“最牢固的生活纽带是对祖国的爱”，我也更加懂得了为什么今天这世界上的人们为了祖国作出了这么多奋不顾身的事迹。

## 西敏·达内希瓦尔（Simin Dāneshvar 1921— ）

出生于设拉子。伊朗现代著名作家、翻译家、波斯文学博士、德黑兰大学教授，在伊朗现代文坛上具有崇高威望。是伊朗现代文坛领袖阿勒·阿赫玛德的妻子。西敏·达内希瓦尔以短篇小说集《熄灭的火焰》（1948）登上文坛，以中篇小说《天堂般的城市》（1961）赢得广泛的赞誉，以长篇小说《沙乌松》（1969）奠定自己在伊朗文坛的崇高地位，该小说被誉为伊朗现代小说最优秀的作品之一。西敏·达内希瓦尔在晚年以长篇小说《彷徨岛》（1993）显示出自己宝刀不老的强劲实力，是伊朗文坛上的长青树。

## 天堂般的城市

每天晚上，梅赫朗基兹——一个黑人姑娘，都到孩子们的房间睡觉。那间宽敞的厅房里，床铺并排在一起，阿里和他两个姐姐把房间搞得乌烟瘴气之后，在床上睡下了。最后的、最一成不变的一些事情都归梅赫朗基兹。大姐把灯心拨下去，等着梅赫朗基兹来。梅赫朗基兹在厅房对面的厨房洗杯盘。阿里听着杯盘相互碰撞的声音和哗啦哗啦的水声，然后，梅赫朗基兹把厨房的灯熄灭了。她要来了！阿里兴奋得在被窝里蜷成一团，把脸紧贴在枕头上。“噗。”梅赫朗基兹把灯吹灭，在床上躺了下来，动作是那样的轻柔。如果阿里不是为了等她来而没有睡着，根本就不会感觉到她上床了。然后，阿里就叫梅赫朗基兹，哀求她讲故事。每个晚上她都重复着那些故事，梅赫朗基兹和她母亲以及其她一些女佣的故事……

梅赫朗基兹母亲小的时候，光溜溜地与其他一些孩子在底格里斯河旁边玩耍。一个骑着牲口的男人从吊篮下来，吆喝："好吃的呢，好吃的呢。"

只有梅赫朗基兹的母亲，她那时候还太小了，跑了过去。那男人把一些糖果和杏仁之类的东西放在她母亲手上，然后猛地把她抱起来，放进了吊篮里。梅赫朗基兹的母亲那时候还太小了，又哭又叫，又踢又踹，但一只手死死捂住了她的嘴，梅赫朗基兹的母亲就咬那手。那手就重重打了她一嘴巴，血都打出来了。后来，她不停地哭，哭累了就睡了过去。醒来时，她发现自己在一条船上，没有妈妈，也没有爸爸，却有很多黑人，男男女女一大堆，还有不少孩子。她又哭起来，不停地哭。一个黑女人把一只红苹果放在了她手上。梅赫朗基兹的母亲在孩提的懵懂中对黑女人说："我们去找我妈妈。"

黑女人用一只手拍着另一只手背，摇摇头，说："唉，没有用啊，没有用啊。"用她自己的语言。梅赫朗基兹的母亲还记得这种语言，但她不会说。后来，她被卖到阿里老太爷家，还给她起了个名字叫：德尔纳瓦兹小姐。

这个故事阿里已经听过很多次了，每个晚上都要重新听，并许诺说如果他亲手抓住那个男人，就用厨房里的刀把他给剁成一块一块的。梅赫朗基兹说："好了，现在睡吧。"而另一个晚上，又是这个故事：

努萝萨巴，亲王的女仆，比别的女仆们更风光得意。首先，她没有德尔纳瓦兹和梅赫朗基兹那么黑，鼻子也不扁，而是细长，眼睛也不是骨碌圆，而是杏仁眼，头发也不是满头细小的卷儿，而是跟门厅里那大钟旁边站立的两个黑女孩儿的塑像一模一样。"宝贝儿，可不像我这模样，没有一点眉毛，眼睛就跟半拉豌豆似的，鼻子就像店铺的门帘，双唇只叼得住桑葚。宝贝儿，那时我还在你老太爷家，忽一天，她从亲王家来到老太爷家，让我们大家都为亲王服丧。亲王在领事馆门口遭了枪击。她头上罩着黑色的丧袍，从门

口进来时，略为低了一下头，以免碰到门楣。她个子太高了，便没触吻老夫人的肩头，只是嘟囔了几句问候，然后拿出来一条黑色丝帕和一只沾满咖啡味儿的碟子，放在了老夫人面前……

然后，她就在整个设拉子①城转悠，她是谁啊！她是何等身份的人啊！宝贝儿，一天，三辆崭新崭新的马车停在了亲王家门口，一位穿西装戴宽沿帽的黑人大叔，从第一辆马车上走下来，跟在他后面的是另外一些大叔。他们全都戴着宽沿帽，打着领结或领带。最后下车来的那位大叔，提着红色天鹅绒面的箱子。他们全都是努萝萨巴老家的各部大臣。他们敲门进去，站在亲王家中央，亲王夫人派人去找努萝萨巴。努萝萨巴来了，他们全都对她毕恭毕敬，嗨，对她毕恭毕敬。在那提箱里，宝贝儿，全是班纳勒斯②的衣服和珠宝，他们交给努萝萨巴，她便提在了身边。当她从他们面前走去上马车时，那班大叔们一直在那里毕恭毕敬，他们的头都要触到膝盖了……

现在她大概已成了她老家那个城市的王后了。宝贝儿，从那天起到现在所有的黑人女仆的愿望就是有一个人来带走她。”

阿里说：“也许会有人来要你。姆姆，如果有人来，你会抛下我走掉吗?”

梅赫朗基兹说：“现在睡觉，到早上再说。”

阿里就是这样知道梅赫朗基兹的母亲是德尔纳瓦兹小姐。那么，她父亲呢？阿里的母亲总爱讲她自己父亲的女仆们，总讲起她家铺开的桌布可以让二十个人围坐在一起，还讲她母亲的麦加之行，讲她父亲巴科尔船长的一些趣事。当然，她没见过，只是听来的。

阿里母亲说，德尔纳瓦兹小姐比其她女仆更得宠，甚至她家去

---

① 设拉子：伊朗南部一大城市名。

② 班纳勒斯：印度古城。

麦加朝觐也把她带去了。然而旅行之后，她却变得慵懒起来，她还有什么没有做过呢！梅赫朗基兹那时还是少爷小姐们的玩伴儿，夫人悲悲戚戚地不得不把梅赫朗基兹驱使到了丈夫房间里干活："陪嫁的人本不应被逼着干活。陪嫁女仆一般做夫人的司箱，但让梅赫朗基兹做司箱的箱子又在哪里呢？"

阿里甚至记得，有一天，德尔纳瓦兹拄着拐杖，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像一节枯老的树干一般进了他们家。他母亲正在水池边洗小净，她擦干脚，喊道："梅赫朗基兹，你妈来了。"

梅赫朗基兹从厨房里冒出来，一下搂住她母亲的脖子。

然后，阿里的母亲站着做祈祷。阿里和他两个姐姐都聚齐在门厅里，那里也是他们的会客室，大家一反常态地默默坐着。德尔纳瓦兹坐在最里边靠门的地方，一边流泪，一边讲老昏头了的老管家把她从家里赶了出来，没有地方可去了。阿里和二姐哭了，大姐却说："孩子们，咱们玩儿去吧。"

阿里的二姐去拿来一件旧外衣给了德尔纳瓦兹。阿里高兴起来，把自己藏的豌豆葡萄干之类的东西，拿来装进了德尔纳瓦兹的裙裾里。母亲仍在那里祷告，时不时地把她低沉的声音抬高几度。阿里用整个的童年才明白那是在恫吓他们，甚至还明白了她是故意让自己的祈祷变得尤其漫长。她把那敬畏变得那样漫长，简直让阿里无法忍受。终于，他母亲用手拍打了三下膝盖，阿里这才长喘出一口气。德尔纳瓦兹过去触吻了一下夫人的肩头，却说不出话来。

半晌才开始把自己的事从头说来："如果老太爷还在，我就不会无家可归了。"

阿里母亲说："我都听说了，够了，别再说了。"

德尔纳瓦兹说："请您允许我今晚在煤房里睡觉。"

阿里母亲说："不行，难道我们能让多少人吃白食，就梅赫朗基兹对我们来说也是多余的。"

德尔纳瓦兹说："那我就只有去要饭了。可我身有残疾啊。"

阿里母亲说："关我什么事呢？你就要饭去吧。"

阿里和二姐又哭起来，哀求母亲说德尔纳瓦兹瘸着腿呢。母亲瞪了他们一眼。

然后，德尔纳瓦兹拐杖的声音从走廊传来，上面门厅的小门已撞上。阿里贴着墙根，嘟嘟囔囔地哀求母亲。母亲说："孩子，起来，让我看看。"然后，喊道："德尔纳瓦兹，去莫纳瓦尔夫人家吧。我们做姐姐的难道犯了什么罪?"

然后，阿里到厨房去了。梅赫朗基兹正往炉膛里添柴火。阿里在她身边坐下来。泪水从梅赫朗基兹眼中簌簌滑落，一滴泪从她下巴滴落到脖子里。阿里说："姆姆，别哭，如果我姨妈不收留她，等我长大了……"

梅赫朗基兹说："我没有哭，是烟熏了我的眼睛。"

阿里问："烟在哪儿啊?"

梅赫朗基兹用指头抚着他的鼻子，说："别给夫人说我哭了啊。"

过了一个月，也许还没有一个月。一天，傍晚时分，莫纳瓦尔夫人的丈夫来找梅赫朗基兹。梅赫朗基兹却去了澡堂。莫纳瓦尔夫人的丈夫在阿里母亲耳边耳语了些什么，阿里母亲摇了摇头，说："万物非主，唯有真主。我真该死，妹妹啊，真让你遭罪了。"

然后，阿里母亲站起来，说："阿里，你马上到澡堂去，告诉梅赫朗基兹赶紧回来。"

阿里穿鞋的时候，听到母亲跟莫纳瓦尔夫人的丈夫说话的声音："您走吧，我不想等她来了又哭又闹的，你就没法走了。"

阿里和他姨夫到了澡堂，站在澡堂的帆布门帘外。阿里姨夫叫了澡堂管事的女人，悄声对她说了些什么。那管事女人便去了，阿里和姨夫等在帘子外。阿里听到梅赫朗基兹的声音说："你让我把这该死的头洗了就来。"

那女人的声音回答说："不行，事情很急，你得赶快了。"

又是梅赫朗基兹的声音："是有人来向我提亲吗，管事大嫂?"

打响指的声音传来。又是那女人说："你妈快要断气了，你还在这里打响指？"

一声尖叫，是阿里哭了起来。然后，三个人上了路。梅赫朗基兹在巷子里接连摔倒了三次。他们进了莫纳瓦尔夫人家。莫纳瓦尔夫人对丈夫说："你把孩子带来干什么？"

"他自己来的。"

然后，姨妈就叫喊："娜叶尔，快来，阿里来了。"

她又转过脸对丈夫说："真主宽恕她。她死得真不是时候，正是黄昏时刻。"

娜叶尔和阿里玩去了。娜叶尔说："阿里，来，咱俩玩装死的游戏。"

阿里说："德尔纳瓦兹夫人死了？"

娜叶尔说："是啊，现在他们把她抬澡堂洗身去了。"

德尔纳瓦兹的四十日祭日，阿里和梅赫朗基兹去索非公墓扫墓。他们找寻了好半天，问了好多人，才找到德尔纳瓦兹的墓，是一个小土堆，一块砖放在小土堆上。梅赫朗基兹伏在小土堆上，恸哭得让阿里都害怕了。

那天晚上，阿里等着梅赫朗基兹熄了厨房灯来给他讲故事。梅赫朗基兹的故事又有新内容了，她母亲去世的事。然而，梅赫朗基兹却没有出现。厨房灯已经熄了，但梅赫朗基兹没有来。没来就没来吧，但阿里心烦不安，睡不着。最后，很晚了，才听到梅赫朗基兹的低语声。然后，他父亲的身影从房间前面一闪而过。

第二天早上，阿里父亲找不着眼镜了，所有地方都找遍了，连孩子们都跟着一块儿找。然而，他母亲似乎对自己先生丢了眼镜之事并不关心，甚至嘴角还发出讥笑。阿里很不喜欢那讥笑。阿里去翻他母亲的拜垫，以为或许能在拜垫下找到眼镜。他还没把拜垫掀起来，母亲就一把抓住他，把他推到了屋中央，叫道："你简直是在亵渎！"

最后，阿里父亲没戴眼镜就上班去了。从那天晚上之后，他每

天晚上都戴着眼镜睡觉。

阿里还没有上学，但他两个姐姐都上学了。梅赫朗基兹把孩子们送去上学，回来时，阿里母亲在厨房，阿里坐在大厅的门槛上，什么都看得见。梅赫朗基兹进了厨房，阿里母亲操起一根粗大的柴火打在梅赫朗基兹的头上。阿里从门槛一下蹦到院子中央，冲进厨房，抓住母亲的手，哭起来。然而，母亲却发出一阵讥笑。梅赫朗基兹的头被打破了，血流了出来。阿里哭着说："您别打了，我怕，我怕。"但梅赫朗基兹没有哭。母亲说："黑女佣见点儿血关你啥事?"

梅赫朗基兹到水池边洗头，但血一个劲儿地流。阿里见梅赫朗基兹不哭，很震惊。母亲拿起放在水池边的水烟嘴儿，把烧过的烟灰倒出来敷在梅赫朗基兹的伤口上。

这时候，梅赫朗基兹才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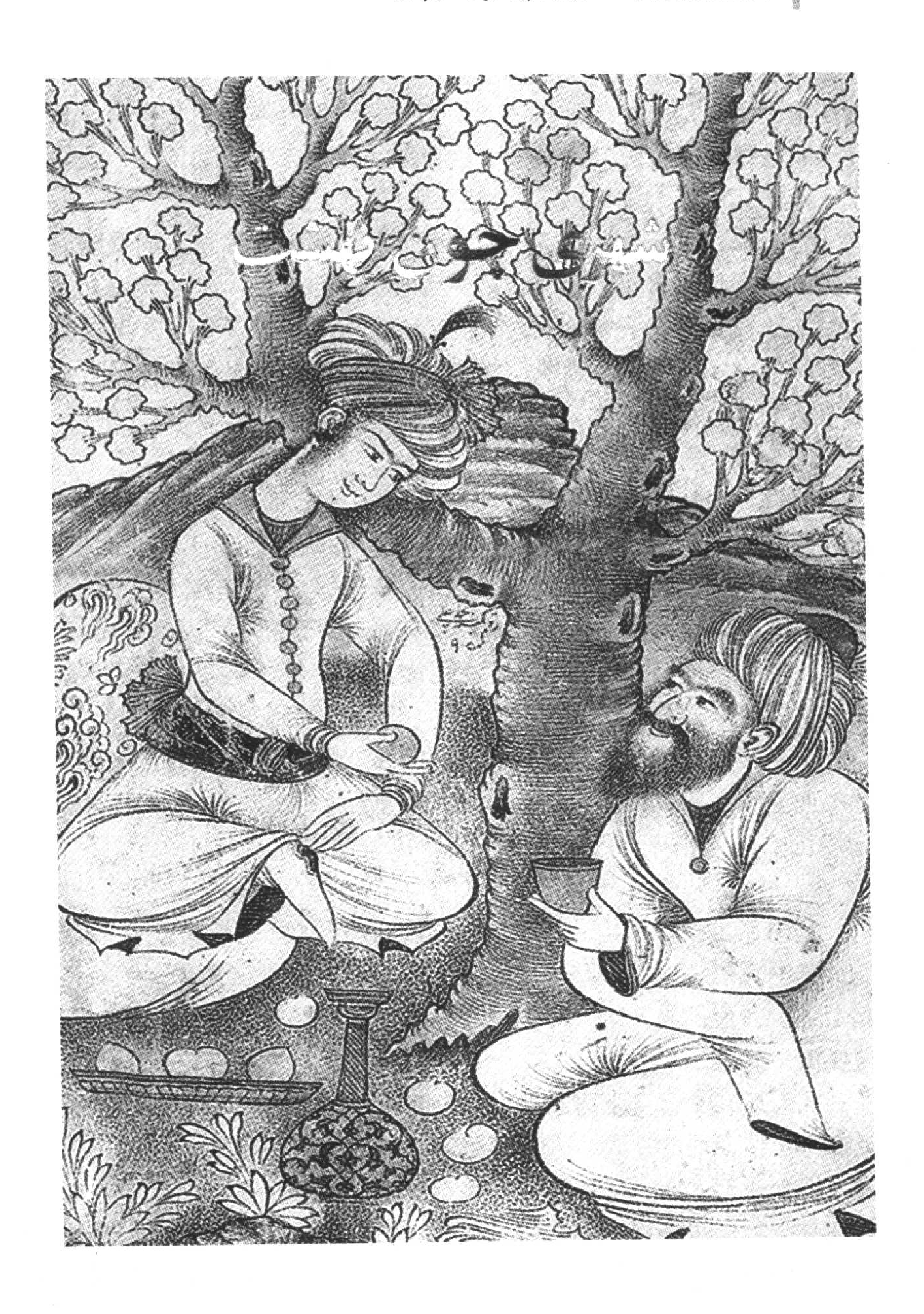
夏天的坏处是阿里和梅赫朗基兹之间分开了。水池上搭了木板，阿里父母和孩子们睡在那上面，梅赫朗基兹在院子中央睡在地上。

一天黄昏，莫纳瓦尔夫人和她女儿娜叶尔来到他们家。莫纳瓦尔夫人盘腿坐在阿里母亲身旁的木板上，嘴里叼着水烟，低声说些什么，还哭了，她用头巾一角擦眼泪。孩子们坐在通向门厅放鞋处的石阶上，玩攻城堡游戏。娜叶尔和阿里一边，别的孩子一边。一次，娜叶尔和阿里用武力攻下了山头，两人用手相互搂着脖子亲脸蛋。阿里母亲眼瞥着孩子们的游戏，耳听着自己妹妹的内心痛苦，忽叫道："儿子，别不知羞。"

莫纳瓦尔夫人放下水烟，说："这有什么关系，姐姐? 难道我们不该让他们从小相互习惯?"

阿里母亲说："谁知道是否有缘分呢?"

莫纳瓦尔夫人和她女儿那个晚上留了下来，就睡在木板上阿里父亲的地方。一番争执之后，梅赫朗基兹把洗好的杯盘收起来放在



了橱柜里，而这些东西平常都是放在厨房案板上的。大家把案板从厨房拖出来，把先生的卧具铺在了上面。阿里母亲起初坚持要让梅赫朗基兹那个晚上睡到屋里去，但在莫纳瓦尔夫人的劝说下，妥协了。莫纳瓦尔夫人说："姐，会热死人的。"

这是个月夜。月光晃着阿里的眼睛，让他无法入睡。刚要睡着又惊醒过来，因为他不想第二天早晨他尿湿的垫子当着他姨妈女儿的面被放在太阳底下去晒，通常他母亲是连呵斥带责备地去做这件事。母亲已经睡着了，莫纳瓦尔夫人打着呼噜。阿里感觉似乎听到了梅赫朗基兹的低语声，他一下兴奋起来，轻轻叫了声："姆姆，亲爱的姆姆。"

然后，他起身来坐在床上，看到他父亲的被子充了气一般鼓胀，便以为父亲被梦魇罩住了，他曾听梅赫朗基兹如此给他讲过。他等着父亲抓住梦魇的牛鼻子，然后向它发誓，问它宝藏的地址。但是，看不到梦魇的鼻子，梦魇在滚动挣扎。阿里有些害怕，但又想看。最后，被子的鼓胀瘪了下去。梦魇要走了，阿里叫道："抓住它，抓住它的鼻子。"母亲恫吓说："睡觉！"阿里吓得尿了床。

早晨又是柴火打破了梅赫朗基兹的头，阿里尿湿的垫子放在了墙斜面上晒太阳。梅赫朗基兹忧伤地看着他，说："你不该做这事儿。"

莫纳瓦尔夫人和娜叶尔住了几天，直到阿里的姨夫前来找她们，莫纳瓦尔夫人躲在鞋柜里。过一会儿，她还是出来了，哭着一起走了。在他们离开时，阿里母亲大声说："妹子，你别忘了，一定要派来啊。"

几天后，一个身强力壮的女人——一个红头发、脚趾甲和手指甲都涂了指甲油的女人，来到阿里家。阿里母亲很恭敬地迎接这女人，把她让到上座。阿里母亲喊梅赫朗基兹端果汁来，梅赫朗基兹却没有应答。母亲就派阿里去叫。梅赫朗基兹匍匐在厨房的案板上，像柳树枝一般颤抖。阿里问："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去晒晒

太阳。”

梅赫朗基兹一动不动，尽管她听见了阿里母亲的喊声，但也不应答。最后，那身强力壮的女人就来到厨房，手叉着腰，说：“是你自己来呢还是要我来?”

她把梅赫朗基兹连拖带拽地拉到门厅，从后面插上门销。阿里和他的姐姐们被关在了门外。阿里的大姐在二姐耳根边轻声说了些什么，两个扑哧一下笑出声来。

紧接着，梅赫朗基兹的尖叫声从屋里传来，阿里哭起来，一边哭一边喊：“姆姆，我亲爱的姆姆。”

阿里正准备中考时，他们的父亲中风瘫痪了。父亲有很多的愿望却一个也没有实现，甚至也没能给家里通上电，而一年后莫纳瓦尔夫人家却用上了电。父亲在病重之际，给阿里的二姐提了亲，父亲由于需要大姐的照顾，便不愿意给大姐提亲。

在考物理的前夜，阿里刚费劲地把物体重量理出个头绪来，梅赫朗基兹就浑身发抖地进来了。她因受了惊吓而双眼圆睁，上气不接下气，已经瘫软。阿里问：“你怎么了?”

梅赫朗基兹说：“少爷，一只猫头鹰在房顶上。我好怕，猫头鹰知道所有的事，它是先知之鸟。”

阿里说：“你怕什么?”

“担心老爷……”

阿里问：“那你说，我该做什么?”

梅赫朗基兹说：“少爷，我们一起去向它起誓。”

阿里和梅赫朗基兹从楼梯走到房顶上。梅赫朗基兹手里端着一只大盘子，里面装着《古兰经》、绿叶、面包和盐。她在房顶上蹑手蹑脚地靠近猫头鹰，在它身后坐下来，拿起《古兰经》，轻声赞念：“以《古兰经》向你起誓，以面包和盐向你起誓……”

阿里笑起来。猫头鹰像扇子一样展开翅膀飞走了。梅赫朗基兹高兴起来，说：“它走了，到它自己的废墟上去了，它不筑窝，只

在废墟里生活。愿它的晦气从我们头顶消失。”

阿里父亲一星期之后去世了，阿里中考也落榜了。又过了一年，由于成了家中挣钱养家之人，阿里没有再去上学。阿里父亲曾经在那里做会计的事务所给了阿里一个工作。上班的第一天中午回家，阿里向梅赫朗基兹和姐姐们模仿事务所老板的举止：拐杖在地上拖着，随地吐口痰，用钥匙打开桌子的抽屉，然后用一个装火柴的铁罐儿倒茶水，数出六块方糖，放在桌子上。姐姐们和梅赫朗基兹笑得几乎背过气去。然而，母亲吓唬孩子们说：“别笑！你们爸爸还尸骨未寒哪!”

梅赫朗基兹听到“爸爸”和“尸骨”两个字，便到厨房里哭起来。阿里母亲叫道：“梅赫朗基兹，收拾你的东西，离开这个家。我们不需要吃闲饭的。”

梅赫朗基兹的哭号变得疯狂起来，她用手拍打自己的脑袋，扯自己的头发。阿里用胳臂搂住她，把她拽到水池边，说：“洗洗你的脸，难道我会哭着看着你离开这个家?”

夏天快要结束时，在莫纳瓦尔夫人的坚持下，阿里一家脱掉了黑色丧服，但梅赫朗基兹依然戴着黑丧巾。阿里母亲没能把梅赫朗基兹和她的衣物用品扔出去，但她的威胁，她与阿里有关梅赫朗基兹的争执却从未停止过。九月下旬，二姐与那个父亲当初并不满意的提亲者举办了婚礼。莫纳瓦尔夫人和娜叶尔在新娘子家待了七昼夜。

每天傍晚，年轻人和梅赫朗基兹一起聚在厅房里。大姐总是沉思不语，二姐面颊泛着红晕，戴了面纱，眉毛也精心修剪过了，完全成了另一个人，唇边的笑意始终不散。娜叶尔尽管因为阿里在场而蒙了脸，但每当笑得缩成一团时，袍子就从头上滑落了。她已经长大了，懂得卖弄风情了。

阿里又开始做模仿秀，尽管大家都笑得背过气去，大姐却一笑也不笑。阿里模仿所有的人，但除了她之外。

一天，阿里拿了一根长棍子，向墙上他想象中的地图指指点点，先是模仿历史老师，然后又模仿地理老师，把两门功课给掺合在一起。他说："这条又长又窄的腰带是埃及的，就是尼罗河。埃及的法老们把自己认作真主，他们建造了如同真主的山峰一样的山丘，想从那里升上天。"

大姐皱着眉头，打断阿里的话："阿里，你在讲异端的东西，赶紧请求真主宽恕。"

娜叶尔说："亲爱的艾扎特，我们只是在玩儿而已。他只是在哄我们开心，有什么不好吗？"

"玩儿？难道你们还是孩子？若是他娶了老婆，他孩子都该有我这么高了。"

梅赫朗基兹说："是啊，但愿少爷娶了妻子，我会亲自把他孩子带大。艾扎特小姐，不是今年，就是明年，你也会去你命中注定的家。我衷心希望你如愿。"

艾扎特小姐没再说话了。娜叶尔说："阿里少爷，你正说到造山丘。"

阿里继续说："是啊，造山丘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人毕竟不是真主，不可能一眨眼的工夫就造好一座山峰，只要说声'有'就有了。这些山丘都是奴隶们造的。他们中很多人在烈日底下被鞭打而死，他们中许多人把石头一层一层垒起来，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一个劲儿地往上垒，法老的手依然摸不到天，白忙活一场，还是死在了地上。然后，把他们做成木乃伊，放进了这些山丘里面。"

梅赫朗基兹睁大眼睛问："少爷，埃及人都是黑人吗？"

阿里说："不是。梅赫朗基兹，他们不是黑人，并非只有黑人才受压迫。"

阿里母亲把放在门厅架子上的大钟，以及放在钟两边的黑人洋娃娃卖掉了。卖来的钱作为嫁妆随二姐送到了她命中注定的家。尽管二姐已经去了丈夫家，尽管事务所的老板让阿里做了自己的秘

书，但家里计算人口的方式依然没变，梅赫朗基兹受到吃闲饭的威胁从未停止过。梅赫朗基兹一有机会就向阿里追根问底有关埃及死人的事："他们那七十七层裹尸布如何到现在还不腐烂？是怎么一回事？少爷，黑人都是从埃及带过来的吗？埃及也有大河吗？宝贝儿，你自己说过，哪儿都有大河。我也听说过，努娜萨巴的老家就在埃及下面，一个仿佛天堂般的城市。努娜萨巴是那里的公主。"

阿里母亲又卖了一口大铜锅。这锅是每年一次在伊玛目哈桑遇害纪念日用来熬施舍的菜粥的。一半钱给了说媒的老太婆，另一半用作新娘子回门时宴请的花销。宴请那天，阿里没去事务所上班，负责接待来宾。娜叶尔和莫纳瓦尔夫人一边在托盘里码放茄子，一边奉承着新郎家的人。阿里母亲手叉着腰，就像往常一样大呼小叫地使唤着梅赫朗基兹。梅赫朗基兹则像陀螺一样转个不停，端来又端去，侍奉着客人。没到黄昏，客人全走了。但莫纳瓦尔夫人和娜叶尔留了下来。阿里在厅房里长条条地躺着，娜叶尔也在那间屋里做礼拜。她脸泛红晕，眼睛无法从阿里身上挪开。阿里就那样睁着眼睛躺着。梅赫朗基兹轻轻折进了房间，阿里一点也没有察觉，但感觉到了梅赫朗基兹的手放在他膝上。梅赫朗基兹在他耳边低语："少爷，跟我来。"

阿里很疲倦，也舍不得娜叶尔以及她那脸庞和含羞带笑的眼睛。然而，他从来没有伤过梅赫朗基兹的心，是这个女人把他带大的，比母亲对他还亲近。于是，便跟她去了。他们站在门厅关着的门外偷听。莫纳瓦尔夫人的声音很清楚地传来："这门亲事很好，但是婚约……"

莫纳瓦尔夫人下面的话被咕嘟咕嘟抽水烟的声音压着，阿里没有听清楚，是他母亲在抽水烟。忽听母亲回答说："看看机缘怎么样吧。"

莫纳瓦尔夫人说了一句话，只听得清其中的一个词儿："都传着呢。"

但是母亲的回答使莫纳瓦尔夫人那句话的意思清楚明了："妹子，一开始我就没有奢望你等着我们，你也知道，阿里的工资收入连打点我们自己的生活都不够，哪里还敢娶媳妇呢。"

"我说过了，也许他们自己也有这个意思，那就伤风败俗了。"

母亲的回答有些粗暴："阿里还是个孩子，离他自己想要还早着呢。"

莫纳瓦尔夫人的回答也很直截了当："我话已说到此，往后你别抱怨。"

阿里匆匆穿上衣服，没跟莫纳瓦尔夫人和娜叶尔道别就离她们而去。梅赫朗基兹去给他开门，以便顺手把门关上。梅赫朗基兹说："少爷，你别难受，心情不好会让人憔悴。"

阿里站在门口说："难道要我此时进屋去对她们说娜叶尔是我的？她们没有权利把她嫁给别人，难道要我去说，娜叶尔从小就跟我在一起，娜叶尔一直就跟我在一块儿？"

阿里回转身来，但梅赫朗基兹拦住他说："少爷，夫人现在正不好受，会争吵起来的，事情只会越来越糟……"又说："如果我有一顶黑袍，我穿着到莫纳瓦尔夫人家，说，莫纳瓦尔夫人，少爷如何如何。好吗，宝贝儿？"

一天中午，阿里无论怎么敲门，也没人来给他开门。家里传来辱骂和哭泣的声音。阿里惊恐起来，更使劲地敲门。最后，阿里的姐姐来开了门。阿里进了家门，看见梅赫朗基兹伏在小花园地上，她额头破了，厨房里的大刀在水池边熠熠闪光。阿里看了母亲一眼，惊得浑身发抖，阿里哽咽地问："出了什么事？求求您告诉我，出了什么事？"

母亲说："有我就没这班巴西[①]黑女奴，你们大家都喜欢这个杂种黑鬼胜过喜欢我。先是你爸，现在又是你。我知道，你已经跟

---

① 班巴西：伊朗南部一个皮肤黝黑的少数民族名称。

她有一腿。"

阿里目瞪口呆，盯着母亲，说："求求您，别说了，究竟发生了什么？"

"什么也没有发生，你以为会发生什么？你看看吧。"

她拿出两截粘连在一起的蜡烛，放在阿里手中。阿里如坠五里云雾，不知道这两截蜡烛是怎么回事，茫然地看着母亲，又看着姐姐，然后又看着梅赫朗基兹。她还伏在小花园地上呻吟。母亲说："是啊，你现在已经在玩儿妖术了。她把这两个玩偶粘连在一起，我从厨房里发现的。我问她这是干什么，她说，是为了让少爷与娜叶尔能够结合。这些法子难道能蒙得住我？我还不知道你这老态龙钟的老娘儿们？如果你真的会巫术，为什么不做个法子让我这个女儿能找到婆家？嗯？然后，我就跟她说，必须在阿里回来之前，立刻从这个家里滚出去，她就拿起刀要砍我。"

梅赫朗基兹这时坐了起来，浑身又是土又是血，说："少爷，不是夫人说的那样。我拿刀是要自杀，以求解脱。我一个黑女奴怎敢去杀夫人？又怎敢对我自己的孩子怀有恶意？我在这个家里已经熬白了头……"

她抽啜得说不下去。

晚上，阿里回到家，看到梅赫朗基兹坐在家门口的石台阶上，身旁放着她的包袱。她一看到阿里，就哭出声来："我必须要走了，夫人的话说得毫无回旋余地。一个指责别人对她孩子不怀好意的人，是有权利对我这个黑女奴说任何话的。宝贝儿，你拿着这两个蜡娃娃，绑上个重东西，然后扔到水池里面。一个星期之后，娜叶尔就是你的了。现在，我要跟你道别了，宝贝儿，我把你带大，我……"

"现在你要去哪里？你想去哪里？"

梅赫朗基兹擦了擦眼泪，说："少爷，你别为我忧心，我去莫纳瓦尔夫人家做家奴，作为娜叶尔小姐的陪嫁，再一起回到你自己的家，待在我自己少爷的身边。宝贝儿，我已经是半截埋入黄土的人了，如果莫纳瓦尔夫人不收留我，宝贝儿，我就到鞋铺集市门口

坐着行乞，请你时不时到那里来看看我。你会来吗?”

几个月之后。娜叶尔出嫁了，梅赫朗基兹作为她的陪嫁随新娘子一起到了新郎家，然而，新郎不是阿里。莫纳瓦尔夫人和娜叶尔为道别和邀请参加婚礼而来到阿里家。阿里没有露面。不管他母亲怎么坚持要他去参加婚礼，他也没有去。娜叶尔的新婚之夜，阿里第一次无法入睡。他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他褥子里，几次起身来摸褥子，又没什么东西。

第二天上午，有人敲门。阿里想，不会是母亲和姐姐，因为她们不会这么快就从婚礼回来。他打开门，是梅赫朗基兹，穿着一件黑袍，是一件旧袍子。他们一起进屋到了厅房里。梅赫朗基兹从袍子下掏出一个用手巾包裹好的东西，毕恭毕敬地放在阿里面前，是一盘点心，用花绸头巾包裹着的。

阿里问:“这是什么呀?”

“少爷，我惦记着你。这是婚宴的点心。”

阿里心里不好受，但既然已经开了腔，只好说:“你丢下新娘和新郎跑到这里来?”

“我得到了娜叶尔小姐准许的。”

阿里沉默无语。梅赫朗基兹说:“新郎是个秃子。昨天晚上我还不知道。昨天晚上在洞房里，他戴着帽子。早上我去收拾他们的地方，才看到他头顶是秃的。是城市警备队的军官，我看像个摔跤的。少爷的一个小拇指都比这新郎强百倍。”

阿里有些哽咽，问:“娜叶尔怎么样?她幸福吗?”

梅赫朗基兹摇摇头，瘪着嘴，像是要哭，说:“不幸福。昨晚在洞房里，她坐在床上，不论夫人怎么说让她握手，夫人想让他们俩握手，但她就不伸手。夫人说她是想要喜礼①。不是的，少爷，

---

① 喜礼：按伊朗婚俗，新娘在新郎面前第一次揭开面纱时，新郎一般要给新娘礼物。

娜叶尔并不是想要喜礼。

然而，小姐打扮得多漂亮啊，红色的天竺葵插在头上，花中间一支小灯管亮着。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弄的。这真是真主之力啊，娜叶尔小姐任何时候想让电灯熄灭，都可以。开关就在她自己手里。宝贝儿，最后，新郎强行抓住了娜叶尔小姐的手。一朵天竺葵落在了床上。”

娜叶尔和她的儿子比让同梅赫朗基兹一起时而到阿里家来，然而军官在做女婿的这几年中，除了节日，一般不上他们家来，同阿里也没说过两句话。娜叶尔为儿子做了一套军服。孩子穿着军服要怎么难看就怎么难看，但他却挺着胸，一把小木剑随着他迈步不时碰撞着他的脚。阿里有一次问娜叶尔：“你从现在起就让孩子习惯这些?”

娜叶尔说：“很神气，不是吗?”

阿里觉得心里难受。娜叶尔再到阿里家来时，没再给比让穿军服了。

上尉上任去了。娜叶尔、梅赫朗基兹和比让中午在阿里家餐厅做客。娜叶尔长胖了，没戴头巾，一笑起来，脸颊上就出现酒窝。然而，她投向阿里的目光却是带着忧伤和责备。艾扎特小姐午后在门厅里做礼拜。她变得十分虔诚，总是做长长的礼拜。

午饭后，梅赫朗基兹把比让从厅房里带出去哄睡觉。阿里躺在厅房里看报纸。梅赫朗基兹已经老得连阿里的母亲也不再认为她会和阿里之间发生什么关系。

阿里放下报纸，瞧比让去了，他太像娜叶尔小时候了。比让正在淘气，不想睡觉，向阿里要自己没有的图画书，或至少是一支彩色铅笔或是一点纸张。梅赫朗基兹说：“比让乖乖，去亲亲少爷，然后我给你讲故事哄你睡觉。这暑天，你若不睡觉，又会流鼻血。”

阿里闭着眼睛等着他的吻，但是没有吻贴过来。

阿里听到梅赫朗基兹的轻言细语：“他们对努娜萨巴毕恭毕敬，

真是毕恭毕敬啊，给她穿上班纳勒斯的衣裳，给她戴上珠宝首饰，然后把她带回自己的老家。在她老家，宝贝儿，有一个国王强迫人们在一条黑色的大河①边给他造山丘。那个地方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山丘，国王便一心想要座山丘。黑人们把百十来斤的石头扛在肩上，运去造山丘。现在，努娜萨巴正看着那山丘，然而在那山上长不出绿树来……”

阿里睁开眼睛，看见梅赫朗基兹坐在比让身边，把手伸进他衬衣抚摩着他后背，便问：“梅赫朗基兹，为什么长不出绿树来?”

梅赫朗基兹说：“少爷，我让你不安了。比让宝贝儿，我不给他讲故事，他就睡不着，就跟你一样。”

“我问为什么长不出绿树来?”

“因为在这山丘下流了太多的血。少爷，黑猫和黑人的血是不会有结果的。”

阿里闭上眼睛，听到比让说：“我还要听。”

梅赫朗基兹又讲起来，依然是那个老故事，大河边，一个骑着牲口的男人。接下来的那个故事，阿里从来没有听梅赫朗基兹讲过：

“我妈会讲黑人的话，但是没有人教过我。一天，一个黑人大叔来到老爷家，同我妈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话。老夫人和老爷根本就听不懂他在说些什么。第二天，我妈夹着一个包袱，说是要去澡堂，便走了。结果一年都没有她的消息。人们找遍了所有的地方，我妈就仿佛化成水消失在地里了。大家都说，黑女奴逃跑了。一天，黄昏时分，她又回来了，但不是一个人，而是带着我，我被包裹在襁褓中，藏在她的袍子里。她哭啊，哭啊，不停地哭，老夫人宽恕了她。之后，每年都会有一天抱着我消失几天……”

阿里站起来，问：“梅赫朗基兹，你还记得她是去了哪里吗?

---

① 黑色的大河：指尼罗河。波斯语尼罗河（nil）一词又有“藏青色”之义。

是到谁那里去了?”

梅赫朗基兹说:“就像一个梦恍惚还记得一些。我们来到一口查布井①边，一位黑人大叔走过来，把我抱过去，亲我，摘一只新鲜的黄瓜给我。然后，我就待在了牛旁边。那牛转啊转，转个不停，我很害怕。但我记得，当装满水的水桶从井中升上来，水一下倒出来，我就高兴起来。水车不停地唱歌，水也不停地倾倒出来。我妈和那大叔一起走进屋子，关上了门。我们最后一年去的时候，那大叔不在。一个男人对我妈说，他被抓住了，被绑上铁链带到了布沙赫尔。我妈就哭起来……”

一天黄昏时分，阿里穿上衣服正要从家里出去，有人很急切地敲家门，是娜叶尔的丈夫。他肩章上亮着星，戴着肩带和绶带，拿着马鞭。这么说，上尉从任上回来了。阿里心里翻涌起来，阿里有时对他十分厌恶，恨不得扯下他肩章上的星，扯下他的肩章和绶带，扔到一边去，再夺下他的马鞭抽他。然而，有时又对他产生一种奇怪的温情，毕竟他跟娜叶尔比跟谁都更亲近。阿里等着，不敢先挑话头。娜叶尔丈夫说:“你跟我来，就你一个人。”

阿里更害怕了，在心里说:“是娜叶尔还是梅赫朗基兹?”

他真想从上尉手中夺过马鞭……但最终他问道:“出了什么事儿?”

他们一起上了路，阿里还从来没有去过娜叶尔家，他心跳个不停，又问:“出了什么事儿? 为什么只要我一个人跟着来?”

“我的勤务兵不认识你家，只好我自己来了。”

阿里说:“我表妹她还好吗? 梅赫朗基兹怎么样? 你儿子比让……”

军官说:“梅赫朗基兹想要见你。这老太婆已经老糊涂了，她

---

① 查布井:耕地里灌溉用的水井，一般用牛拉着水车转圈，把水用水桶吊上来。

给汽化油炉打气，结果炉子爆炸了，她全身上下都被烧了。已经发生几天了。”

“她现在在哪里？医院里?”

军官说：“值得吗?”

阿里沉默了，一路上都没有说话，直到娜叶尔家。娜叶尔开了家门，她的肚子又鼓起来了，她牵着比让，眼睛红红的，对阿里指着说：“她在上面房间里，我很害怕单独待在她身边。”

阿里从楼梯走上去，房间门开着，他走了进去，看见梅赫朗基兹就像一团压碎的肉堆在褥子上，她的脸肿胀得眼睛都无法完全睁开。她看见阿里，绽出一点微笑，说：“我一直盼着你，我的少爷。”

阿里就那样站着，问：“为什么不早点通知我？我好给你请大夫啊，或是送你上医院。”

“少爷，那有什么用呢?”

然后，阿里见梅赫朗基兹拖着身子爬向房间南面的窗户。

“要我打开窗户吗?”

“不，少爷。我是想朝向格布勒①。”

阿里便拖她的褥子，梅赫朗基兹就那样堆在上面，阿里把她拖向格布勒方向。娜叶尔进来，手里拿着一条白手巾。梅赫朗基兹显得很平静，对娜叶尔说：“小姐，拜印在壁龛里，把它拿来放在我眼睛上。”

娜叶尔从壁龛里拿来拜印，吹了吹上面的灰，说：“太遗憾了，这个拜印已经裂了，我去给你拿一个好的来。”

“没关系，裂了也没关系。都说女奴一只眼睛是瞎的，所以要放裂开的拜印在她眼上。”

阿里坐在梅赫朗基兹褥子边的地上，娜叶尔说“我去给你拿椅子来?”，他才反应过来。

---

① 格布勒：穆斯林朝拜麦加的方向。

“不，不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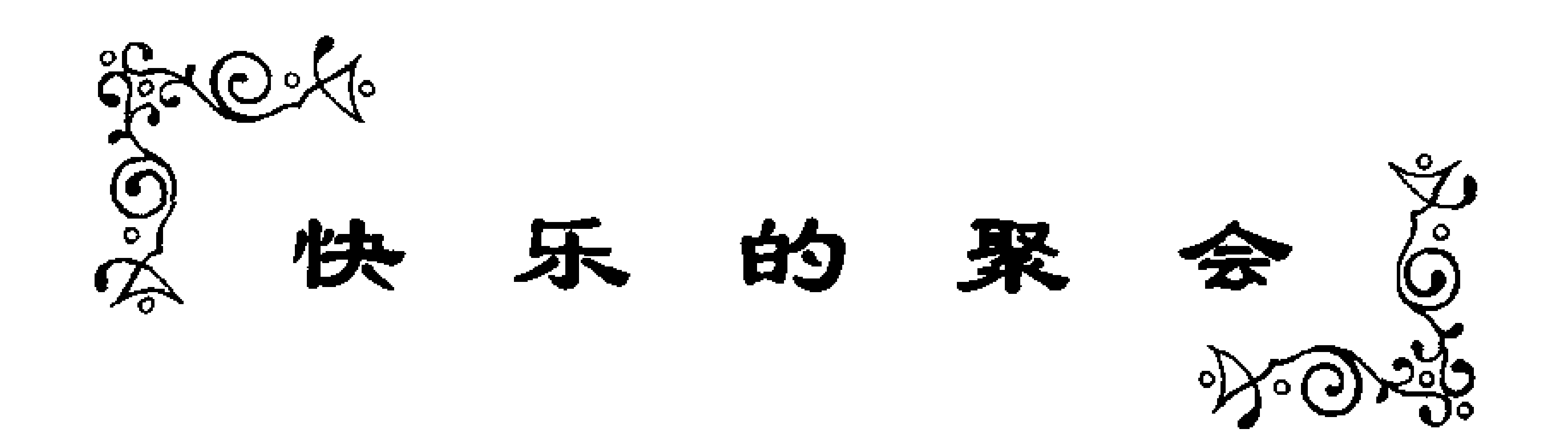
然后，沉默无语。娜叶尔也那样站着，轻声哭泣，她伸手去按了电灯开关，落满灰尘的电灯亮了。然后，响起梅赫朗基兹的声音，很轻，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

“我双脚上了指甲花油，人显得很清丽，同努娜萨巴一起上了一辆马车，一个戴着帽子的男人，在法塔赫·艾拉亚勒地区的查布井边，给我摘下一只新鲜的黄瓜，冰凉冰凉的，让人感到透心的清爽，他把我的地方打扫干净，说要去澡堂，便去了澡堂……他把我孩子的下巴绑上了……我一直不敢给他绑下巴，结果他的嘴一点一点地歪了。黑人们造了山丘，在那山丘里，有座天堂般的城市，我们会去那里。那里的水冰凉冰凉的……”

阿里在梅赫朗基兹的尸体旁坐着，娜叶尔挺着肚子站着。她的影子落在墙上就像一座金字塔矗立在一个角落。

## 阿勒·阿赫玛德（Āl－e－Ahmad 1923—1969）

伊朗现代著名作家，伊朗现代文坛领袖，伊朗政治性文学的旗手，曾是伊朗人民党（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伊朗社会主义运动失败之后，阿勒·阿赫玛德逐渐回归伊斯兰精神，是20世纪60—70年代伊朗文艺界回归伊斯兰精神的代表人物，在伊朗现代文坛上具有崇高的威望和地位。1969年9月8日突然因心肌梗塞去世，人们猜测是被“萨瓦克”特务所害。阿勒·阿赫玛德与西敏·达内希瓦尔是伊朗现代文坛上著名的文学夫妻，为伊朗现代文学作出了杰出贡献。阿勒·阿赫玛德的早期代表作品有：《走亲访友》（1946）、《三弦琴》（1949）等。中期代表作《小学校长》（1958）和《努奈和笔》（1961）是伊朗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著作。阿勒·阿赫玛德最有影响的政论性著作有《西化瘟疫》（1962）、《知识分子的效忠与背叛》（1966年部分章节发表，1977全书出版）等。



## 快乐的聚会

中午，我从学校回来，我爸正在水池边小净。我刚要张嘴问候，他的吩咐让我把话吞了回去：

“过来，洗洗手，到屋顶给我拿条毛巾来！”

这是他的老习惯。他的眼睛只要落在我们谁身上，就会发作。对我，对我妈，或是对我妹妹。我把手伸进水池，鱼儿们惊散开去。爸爸说：“蠢驴总是慢半拍！”

我赶紧跑向通往房顶的楼梯。他很喜欢鱼，水池中鱼儿红红白

白的。他小净的时候，鱼儿们连动也不会动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靠近水池，它们就全逃开了。它们一头扎下去，迅速摇动尾巴，跑到了水池底部。是鱼儿们把我惹急了，我在楼梯上骂了它们几句，反正我已经到了屋顶上。尽管到处都是太阳，但还是寒冷刺骨，真没法说。我们的邻居正在喂他的鸽子。我从绳子上取下毛巾，站着看起鸽子来。这些家伙已经不怕我了。我向邻居问了好，他的女儿刚刚嫁了丈夫，他一个人在家过活。有只鸽子绕着他的脚腕展翅，匀速地盘旋，姿态非常优美，还咯咯地叫个不停，真没法说。我说："艾斯伽尔先生，为什么你脚边的这只鸽子会这样？"

他说："嗨，这样的鸽子真是百里挑一，知道吗？昨天我给它剪了指甲。"

我说："指甲？"

"是啊。有个不听话，我就用它逗两只雀鹰玩儿。"

我爸不准我同这个玩儿鸽子的邻居说话。但是，难道我爸的什么禁令都该听吗？有两三次艾斯伽尔先生手里的石块儿落到了我家院子里，我爸嚷了起来。又有一次，真是不巧，正好在我爸小净的时候，他扔了一泥块儿轰赶停下来的鸽子，泥块儿却落到我家水池里，惊吓了我爸的鱼。你看他是怎样的又叫又嚷！我爸，那样有头有脸的一个人，那天对艾斯伽尔先生破口大骂，让我们大家浑身的毛发都竖了起来。但是艾斯伽尔先生连嘴唇都没有张一下。而我从那天起就对艾斯伽尔先生产生了好感。尽管有我爸各种各样的禁令，只要一有机会，我就跟他打招呼，问一些有关他鸽子的话。我正说："哦，那叫雀鹰。"

我爸的喊声传了上来："蠢驴，你呆哪儿去了？"

唉，总是嚷来嚷去！再说，我已经上来拿他的毛巾了。我咚咚走下楼梯，靠近他时，我有些慌，战战兢兢地把毛巾递到他手中。他手上的一滴水落到我手上，我哆嗦了一下，就像挨了他一耳光。我回过神来，正要进屋，巷子门响了。

"去看看是谁！难道会是侯赛因，就说我马上来！"

每当我爸晚了，他们就从清真寺来找他。我打开门，却是邮递员。他把一封信递到我手上，走了。没有说话，什么也没说。他对我们根本就不友好。我爸也从来没有给过他小费或节日礼钱。所以他与我们总是别别扭扭的。而我很吃惊，为什么他还会给我爸送信件来。为了不让他的脑子产生这样的念头，我暗自决定用我的零花钱攒下一土曼给他，就给他说是哈吉①先生给的，也就是我爸。在这片小区，大家都叫他哈吉先生。

“蠢驴，是谁?”

我爸的声音从他房间传来。我走到门口，把信封递过去，说：“是邮递员。”

“打开来念！我倒要看看这些学校都教了你们一些什么没有?”

我爸坐在暖桌②上，正在梳理他的胡须。我打开信封，是四行印刷体，我大喜过望。若是手写体，尤其是草书的话，我就根本无能为力了，只会一筹莫展，爸爸的训斥又该开始了。但是，只有爸爸的名字是用笔填写在印刷体之间的，下面是我们小区一个注册阿訇③的签名，他刚刚才成为阿訇。直到去年还跟我爸有来往。

“快念啊！还磨蹭什么?”

于是我就念了：“欣逢‘十·一七’妇女解放之快乐节日，在寒舍举办一聚会……”

爸爸从我手中夺过信纸，同时我听到他说：“蠢驴，让我看看!”

我跑开了。他生气的时候，最好从他面前跑掉。我在院子里听到他一个劲儿地嚷：“狗日的异教徒！不信真主的王八蛋!”

对他所说的异教徒我已经习惯了。他总把我们邻居艾斯伽尔先生叫做异教徒。但王八蛋是什么意思？这我就不知道了。难道信纸

---

① 哈吉：对到伊斯兰教圣地麦加朝觐过的穆斯林的尊称。

② 暖桌：一种桌下有炉子的取暖家什。

③ 阿訇：伊斯兰教教职名称，一般为清真寺主持。

上写了什么?! 我一眼就全都扫完了，我看明白了，大体上该是一封请柬。我还记得信上爸爸的名字是用笔填写的，很简单，没有我已经习惯在他所有的信函上都会看到的阿亚图拉或霍贾特伊斯兰①之类的尊称，只有他的名字和姓氏，而且在他的名字后面写的是“女士”，让我搞不懂是什么意思。当然，我知道“女士”是什么意思。不管怎么说，我也是六年级的学生了，今年就要拿毕业证书了。但是，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爸的名字之后？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

我从水池边经过，模仿着鱼儿的样子——它们的圆嘴从水里探出一半来，轻轻地咂吧。这时，我见自己高兴不起来，便对它们浇了一捧水，然后跑到厨房去了。我妈正在煎茄子，厨房里满是油烟，我妈的眼睛都熏红了，就像刚从追悼会回来一样。

“您好！午饭我们吃什么?”

“你好，你都看见了，宝贝儿。你爸走了?”

“还没。”

她把煎好的茄子一层层码在盘子的半边，旁边倒上油爆洋葱。我放了几片油爆洋葱到嘴里，一边咂着嘴一边说：“我饿了。”

“去跟你妹妹一块儿把餐桌布铺开，我马上就端上来。”

我从厨房出来时，又放了两三块洋葱到嘴里，弄得我满嘴的汤汁。妹妹在暖桌脚边我妈的地方坐着，正在用我妈的一包破袜子做洋娃娃，又矮又胖，真难看。我说：“你还爱玩儿这些臭狗屎，还不上去?”

我踢了她的摊子一脚，她叫起来：“真主啊，又是该死的阿巴斯来了，狗杂种。”

我没心思打她。我饿了。茄子煎得红红的，如果我妈惩罚我，岂不是吊我胃口？所以我没有理她，而是走到摆放我物品的书架

---

① 阿亚图拉、霍贾特伊斯兰：皆是伊斯兰教十叶派高级神职人员的等级名称。

边，把手中的书放在一边，拿起我的集邮册，扫了一眼，妹妹可别又来动过它。我已经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邮票厌倦了。但又能有啥法呢，只有这两个地方给我爸有信来。在所有的这些邮票中，我很喜欢一枚伊拉克的邮票，一座高塔，螺旋上升，直到塔尖，一个骑士站在塔前面，只有一只苍蝇大小。我真希望我能是那位骑士，哪怕是他的那匹马……

“阿巴斯!”

又是爸爸在叫。真主啊，他还跟我有啥事？那喊叫就像是每当要打我时从他喉咙中发出的喊叫，我赶紧跑去。

“过来，蠢驴！去清真寺说先生我没精神。然后跑到你叔叔的工作间，就说让他立马放下手中的活儿，马不停蹄地到这里来!”

“哎，还是让孩子咬口面包吧!”

是妈妈。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从厨房出来的。但是我知道，此时争吵又将爆发，午饭吃不消停了。

“你这个女人怎么又干涉我的事？此刻我该拽着你的手，让你从头到脚光溜溜地把你拉去聚会。”

我爸火冒三丈，我害怕极了。我经常见他发火，对我，或对我妈，或对门徒，或对小区里的小贩，但是，从来没有见过他这种样子，甚至那天对我们的邻居艾斯伽尔先生破口大骂，也没这样。我妈张口结舌，不知道哪儿跟哪儿，而我比她还要糟糕。我爸脖子上青筋比绳子还粗。我不敢有片刻迟疑，赶紧蹬上鞋，我妈拿着一块大面包过来，说：“拿着，快去。趁着没遭殃，快脱身。”

面包还有一半在我手上，我已经飞奔出了家门。心急火燎，没法说。太阳也不知跑哪儿去了。剩下的面包我在巷子里两口吞了下去，到了清真寺门口，我擦干净了嘴巴。

只见一些破破烂烂的鞋子堆放在门口，做聚礼的队列比学校里孩子们的队列还歪七扭八。我爸的门徒们，三三两两地在一起说着话，数着念珠。根本没有说话的必要。他们一看到我，就略微直了直身，开始做祈祷。他们总是这样，他们的眼睛一落到我身上，就



立刻明白先生很可能又不来了。

然后，我跑到集贸市场。当我经过烤羊肉串店门口时，我的肚子咕咕叫起来。烤肉串的油烟弥漫四周，我扫了一眼火苗，看了看玛希哈迪·阿里先生翻来翻去的铁扦和柜台上装满小萝卜和青葱的大盘子，走开了。清油米饭铺从来挑不起我的食欲，尽管闪闪发光又粒粒粘连。粥铺，冷冷清清，炉子上也没坐锅。现在不是喝粥的

时候，集贸市场吃的是午饭，而粥铺适合早晨，寒风凛冽的早晨。烤羊肉串铺子前，一整只剥了皮的小羊羔，蜷在一个大铜盘中央，脖子就像树桩一样，那边的台子上摆着另一只装满麦子的大铜盘和一个大剁肉机，非常大。管啥用，我得尽快去通知叔叔，否则午饭就不好说了。

小市场尽头，一个流动厨子，蹲着，面汤锅夹在两脚之间，顾客们正在一口一口地喝面汤，大都是做工的，毡帽夹在他们胳肢窝下。集贸市场尽头是做皮鞋的，皮革的气味让我感到反胃，我加快脚步拐进了廊区。这里不再冷飕飕的了，耳朵也不再觉得刺痛了。脚下是柔软的干草铺的垫子。旮旯角落，只要你想如此，到处都堆放着木板。多美妙的气味！我真希望能拥有三块板子，好给我的书架打隔断。一层放书，一层放一些零七八碎的东西，最后一层我要把它钉得高高的，放一些我不想让妹妹碰的物件。

到了我叔叔的工作间，却没人。在工作间门口，我徘徊了一小会儿，来回走了走，他的学徒，我不知道从哪儿钻了出来。他认得我，说叔叔在库房吃午饭。我径直走去库房。叔叔肩披着斗篷，坐在他那皮榻上，正在吃炖肉拌饭，炉子摆在他面前。我问过好，把情况说了。他一边咂着嘴，我一边把寄来请柬之事和我爸对我妈吼的话全都对他讲了。他三番五次说道：奇怪！真是奇怪！他让我坐下来，在一块面包上浇了一勺炖肉汁，我胡乱吃了下去。然后，我们站起身，叔叔从肩上脱下斗篷，叠起来，夹在胳肢窝下，把睡帽塞进衣兜里，我们一起走出了房间。我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去年，就在这廊区，大庭广众之下，一个保安，抓住叔叔的衣领，问为何头上没有戴有沿帽，大有不把他斗篷撕破就不放过他之势。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我叔叔的脸色就像粉笔一样白，只会说些冠冕堂皇的话，还把真主先知也搬了出来求情。但是，那家伙把手伸进斗篷的衣袖孔里，从上到下把斗篷撕了，揉成一团，扔了，走了。那天刚好与今天一样，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事爸爸打发我来找叔叔，我们正往家走的时候，发生了那事儿。

路上，叔叔问我，我爸更换了旅行证没有。我也不知道。每当我爸想去库姆和伽兹温①旅行时，我们就会有这倒霉事。他把旅行证给我，我拿去给叔叔，他大概是拿到市政厅去办理。所以叔叔又问起我这事。今天市政厅的厅长没来我家呀！我就说，没有。我认识市政厅厅长，有一两次大清早我上学时，在我家门口与他错肩而过。他好像也是我爸的门徒，每次来，都不在门口等候，而是推开门，念着“真主啊”，径直走进我爸的房间。

我们到了家，叔叔去了我爸那里，我则不再瞎等着，赶紧跑到餐桌前，我妈只给我让开了一个角。从剩下的茄子看，她没吃什么。每当与我爸口角时，她都这样。我匆匆吃了午饭，便走开了。从我爸的门外经过时，他的叫嚷声很高，我又听到“异教徒”和“王八蛋”之类的话。大概又在骂那寄信的家伙。我很想到房顶上瞧瞧，再看看艾斯伽尔先生的鸽子。但是天空乌云密布，鸽子大概都回了窝。再说上学已经晚了。其实，还没有晚，只是此刻的情形是我必须赶紧走。是啊，又得穿这样的短裤！我是不能穿着短裤去学校的！到底是小区先生的儿子！人们会说些什么？如果再让我爸看到？这些暂且不说，我自己也反感这样。就像那些花花少年，童子军似的，脖子上挂着口哨，穿着短裤，戴着贝雷帽……是啊，没有人喜欢被讥讽。就因为此，教导主任最终把我赶出学校：“要么把裤子剪短，要么你就去上私塾。”

正好是学年刚开始，也就是梅赫尔月②的月底。我妈立刻就想了个办法，在我裤脚里侧钉上按扣，母扣钉在裤子上方，也在里侧。她教我，如何在到校门口时把裤子从里侧撩上去扣住，然后放学时再解开扣子放下来。就是这样。当然，我的裤子就厚了，不方便跑。那天，我和哈桑·希基打赌，我跳进了学校的水池，裤腿灌

---

① 库姆：伊朗宗教圣城。伽兹温：伊朗城市名。

② 梅赫尔月：伊斯兰教阳历月份名，相当于公历9月21日至10月20日。

了水，膨胀起来，同学们都嘲笑着用手来摸。但不管怎样，教导主任总算放过了我。就是这个原因，我尽量比大家早一些上学，比大家迟一些回家。你没有看到，在最后一次铃声时我是如何给我裤子变戏法儿。同学们对此都很明了，尽管他们也没因此而做什么，却由我的缠头巾给我取了个外号叫“阿谢赫”①。刚开始我很难受，后来，一想，我看倒也不坏，不管怎样，到底也是个头衔，比起“瘸子”来好多了，那是我们班长的绰号。

到了校门口，我满头大汗，我是一阵猛跑来的。学校里很热闹。教导主任站在走廊上，用鞭子敲打着他的裤子。我不能在学校门廊里把裤子卷上去，我在小巷里卷裤子时听到有人说：“真主啊，诅咒他们吧！看看他们把百姓的孩子如何折腾吧。”

我抬起头来，是一个胖女人，头上戴着宽沿黑帽，帽子下挂有纱巾，纱巾边儿掖进了她又宽又长的外衣的衣领里。

我想：百姓的事关她什么事？

我跑进了学校。

傍晚，我从学校放学回来，我姐带着她吃奶的孩子来了我家。她的家在离我们不远的一条小巷后面，白天里总是能来来去去的。她只要一在巷子里露头露脸，在远处查探的暗探们的眼光就会落到她身上。她头上罩了一条红色纱巾，大概刚从浴室出来。她的孩子一个劲地哭闹，让人感到很烦。清真寺的宣礼员玛希哈迪·侯赛因来了又去，端走了水烟和茶。大概是我爸有客人。我妈给我一边倒茶，一边对姐姐说：“你知道吗，我的姑奶奶？四十天纪念日②落到了他头上。真遗憾，他们把红柳木炮给毁了，否则，你让孩子从那下面钻两次，立马就能让他消停了。”

我想起来，我上一年级的时候，经常在这门炮上滚来爬去，摆

---

① 阿谢赫：伊斯兰教教士。

② 四十天纪念日：伊朗婚、丧、生等重大事件，民俗皆以四十天为纪念日。这里所指不详。

弄它横臂上的开关，大家还在它的轱辘之间捉迷藏，或者是在它那边一点的水池——就在阿尔格广场的松树林中央——用石头一格一格地垒垫脚石。用石头在水池绿色的水面上，垫出七步或八步的石块儿来，甚至十步。多么惬意啊！我用一块儿面包就着茶慢慢喝。

“现在，你可以做另一件事，姑奶奶！把孩子带到市政厅门口，把他在枪架下面晃一晃！”

“妈，难道这些日子能去市政厅那边吗？见鬼去吧！”

“那，姑奶奶，为什么不交给你丈夫带去呢？让他从枪架下走三回，然后给块儿糖给枪的主人。”

然后她们就争论枪的主人是市政府呢还是那些保安。我喝完第二杯茶，就去翻我的集邮册了。还没有看到那螺旋形塔，就传来我妈的声音：“宝贝儿你跑哪儿去了！快去抱三抱柴火到浴室！快去呀！”

我吹着口哨，翻着集邮册，似乎没有听到我妈在说话。这下我姐的声音传来：“臭孩儿，真不害臊。你难道想让妈自己去抱柴火？你这样会让自己很没面子。你很听话的呀。”

这浴室在哀悼室前面。自从巷子里的女人们不再穿罩袍时，我爸就决定建一间浴室。结果每个星期里有七天我家都蒸气腾腾，真没法说。糟糕的是家族里的所有女人都来，更糟糕的是抱柴火的事儿都归我。从院子那头的地下深处，我至少要抱十抱柴火扔在厨房后面浴室的锅炉下。至少每两天要抱一次。也就是在浴室可以使用之时起，我倒是摆脱了与爸爸一起去澡堂之苦，每次他都把我的头当他自己的头摆弄，让人从根儿剃掉，真是把我头皮都拔掉了。然而，以这点苦为代价也真不值当。每一次我的手都会有一两个地方受伤。柴火的枝桠弯弯曲曲的，还到处是木茬儿。我必须爬到柴火堆上，一把一把地从上面拿下来。否则，我爸的喊声就会响起来：为什么你又从下面拽树枝！

我只好去抱柴火，母鸡们咯咯咯叫着跑开了。天很阴沉，母鸡们以为是晚上了呢，比平时早回了窝。我正拿第二把时，一只老鼠

从我脚边逃开，跑到柴火中间去了，它太小了，没法说，一定是只幼崽。我去拿来夹子，摆弄了一下，也许我该把盖子也拿来，但也没啥用。我只好算了，又去拿柴火。就在我拿第四把时，巷子门响了起来。一般都是玛希哈迪·侯赛因去开门，我便没去管，只是把柴火抱到了厨房。我姐正在熬糖，妈在给灯添油，看到我就说："宝贝儿，难道你没听见？快去开门。玛希哈迪·侯赛因去清真寺了。"

我明白，大概我爸又不想去清真寺了。天快要黑了。我去开了门。是一个军官，他后面跟着个敞着头的女人，头上只戴了条纱巾，年龄跟我姐差不多，短短的纱巾上镂有花儿。从来没有这样的女人到我家来。她手里拿着包，用脚尖走路。我打过招呼，闪在一旁。他们两个走了进来。军官肩上有两颗星。我不认识他。不知他有何贵干？夜暮时分跟这样一位露头的女人！从早晨到现在，我们家的事接二连三。突然，不知道为什么，我害怕起来。门廊里很黑，他们没看出来我害怕。千万别是我爸戴缠头巾的许可出了问题？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今天我爸中午没去清真寺傍晚也没去。我让门就那样开着，赶紧跑去通知我妈。她把罩袍拽上头顶，到门廊里，问了好，寒暄了一阵。军官对我妈说了些什么，我明白，他不是陌生人。我放下心来。然后，军官说："我女儿就交给您了，我去哈吉先生那里。"

我妈和那姑娘进去了，我走在前面把军官带到我爸的房间。然后我又去端茶。尽管我爸没有吩咐，但显然应当给熟悉的客人上茶。我把茶端去了，我看到叔叔在那里，市政厅厅长也在，还有另一个人，像生意人，全都围着暖桌坐在一起。叔叔紧挨着我爸，其他人每个都挨着暖桌一条腿。我放下茶，军官正文绉绉地说："是啊，哈吉先生，她就跟您自己的家眷一样，您好好管教她。"

我走了出来。家眷是什么意思？今天一天我就听到好几个新词儿！我妈没有文化。我爸若他兴致好，或他空闲的时候，我就会去问他。他总是对这样的问题感到很高兴，或者是我把写大字的芦苇笔拿给他削时。我也学乖了，每当我有求于他时，比如想向他要

钱，我就会拿一个这样的问题去问他，或是把断了尖儿的笔给他。这时，我想，我该去看看这个女人是谁。

我妈坐在暖桌下方，而把她让到了上位。她坐在那里。一双高跟鞋在门口，简直就像一个高个子的瘸子站在坐着做聚礼的队列中间。房间里有种特殊的气味，刚开始我没反应过来，但很快我就想起来，就像我们体育老师散发的气味，是一种香水味儿，香水之类的东西。她的嘴唇抹了口红，坐在暖桌边，盖布被拉上去盖住了双脚。我进去的时候，她正说："太太，今天他拉大便了吗？"

我姐说："没有，亲爱的，他正肚子疼。我说，给他点儿热冰糖，也许管用。但是谁知道呢。"

我妈问："你有几个孩子？"

那女人低下头，说："不好意思！我在念书。"

"念什么？"

"妇产科。"

她摇了摇头，笑了。我妈转过脸对我姐说："哎，姑奶奶，你还磨蹭什么？快去把你孩子抱来给这小姐看看！快去呀，姑奶奶，我去给她端茶来！"

她站起来出去了。我把集邮册从书架上拿下来，就那样无意识地翻着。我注意到我姐在暖桌上打开了孩子的襁褓，那女人在孩子的肚子上——就像我爸的鱼的肚子一样白——用手摸了两三下。她还没有说什么，我爸的喊声就从他屋里响起来。他是在叫我。我把集邮册扔到书架上，赶紧跑去。我妈正从我爸的房间门口回来。我说："您来了，您把茶端给客人吧！"

"别闯祸，该死的！"

我走进爸的房间，他要茶，还让我把水烟拿去重新装烟丝。我收拾茶杯，拿起水烟，听到他正在讲欧玛尔·阿斯与罗马军队作战的故事。我知道，他面前若是政府职员，他就会讲在印度旅行的故事，若是生意人，他就讲朝觐卡尔巴拉和麦加的事，而现在却是肩上有两颗星的人在房间里。

我出来把茶端去，又返回，把妈妈重新装好烟丝的水烟拿进去。我爸正讲到单枪匹马的欧玛尔·阿斯成了罗马人的俘虏，正在罗马的恺撒面前雄辩。我没心思听这个，也没心思回到我们自己的房间看我姐的孩子。因此，我就来到巷子里。但是孩子们不知到哪里去了，一定是没有等到我，他们自己走了。一个又一个的傍晚，我们在巷口聚集，做某件事情。我们到街头，模仿密探们，从打工仔头上抢过毡帽，再把他的手绑在一起，或者是在我们家旁边的一条巷子里，又踢又踹地走路，或者是交换我们的胶片，或者是别的事情。我很想找到他们，把我的塔尔赞尼①——就在那天傍晚我在学校里用一支削得非常漂亮的芦苇笔换来的——给他们看，它有腰刀，胳臂上挂有绳子，一只手放在嘴边，正发出狮子一样的声音。但是，他们谁都不在。我该做什么呢？我该做什么呢？我就在那里靠着门边坐下来。

看人来人往是最有意思的事情。"都是真主的事"的声音从巷子尽头传来，一定是他就像每个晚上一样慢慢散步，他的拐棍儿在地上哧溜着，头望向天空，不是念叨什么咒语或祷词，而是不紧不慢地念"都是真主的事"，就这样一声接一声地拖着声音念。一个卖熟甜菜的走来，过去了。在他那盆子里没看见有什么，他却一个劲儿地吆喝。一个穿罩袍的女人从对面的房子里探出头来，看了看巷子，两边都仔细观察了，然后闪出来，一路小跑过那边三户人家，推门想进去，门却闩着。她便咚咚打门，头还不停地东张西望。门终于开了，她正要跨进去之时，我突然听到："太好了！我抓住它了。"

是阿布法兹尔。我回过头去，他手里正抓着什么东西，还说："他妈的！我总算抓住你了。这下有鸡和肉汤了。"

天已黑透了。巷子里的灯光连回光返照的亮度都没有，我不知道在那黑暗中他的眼睛是如何看见苍蝇的，而且还是在这刺骨的寒

① 塔尔赞尼：一种玩具人。

冷中。或许是他想象的？

他是那边与我们隔两家的邻居。已经很长时间了，他脑子出了问题，从早到晚坐在他家门口抓苍蝇，人们说他把苍蝇吃了。但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在我看来，他只嘟哝着说过：“我要用你做一道美味的肉菜。”或者是：“我昨天抓了一只苍蝇，有麻雀那么大。”或者是：“你不知道它的腿儿味道多好。”

事情刚开始时，他是一道不错的笑料，我们常在傍晚的游戏中捉弄他。然而现在没法再笑话他了。他老婆给我们家洗衣服，十天一次。她说她时不时地敲打他，还要把他赶出家门，但看到真主不喜欢这样，就依然给他做饭吃。我想我该过去跟他说两句话。我说：“阿布法兹尔，什么味儿啊？”

他说：“薏米味儿。你可不知道！有一只麻雀那么大。”

我说：“你别是把自己的想象当真了吧？在这寒冷季节，哪儿有苍蝇啊？”

他说：“哎呀，你没有看到它在哪里吗？我一念咒语它们就会出来。你等着！”

他把手伸进他那破裤子的口袋，找火柴盒，他把苍蝇藏在那里面了。我见自己对他没兴趣了，也没什么可跟他说的，便站起来想回家去。我家的门吱嘎一声响，我看到那军官和他女儿正走出来。若是让他们看见我跟疯子阿布法兹尔在一起，可就糟糕透了。我立马跳到阿布法兹尔身后藏起来。我一转念：“我这是做什么？他们怎么会认识阿布法兹尔呢？”

但是，已经晚了。如果我出来，让他们看见，更糟。当他们从阿布法兹尔前面经过时，那姑娘说：“哎，临时婚姻是什么意思，亲爱的爸爸？”

军官说：“闺女啊，那只是两个小时的事，就是把她带去做一次客。”

阿布法兹尔没有让我把军官下面的话听完，也就是说，他们在说什么？难道商定好那姑娘做我爸的临时小妾？这是为什么？哈

……哈……我明白了。

我看了看火柴盒，空的。我也没耐心捉弄他，便回了家。

门开着，在漆黑的门廊里我听见叔叔说："真是怪了！很多啊！中校的女儿……"

我的脚步声打断了他的话。我走近了一看，还有市政厅厅长。我不由自主地跟他们打招呼，然后径直走进了我们自己的房间。我姐已经走了。我妈在厨房里忙活。浴室的烟和蒸汽又升起来。我很累，甚至连等着吃晚饭的心思都没了。我脱了衣服，钻到暖桌下面。烟味撩拨着我的鼻腔，我正在想阿布法兹尔和我看过的那空空的火柴盒，听到叔叔说："哎，妯娌！他们这么快就从你这儿走了！我们也差不多让你烦了。"

叔叔管我妈叫妯娌，跟他老婆一样地叫。我听见我妈说："他叔，你是说那姑娘吗？见鬼去吧！她的鞋尖杵在地上鞋跟儿却高上了天。"

叔叔说："妯娌！你不在水池上放块板子？天冷呢！"

第二天早晨，我到水池边小净，看见我爸房间的门锁着。鱼儿还在水池底下睡觉，但是彩色鱼鳞却撒满了脚池，一堆一堆的，一片一片的，水池里的一块垫脚石也血淋淋的。我知道，一定是爸爸又旅行去了。他每次去库姆和伽兹温旅行时，都把门锁上。只要他不在家的晚上，猫儿们就会替我向鱼儿们报仇。我回到房间，问我妈："哈吉先生去哪儿了？"

"我也不知道，宝贝儿，天刚破晓就走了！你叔说他想去库姆。"

我喝着茶，她对我和她自己说，昨天晚上艾斯伽尔先生的鸽子被刺猬偷走了，他啊又喊又叫的！我为此走到房顶上去。现在，爸爸出门旅行了，没有什么再能阻止我同艾斯伽尔先生来往！那些时候真是不好受，没法说。天很阴沉，依然那样凛冽刺骨。鸽巢全都空了，什么也没有，没有任何声音从邻居家的房顶传来。斑斑点点的鸽子的粪便闪着白光。



# 小学校长

## 一

我进门的时候，手里拿着香烟，勉强问了声好，我决心傲气一回。文化局长让我坐下，他的目光有片刻盯在我手上，稍后他写完了他刚才正写着的东西，想弄明白我的意图。我把任命书的复印件放在他桌子上。我们没有说话。他把任命书和其附件上下倒了几下，然后隆起双下巴，缓缓地说，并没有任何的不高兴：

“我们没有位置了，先生，这不行啊！他们每天都给一份某某人的任命书，让他来找我……昨天给总监……”

我没耐心听这些废话，打断他说：“我可以请求就在这张纸上写上您的意见吗?”

我把烟头扔进他桌上闪亮的烟灰缸，桌面很整洁，就跟新娘子的客厅一样，每件东西都放置合适，一尘不染。只有我的烟灰是多余的，就像是一口痰吐在刚刚刮干净的脸上……他拿起笔，在任命书上写了点什么又签了名。我走出门来，总算解脱了。

我根本就忍受不了这家伙，以及他那装腔作势。显然是刚当上局长，对谁都隆起双下巴，并把他的话慢慢摁进人的眼睛，似乎长耳朵就是为了听他说。我在人事总局花了一百五十土曼才让这份任命书签了字。我还带了推荐信去，并为此跑了俩月，做得天衣无缝。我知道，不论他接受与否，事情已经办完了。他自己也很清

楚。他肯定明白他的这番抱怨只是作践他自己。反正，要做的事已经做完了。

在人事总局早就说好了，为了不缺什么手续，才让我把任命书复印件拿去给文化局长过目一下，就是刚才那样。在人事总局的任命书上谁能说啥？一个只是一个局而已，而一个却是人事总局！可不是开玩笑。我心中的丁字尺牢固着呢，根本就不要什么证明。只是，在我看来，所有的过错都起因于这该死的香烟。我想，这点花销我可以从新工作增加的工资中挣出来。当然，当老师也很枯燥，十年的时间都教 ABC，面对一帮孩子们的惊奇面孔说一大堆最不着边际的胡言乱语……修辞造句、霍拉桑风格、印度体、最古老的达里语诗歌，以及运用成语典故的技巧……诸如此类的无聊东西！我明白我也正在变成一头蠢驴。我说了，我想当校长，小学校长！我就既不需要教课，也不会时刻使我的良心在十二和十四之间摇摆，也不需要迫使自己在补考中为避免浪费时间而对那些缺脑筋的笨家伙给一个七分，以拯救我暑假最后的时光，那可是一个假期中最美妙的日子。我这就上路了。我曾问过有关人士，想找一份油水大的工作，他把我介绍给了人事总局，又是承诺又是保证，双方皆大欢喜。一天，他们把学校的地址交到我手上，让我去察看察看，是否合我的心意。我便去了。

学校有二层楼，新建的，孤零零地坐落在向阳的山坡上。一个热爱文化事业的大亨把这个建筑建在了他私人的领地中央，然后交给文化局二十五年的使用权，让它成为学校，人来人往，把路给踩塌实了，反正就是这些可以实现的都要让它实现，让爸爸妈妈们心焦，为了让自家孩子能就近上学，他们便都涌来，在学校周围买地盖房。于是，这家伙的地从一个平方米一个阿巴斯暴涨到一百土曼。这家伙还把自己的大名镌刻在了学校的墙上，用的是艺术体，蓝色的底，龙飞凤舞的。当然了，学校也是以他的名字命名。街坊邻居还没有搬来的时候，大家就议论开了，在他们巷子的某个角

落，从萨迪和巴巴塔赫尔①的弱处胡侃到诗歌史中的某一页。学校的标语牌又大又气派，一清二楚。即使你在百米开外叫喊，也能让每个……一切都能如你所愿！喷洒龙头在那上方三脚矗立，尽力保持平衡，而太阳夫人伏在龙头肩上，紧锁眉头，端着步枪，持续扫射。学校周围一片荒芜，宽阔而荒无人烟。在那冲北的尽头，有一排错落参差的松树出现在一座园子的泥墙上，在天空中映成一长排斑点，犹如脊柱。二十五年之后，这周围肯定挤得满满当当的，汽车的喇叭声，孩子们的叽里呱啦，卖甜菜小贩的叫卖，卖报人的铃声，卖花卖黄瓜的吵闹声将会挤满我的脑袋。这家伙的面包可是浸泡在油里了。“说真的，你买的价没有超出一平方米十沙赫或十二沙赫吧？也许这些地就这样给登记备案了吧？啊？”“蠢货，关你什么事？……”

的确，当我以一个陌生人的身份观察这所学校时就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最后，我得出结论，人们有权在下面没有水流淌的地方睡觉。“你如果是个有能力的男人，你就能成为这个学校的校长。”我去找工作，就走到了这一步。

就在去察看的那天我才知道，前任校长锒铛入狱了。他一定是忘乎所以了，所以现在只好赎罪。也或许他本人并没有做什么，而是别人在别的地方所为。在文化局长的左右，也没有合适的人去当校长，获得增加工资的好处，所以不得不为此事忍痛割爱。在中心之外也没有合适的人。这个信息是我从人事总局获得的。我还靠替别人打工挣钱，还没时髦到说那家伙很快就会从阴暗的角落钻出来。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有别人觊觎荒郊中央的这块地儿，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天，来往都很困难。所以，我也就心安理得了。再说，人事总局早已达成一致意见。说真的，在闻到钞票的气息升起之前，也有两三起宗教的或世俗的非议。比如，大家都说，某某人，也就是指我，以十年的教龄来当小学校长一定是别有所图！他们的意思

① 萨迪、巴巴塔赫尔：皆是伊朗古代著名诗人。

是，我一定很傻，丢了重要的受人尊敬的秘书工作，或者是我屁股痒痒，或者也许我有娈童癖，总之，诸如此类的一些话。事情也因这些话而被耽搁，这中间他们让我明白我必须得松一松口袋。我就如此做了。那时候的薪水一个月一百五十土曼，并非是一笔我可以小觑的钱。当时我若跟没见过钱似的，会怎样？我就必须重新回到这样的教室里来教作文、诵读、《四类英才》、《卡布斯教诲录》、文化局的年鉴，诸如此类的无聊东西。

就这样，我从文化局长跟前轻轻松松地回到人事总局，去找那个我工作的介绍人。信不信由你。我放下任命书复印件，说了一下事情经过便出来了。两天后我又去找他，显然我的猜测是对的。文化局长说："我看不惯这些狂妄自大的本科生，他们总是拿着香烟四处串门。"那人便对他说："不可能，根本不可能……某某人就是如此与别人完全不一样。"对这些头脑发热的家伙，我根本就不用担心什么，下星期四我亲自去拜访他……我这样做了。这次，文化局长在我跟前站起来："啊先生……为什么你不早说呢?！……"诸如此类的言谈笑语，还吩咐上茶，又抱怨了一阵手下职员们。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对我毫无保留地说了一切。然后，他用自己的汽车把我送到了学校，说比规定时间早敲了一些铃。他当着老师们和教导主任的面，对新来的校长——也就是我——的特长作了一番生动的演说，然后就走了，丢下我和一个拥有初级六个班的学校，一个教导主任，七位教师，还有二百三十五个学生。于是，我就成了一位十足的小学校长了。

## 二

教导主任是个果敢的年轻人，说话声很大，从容地下达指示和禁令，呼来唤去，与粗壮的学生们差不多，他们自己安排工作。显然，蠢驴的头没有任何必要，没有校长照样可以把学校安顿好。四年级的老师块头很大，一个抵俩，在办公室里他总是第一个映入眼

帘。你若在巷子里看到他，一定会以为他是教育部长，说起话来文绉绉的。也许正因为此，当文化局长移驾而去之后，他代表同事们说了一番祝贺的话，还如此示意："但愿在阁下的荫庇之下，我们在下一年能开设中学班级。"显然，这家伙正慢慢地视小学为多余之物。当他说话的时候，我整个都在想，以一个教师的薪水怎么能够铸就出这等的身材，如此得体的衣着！我也真决定从第二天开始，每个清晨都刮胡子，衣领要保持干净，要把裤子熨烫得笔挺。一年级老师是个又黑又瘦的家伙，胡子拉杂的，头是用推子推过的，衣领扣着，没扎领带，就像邮局里的雇佣文书，甚至就像看门的。不爱说话，他当然有权如此。可以想像，这样的家伙只有在一年级面前才有讲话的勇气，也只是一些字母 ā 带帽子，字母 S 在中间之类的话。二年级老师又矮又胖，一说话就尖叫，眼睛是斜的。我在第一天还真没弄明白，当他同别人说话时，眼睛是看向何处。他每发出一声短促的尖叫，就嘿嘿发笑，他总是叫个不停，是老师们的笑料。每到课间休息时间，他就成为同事们寻乐子的对象。以这种情形是没法工作的。而我整个都在为孩子们焦虑，他们如何能够在这种老师的课堂上安安静静坐着听讲。三年级老师是个瘦削的年轻人，个子很高，颧骨凸出，胡须剃得干干净净，衣领是浆过的高领，走起路来，让人怀疑他是否会脚下绊蒜，摔倒在地上，然而他就像陀螺一样转个不停，说话总爱停顿，也就是断断续续，他胸膛里的那点地儿装不下三个以上的词儿。他两只眼睛闪着奇怪的光，不是一种正常神态，眼光显示出某种不健康。这促使我去问教导主任，可别是有肺病吧。当然，他没有肺病，只是小地方人，单身一人，还念过大学。五、六年级由两个人同时管理。一个教语文、教法、历史、地理、手工等热门课，他是个年轻人，头上抹了发油，窄裤脚，上衣口袋插有小手帕，扎着黄色宽领带，就像一只大指针的尸体挂在他胸前。他时不时地用手抹一下头发，又时不时地照一下玻璃。另一个教算术、百分比等其他功课，是个严肃稳重的年轻人，像马赞德朗人，他确信自己是唯一一个在口袋里有香烟

的老师。显然，他的课讲得不错。除了这些人，我们还有一位体育老师，两个星期之后我才见到他，是个伊斯法罕人，走私贩子一类的货色。每周三天不来上班，是个贪婪的家伙。

就是同这样一些人打交道，但我不得不忍受。在他们的协助下，我才能让一个学校运转起来，把老百姓的二百三十五个孩子看好教好。开始阶段总不是件轻松的事情，然而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算是逃出了教课的牢笼，任何地方都可以是天堂，任何事情都可以称心如意。所以尽管有诸多束缚我也往坑里跳了。文化局长一走，我就热情和蔼地与他们一一问候，然后把香烟散给大家。毕竟都是同事，惺惺相惜嘛！我很高兴我将有机会同这些新认识的人在一起，并且去了解他们每个人的内心，我将进入一个个新的封闭的世界……我询问了一下他们每个人的工作情况。只有三年级的那位老师在上大学。那个胸前吊着大指针的家伙晚上学英语，想去美国。其中有两个娶了老婆，一年级的文书先生和四年级班主任。

工作中没有茶水和甜点，一刻钟的课间休息只是聚在办公室里彼此显示又一次从教室里全身而回了。然后又重新开始。这样怎么可以呢，应当遵循所有的规矩，我伸手把一张五土曼放在桌子上，吩咐让他们去准备点东西，让他们自己添置茶水，那个斜眼睛的家伙领了这份差事。然后，铃响了，孩子们排好了队，教导主任在教室门口踱着步子，像是要说什么，班主任帮他说了。他自己很明白，以他那样的块头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事情上都插一手。我想，在队列前讲番话也不错，我并不反感这个。教导主任用两三个词儿把情况给孩子们说了，他说，我来了。大家便鼓起掌来。脑袋都是用推子推过的，有一些衣领是白的，大多数都穿的是布鞋。有那么十二三个学生衣服在他们身上直晃荡。这真是熊的衣服穿在了鬣狗身上。站在三年级队伍里的一个红头发的小男孩捂着他外衣口袋的破洞，而六年级的学生则交头接耳。一年级队伍后边有两三个学生正用他们的外衣袖子擦鼻涕，我冷不丁地出现在了他们面前。我没有什么话对大家说，只记得我如此示意说：校长心里希望能将你们

中的一个收为养子，而现在面对这所有的孩子却不知道该怎么办。大家偷偷笑了，在队伍后面有一个学生笑出了声。我忽地意识到要与孩子们打成一片必须用一种特殊的语言。忽地，我有些恐慌起来，说：“不，老天，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以前以为我这一来是解脱了站在教室里上课这样的令人头痛的事，可以做我自己的事情，有教导主任和其他人去干活儿，也会井井有条，不需要我插手。然而，现在看来可不是这么简单。假如明天他们一个打破了另一个的头，假如一个钻进了车轮底下，假如一个从走廊摔了下去，将会有怎样的灾难落在我头上呢？……我已不记得对他们说了些什么。我只记得，铃一响队伍去往教室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出了一身冷汗。等老师们动了窝，我才在走廊上溜达起来，然后走了进去。

现在只剩下我和教导主任。门缝里钻进个人来，是学校的佣工，长着一张乡下人的脸，胡须也没有剃，五短身材，走起路来大摇大摆，双手远离身子，一说话就喘，就像是刚刚参加完跑步比赛。他进来站在门边，平静地看着我的眼睛。我问候了他，不论怎样他也是可以占这样一个角落的。他有老婆和一个孩子——一定非常需要个玩伴，领九十土曼的工资，厕所旁边的仓库交给了他，但是他照看仓库的每月五土曼的酬劳还没能兑现。尽管如此，他分期付款买了一对小地毯，花了三百五十土曼，其中二百土曼还没付。一分钟的时间他唠叨完他心中所有的委屈，他的哀求祈祷一结束，我就打发他去给我们沏茶端来。教导主任说，他是学校老板地产上的农民，他硬要文化局雇佣他，从学校到文化局关于他订立了详细周全的合同条款。显然，他自己、他老婆和他孩子都成了学校接收的陪嫁。我可是有经验，陪嫁过来的女仆都是一些鸡蛋里挑骨头的主儿。我一给教导主任说这事儿，便打开了他的满腹牢骚，比如：“一点也不知感恩，厚颜无耻，到现在起码有上百次让老师们下不来台……”诸如此类的一些恶行。然后，我付了他茶水钱。去年他从初级师范学校毕业，在伽尔姆萨尔和卡拉吉工作了一年，今年来到这里。他父亲娶了俩老婆。第一个老婆生了俩儿子，两个都出落

成凶神恶煞动刀子的主儿。第二个老婆只生了他一个，他读过书，有点名声，还赡养他生病的母亲，他母亲已经很多年没有得到他父亲的光顾了，更糟糕的是药费和治疗费……他租了一间房子，花了五十五土曼，即使一百五十土曼的工资也力所不能及。最近他硬要求未来三年他可以行使副校长的职权……然后，我们起身来，去视察各个教室。

二年级紧挨着办公室，孩子们正费劲地算 754 加 261，他们老师正用眼睛扫着第三张桌子，又走到第一张桌子跟前。然后是大厅，又大又空，两根四方柱子杵在其间，最里面有三四张破烂的桌子和长凳，对面的墙上覆盖满了英雄、孔武的士兵、奔跑的黑人、举重的埃及人的像，右边的墙上贴着一张亚洲大地图，题写着“阿里·马尔当·辛迪敬赠……小学”，制作厂家名字在其下面。画得很拙劣，大海的蓝色就如同死人的口水一般，里海画成毛乎乎的一团，铁路线全都突兀宽阔，而且全线贯通，甚至经过了克尔曼；印度尼西亚的岛屿全都成了一体，并且与新加坡连在一起。地图上面的每一块都上了色，所有颜色的集合体，简直是个颜色大杂烩。每一条醒目的边境线是每个独立国家——有军队、徽章、钱币、邮票、耀武扬威、抓这个逮那个——的标志。每一个都在酋长、大汗、谢赫的领导下，连同他们的家人或部落，一起奔向自由繁荣的康庄大道！我想起我自己踏遍这些边境线画地图的那段岁月来。现在我才知道，我们这些二三十年前的孩子是多么轻松！甚至当我们画世界地图时，对整个亚洲、非洲、澳大利亚所用颜色没有超过二三种。用咖啡色涂了英国和半个亚洲和非洲，粉色用在了法国和世界的另一半；绿色，记不清了，或许是蓝色，用在了荷兰和其他几个国家，而现在……“把百姓孩子们的事情竟然搞成这样?”我大声说出这句话来，教导主任问：“怎么了，先生?”我说：“没什么。”又问：“到目前为止，这个大厅都作了什么用?”显然没作什么用，既没放过电影，也没有聚会，也没有表演，只适合用作考试场。你若把嗅觉稍微放灵敏一点，你就会闻到散发在空气中的孩子

们在笔试时流的汗的味道，感觉到他们的高热状态，完全就像一间昨天才关闭蒸气的封闭的屋子。我下意识地用手摸了一下墙壁，并不热，又摸了一下柱子，多么粗大厚重！神气地肩负起了文化局的重托。

然后，我们走上楼。楼上是五间并排的屋子，前面是从头到尾的走廊，向阳。荒野铺展在学校脚下，太阳照耀在那上面。其光芒把那孤零零的屋顶照耀得更加光亮。完美地抑扬顿挫地诵读伟大《古兰经》句子的声音从四年级的窗户飘出来，洒落在荒野。这是穆斯林的声音！对那些还没有到这片土地来打井定居的人们来说，这是多么鼓舞人心啊！不会是错误的选择，不会是不恰当的捐赠，不会是无所归依的并入。我确信，那老师什么事也不会做，肯定是一到晚上就去诵经会。我们学校就是这样没什么特色。

三年级就在楼梯跟前。大家正襟危坐，桌上一片沙沙声，他们正在听写。老师那双瘦削的脚如同陀螺一样在教室里旋转，他念："萨迪高尚又谦逊。"我看见一个学生的手在写"高尚又谦逊"。我们溜达而过。四年级的老师稳坐着，真是件怪事，那椅子如何能承受得了他，他念的《古兰经》一点也不清楚。如果我进去，他们一定会站起来。这样不太受欢迎。我把头探进去，问候了一声，如同念咒语一样。五年级在上百分比，黑板上写满了数字。老师没怎么注意。我们便溜达而过了。我们把六年级的门打开了一条缝，"……无父无母"，抹了发油的小伙子撞在了我们脸上。有个孩子的脸蛋就像甜菜一样红，仿佛是还残留着拙劣的化装。他们正在诵读波斯文。老师双手插进衣兜，胸往前突，以抱怨的语气说："校长先生，根本不会让你喜欢的，他们读得很糟糕，你看看鄙人是多么和……"

我把"蔼"字给他打断了："你说得很对，请你别跟我计较，孩子们应该是不错的。"

我们走出来。六年级后边是半间又长又窄的屋子，门窗朝南，就跟其他房间一样。另有一扇大窗户冲北。这大概就是我未来的房

间。里面有一张桌子和一个柜子，两个都是空的。不会比这更好了。不嘈杂，又向阳，离得远远的，关上门就连念《古兰经》的声音也听不到，何况孩子们在院子中的打闹。老师们如果有事找我，从这么些楼梯爬上来也会累得够呛。我选定了这屋子。我们一起走了下去。

在院子中央有一个大水池，不深，那是唯一一个适合高矮不同的孩子们待在其中的一个设施。院子上方有一个排球网，网上有三两处地方脱落了，是用线绑上的。院子周围是一道高墙，简直就跟中国的长城一样。这是一道防止可能出现的逃学的高坝。院子尽头是厕所，佣工的房子在它旁边，然后是堆煤的仓库，之后又是一间教室，一年级的。老师正让一个学生在黑板下端写“水”、“爸爸”。我们去看了一下厕所。我们从门进去，走了两级台阶下去，然后是一个通道直到墙跟前，左手边有五个蹲位，全都没有门和顶棚，两个蹲位之间有隔板，看得到下面的深坑底部，那坑那么大，一头牛也可能掉进去。每个坑边上都开有水道。防止孩子们掉进黑洞洞深坑的警示牌挂在边上的角落里。我看了一眼紧跟我而来的教导主任，他说：

“先生，是很令人头痛。到目前为止我已经给有关部门写了一百份报告了，他们说国家的钱不能花在私人的领地上。”

我说：“他们也说得很对。文化局的钱财不能花在这种污浊的地方。”

我们笑了。

已经够了。我们走了出来，就站在院子里，好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我又问了一下学校的财务和预算方面的事。每间屋子每个月可以有十五里亚尔的卫生费用，用于清扫、麻袋、粉笔等。大厅算两间屋。这一下总共十一间。办公用品由文化局提供。每个月还有二十五土曼的喝水补贴，不过还没有收到过。去年取暖用的是柴火，今年必须用煤了。装配费用每年是三土曼。每月有三十土曼是学校的运转款项，然而就像水钱一样打水飘了，而现在才是一学年中的

第二个月，才八月底①。我向他明说，我没有做这些事的耐心，我还把我当校长的动机也大致给他说了，我说我已经准备把所有的一切权利都交给他，“就只当是校长还没有来。”学校的印章也由他掌管，尽管我还不了解他。然而，无论如何我也必须得有个教导主任啊，尤其是在我来之前的两个月中他让学校在没有校长的情况下正常运转。他也是从师范学校毕业的，知道教学是怎么一回事。诸如此类的事。我还听说，以前的校长都是自己挑选教导主任。然而，我没有去找任何人，也没那耐心，我自己的任命书也是费了不少力气才弄到的。我们之间的心结打开了。我们回到办公室，把佣工从他家给我们沏来的茶喝了。铃响了，又再次响起的时候，我看了一眼学生们的档案，每一个都有两三页纸，还有身份证的复印件，注射天花疫苗的证明和以前每学期的成绩单，就这些。就从这两三页纸中，我了解到孩子们的家长大都是庄稼人、园丁、灌水工。在最后一次铃声敲响、学校放学之前，我走了出去。对于第一天来说，已经非常多了。

## 三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到了学校。孩子们正排着队前往教室。教导主任手里拿着棍条站在走廊上，办公室里只有两位老师。显然，他们每天就是这样工作的。我派教导主任去视察另一间教室，我自己到学校门口溜达。学校的北侧和东侧是巷子，尚未完全成型的巷子，长而笔直，从空旷的荒野中央穿过，与铺柏油的主马路斜贯相接。主马路上有公共汽车来往，还种有树木，有商店，比较繁华。我想，不管他们从哪个方向来，都可以看到我站在这个位置，即学校门口，那么整个路上他们都将觉得羞愧而不会再迟到。然而，这样合适吗？我一开始就表现出这般的严厉？……一个黑点在南马路

① 相当于公历11月中旬。

的尽头出现了，是那个抹头油的年轻人。我从那矮个子身材和他那走路的方式认出了他。他肯定看见了我。然而，他依然不紧不慢地走着，没有表现出一个迟到的老师在校长面前应当表现的那样。当他走得更近的时候，我甚至听到他在吹口哨，是一支欧洲舞曲的旋律。这样的距离他毫无疑问已经看到我了，我甚至清楚看见他那领带吊钟一动不动地贴在他胸前。我想，他可能只有这一条领带。然而，在我看来，他如此蹒跚而来，却没有可以过去的路，这实在有点说不过去。其实，我也感到过意不去。我正要从火炉中拔腿而走，却突然见他改变了行动，加快了步伐。他扣上外衣的扣子，目光盯着我，似乎还摇了摇头。“祝你一切顺利。”若非真主是全知的，将会发生什么呢。至少会是这样：我会走进去，关上办公室的门，当他来的时候根本就不会看到我。他问候了一声，还想说什么，我却抢先说了：“您请，先生，您请，孩子们正等着呢。”

真的一切都很顺利。他一定是先没有看见我，或是在想什么……我怎么知道呢……大概他昨晚在英语课上见到了一群女孩子，他难道不也是一个人吗？他也一定有欠债，有痛苦。忧愁正吞噬着他的内心。难道一个抹着头油胸前挂着吊钟的年轻人不可以是单身一人吗？也许他乘的公共汽车晚了，也许路上堵车，道路被交通管制了，又有一个大人物从遥远的地方而来，不会不享受一下这该有的特权。不论如何，我已在心里原谅了他。“幸好没说什么不合适的话。”远处，四年级老师那大块头如旗帜一般出现了。他在那远处就看见了我，差不多是奔跑而来。他有一双长腿，当然就擅长于奔跑了。然而块头太重了，太受罪了！我无法忍受这个。“你真是不义，名为行善实为害人。”我便走回办公室坐下来，埋头自己的工作。他呼哧呼哧地进来了，满头大汗。我实在感到难为情。他甚至连问候也是汗津津的。我回了声问候，本想说：“你若没看到我，会这样奔跑吗？”但我看他很内疚，便打消了念头。我让他坐下来，从水壶里倒了一杯水递到他手上，我让他那变形的笑容连同水一起喝下。然后，他站起来要走之时，我说：

“这下你起码瘦了两公斤。”

他回过头来看了一眼，笑了笑，走了。我想去看看我自己的房间，看看佣工是否把它归整好了。教导主任丁丁冬冬地从楼梯上下来了。就这一天的时间，我已经熟悉了他的脚步声，自信又自得地踩踏着大地和时间，走起路来，就仿佛所有的砖头都是为他的脚步而在大地上铺展着自己的胸膛。他还没进门就说开了：

“你看到了吧，先生！他们就是这样来上班的。那花花公子其实内心并非如此，先生，而这一位……”

我想把减肥的俏皮话对他再重复一遍，但我见这俏皮话很没品位，便打消了念头。我问：

“好像还有两个弃课堂而不顾吧？”

“是啊，先生。三年级有体育课。我让他们坐着做听写，先生。五六年级的算术老师还没有来，先生。”

他拖过一张桌子到墙边，站上去，把一幅钉在墙上的阿契美尼德王朝①时期的陵墓图片取了下来，说：“先生，你看……”

在墙上的白灰上，用不太粗的红铅笔，匆匆而笨拙地画着一幅镰刀和锤子的标志。我还没来得及问什么，他就紧接着说：“先生，这是那个时代的遗迹。我来的第一年，这里还有校长，先生。他就是干这个的，卖报纸，搞宣传，画镰刀锤子，先生，他们的头儿被抓了。在弄清他们已经洗手不干了之前，我也没少受罪，先生。孩子们的家长成百次来投诉抱怨，先生。有三次，军方的头儿也来了。他们别的人不知所终了……”

他从桌子上跳下来，陵墓图片以及它下端和上端的一些图片打卷了两三次，又重新把那标志覆盖住了。我说：“难道还有他们的人吗？”

“是的，先生，那又怎样！一个就是还没有来的阿高扎德，先

---

① 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550年至公元前331年，为古波斯帝国的强盛朝代。

生。他每天都要迟到半小时一刻钟的，先生。另一个是三年级老师，不管你怎么说叨他也没有用，先生。”

“那么，你怎么到现在都还不把它弄掉？”

“说得好！然而，先生，人们心中的痛能向谁诉说呢？是啊，先生，人们都说，这中间有间谍，官方的人！到现在我对这个迟到的家伙说叨过两次，先生，结果打了起来！”

然后，他讲了一大番话，他们如何破坏了学校，如何破坏了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没有了组织，对无产者也没有了任何帮助。每天都面对令人头痛的军官，孩子们也放任得跟野骡子似的。诸如此类的一些话。他说了这一大番话，我掏出手绢给他，他便去把那标志擦干净了。我对他说，我与他都不是否定者。我给他解释说，就年龄来说也干不了什么了。参谋部为这事拨给了大量资金，他们有很多训练有素的特派员把这工作干得很好，根本不需要他做什么，我们也最好是干我们自己的工作。然后，我就去看我自己的房间了。在楼梯上，我冒出个念头，似乎世界上所有地方这样的标志都被那样的图片覆盖住了。我打开我房间的门，我正努力使自己的鼻子适应房间里潮湿的灰土味，最后一位老师来了。我走到走廊上大声阔气地喊教导主任，就像要让整个学校都听见，我说，用红笔给这位先生划上迟到一小时。

## 四

第三天，我依然是一大早就去学校了。我还没有从墙外拐进去，迎接我的是孩子们凄厉的叫声。我赶紧进去。五个孩子在走廊上挤成一堆，教导主任手里拿着一根棍条，正一一地打他们的手心。他可真是照章办事，有条不紊，在每个孩子的双手上打两棍，打完一遍又重新开始。各个年级排成队成为这场惩罚的观众。孩子们哀求着，哭着，但仍然把他们的手伸出来。他们已经习惯了。其中两个块头比较大的孩子，假模假样地凄厉惨叫；另一个熟练地在

棍子落下来之际，闪开了他的手，让我感到很有意思，大概正因为如此才激怒了教导主任；而另一个是那么的小，以致于我怀疑棍子是否打着他的手了。在这样的手上留下被打的痕迹是不可能的，棍子一定是落在他指尖上了。我的天，我可知道那是怎样的撕肝裂肺。或者，棍子是打在他手腕上了……我几乎要叫起来，想一脚把教导主任踹飞到那头去。他背冲着我，没有看到我。然而，我刚一进校门，孩子们的眼中就闪烁着某种东西，让我不知所措。叽叽咕咕的声音在队伍中响起来。我猛地意识到，处在校长的位置上很难动手揍教导主任，尤其是在所有的孩子们面前。所以，我强压下愤怒，沉着气走上楼梯。教导主任这才看到我，他的问候还没有吐出嘴来，我就干预了，我请求说，这一次就为我而饶了这些孩子吧，我不知道他们都干了些什么，是迟到了还是旷课了，是耳朵里有耳垢还是衣领不白净，是偷了同学的铅笔还是用刀划破了这条线路公共汽车上椅子的坐垫，是在巷子里捡到什么东西而没有拿出来交给教导主任，还是千百件其他的坏事。后来教导主任呈述了他们都干了些什么，还说了他们通常都干些什么坏事。然而，那个小孩的手非常小，脸也跟小猫似的，眼泪汪汪的样子就差点让我给教导主任脸上两耳光，把他的棍子在他的头上脸上打个粉碎。

孩子们呜咽着回到了队伍中。然后，铃声敲响了，队伍回到了教室，跟在他们后面的是老师，他们全都准点报到了。房间静下来，我才意识到在一个柜子下面堆了一把棍条。我看了一眼教导主任，他也刚刚才回过神来。我说，在他刚才那种状态下，很可能把他们中某个人的脖子拧断。他却突然勃然大怒：

“如果一天不教训他们，他们就会骑到你头上来，先生，你不知道他们都成了什么样的野骡子了，先生。”

他就跟学生们似的，先生先生地叫个不停，每句话都叫。我感到，如果我再在这件事情上多说一个字，他很可能让我下不来台，我便改变了话题，问他母亲身体怎样，他便绽开了笑脸，喊佣工给他端水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想像老人一般给他一大堆劝戒和

忠告。我给他讲述说，在整个的各个学校的学习阶段，我只受过两次惩罚。一次是被打脚棍，当着同学们的面，在我上初小三年级时，过错是我爬上莫阿耶尔清真寺的高塔，在那上面俯瞰我们学校，美妙极了！第二次是在中学五年级时，校长误会了我，打了我两巴掌，后来明白弄错了，把我叫到办公室，由于我是先知的后裔赛义德，他请求我的原谅，还奖励了我一本书，我现在还保存着。我记得我跟他说了有半个小时，苦口婆心地，而他毕竟是年轻人，很快我就让他顺服下来，我请求他把棍条都给撅了。然后，我就光顾我的房间去了。

## 五

第一个星期，我就对工作熟悉了。冬天开始的第二天，升了九个取暖煤炉，一天四次给所有的房间端水，洒水，扫地，一个佣工根本忙不过来，我便向文化局又要了一个佣工，我们每天都盼望着他的到来。

我一般下午不去上班。最初的那几天，我有些手忙脚乱心颤，然而三四天之后我就什么也不害怕了。我感到学校更多的时候并非仅仅为我而转，我不在也没啥区别。由于我知道，下午通常都是体育课，一年级也照样如此。对这些小不点的孩子们我倒不怎么担心。学校里的排球网也没什么危险性，学校周围的荒野也没有什么汽车来往，尽管有些高低不平，到处是水坑，但毕竟比学校的院子宽敞一些。老师们每个下午都会轮流着有两个人离开，就跟他们并肩而来时一样，从不担心孩子们对文化知识消化不良。即便存在着这一类的危险，也是在早上我在学校的时候。

有一天，视察员来了，我们阿谀奉承了半小时，端茶上水，彼此客套！然后就在办公室里做完了他的视察：尽管学校设备缺乏，但管理得非常好。我认识卫生员，他依然不能把他的伽兹温口音掩藏在一套西医术语中。定好他每个月来一次，为追踪沙眼而将百姓

孩子们的眼睛弄瞎，那样地把孩子们的眼睛缠成厚厚的茧，那样地匆匆忙忙。他若是那样对待我，我会狠狠抽他耳光。他还写了红药水、药棉、卫生绷带，让我们问文化局要，但文化局没有。我们只好求助于一个孩子，他父亲是军队里的卫生员，免费把这些东西给了学校。孩子们的胳臂腿受伤的情况每天至少发生三起。他们在追逐时摔倒，从楼梯上走下去时摔倒，玩耍游戏时摔倒，就像是吃了迷魂药一样。更多的是在争斗中摔倒。在课间休息的一刻钟里，他们最简单的一种游戏方式就是争斗。你会猛然看见或听见，在某个角落，两个人扑向对方，然后其中的一个摔倒在地，争斗就结束了，当然如果教导主任的呵斥或经过的某个老师没能终止争斗的话。我想，也许这所有摔倒的原因在于大多数孩子的鞋子都不合脚，他们都还是妈妈的小宝贝，个子不够高，跑不好，甚至也走不好，所以每天都有两三次胳臂腿擦伤或是脑袋脸蛋受伤。办公室的地面也因红药水牢固的痕迹而红花朵朵盛开。药水就放在他们随手可及的地方，他们自己进来，拿起药水抹在伤口或擦破皮的地方，然后就走了。通常是大一点的孩子帮助小的，有时佣工或教导主任也帮一下。我自己也有一次给那个手非常小、脸跟小猫似的小男孩包扎了伤口，在脚腕子上。

我也把学校的用电和电话记录从非常简陋的档案柜中抽出来看了。如果你稍稍跑一下腿，两三年之后，学校的用电就会正常，电话也是这样。我去拜访了有关部门两三次，呈述了情况，对那帮身处布满灯光和电话的办公室中的同志们我有一两次真拉下脸来。但他们一开始就认为我是在假学校的名义济我私人之事，没办法，我只好放弃了。这就是我履行职责的经过。

学校没有水，既没有饮用水也没有自来水。大家把春天的污水储存在水池下的储水仓里，上面有一个水泵。孩子们自己动手，用水泵把水池灌满。在一刻钟的课间休息里，除了孩子们的打闹和喧哗，水泵呻吟一般的干叫也不停地散发到空中。这水泵本身就是孩子们的一个玩意儿，那干叫声让他们感到很兴奋。尖叫起哄是他们

玩耍的另一种方式。他们大声喊叫，尖叫，其内容大都是一些骂人的脏话，而欢歌笑语却很少见。然而，关于饮用水，我们有两个一百升的储水箱，是用白铁皮做的，就像教长之子一样气宇轩昂，这两个双胞胎一样的饮水箱安放在院子边上的四脚架上。每天两次灌满又用光。一打铃，大家就向水箱蜂拥而去，真是奇渴无比！比对文化知识的渴求强烈百倍。这些水是我们从那一排松树给天空投下长长的黑色斑点的院子里弄来的。当然，是佣工弄来的。水是健康可饮的，是地下水，我亲自去勘察过。而佣工，每次你想叫他，他都不在，他老婆跑去喊人把水弄来，用一个大木桶和一个有窟窿眼的喷水壶，等把水弄到学校时，只剩下一半了。我自掏腰包让人把喷水壶和水泵修好了，不能为等着学校的运转款项到位而将孩子们置于焦渴之中，或是让大家承受水泵不停的呻吟。

一天，学校的地主来了，是个德高望重的稳重老头，他认为是来视察他的佃户的家，还没进校门就大声嚷嚷起来，对佣工和文化局骂了一大堆脏话，说为什么孩子们把学校的墙用煤给弄黑了。从他这吹胡子瞪眼睛我就已经了解他了。我们彼此客套了一会儿，为了寻找我们共同的朋友，我们把记忆中的名片簿翻了个底朝天。这真不是件轻松的事。他的年龄比我大一倍。后来弄来一些嚼嘴的东西，我们才松弛下来，才知道该说些什么。然后，谈及他的委托事项，厕所的顶棚要漏了，粪坑也已经满了，储水仓也堆积了淤泥，水管可别在冬天的时候冻裂，说文化局耍弄了他，如果他在科学院，以他如此开阔的心胸和大手笔，早就被选为院士了。诸如此类的废话和大话……我们给他上了茶。他同老师们早就认识，我给了他一大堆保证之后，他才走了。他是一个寄生虫，一个十足的老头。再现过去的记忆，翻腾毫无意义的故事和事件的包袱，以及一副威严的样子，只是告诉人们年龄的流逝。他足足坐了一个半小时。每个月都有一次这样的节目。我不得不忍受他。

然而，老师们，每个人都应该有二十四节课时，然而在他们每个人的计划中都没有超过二十课时。在我来之前，教导主任自己去

填补这项工作。渐渐地我们彼此熟悉了，我们决定向文化局再要一名老师，这样给他们每个人只安排十八课时，条件是学校任何下午都不放假。甚至那个上过大学的老师也能接受每周十八课时。最困难的事情就这样宽宏大量地解决了。我向文化局要了另一位老师。

## 六

第二个星期末，新的佣工来了，一个五十岁的男人，瘦削、粗俗、麻利，戴着睡帽，穿着蓝色衣服——那种警卫们用来做衣服的面料——数着念珠，每件工作都有头有绪。

他们轮流搬运饮用水，每个佣工管一天。学校整洁了，亮堂起来。走廊地面也洗刷过了，暖气也安装上了，依然是以前那柴火取暖设备。上面为安装暖气拨款了三十土曼，是教导主任向文化局要的，而我在一星期前给他的五张发票签了字。本来两个人就能轻松胜任安装暖气的工作。然而，新佣工很有计算头脑，我听见他说："那拨款怎么花呢?"所以教导主任就指示他们又雇了一个工人。整整两天他们在学校里折腾，就跟新年夜的丑角演员似的，暖气还没有刷上油漆，倒把他们自己满头满脸都刷满了油漆，在孩子们中间成为一个立体妖怪，或许正因为此才消除了孩子们的恐惧。他们更换了暖气的三脚架，把暖气里侧的隔板用泥和砖头覆盖上了，然后把它们安装好。现在我们只需要去为煤和柴火奔波了。我们派那老佣工连着四天大中午地跑文化局，我们每天都等着煤来。

新佣工来了还没一星期，老师们的叫唤声就响起了。他既不对他们每个人问好，也不为他们琐碎的吩咐而奔走，对他们不理不睬的。似乎每天早晨八点都准时而来，尽管没有文化，却在考勤簿上签到，弯弯曲曲地画出他的名字，就跟天书似的，还算能认出是"侯赛因"。中午放学铃敲响之后，他就跟大伙一起离开，傍晚也是这样。他很规矩地向我问好。然而，老师们跟我差不多一样有很多长处、头衔、知识，无论如何他们有足够的资格期望得到一个学校

佣工的问候。然而他却不理不睬！他认为自己并不比别人缺少什么，而且十分固执地在考勤簿上签到！更糟糕的是还经常妨碍老师们。我从一开始就自己分开过日子，给老师们足够的自由。在没事儿的时候，他们可以关上门，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然而他却在课间老师们回来的时候，进到办公室，给他们倒茶，给他们端水洗手，然后就站在那屋子角落。老师们被憋得难受，既不能把他们做老师的面具在他面前卸下来，能有十分钟恢复一下自我，又不敢对他说什么，或对他动手。他说话粗俗，能对付他们所有的人。有一两次，大家打发他去做某事，但他很麻利，很快就做完了又回来。真是十足的令人讨厌。无论如何，就这样好几天在课间休息的一刻钟里老师们的哈哈笑声再也没有从关着门的办公室里传出来。紧跟着一定会有暴风雨！十年的经历至少教给我这个：如果老师们在课间休息的一刻钟里不能开怀大笑，那么课堂上百姓的孩子们就要遭殃了；如果知识重负下的疲惫不能以笑话的方式从大家的身体和头脑中释放出来，那么他们就会在课堂上打瞌睡。所以，我就出面干预了。一天，我把新佣工叫来，先是问候他身体如何，然后问他做了多少年了，有几个孩子，挣多少钱……事情就这样解决了。是的，他挣三百多一点的薪水，以二十五年的资历挣三百土曼不算什么，然而却是在一个最有资历的老师也只挣一百九十二土曼的学校里！事情从这里开始坏了。显然，老师们有权将他视为异己。既没有文凭，也没有什么破纸片，也没有级别，不管是什么，也就是一个雇工而已！简直就是个土匪，当然这是他的权利。我先是暗示隐喻，然后直接坦率地让他明白，尽管老师们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他作为一个虔诚的教徒和明白事理的人，一定听说过“与人为善”这句话，诸如此类的一些话。他突然打断我的话，说：

“哎，先生，您在说些什么呀？这不是您管得了的事，您不了解他们。他们今天想让我去给他们买香烟，明天又派我去弄烧酒。我很了解这些家伙，您仅仅是今天才大驾光临到这里，而我却是一

生都跟这些纨绔子弟打交道。”

他说得不错，他比所有的人都更快地把我摸得一清二楚。他明白我在学校管不了什么。然而，我很担心他得寸进尺，便打算不再与他过意不去，然而，堂堂一校之长，却在一个厚颜无耻的佣工面前一筹莫展！……运煤卡车的轰隆声及时传来，车刹住，声音就消停了。我说：

“这些话很丢份儿。老师们那点钱哪里够买烧酒？现在你去吧，煤运来了。”

他正往外走之时，我又说：“已经有两天了，他们有求于你，想问你借点钱，大家彼此做朋友吧。”

我来到走廊上。学校的大铁门被打开了，卡车进到里面来，正把货卸在院子尽头的仓库前。司机递了一张纸给教导主任，教导主任看了一眼，指了指站在走廊上的我，让他来找我。他一边问候一边把纸递给我。是煤发货票，还有文化局的正式发票，一式三联。在那张机打的磅秤表上写着卡车及运载货物总共十二海瓦尔①，然而文化局的正式发票却沉默无语，在拨付给学校的煤炭数量的地方三联全都空着。显然，出纳员要扒一层皮。我就干过这种事。我把这些纸拿进屋，用钢笔在三联上填上数目，签了字，交给司机，他便走了。我就在楼上对教导主任说：

“如果需要盖章，你自己给盖了吧，老兄。”

我去干我自己的事，我还在想新佣工的事，他脑子很快，很老练。还想，如果老师中有两个像他那样见多识广该多好，如果大家在工作中像他那样老练，百姓的孩子们一年就可以成哲学家了。门开了，教导主任进来，手里拿着发货单，说：

“先生，你难道不明白吗，他们是专门要让那地方空着的，先生……”

我还真不知道，然而即使我知道，也没啥区别。无论如何，对

① 海瓦尔：伊朗重量单位，一海瓦尔约三百公斤。

这样不合时宜的愚蠢我再也按捺不住，厉声说道：“那又怎么了？”

“没什么，先生……他们的规矩就是这样，先生。如果不与他们站在一边，他们就不让我们好过，先生……”

我勃然大怒，他以如此的坦率把我这个一校之长置于公司的交易中，我吼道：

“真是怪事！现在阁下您要对我指手画脚吗？……让文化局和我这个校长一同见鬼吧！你去把单子给他们，让他们滚蛋。他妈的……”

我如此的咆哮，出乎学校每个人的意外。我一直是个谦逊的跑腿的校长，总是请求所有的人，在进门时，我也总是谦让，走在小摊小贩之类的人后面。因为我知道孩子们的家长比他们的孩子更需要学习这样的礼节。而现在学校的教导主任却教我把收到的九海瓦尔煤写成比如十八海瓦尔，然后与文化局站在一边。我的天！……

直到中午，我什么事都无法做，除了几次三番写我的辞职报告，写了又给撕了……他们就这样开始了干预的第一步。

## 七

雨季开始了，我吩咐早晨七点钟烧暖气。按照规定应该在九月十五日我们才能烧暖气，而且是从早晨八点开始。我们提早了十天开始。我们收下了有多少就算多少的煤和柴火。他们在头天傍晚给暖气堆放好了。孩子们的作业废纸也不少，只是需要一根火柴……孩子们总是提早而来，甚至是在雨天，似乎刚一露曙光就被赶出了家门，或者是还没来得及吃午饭。我不知道学校里有什么把孩子们吸引得这样兴致勃勃。不论什么，但肯定不是文化，也肯定不是老师及他们的讲课，不是含糊其词回答他们问候的教导主任和校长。我非常努力地想有一天比孩子们早到学校，嗅一嗅没有孩子们那沾染了知识气息的学校，但最终也没能成功。

有时中午，我因事情耽搁了，下午晚一小时上路去学校，学校

就热闹得仿佛跟课间休息时似的。他们总是来得很早，到了之后就围在暖气旁烤他们的布鞋。有一些留在学校吃午饭。我很快就弄明白了，中午留在学校的学生也是因鞋子问题。有鞋子的不会留下。这个规则在老师们那里也得到了证实。至少可以节省一点鞋油钱。山脚下的雨可不是一两个小时的事，从柏油马路到学校的这条巷子是泥路，是孩子们的来来往往踩踏出来的路。人们还把牲口赶往溪边运水，弄得路总是泥泞不堪，水汪汪的，到处是污水坑。更糟糕的是学校院子，玩耍和追逐全停止了，谁也没有禁止过，整个学校死气沉沉。这里依然是鞋子的问题。在这之前，我读到过很多的废话，关于教育的基本设施应该有些什么，应该有老师，或黑板刷，或洁净的厕所，或成千其他东西……然而，在这里却是非常的简单，最原始的文化设施应该是鞋子。布鞋踩在水里会变笨重，如果一走快沾了泥，就会脱脚。当他们到学校时，除了冻成甜菜一般的手和湿漉漉的衣服之外，他们的眼睛通常也是红的。显然，从那天早晨起他们哭了一个季节，而在他们家中则成为路上奔波的标志。他们的父亲大多数是灌溉工或园丁，大概全都是好种，有家有室的。没有什么同情和人道可言。学校正变得毫无生气。早晨旷课的学生增加了十倍，第一节课任何老师都无法上课。双手冻伤肿胀的人干不了活，连教导主任也劈柴了。甚至我们一年级的老师也知道我们各个学校的文化知识教育完全沦为一种练习，做作业做练习，十遍二十遍。冻僵的手也无法拿着铲子刨子干活，它们已经冻得不堪入目，握不住东西。于是，我陷入了沉思。

新佣工比我们所有的人都更在行。一天，我们在议会一般的办公室里，当然，他也在。他自己渐渐适应了，也吃老师们软硬兼施那一套。他说，他准备迫使学校邻居中一个有权有势的人物给我们送沙子来，条件是我们得去区委会为孩子们订鞋和衣服。三年级老师像点燃的爆竹一样跳起来：“这吝啬鬼是何许人，又不是学校的贵宾，与这样的协会接近接近倒还挺有诱惑的。”诸如此类的一些话……如若议会筹备妥当的话，大概他会针对迟迟未发生的革命把

背住的东西演讲一遍。然而，并没有准备什么议会，所以也不需要我的干涉。我们接受了建议。然而，不论是我还是哪一位老师在这之前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区委会这个名字。说好他自己去跑这件事，安排他们下星期碰头的地方，甚至他可以让他们向我们发出邀请。

两天后，运来了三车沙子，其中两车我们卸在了院子里，第三车卸在了学校门口。孩子们花了半小时把沙子摊开，用脚、铲子、木板，拿着什么就是什么。是一个学生的父亲送来的，没办法大家只好列队向他高呼万岁。那天傍晚，那家伙自己来了，邀请我们说，为了与区委会的成员认识，让我们在某天某时去某某家。

我自己和教导主任必须去，我们把四年级老师也一起带去了，尽管担心他会喧宾夺主，但群众演员也是有用的。他善于高谈阔论，是老师们的颜面。

那天晚上与区委会碰头的那所房子，完全就像一所偏远的学校，孤零零的，四道墙壁笔直地从荒野的胸膛中央钻出来。日偏西时分，我们到了。那是一扇大铁门。我们走进去，是一处种有树木的园子，树木已经秋零落了。路上铺有沙子，在园子中央有一栋亭子似的建筑。这里有不少仆人，我们进门时，把帽子雨衣递到他们手中。房顶，楼梯，一些镀金的石膏造型，头顶上有灯。发电机令人窒息的突突声从我们脚底下和墙中央钻出来。大概他们是自己发电。小地毯大地毯都被我们用文化污染了，我们踩踏过去，似乎三个三个地重叠在一起，第一个踩脏了，第二个又踩上去。我们走到楼上，迎面一扇大厅门，我们走了进去。一位穿阔裤裆白灯笼裤的哈吉先生正在做礼拜，当他从叩首中抬起头来时，我们看见他的一撮胡须。房主人带着浓厚的亚兹德口音迎接我们。我介绍了我的随行人员，大概他自己也明白谁是校长。所有的灯都一闪一闪的，对于我们这些经过文化熏陶的人来说忍受这些东西乃是轻而易举之事。茶端上来了，茶色很淡，装在银色珐琅瓷把手的杯子里。剩下那半杯我们实在无法喝下。我点燃香烟，同主人谈起他的地毯来。他是一个地毯商。地毯越是被踩踏就越易于出口，不得已话题就扯

到出口市场上。这时，哈吉先生也从天上回来，站起来，当着我们把裤子褪到脚下，把他自己收拾停当，嘴里一边还念念有词。四年级老师赶紧迎上去，两人很快就热乎起来。教导主任就如同孩子一般在大人们的会谈中打瞌睡，不想闯祸。

区委会委员们头脑很开通，对每个人都彬彬有礼，一看就知道是干什么的。哈吉先生是管帐的，而区委会会长，我想起来他的名字我不知道是在几年前的报纸标题上看见过，是一个官迷，现在区委会委员们的唯唯喏喏让他感到大大的欢心。他管理着小区的水电垃圾。他一定很神气，因为小区学校的管理者们来拜访他了。我闪过一个念头，如果所有的部长们都像他那样知足并把他们各自的部门向各自街区敞开，那该多好。来了十五个高高低低老老少少的人，我们不停地对所有人起身又坐下。我和教导主任完全就如同两个孩子一样，而四年级老师坐在我们中间威风凛凛。区委会委员每个依照各自的财势和地产排了座次，大多数都以当地口音说话，举止笨拙，甚至有一些人不知道该如何摆放他们的手和脚，大声阔气地说话，偷偷地擦鼻涕，呆呆地看着我们，就好像畜牧业部新近为他们小区动物园进了三头动物一样。其中一个更年轻一些戴眼镜的家伙简直就是个猴子，戴上眼镜模仿人的样子。

会开得很正式，主人介绍了我们，然后就开始了。有上一次会议的表决书，还记了缺席人数。整个一个参议院的假版本。他们如此的认真，时而让我忘记身在何处。最先谈的是盗窃事件。昨天晚上某某家被偷了，正因为此，这人才缺席没来，因此必须要求设立派出所，或至少要有巡夜警。然后谈的是井水，已经见底了。又谈发电站，已经定好要合伙建。又谈主人想打一口深井。然后又围绕这个问题讨论起来：某某人把房子出租给了一个美国人，这美国佬便把水、电、电话不花一分钱不花一点力气地送到了他的床边。这引起了所有在场者充满嫉妒的骚动，哈吉先生赶紧请求真主宽恕……就这样足足说了一个小时，然后又讨论了一番重大事件。哈吉先生放下了念珠，那戴眼镜的家伙也模仿着大家的举动，而我和四

年级老师则抽烟，仿佛没有我们在场似的。仆人进来收茶杯，我在烟盒上写了点什么传给了主人，他才突然想起我们来，便请求说：

“先生们有一呈文，最好先把我们自己的事放一放，以后再说。”

比如他想让大家明白不应该所有的话都当着我们说。他们准许之后，四年级老师开始了：“这个，遵照先生们表达的意愿，我们效劳而来……不论怎么说，我们也仰仗着先生们的荫庇，请相信，这不是奉承。诸位先生阁下请同情同情孩子们，他们没有鞋子也没有帽子。我们知道诸位先生都很具有人道主义精神，我们感谢那几卡车的沙子。”他把所有的一切都讲得头头是道，完全就如同一位老总深知我们为什么把他一起带来。然后，教导主任从瞌睡中惊醒，说了一些事先背住的话和一些哀求的祷告，他把事情弄得很糟，只剩下一些语无伦次的话，差点没让大家晕过去。大家碍于情面勉强正襟危坐，而我却再也按捺不住了。

我瞪了教导主任一眼：别这么跟叫花子似的。我让他们明白，要讲的不是哀求，不是行乞，而是学校很偏僻，文化局顾不过来，厕所已经不成样子了，诸如此类的废话……还好，我没有发火。那个模仿戴眼镜的家伙成了我的救星，每当我想要发火的时候就去看他。我说了一刻钟，说好了明天傍晚他们来五个人察看一下学校的情况，如果我们有超出文化局力所能及之外的需求，那时他们会出面的。我们感谢一番，兴奋于表地出来了。

在荒野的夜色中，七辆出租车在房子围墙外排成一排，司机们都聚在其中一辆车里，彼此泄露一些各自雇主们的闺阁秘闻。我们步行到有公共汽车的马路。我又给了四年级老师一支烟，试图借着火柴的光芒在他脸上发现些什么。然而什么也没有，在他的表情中没有我寻找的东西。在那会谈中，他不仅把做老师的面具从脸上摘下来，那所有的高谈阔论把他那老总的体魄也给镇住了。没有什么痕迹留下。也就是说，我也处于同样的这种状态？或压根就一片空白？就像这张空空如也的脸？是啊，我究竟为什么要去呢？因为百姓的小崽子们没有鞋子帽子？这又关我什么事呢？难道在他们缺鞋

少帽上我有什么过失吗？我为什么要跟叫花子似的？“你看到了吧蠢货，你既然要做校长就应该给自己的面子架子包装上一层金箔，戴上高帽，至少别掉价呀，或弄一些冠冕堂皇的东西装点门面，至少别让他们小看你。甚至，你若愿意，可以做一个低劣的老师，为什么要溜边呢？甚至，你即使做一个九十土曼月薪的佣工，也应该临危不惧呀。你在这里也并不舒坦，你这个倒霉透顶的国家公仆能说些什么呢？”

路上，我们经过一处堆放着砖头、石灰、水泥的地方。先锋队员往往是将来的受尊敬者。我不知道是叹了口气，还是说了些什么，他们两个都明白了。教导主任说：

“看见了吧，先生，他们是怎么对待我们的？那里的一张地毯就可以买下整个学校。”他大概想弥补一下他刚才的哀求祷告。

我说：“你道太浅，当心，别瞎猜测。别自找气受。”

四年级老师说：“他们如果是骂我们一顿，我倒还好受些。还是现实一些好。但愿真主别让他们后悔。”

我们推心置腹地谈了一会儿，直到公共汽车来了，我们上了车。我这才知道四年级老师跟他老婆分居了，教导主任的母亲也被确诊为癌症。然后，我们相互道了晚安……

整整两天我没有去学校，我不好意思看他们中任何一个的脸色。就在这两天中，那位哈吉先生与三个人一起来学校察看，一一列了清单。教导主任说，甚至那些有鞋帽的孩子们也是破破烂烂地来上学。订了八十套鞋和衣服。从第四天开始，我们就每天给新佣工和十个孩子在最后一节课准假，让他们去盯着哈吉先生的店铺。第二天开始，高统鞋套的数量渐渐增多。裁缝给孩子们量了尺寸，说好十天就把衣服备齐。后来的那些天，我感到，在我途经的路上在溪水边洗杯盘器具的妇女们在向我问好，还有一次我从身后听到她们中一个人的美好祝福。然而，我却如此地厌恶自己，不愿意去看一看孩子们的鞋和衣服——那些破布鞋的献祭品！是啊，一番行乞把文化局装点一新。

# 八

我刚从学校工作最初阶段令人头痛的事务中解脱出来，一天早上，一个孩子的家长来了。问候了一阵你好身体怎样，握了手，他便坐下来，把手伸进侧衣兜，拿出六张照片放在我的桌子上。六张裸体女人的照片，全身一丝不挂，每个都做出一种表情，每种表情都千娇百媚。什么意思？我严厉地盯着他，衣冠楚楚，像个职员或房地产经纪人。我以前曾见过这种照片，但也记得任何时候我都不希望我的内心世界被这些订做的印刷品玷污。这些东西总是作为一种助动品放在某些蠢货或阳痿患者的口袋里。我认为这是对我的侮辱，让我按照某个港口妓院拉皮条的摄影师的指示看待生活中的私密之隅。因此，我总是把这类照片视为卖肉铺里的钩子，把精神食粮挂在那上面。然而，现在，一个衣着笔挺的男人把六张这样的照片摊在我的桌子上，希望这些厚颜无耻的照片充塞我的眼睛。他正点着香烟。我很吃惊，我绝不会想到，做校长会陷入这种头痛的事。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甚至在那天，那瘦小的警卫来学校抱怨他儿子的不是，当得知我把棍条全都给撅了，便解开他的腰带，绑住他儿子的脚，把儿子撂翻横躺在地上，硬要教导主任用尺条打十下孩子的脚心。就是在那天我也没有吃惊。因为不论怎样，他是个警卫，自有理由如此行事，他还说："那么，真主创造鞭子是做什么用的？"如此把他自己的工具视为创造物的组成部分。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然而，呆在这里的这家伙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我把六张照片浏览一遍，花了一分钟。全都是一个人。我闪念道，现在成千张或成百万张同样版本的照片装在怎样的一些人的口袋里，我若能在什么地方认识或见到这所有的人就好了。那家伙吐出的烟雾塞满了我的鼻腔，又没法躲避。那家伙以极端的厚颜无耻坐在我面前。我也点燃一支烟，盯着他。气氛令人窒息，酝酿着一场拳头相向。他脸红了，烟雾成了他假装出来的肆无忌惮的遮蔽。我用一

张我当天涂鸦的废纸把照片盖上了，然后以人们通常开始吵架时的语气说：

“好哇，想干什么?”

我的声音在房间里回荡。显然，如果我不厉害，那家伙就骑上他的马冲过来了。他表现出无助的举动，把所有的肆无忌惮随同他的手一起放进了衣兜，用比他所忍受的挑衅温和得多的语气说：

“我想干什么？……你去问问你们五年级老师。”

我松了一口气。他说道：“这是什么样的教育？让它见鬼去吧。我的天，老百姓的孩子靠什么信任来上学?”诸如此类的一些话……他说得不错，但说的也不是实情。

简单地说，五年级手工老师把这些照片给这位先生的儿子，让他把它们贴在三合板上，把四周打磨光滑了带来。剩下的事情就清楚了。或者，他是一位充满好奇心的父亲，总是参与儿子的每项工作，结果很快便使孩子在父亲居高临下的关照下置身事外；或者，他儿子是个娇生惯养的孩子，没有爸爸妈妈的允许连水也不敢喝。二者没有什么区别。无论如何，五年级老师没有慎重行事。而现在我该做什么呢？怎么回答他呢？要我说我将开除老师？但这既不是我能做的事，也没有必要。他能做什么呢？显然，在任何家庭中，在城市的任何角落，没有任何人喜欢这种印在纸上的照片。然而，究竟为什么成了这样呢？难道如此愚笨连他自己的学生都不了解吗？这孩子是那种可以把这种照片交到他手上的学生吗？……我站起来喊教导主任。他上来在走廊上站着等候。总是这样。对学校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我总是最后一个知道。如果他们自己能把事情处理妥当，我便对之一无所知（这样更好或更糟?)。然而，如果他们把事情弄到我这里来，显然他们已经无能为力了……教导主任进来了。这位家长的出现真让我头晕了，他从他儿子的口袋里掏出这样一些照片，并如此肆无忌惮地把它们摊在我桌子上。当他意识到，我和教导主任都陷在窘境中，便登鼻子上脸了：我操，我打，我把学校关了，我要去质问文化部长，对这些煽情的……他一定不知

道，如果每个学校的门都被关了，一个部门的门也就被关了，他想把他这类人的面包在无意中变成砖头。然后，又说该如何做穆斯林，如何做老师，从摇篮说到坟墓，嘴里唠唠叨叨个不停。然而，只要他在，我就无法集中思想。他要我们把他儿子叫来作证对质。我们费了好大的劲才让他明白，他儿子感到不光彩就已经足够了。我们答应把那老师弄到太阳下暴晒，打碎他的饭碗。也就是说，先是教导主任开始说，早就对那老师厌烦了。我紧跟附和。为把这家伙弄走除此之外别无办法。然后，他走了，剩下我们两个和六张裸体女人的照片，我那天的涂鸦遮住了她们的阴部。

我缓过劲来，吩咐教导主任别声张。足足一个星期我把整个事情连同照片锁进了我桌子的抽屉里。然后，我叫来那男生。既不像娇生惯养的孩子，也不像别的类型的孩子。到青春成熟期也依然像三四岁一般行事。脸色苍白，个子比实际年龄矮小，他的肩头只比桌子高出两个指头，一看就知出自那种家累重的家庭，缺少血色，缺少食物。我看出他老师的辨别能力并非很糟，也就是说，他并不是很冒失。

我说："你有兄弟姐妹吗？"

"先、先、先生，有，先生。"

"几个？"

"先、先生，四个，先生。"

"是你自己把照片给爸爸的吗？"

"向真主发誓，不是，先生，向真主发誓。"

我见他吓得丢了魂。尽管教导主任的棍条被撅了，然而，他对我这个校长、对教导主任、对学校、对惩罚的恐惧却完整保留下来，对学校教导主任的恐惧更为完整。没办法，我必须使他放下心来。

"别害怕，宝贝儿，我不会对你怎样。是老师先生的错，他不该把照片给你……你没做错什么，乖宝贝儿，明白吗？我只是想知道照片是如何到你爸手上的。"

“这、这、这个，先生，这个……”

我知道应当给他一点引导，让他把话说出来，但我对这种间谍行为并不喜欢，也不喜欢审讯，尤其是对一个脸上毫无血色的孩子。我不想把事情弄得来连我自己也感到是在蹂躏百姓的孩子。而这些话没法对他说。教导主任在孩子们中间有课代表，我认识他们。如果我把这事委托给课代表，早在那第一天我们就得解脱了。没办法，我只能说话。

我说：“你知道吗，宝贝儿，这些照片并不是坏东西。你自己知道是什么吗?”

“但是，先生，不知道，先生，我姊妹，先生，我姊妹说……”

“你姊妹？比你小?”

“不，先生，比我大，她说的，先生，我们为照片争吵起来。”

整个事情就是这样。他把照片给他姐姐——她的笔记本里塞满了演员们的照片——看，向她炫耀，但并不打算哪怕只把其中一张给他姐姐。得到老师信任的人会如此冒失犯错吗？那该如何向老师交代呢？不得已，姐姐把他出卖了。他父亲——其实并没有晚上翻他书包的习惯——找出这些照片，把他臭揍了一顿。这下我们两个都解脱了。

在他之后，我叫来了老师。他知道叫他来的原因，嚷嚷着说没什么可说的。在间隔一个星期之后，我依然因我所遭受的耻辱而对像他这样已经解除武装的人不依不饶，他感到很吃惊。我真的有些为他感到羞耻。然而，没有办法，我必须再把事情和盘托出。我先在关于小男生的事上让他放下心来，说他没什么过错。然后，我让他坐下，递给他香烟，给他讲了这个故事：在教育部成立的最初阶段，一天，有人向部长告密说，某某老师与某某孩子有不正常关系。部长立刻召见了这位老师，一番问候之后，问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娶老婆，没办法，这全是没有钱的过错。部长便说给他多少资助，让他筹划婚事，并且还要邀请部长。事情就这样简单地结束了。然后，我说，很多年轻人都娶不起老婆，文化部长们这些天正

忙于报纸和电台的访谈，又是晋见又是接待的，不论怎么说，他们比那个时候更加繁忙。然而，那些高贵的家门是敞开的，诸如此类的废话……推心置腹，我没让他哪怕只说一个字。然后，我把放在一个信封中的照片交到他手中，把我所遭受的耻辱以这样一句话送到了九霄云外：

“你如果不把它们贴到木板上，害处会小一些。”

## 九

拖了三个月的时间，我的工资才转到文化局的名单上。对于这样的拖沓，我是能有多么高兴就有多么高兴！因为就在这段时间，文化局的会计一下子把所有老师佣工校长的工资连同文化局长的工资，以及中心之外的所有补贴，给孩子们的补贴，已婚者所享有的政府津贴，全都席卷一空，逃了。只剩下饥肠辘辘的文化者们、空空的金库、伸得老长老长的双手！大家说，有五六万土曼。我敢肯定，在文化局所辖范围内，在那些日子里很多家庭都断了早茶。然而，幸好在我们学校，我们的新佣工是个大款，把钱借给所有的人，渐渐成了学校的银行。他每月挣的三百多点土曼中花不了五十土曼，既不抽烟，又不看电影，也没有其他挥霍。此外，他还做附近一个阔佬家的园丁，既管花园，又管设备，还管粮草，大概还管整洁的厨房。他不会白白丢掉任何挣钱的机会……他所拥有的合法干净的钱在一段时间里填平了他与老师们之间的鸿沟。我没问，但看得出他没向他们收取利息。所以，对于我们的老师来说，过得并不十分困难。他们很快就明白，一个有钱的佣工可比一个平淡无奇的校长有用多了。这话出自老师们。我的工资还从中心发，其他人大概也是这样拖沓做工资，所以躲过一劫。新佣工成了大家的饭碗，成了香饽饽。直到二十五天之后，有关部门进行了调查，财政部的重新拨款才到帐。于是，就如同以前一样，各个年级又运转起来了。各项指示被签署，局里的打字机从早晨到中午劈劈啪啪响个

不停，有记录编号的公文纸一页一页写得满满的。只是，每次你看到文化局长，他都是满头大汗地从路上奔波而来，他在财政部这般跑一阵，又对部长那般说一番。

随同下个月的工资一起，我的名字被转到了局里的名单上。在这段时间里，我为自己写了一份工作汇报，自己签了字，才算真正离开了我以前在那里教过书领过工资的学校。当校长至少有这个好处！你可以凭自己的签字把自己交给财务部门——其管理者肯定对真主的扛包搬货的劳工们残酷无情，必须是享受政府俸禄者才能知道这优越性的价值！也许学校任何时候都不能没有校长或监管长官的一个重大原因就在于此。然而，也是因为那个学校的会计没有专业知识，来了才知道做一件事情得有我的签字，并且我的工资早已转过来了。局里繁文缛节的运行不论如何缓慢，也比那个学校会计脑子的运行速度快！

每当工资的声音响起，老师们就规矩了，各个年级每个月都有三四天完全正常运转，直到我把工作汇报表发到他们手上。除了工作最开初的那一次给五六年级的算术老师在考勤簿上画了红道之外，我们再也没有跟红铅笔打过交道。他们所有人都放下心来。然而，不论怎样，他们一个月的工资取决于一个签字。尽管这个签字在我这样的校长手中肯定不会延误。然而，我也毕竟是个人，就跟所有人一样，有可能冷不丁心血来潮，同他们中的某个人过意不去。大概他们也算计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发工资前两三天总是规规矩矩的。

我去局里领我的工资，没想到那里非常拥挤，我对自己说但愿我的工资根本没有转过来就好了。正好是中午，男男女女摩肩接踵地走上去，简直就像战时的面包铺。你想放弃走掉是不行的。在工资柜台前，大大地歇一口气，或是最小的一点耽搁都是一种罪过，其赎罪金是烫手的银子。难道只有在你领工资的时候，政府才是一个柜台前的大钱包？……如果你留在人潮中，你就得站到下午两点钟。我一边不停地抽烟，一边为等着喧哗平息而来回溜达，还一边

跟这个那个问候打招呼。局里所有的食俸者都闻知我当校长了，大概他们很单纯，只想着某天到我们学校来串串门儿。就在那天我才知道，他们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把一半的工资提前花掉了，或是拿了预付款，或是分期付款买了地毯和茶炊，或是有着什么借据，必须从他们工资中扣除。卷钱而逃的前会计把漏洞和帐目搞得一团糟，如路上旌旗乱舞。大家到处找借据，咒骂前会计，又哀求说这个月就不要算了。大家都成了精于算计的人。有一个夹塞儿先领了钱，引起大家一片不满。那天，为遵纪守法我被憋闷得够呛，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得延误两三天才能领到工资。然而，糟糕的是，在学校的工资名单上，最大的一笔钱是我的，简直就像是最大的一桩罪行记在行为簿上。我领的工资是我们新佣工的两倍。而看到其他人那简直让人没法活的工资数额，我感到十分羞愧，仿佛是我偷了他们的钱财。我来回溜达了整整俩小时，把所有人都让到我前面，也许我这是在交付赎罪金。在那整整两个小时中，我甚至连一次也没有想到：其他人毕竟连你的三分之一资历都不到，而你已经把一半的废纸卷起来不知塞进了你生活中的哪个储藏室。我此时是如此为自己诡辩。而那天，我只感到：当其他人只领那么一点微不足道的工资时，你这个默默无闻的食俸者，不能不认为自己负有责任。所以，我无法让自己感到问心无愧。当四周清净下来，我签了十好几个签名，出纳员的眼睛落在我身上，以满世界的歉意把不是那么名正言顺的六百土曼交到了我手中……见鬼去吧！

## 十

第一场雪还在地上。一天下午，四年级老师被卷入了汽车底下，一辆出租车底下。如同所有的傍晚，我没有在学校。日暮时分，学校的老佣工来我家送的消息。我飞速取了外衣，一边穿，一边听他把事情经过讲给我妻子听。下午，四年级老师如同每天一样从学校出来，和另一位老师一起走着路就被汽车卷在下面了。是一

个美国佬的车，就是刚刚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把水电都给配备上了的那个美国佬。下面的经过是我们从家出来后他给我讲的。好像是那家伙自己开的车，然后吓得跑掉了。孩子们把消息送回学校，等佣工和他老婆赶去时，人们和巡警已经把他弄上车送到医院了。沥青路面上的血迹被碎石头围了起来，大概送到医院的已经是尸体了。当我到公共汽车站时，看见有辆乌龟壳出租车在那里，我告别了佣工，跳进了出租车。

我先去问了警察局的新派出所——在区委会要求下设立的，刚刚才设立，就在学校附近。你好！……值班巡警就是来学校自己打他儿子脚棍的那个警察。一阵寒暄，零零星星的，他也是从记录档案中得知的。然而，记录中没说明司机是何人。有巡警写的报告，按有指印，用的是派出所带编号的公文纸，所有的一切都很有条理，然而谁也不知道我们的四年级老师究竟怎么样了。值班警卫也就知道对这类事件“根据办事程序”，先上报警察局，然后是交通事故管理处，然后是医院。如果不是我跟他认识，值班巡警肯定不会让我扫一眼记录档案。我感觉得到，在小区居民中我渐渐变得有名起来。这种感觉让我不禁笑起来。我又乘那辆出租车上路了，追踪着那“办事程序”……八点钟，我到了医院。即使是一个健康者经过这四个半小时的“办事程序”，到晚上这个时候一定已经瘫软了，就像我这样。医院大门上写着“八点以后禁止入内”。大门很大，散发着殓尸房里的气味。我打门。门后一个人递出来的也是这句话。我见无济于事，必须借助于某种东西，借助于力气、地位、体魄，总要借助点什么。我放粗嗓子说：“我……”我本想说我是校长，但我立刻就后悔了。那家伙大概会说：校长是什么东西？不管他是什么，可毕竟是那样一扇大门的门卫啊！警察局刚刚成立的派出所的值班班长也没有把他所在小区的校长不当一回事啊！于是，稍事停顿之后，我把我的长篇大论以这样的句子结束了：

“……我是文化部的视察员。”

门闩响了一下，门开了一条缝。我改装了一副与我声音相匹配

的脸孔。门开得更大了。那家伙用眼睛打招呼，然后把罩住他脸的粗毛料衣服拉了拉，我没看见他的其他部位。我进去，依然用那种声音问：

“出了车祸的那位老师……”

他听了，喊了一个人来带我去几层几号病房。夜色中零零星星地看得见五六棵松树，然而没有一棵散发出松脂的气味，只有樟脑的气味飘荡在空气中，很淡。从院子到走廊又到另一个被雪覆盖住了一半的院子。我疾步如飞，使得那家伙在我身后气喘吁吁。我不知道他是胖是瘦，也就是说我没看他。他在后面呼哧呼哧，对迫使这样一个可以理解的臃肿不堪的家伙跟着我跑颠跑颠的，我感到很惬意。一楼，二楼，四楼，四步阶梯并作一步走，走廊里黑着灯，充满了一种特殊的气味。墙上的钟正指着八点一刻。吧嗒吧嗒，我的鞋跟在走廊地砖上敲出声响，我感到一种特派员的放肆，就像是前往某某人家，传唤他。我已准备好对突然出现在我面前而胆敢说不的人，给他一个大嘴巴。在这里，对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借助于放肆，甚至我脑子里还盘算着对那某某人，对那次碰头会议，对那些叽里咕噜的祈祷语和那些拒绝，泼他一瓶盐酸。别人造了房子收美元租金，而他们的房客却把我学校的四年级老师卷进了车下。我那天晚上真的是想找一个陌生人当倒霉的出气筒，我并非寻衅生事。我就站在那钟下等着带路的家伙时，我闪过了这些念头。也就是说，当我从脑海中强行把这些念头赶走时，那家伙到了，呼哧呼哧直喘。他指了一下门，我推门进去了。味道更浓，里面也更黑，是一个摆满了病床的大厅。只有鞋子吧嗒吧嗒的响声和一个人呼哧呼哧的声音。一张病床周围站了四个人。一定就是他。我走到床跟前，我感到我武装起来的所有放肆、大胆、威风全都化成了水，从我头和脸上流了下来。我是一路跑着来的，有些提不上气来，腿也在颤抖。这就是我校的四年级老师，大块头，大腹便便，现在躺下了，仿佛他那老总般的身躯被压缩机压扁了，看起来比以前站着时矮了许多。他的脸和胸部从肮脏的尸布罩单下露出来。在罩单下那

应该是脚的地方翘起来，有一个枕头大小。血迹刚刚被从他脸上洗掉了，脸上一块块的淤血紫斑，就跟孩子们的脸蛋被打了耳光那样。他看见我，笑了笑。怎样的笑容！也许是想说：校长，晚上不上班的学校就有可能这样。但他已不能讲话。他的下巴颏被绑着，就如同死人的下巴颏被绑着那样。然而，他脸上泛着笑容，还好，不是躺在殓尸房的床上。笑容替代血斑在他脸上僵着，就像一个水池在初寒季节一点点地颤抖，然后失去涟漪结成冰。笑容在他脸上就这样颤抖着，颤抖着，颤抖着，直到僵住。“这究竟是怎么出的车祸？……”我似乎是在问他，然而当我看见他不能说话，只能用他脸上那僵硬的笑容说话。我替他对自己进行责问：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让这老总般的身躯这边那边地跟着你折腾，结果给撞了？给卷到底下了？你难道不知道老师不应该有这样魁梧的身躯吗？你为什么要如此富态？富态得填满了巷子，成为挡道的堤坝。你难道不知道大街、指示牌、文明、沥青路全都是为那些坐在他们自己国家造的汽车里把世界踩在脚下的人建的吗？你为什么要出车祸呢？

我默念着这些责备的话，不敢肯定我是否对他说出声来了。我突然疯狂想到：“可别是你自己打肿了他的眼睛吧？”又想：“倒霉的蠢货！白活了三十好几！”我对自己感到如此的厌烦，真想骂谁，揍谁。我的眼睛落在值班医生上：

“去他妈的这国家，从四点到现在，你对这个血淋淋的人不感到遗憾吗？”

一只手按住我的肩，也按住了我的吼叫。我一回头，是他父亲。也是那样的老总身材，一模一样的面孔，简直就是苹果的另一半，只是晒得更黑，更憔悴，他的白胡须就仿佛是一根一根地种在他那被太阳晒黑的脸上。他也在笑，手里拿着帽子不知道该放在何处。还有两个人跟他在一起。全都像乡下人，全都长得身材魁梧，很令人愉悦！多么英武，他们所有人，那两个是他的儿子或是他的侄子，或是别的什么人。我正喜形于色，忽听到：

“先生是何人？”

发问的就是我刚才骑在他头上的那位值班医生。

“你是说我吗？我什么也不是，一文不值的小学校长。这是我的老师，你的解剖大厅中的食物……”

突然，理智一声呵斥：“小子，住口！”我猛地住了嘴，话卡在了喉咙里。我本想说的是另外的词，一个比喻，一个微笑，最轻微的一点讽刺……我从来不敢相信任何医生的技术，然而我确信他至少懂一点心理学，他友好地上前来，伸出他的手，我勉强握了一下。然后，他指给我看一个倒挂在病床上方的玻璃瓶，谆谆教导我说，他们给他输送的就是这种食物。他们拍了片子，到明天早上，如果伤口没有化脓的话，他们将接骨打石膏。又来了另一个医生，手里拿着听诊器，穿着白大褂，还喷了香水，举止就跟电影演员似的。他向我问了好，他的声音在我脑海深处引起什么东西动荡了一下，并没有什么惊奇，他是我不知道多少年前的一个学生。他自己介绍他自己的。医生先生……岁月多奇怪啊！你所有存在的每一碎片随同你的废话公文包里的连篇废话——就像尘埃一样已经落地——现在却突然翻涌上来。你指望什么，蠢货?！你看到了吧，你没什么特别的？你看到他额头上那电影摄影棚里才有的东西吗？他的一举一动，还把听诊器胶管绕在手上……？你想入非非了，你太自以为是了。就算你想得有道理，你说说看，现在，十年后你还剩下什么东西可以倾倒，可以挥洒吗？啊？你不认为你现在就如同这被压缩机压扁的肉体，脸上只能泛起一点苦笑的颜色，并落入你往日的小鸡仔手中？这躺在床上的就是你啊。整整十年来，你生命分分秒秒的阶梯每一秒你都往上走一台阶，只有疲惫的包袱扛在肩上。这花花公子，或其他的小鸡仔，你难道认不出来都是从那蛋中破壳而出吗？那曾经是你青春的保护壳，而现在已经碎了，空了。在破碎的保护壳中央，他们任何人都没有留下哪怕是一片羽毛……而这一个？甚至连这点机会也没有，还没来得及把这可笑职业的开心丸为自己打磨光滑，自己却被文明的车轮碾碎了，以这般的身躯！以那般的头脑和语言——曾是学校的颜面……

我握住那医生的手，把他拉到一边，在他耳旁对他和他同事以及他们的职业把我所知道的一切不中听的话都倒了出来。比如，我想把我校四年级老师委托给他们。然后，我对那父亲点了一下头，便逃了。

我走出门，是一片院子，天下着雨。我慢慢迈着步子，我曾闻到的药水、疼痛、烦恼全都交付给了雨水。我尽力控制自己不要多愁善感。我走出大门，又陷入这种思想：到底关你什么事？你到底为什么要来？你又能做什么呢？你想满足你的好奇心吗？或者是做出一种人道主义的举动，或是想把你自己打扮成为同事生命担忧的尽职的校长？最后，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对公安机关和司法部门来说，又有了食物了。而你既无法把这食物从他们手中拽出来，也做不了其他的任何事情……"我正要上出租车，打算回家，却突然想到："你怎么连他遭受了怎样的灾难也没有问一下？"我想折回去，然而四年级老师青一块紫一块浑身肿胀地躺在那里，我知道我做不到，因为我感到羞愧或是因为害怕。害怕他，或是害怕那破壳而出的小鸡仔，或是他父亲，或是他们所有的人的微笑。"你为什么不在学校！"

那天晚上，直到两点我都没有睡着。第二天，一份详细的报告附带校长的签名和所有老师的证词呈送给了文化局和区警察局，然后又跑了一阵保险部门，他们答应给他的医疗费用每天拨款九土曼。过了一段时间的一天傍晚，我去学校，给各个年级放了假，把老师和六年级的孩子们派去探望他，捧着花束，诸如此类的把戏……整整一个小时我在学校里溜达，没有课堂上的喧哗，也没有我脑子中的胡思乱想……第二天，他父亲来了，一番寒暄之后，说他的一只手和一条腿断了，还有一点脑出血。美国佬那边也来人探望了，连承诺带威胁地说，等他好了，依然雇他教四年级。他用话外有音的话让我明白，我无谓地呈送了报告，现在已经呈送了就算了，别再追究了，双方都满意，当事人不急我急什么，诸如此类的话……去他妈的这国家。

## 十一

我在事情开初，并没有对孩子们在意。我认为我们之间年龄的差距如此之大，彼此之间没有什么相干。关于此，我也曾读到很多的废话：老师的年龄不能和学生相差太大，中间差两代人的距离会出现昨天的老头和明天的孩子的局面，诸如此类的废话……我也埋头做我自己的事，我总是关着门，在政府提供的暖气中写一百个字打一个补丁。然而，这项工作仅仅只坚持了三四个月，我就厌倦了，没办法，只好更多地光顾学校，结果时时都有很多新发现。首先就是我们这个年代老教师的位置竟然空缺！他们是怎样的一些人啊，怎样的默默无闻啊，每人都有各自独特的话语方式和行为方式，而现在这些都是怎样的暮气沉沉的年轻人！怎样的无忧无虑的假洋鬼子！既不知道他们的昨天，也不懂得那经过七十道中介才传到他们手中的新标准，更糟糕的是，他们失去了自己。比如，他们中没有一个人会突发奇想，干预一下某人，使学校的工作停顿一周，或一天，哪怕只一小时。他们只是有条不紊地来了又去，就像列车车厢一样，只会每天迟到个十分钟或一刻钟，仅此而已。比这更糟糕的是，他们眼光狭隘。我有三次目睹他们争论，围绕他们当中的一个花瓶。学校有很多园丁的孩子，每个孩子至少每个月都拿来一瓶康乃馨，或天竺葵，或菊花，在那飘雪的严寒中真是一桩福祉。开初，我决定用它们来装点学校，然而，又有什么用？既没有人给它们浇水，也没有人照料。道理也正在于此。孩子们给他们的老师带来鲜花，学校拿花来干什么？柏拉图的学院自从把门向其学生敞开的那一刻起就变成了阐释炼狱的场所。而比所有这些更糟的是，老师们毫无个性使我陷入窘境。对世界、对文化、对艺术说不出两个字，甚至对物价的波动、肉的价格也一无所知。真是让人感到奇怪，他们什么职业也不是！我感到，在班上不是学生们而是老师们自己日见落伍了，这个星期与上个星期相比就显示出差别来。

结果是我认为应当更多地关注孩子们。他们只与教导主任来往，对我他们仿佛就是吞食了一半问候语的负债人。尽管如此，他们并不令人失望。在巷子里，我留意他们，在学校拐弯处我给他们来个突然袭击，我试图从一句半截的骂人话中，或从一个做了一半的动作中猜测他们想说的话、内心的苦恼和想法，而他们总是来不及问候一声就逃掉了。我确信半个小时之后，他们的脸就会发红。他们的鞋子衣服已经够让我烦心的了，我这又操心起他们的食物和往来出行。

他们很少独自来学校，显然是大家都站在路口等候或是上对方家里，大概为了彼此抱团而必须要有一帮朋友伙伴。有三四个学生是有人护送而来，男佣或女仆跟在他们后面，替他们拿书包。但是，没有任何学生是坐小汽车来上学，尽管有七八个学生的父亲都是有车族，我知道这个情况。只是到学校的这条路足能使他们每天折腾断两根汽车弹簧片。在留下来吃午饭的二三十个学生中，只有两个学生带的是清油拌饭，学校的老佣工告诉我的，其余的带的是碎肉、掺有核桃的奶酪、蒸饭，诸如此类的东西。有两个学生只带三夹克面包，没有餐巾纸，没有餐桌布，也不用提包，他们是一对兄弟，上五年级和三年级。早晨来的时候，他们的口袋鼓鼓囊囊的。他们把三夹克面包各分一半，塞进各自的衣兜里。中午的时候，他们就如同其他回家吃午饭的学生一样走出去，一定是在荒野中找一个僻静的角落啃面包，然后回来，我只看到他们出去。然而，就是他们这些人，每个人每天都花两格郎从学校佣工那里买些零七八碎的东西：糖果、影星照片、铅笔、口香糖。从学校老佣工那里，我每个月都征收到他看守房屋的五土曼，把他介绍给小区的一位店主，让他赊来一些东西，分期支付钱款。现在他已经自己成了老板了。每当我到学校或离开学校，他都跑颠跑颠地给我拿雨衣。尽管每天我都明示他，我没有这种习惯，但他很乐意效劳。在我当校长的整个时期里，没有一天不是他亲自给我脱雨衣穿雨衣。真是一种折磨，就仿佛是有人在算计着你的食物！他站在那里直不

愣怔地看着我，而我则问候他及他老婆孩子，直到我坐下来摆开工作摊子，他则开始作汇报：昨天又有两个老师因一个花瓶争吵起来，或军方指挥官的特派员来过了，或调查员对教导主任说了一切也听到了一切，或某个学校的周转资金已经拨下来了，或文化局的会计换了，诸如此类的事情……显然新佣工对他说的事情也很清楚。因此，每天我都有一刻钟的苦役。在我看来，这些事情在我没有在学校的下午肯定不会毫无反应。直到有一天，当他讲到这么一件事情之时——昨天傍晚一个四年级的孩子带了两块糖来卖给他——我才算找到了头绪。我问：

“多少钱?”

“我给了他两土曼，先生。”

“你辛苦了，你没问他从哪里弄来的?”

“我又不是他上天堂入地狱的担保人，先生。”

开初，事情并没有这样滔滔讲个不停。这时，新佣工有了回答的机会。我想，在这个学校里，全都在受教育，除了我和孩子们之外。然后，我问：

“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教导主任?”

我知道，不论他还是新佣工都将教导主任视为异己，他们很多事情都瞒着他。这两个家伙跟其他文化局的食俸禄者一样，认为学校的收支都是由教导主任决定的，大概他们都在心里盘算着：如果是我掌握着收支，肯定会让他们得到点什么实惠。所以，在我和教导主任之间，他们有着某种特殊的花销。他正迟疑着如何回答我，门开了，新佣工走进来，说：

“如果告诉他，先生，就必须分他一点……”

我皱起眉头说：“你又去打听别人的事了？他从来没有这样突然闯进来过，他们从不会闯进别人的房间，老头!”

然后，我问了他们那小男孩的名字，告诉他们说，没什么大不了的，然后就打发他们去给我沏茶来。之后，我尽快结束了自己的工作，走到办公室，先问候了教导主任母亲的身体，然后翻阅档

案，知道了那孩子是二年级学生，他父亲是集贸市场的小商人。然后，我回到自己的房间，给那位父亲写了一个便条，让他后天早晨到学校来。我把便条给了新佣工，让他亲自送去，并且要拿回收条。第三天早晨，那家伙来了。只有学校校长才会知道，孩子们的家长对学校的最微不足道的指示也会多么的毕恭毕敬，我敢肯定，即使是派他们去做报名登记之类的事，也不会出现得这么快。

那是一个四五十岁的男人，扣着领子，没有打领带，身上的大衣更像是一件长衫，很不好意思的样子。还没等他坐下，我就问：

“您是有两个老婆吧，先生?”

关于他儿子，我事先告诫自己，我说，必须这样才能在阵势上压住他。他如果娶了俩老婆，那正好。如果他没娶俩老婆，则更可以轻松地把他搞定。显然，对我的问题他并没有感到很吃惊。毕竟一校之长可以像一个澡堂里的搓澡工般受人尊敬啊！他一定在想是他儿子泄露了这件事。我吩咐给他端茶来，又给他敬烟，他很外行地喷出烟雾。我担心，他可别顶撞我，比如来一句“关你什么事儿”，诸如此类的抗议。我便没给他机会，紧跟着问题如此说道：

“当然，别见怪。也许正因为此，您的孩子才两年只读了一个年级。您得承认，当一个学生从父亲的家里拿来糖块，学校一定有理由……”

我刚一开始跟他谈话，他就打断了我的话：

“向您发誓，先生，孩子的口袋里每天都有些零钱。这个忘恩负义的狗东西！……”

我向他解释说，不是因为口袋里有零花钱。我不想发火。我得到保证说，他不跟儿子提这事，我才跟他谈起来：大概他儿子在家里得不到关爱，在自家人面前总觉得自己是外人，不把父亲的钱物当自己的钱物。如果他今天把糖块带到学校来卖，往后就有可能把家里的小地毯弄来站在路口卖，以及其他的一些预言，诸如此类的废话……最后，那家伙窘态消失了，心里的郁结解开了，说他第一个泼妇老婆如何如何，跟她什么时候离了婚，儿子跟了自己，同第

二老婆又生了几个孩子，这头公驴已经应该自己找食了，他老婆带着两个小不点的孩子，顾及不到他……事情清楚了，我又和他谈了些别的。我忽然回过神来，我正在向真主、先知和《古兰经》替他找理由。这时，我便停住了。

他喝了第二杯茶，又作了一番保证之后，走了。我忽地想到：从事教育的乌来玛①们可千万别做出这等了不起的事情来！

## 十二

一天早上，我到学校的时候，教导主任还没有来，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很自然上课铃没有被敲响，已经过了敲铃时间十分钟了。老师们在办公室里闲谈，我自己当老师的时候也有这毛病。自从当了校长，我才意识到，能晚五分钟去上课，不，只晚两分钟，哪怕只晚一分钟，对老师们来说那真是种享受。在这事上，他们如此固执，似乎就是为了这一二分钟的迟到才当老师的。他们当然有理由这样做。人，当被迫戴上面具，别人不会因之而笑，他自己也不会感受到任何乐趣，当然就会想办法消解这种重负。上课铃在我吩咐下敲响了，孩子们都进了教室。有两间教室依然还没有老师，一是其老师还在医院里打着石膏的四年级，虽然上面给我们另外派了一位老师替代他，但这位老师还不能让他的日程安排与我们的空闲时间协调一致；二是三年级，其骨瘦如柴的老师因害怕军方指挥部已经藏匿一个月了，他找了另一个人来顶替他，这天那顶替者没有来。我派了一个六年级的学生去三年级教室给他们听写，我自己去了四年级。你即使贵为校长，也必须实习，以免把当老师的本领和技能遗忘。我判了学生们的作业，正诵读课文，佣工来告知，有位女士在办公室等我。我想，大概又是那位无所事事的小女人，每个星期她都会对她孩子的上课和作业情况进行突击检查，她一张白

① 乌来玛：宗教学者称谓。

脸，一双忧郁的大眼睛，棕褐色头发，圆脸蛋矮个子，显得不超过二十五岁，而她的孩子已经上三年级了。我第一次见到她的那天，她头上扎了一条轻薄的蓝色手绢，身上穿了件橙色衬衫，打扮得很夺目。她看到我，显得很高兴，对我的学识和修养有所耳闻。但她并没有弄明白，一校之长往往即使没有被阉割，也至少没这些闲情雅兴。她以往只是简简单单而来，为了能同两三个男士闲谈。当教导主任告知，她已经离婚一年了，她的来往就成了一件令人头痛的事。在荒野中央，在一所充满了无依无靠的未婚老师的学校里，一个美丽的女人……无奈很不协调。很多次我赶她走，但她一点也不觉得下不来台，依然打听教导主任，问他的办公室是哪间，并等到下课铃敲响，老师们都聚在一起说说笑笑。然后，她向三年级老师询问她孩子的情况。等到铃声再次敲响，她就告辞走了，并没有让人感到厌烦。然而我一直在想，她该是多么的无助，学校的老师就让她感到满足，她的生活中该是多么缺少男人，她只是渴望闻一闻这些老师之类的单身男性呼吸过的空气。正是她的这种无助让我感到更加不安，她用一双眼睛吞咽着老师们的气息。我看见过。简直就像是在吞食我的财产！除了我不愿与这孩子似的娇声嗲气的女人——她竟肆无忌惮地插手我的势力范围——相处之外，我还压根就不希望学校成为如此培养老师们性情的地方……而现在大概又是那个女人来了。我一边下楼一边在脑子里盘算着该说些什么样的话才能斩断她来学校的念头。我推开门问好……怪了，不是她，是一个二十一二岁的姑娘，一张大嘴，粗糙的毛发费力地在脑后盘成一团，有意无意地用手托着腮帮子，总的来说不算丑。然而，她却声称是老师。我说，我是校长。她把任命书递到我手中。她上过师范，刚刚被聘用。是上面给我们派老师来了。我想说“难道文化局长不知道这里都是清一色的男性吗”，但我见没有必要了，并且我认为这本身就是一种多样化。不论怎样，她是个女人，可以把因男孩子们的粗鲁而形成的粗糙氛围弄得柔媚一些。我表示了欢迎，大家给她沏了茶，但她没有喝。因我们没有别的话说，我就带她去把

三年级和四年级指给她看，让她喜欢哪班就教哪班，又说每周只上十八节课时，她并没显得意外。然后，我们一起回到办公室。她问，除了她之外我们是否还有女教师。我说：

“很遗憾，到我们学校的路没有被建造得适合女士们的鞋跟。”

她笑了，但我感到她笑得很勉强。然后东拉西扯，最后她说：

“我可听说您与您的老师们很巧妙地进行了妥协。”

她的声音很有魅力。我想，真遗憾，这声音即将在黑板前被破坏掉。我说：

“但是，学校并没有放太多的假，小姐。您大概得知是您的同事们他们自己坐下来决定只上十八节课时。鄙人并没有做什么。”

“随您怎么说。”

我不明白，以这句“随您怎么说”她究竟想要说什么，但显然不是说课时，我立马决定试探一下：

“您也应当知道这个情况，我们的老师中只有两个是已婚的。”

她脸红了，趁着还没做别的什么事，站起来，从桌上拿起她的任命书。紧跟着，我见应当帮她一把，便问她几点了。该打铃了，我叫佣工打铃，然后对她说：最好与文化局长重新商量一下，至于我们，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感到很高兴，能同她这样的一位女士共事是我们的荣幸，再见。

她从办公室刚一出去，铃声响了。老师们火烧眉毛似地匆匆而至，每个都从背后伫望着她，直到她走出学校的大铁门。

## 十三

第二天早上得知教导主任是忙他母亲的事去了，说好去住院，对患癌症的地方进行一个疗程的化疗。从一开始，我就为他奔忙，找了一两个学医的同学照料他的事情，他们给他订好了医院的空床位，吓了他一跳，他本来并没有打算去医院。现在教导主任希望我正式插手，一起去他家，用教导主任的话来说，我已快要用甜言蜜

语说服他母亲了，诸如此类的话……没别的办法，从教导主任的双眼可看出他头天晚上没睡觉。鉴于这种情况，我俩只好放下学校的工作，把学校托付给了老师们，我俩一起上了路。坐公共汽车，乘出租车，走过小胡同，最后到了他家。那是一间屋子，在承租的巴掌大的院子里，其水池只有一步宽。他母亲，一双深凹的眼睛，坐在那里，仿佛脸上抹了一层煤灰！她并不黑，脸色却是那样的暗，吓了我一跳。那根本就不是一张脸，而是一个已经变得乌黑的大伤口，仿佛从眼睛和嘴巴绽开了口子。东拉西扯一番，又说到她儿子，又说“年轻人、责任心和医院都不像从前了”，诸如此类的虚言假语。我们把她的袍子罩在她的头巾上，念着祈祷语……又是一番出租车和公共汽车，然后到了医院，从这间屋到那间屋，一直折腾到中午。我们亲自看了看病床和墙，潮湿度要尽量小，被单要尽量干净，一直到把她哄睡着。然后，又是两三个昔日的学生，一阵玩笑话，一些请求，一个下午就这样报销了。

第二天，我来到学校，教导主任精神很好，显然从某种不幸中解脱了出来。有人来通知说，三年级老师被捕了，他躲藏了一个多月。我们把工作完成情况的报表交给了他非正式的顶替者，他的工资并没有被停。在消息被正式公布在报纸上、情况上报到文化局、工资表被做出来之前，我们一直这样做。然而，当消息正式被公布时，上面也派不出一个具备条件的顶替者来。我们必须按照规定行事，其坏处正在于此。除此之外，我一直在想，以那样一双瘦骨嶙峋的脚，那样孱弱的身躯，如何能在那黑牢房的脚镣手铐中安然无恙？“你为什么不和他谈谈，为什么不向他解释这样做毫无用处?”然而，难道我有什么过错吗？他一次也没有出现在我的路上，好让我能问候他一下。他对我压根就是惊惧而逃！而我为他们所有的人，甚至为佣工们，扔下过工作。这对我来说有什么不同呢？就在这两三天我感到一种责任和不安，促使我决定去探望他。然后又感到学校变得冷清了，各个教室在大多数的时间里空闲无事，四年级老师的顶替者还没有露面，现在又有一个班没了老师。我们从年初

到现在一直在要那位后备老师，说好要来的，以便填满我们给其他老师优惠掉的课时。所以，我就跑去找文化局长。显然，那个姑娘害怕了。“人家人还没来，你就用玩笑话包围了她，”文化局长如此说。他更愿意她在他眼皮底下做文秘工作。然后，又是承诺又是约定，明天推后天，最终，经过四天的奔波我要到了两位老师。一个是腊什特市的小青年，一张白脸，文质彬彬，一头桀骜不驯的浓密头发，我把他放在了四年级。另一个也是一位抹头油的年轻男士，每天都换一条有着奇奇怪怪图案的领带。而那一个只有一条领带，脏乎乎的黄色，就像一只大吊钟挂在当中，并且每天都系着。而这一个似乎守着戈伦的宝藏，或者拥有一个服饰用品店，每天换一条领带，而且有着怎样的一些图案啊！一条上面是株高大的椰枣树直抵领结处，下端是大海，一直倾泻进了他的胸膛；一条上面是颗鲜红的心在当中，心上面是一条五线谱，几首乐曲印在上面。人还没进门，其香水味就已经弥漫了空间。真奇怪，文化局被花花公子们填满了。管它呢。我把他放在了三年级。我犯不着比当事者更操心。学校又重新井井有条起来，我也重新忙于我自己的工作了。

十一月底的一天，教导主任来到我房间，他把学校的预算弄活了。我说：

“祝贺你，弄到多少?”

“还一分没到手呢，先生，他们定好明天中午来这里，先生，就在这里把它搞定。”

第二天我根本就没有去学校。他一定希望我也在场，在这一月一度的交易中，我能把每间屋子十五格郎的卫生费控制在手中，以作为我管理运作的资金，以便等到学校的运转资金、水费和别的拖欠资金到位……第二天来了三个人，文化局会计和他的跟班。教导主任请他们吃了午饭，他们抱怨说为何某某人不在。其实，在他们事先做好的帐目、支出单和假帐的每页下边，我早就头冲着天、歪歪斜斜签上了我的大名。又说定要好好宴请他们一顿，他们才走了。教导主任以无声的语言让我明白这次我是一定得去了。那么说

来，得感谢他了，他们还很照顾我，没提出要一顿自助大餐，而只是满足于一顿宴请。简言之，把三百多点的钱抵押在了校长的光临上。我这还是第一次得到如此的重视。这也是当校长的又一个优越性！说真的，我也逐渐理解了校长们的心声。政府预算中的三百土曼取决于你是否去参加某个聚会。三百土曼，意味着在每一笔两土曼的款项中，至少有十五格郎的纸张、墨水、计算表格和练习本被浪费掉。人只有置身于这种情况下，才会明白一个局或一个部意味着什么。

三天后是约定的宴请时间，我已完全不记得当时做了什么，我是去了还是没有去。如果我去了，我做了些什么？当时我一直在想我是去还是不去？去还是不去？……“你究竟去还是不去？你看见了吧，蠢货？这就是人们说的第一步。事情总是由此决定下来的。他们总是制造一种情形，让你完全犹如陷入困境一般，对你来说既有损人品又跌份儿。他们把你就像一个气球般吹胀，绑在长满斑斑点点毛刺的树枝上。他们给你制造一种情形而不会让你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就跟此时一模一样。你学校的教导主任快给憋死了，当然是被你这样的校长弄的。他当然有理由如此了，他不希望被置于轮子之间压得粉碎，不希望当一辈子的教导主任，毕竟晋升、职务工资、管理权力要一升再升才好。而现在你在他看来就是装模作样而已。更糟的是，母亲靠他负担，这可是笔开销。一个月一百五十土曼的薪水还不够支付医院护工的小费。你又没有别的教导主任人选。有吗？就算你有，难道会是苏莱曼或阿巴扎尔？你以为把苏莱曼或阿巴扎尔搁在这既无决策权又无话语权的死气沉沉的位置上又会有啥区别？不做假公济私之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你自己又无法做到事必躬亲，去干教导主任的活儿。你或是放弃走人或是迈出这第一步，先宴请然后也吃。这就是交易。然后是第二步，再后是第四步。哎哟哟，现在你已成了教育部长，置身于深坑中了！完全就是一个食国库俸禄者，随机应变，按酬付劳，阿谀奉承，完全就像虱子依附于规章制度、退休金、家眷补贴、郊区补贴、出差补贴

……”唉！我都快要窒息了。我再次把辞职报告放进了衣兜里。为了不引起教导主任的不满抱怨，宴请那天我没去上班。

后来我见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儿。我看我得去把这些情况向文化局长汇报。我去了。在他的房间里，依然是那样的写字台，就跟新娘子的房间一样，依然是那个亮晃晃的烟灰缸，只是这一次他对校长们的吞云吐雾已经习惯了。一番寒暄之后我坐下了。然而我该说些什么呢？说我因不愿意参加吃宴席而辞职？这不是太可笑了吗？还是说一些更根本的问题？那样的话是否又会冒犯了他？……看来我没什么可说的。除此之外，为了三百土曼我就撂挑子辞职不是很难堪吗？那诸如狮子之口危险之类的故事怎么说来着？……“不，无所谓，是无所谓呀。当已经定好了要弄断你的脑袋脖子，宁愿像你四年级老师一样被卷到车底下还更光彩一些，哪怕是被卷入拉粪车底下……”想着想着我笑了起来。“再见。我只是来跟您问个好。”诸如此类的谎言。我把辞职报告扔进了水里。

然而，教导主任整整一个星期都跟狗似的，怒气冲冲，狂吠不已！他又重新拿起了棍条，大清早又有了一只只红肿的手。难道我敢去干涉吗？我甚至没去问候一下他母亲的身体状况。整整一个星期，我俩在学校各自为营。我悄无声息地走进我的房间，并关上门，堵住耳朵眼儿让孩子们的哎哟声消失。我从房间的这头踱到那头。怎样的折磨啊！“这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要去？”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琢磨这事儿，在我看来，你一旦落入生活中任何一个腐败的角落，你就慢慢陷入卑污并且逐渐习惯，乃至你也不想吱声了。那个瘦削的小青年——我是说我们的三年级老师——他一定对监狱里的严刑拷打就这么简单地习以为常了！我得到他的消息，说那些家伙是怎样收拾他。

整整十天,我和孩子们的心脏因同样程度的担心和害怕而一起跳动,直到钱款终于拨了下来,只是不是三百多点而是一百五十土曼。原因是清理帐单时出现了一些错误,使他们不得不对之进行修改!

## 十四

除了那个一星期来学校串一次门儿的女人之外，孩子们的家长中还有两三位总是定期而来。一个就是那用腰带绑住他孩子的脚打脚棍的巡警，他时常来趟趟路，总是啪地一下两只脚跟一碰，我们无论如何恳求，他都不肯把手放下来，更遑论要让他坐。另一个是邮电局的职员，十天来一次，就是那个把手从教导主任的棍条下及时闪开的淘气包的父亲。他总是坐半个来小时，我们谈心，谈时政，谈他的五级工资，谈他三个孩子和老婆——每年都有一个月的时间要犯精神错乱，他每个月要付一百四十土曼的房租……还有一个是木匠师傅，他儿子上一年级，他自己也有文化，并以此为骄傲，一副行家的样子，他总是用他两只细腕大手双手紧握住我的手，就是这样真诚，还一个劲儿地让我有什么事就找他，好让他以实际行动来证明他的真诚程度。我猜想，在他上学的那个学校，他一定过得很愉快，所以便以为凡是有人烟的地方就是一座城市。再有一个是打井工，大骨架高个子，他孩子上三年纪。他一般一个星期来一次，就在院子里与佣工们闲谈个十分钟一刻钟的，然后又悄无声息地离开。他没什么事儿，也不问我们要什么，与我们也无话可说。他第一次来学校的那天，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爬到学校那么高的围墙上大呼小叫，我正好从路上赶到。就在那些天，学校正因新一轮的乞讨而饥肠辘辘。我从远处就在想是电力部门的人来安电线杆子了。然而，当他的喊叫声传入我耳中，我急奔而去。孩子们也从教室涌了出来。教导主任和两个老师正奋力往墙上爬，试图拽住他的脚把他拉下来，他们大概在想不应该让人能这么轻易地爬上文化局的墙。而我一直在想他是如何爬上那么高的围墙的？后来我就明白了，他是一个打井工。这在我看来没什么奇怪的。奇怪的是，他那么大的块头是如何塞进水井和地下井的，他那身材只适合往墙上爬。简而言之，他大呼小叫的是，为什么我们没把他儿子的名字

提交给区委会以领取鞋子和衣服，诸如此类的话……我跑到后看了他一眼，把教导主任和老师们训斥了一顿，他们便不管他了，孩子们也回教室去了。然后，我对他看也不看，说：

“辛苦了，师傅。”

我一边往办公室走，一边对教导主任和老师们补充说：

“你们一定没有好好回答这位真主的仆人才使他爬上了围墙。有事就到办公室来解决。”

我身后扑通一声响。我走进办公室，他与教导主任也一起进来了。他不再有骑在墙头时的勇猛体魄，而是一个弓着背的男人，并且在身体的高度上有三个地方是曲线。显然，在他的生命中还没有与一个学校的校长谈过话。我让他坐，他就坐下了，我觉得他在椅子上缩成了一团。他不开腔不吭气，却突然一下子哭起来。真想不到！那可是号啕大哭。我根本就没有想到以他那样的体魄会哭出声来。我一下子手足无措。此时我该拿他怎么办呢？如何安慰又为何安慰？我只好走出房间，叫新佣工给他拿水来，说等他平静下来后，带他到我面前来。然而，他却没了动静。没了就没了吧。不仅那天没有，别的任何一天也没有。他依然每个星期来学校串一次门儿，就在院子里或走廊上同佣工们闲谈个十分钟一刻钟就走了。那天，透过我自己房间的玻璃，我看见了他几分钟，他正夹着尾巴从学校大门出去。新佣工来说，是啊，他说他们收了他儿子五土曼，要把他儿子的名字提交给区委会领取鞋子和衣服。显然，他又去打探教导主任的事了。事情清楚了，那家伙想揍教导主任，就这样，出其不意。教导主任叫老师和孩子们来帮忙，那家伙便吓得飞跳上了围墙。

十一月下旬的一个下雪天，我认识了另一个孩子的家长。俩佣工和教导主任一个跟一个丁丁冬冬地从楼梯上来通知我。显然，他们嗅到了某种东西的气息。那家伙个子非常矮小，是个假洋鬼子，精心修饰过，熨烫过，站在那里大谈他所受的教育和欧洲之旅。他手腕和手指上的廉价饰物都可以开一个金店了，只是他的大衣比我

的西服外衣还短。他想把他孩子在一学年的这个时候从另一个学校转过来。他儿子属于这类孩子：父母出于钟爱而将他们的早餐面包牛奶塞进他们的喉咙，脸色发黄，双眼无神，上二年级，第一个三分之一学期考试有两科补考，而二年级学生念的总共就只有三门半课程。他说，在他离学校不远的别墅花园中有一个园丁，那园丁的儿子是我们的学生，书读得不错。“显然，孩子们在校长先生的荫庇下会有较大进步。”诸如此类的奉承话。现在就为了这孩子，他们在大雪纷飞的严寒中搬到别墅来住了。我想这是小区尊敬的居民们头脑开窍了。然后，我给他解释说，没有必要如此客气，学校很荣幸能与更多园丁和灌溉工的孩子们打交道。我感到他有些不自在，便站起来叫来教导主任，把他和他孩子的手放在了教导主任的手中，然后说了声再见……半小时之后，教导主任回来说，那家伙把他城里的房子出租给了一所中学，每个月三千二百土曼。他还苦苦哀求，让老师上门讲课，甚至也不反对校长亲自为他孩子操劳，诸如此类的大屁话……其中有些信息是由我们的新佣工转述的。我感到，教导主任口水直流，便替他说，大概那家伙对他的孩子会被接受颇有信心。我对教导主任说，最好他自己去，只是要想法别引起老师们的不满，也别在年终之时为了调整各种需求而跟我要死要活的。就在那天下午教导主任去了，商定好每天下午上一小时课，每月一百五十土曼。这无疑意味着学校任何下午都不会放假了。

教导主任这下万事如意了，他弄到了一份与政府工资相当的额外收入，而且是只有一个顾客。每天早晨他都两眼发光，我想，从那双眼睛中可以看到那家伙家中所有的奢侈品、金子、饰物的图像。他母亲的身体也好多了，已经出院了，他也开始考虑娶老婆了。他说，他母亲还没有出院就开始张罗给他这家那家地找女孩了。似乎他脑子也活动起来，每天都有一份新蓝图，为他自己，为学校，甚至为我。一天，他说，为什么我们不弄一个“家庭与学校协会”？他坐下来算，见有五六十个孩子的家长完全能够喂饱家眷。由于给那孩子开小灶，他得到了明确的承诺。我对他说，他想做什

么就做什么吧，只要他注意局里员工们的风言风语和同事们的嫉妒。他拿出邀请信纸，我给他写了，极尽铺陈夸张阿谀奉承。他自己拿去文化局打印了，并由他自己分发给了孩子们。会议因有二十多个孩子家长的出席而变得很正式。他可是邀请了七十个人啊，这真令人扫兴，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都如此甘于被忽视，没有思想。我对他说，大概邀请函中散发着敲诈勒索的气息。

幸好派出所的那位巡警也来了，他在门口向大家两只脚跟一碰，抬手敬礼。老师们一个挨一个地坐着神侃。会议场面很大。教导主任还准备了茶水和点心，还冒雨租来了网状灯具，大厅在他的一生中第一次得以使用。吵吵嚷嚷，人潮涌动，来来往往。一个上校，我们让他当了协会主席，那个一星期到学校串一次门的女人做主席助理。上校心里一定美滋滋的。一个老女人，在上校先生的坚持下，当了会计。教导主任则当了协会秘书长。另外还有一两个候补委员，担任其他职务。当你只是作为一个校长坐在一旁分派职位之时，这是多么愉快的一件事啊！多么令人心旷神怡啊！大家都兴高采烈。我始终让自己躲在一边。我肩负着排位老七的管理权就足够了。教导主任给开小灶的那孩子家长没来，但他送来了一个写有校长名字封了口的信封，我当场打开来。他因“不能荣幸地见到大家”而请求原谅，信封内是一点微不足道的款项。一百五十土曼。这可是头一份儿。我把钱放在会计的桌子上，让她管理。化了妆喷了香水的主席助理给大家上点心，老师们每拿起一块点心都兴奋得耳根子发红。俩佣工给大家一一端茶水。在那热烈的气氛中，没有人想到校长。我感到，我很小心谨慎，有先见之明，很高兴靠边坐。我正想着这些，忽然意识到已经有三百四十土曼的现金摆在了桌面上，还有八百土曼被大家承包。

老女人会计没有带提包，不得已大家一致同意钱款暂时放在教导主任那里，“我们和您不分彼此，靠的就是信任。”协会的帐目整理出来了，大家在下端挨个儿签了名，最后在一片祝贺声中快乐地结束了。第二天我才知道，就在那天晚上，教导主任做东，宴请了

众老师。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把那天晚上协会帐目的复印件送到文化局、人事总局、部里的社会事务总局，以及其他许多部门，完全出于一个校长的不开化。然后，我叫来那个木匠师傅，吩咐他用两天时间给厕所装上门，教导主任十分不情愿地拿出了钱。我们又给学校的两条巷子都种上了树，更换了排球网，进了一批球。每天下午都训练，准备同其他学校进行比赛。就在这节骨眼儿上，身体锻炼视察员的头冒了出来，他每天都来视察，来来往往，十分忙活，却不说什么也不问什么。

直到一天早上，我到学校时，听到从大厅传来嘈杂声，乒里乓啷的，是一种金属块撞击出的声音，还有孩子们的嘿呀嗨呀声。是的，是杠铃的声音。教导主任自作主张地付了两三百土曼，买了杠铃。骨质疏松骨瘦如柴的孩子们在那重负之下，脖子都快要弄折了，满脸通红，大汗淋漓，紧跟着就是乒里乓啷！我能说什么？难道要我发脾气说为什么不经我允许擅自行事？我算哪号人物？难道出自国库？我一厢情愿罢了。那鞋子和衣服之事，而这又来个家庭学校协会！难道我清楚他给了什么拿了什么？只有给木匠的钱是我亲眼看见的。然而，我真的放下心来。他们自己清楚。那都是孩子家长们给的钱。也许他们也清楚老师们以怎样的情形度日。重要的是学校大厅兴旺起来，派上了用场。孩子们至少有了可以追着玩儿的皮球了。杠铃虽沉重，孩子们在那重负下大汗淋漓，大口喘气，但也可以让他们胸腔发育，可以让他们的面包奶酪或者清油炒饭更好地得以消化。教导主任也很满意，老师们也如此，因为没有听到有什么嫉妒，也没有风言风语传来。我只是必须嘱咐教导主任想着点俩佣工。

## 十五

慢慢地我们开始准备第二次三分之一学期考试了。第一个三分

之一考试我没有插手，因为我初来乍到，担心形成两个家长。然而现在已经有必要经我监督了。我倒要看看他们怎么把孩子们整出汗来？除了我必须在新年假期之前弄出孩子们的成绩之外，进入新的一年也需要他们上一年的表现情况，至少也得做三分之二学期的学习成绩，所以在十二月上旬的一天，我叫来各位老师，弄得跟个议会似的。没有任何开场白，我直接给他们讲了一个我以前同事的故事，他每当给出一个二十分①就会发烧两天，是个历史老师，教初中一年级至三年级，是个年轻人，上过师范。但所有这些并没有起到任何改变作用。哪个早晨我见他精神不好，就知道一定是昨天又被迫给出了一个二十分。老师们笑起来。我受到鼓舞，又讲了一个阿訇的故事，他是我小时侯的教法老师，他总是在斗篷里打分，他的手颤抖得整个斗篷都摇晃起来，到他打完分要整整十分钟。多少分？最好的学生也只有十二分！简直就跟在分娩分数一样。当然，老师们又笑起来。但这次让我有些扫兴。我把逗笑搁在一边，对他们说，我们一起商量出试卷也没有什么不好，“鄙人随时效劳”，诸如此类的话……然后，我们议论了一下六年级学生，他们中有几个可以给他们安排毕业考试了。我们该如何如何做，以使不及格的学生尽量少一些。诸如此类的事情……下个星期六②就开始考试了，正好在十二月的下半月。每份试卷都由三个人看过：我本人、任课老师和教导主任，以免太难或太容易。然后，我们敲了铃，一个跟一个地进了大厅。自从我们有了杠铃，那大门上就写上了“运动中心”，门上墙上的大力士像更多了。有个角落放了两张报废的桌子，里面装着孩子们的手工作品，桌子下面是杠铃沉重的尸体，就跟螃蟹似的趴在地上。手工作品有用硬纸板做的柜子，表面上用彩纸贴得花花绿绿的；为洋娃娃做的没有刨平的桌子椅子；三层板做的镶嵌有图案的像框；一座超不过两乍半高的艾菲尔铁塔，其尖顶很像

① 伊朗学校以二十分为满分。

② 伊斯兰历以星期五为休息日，星期六为每周的第一天。

清真寺的尖塔；一张很多城市都被钻头打了窟窿眼儿的伊朗地图，为这些零七八碎的东西不知使用了多少木锯，又有多少次手被划破，又从父亲们的口袋里掏出了多少钱，家中发生了多少次争吵……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呢？只要他们能在手工课上拿到高分。现如今这年头已不再是唱高调的年代，现在甚至文化部长们也承认这些名词、公式、年代等死记硬背的东西弥补不了孩子们未来充满失业的生命中的空缺，因此在学校里每个孩子必须要学一门活路，艺术、技艺、制作，以便即使从这些配了框的各种文凭证书中找不到工作，也不至于餐桌空空饿肚子。那么有什么能比会手工更好呢？那么就为硬纸板的鞋盒高呼万岁吧？再有，如果所有孩子的父亲都能在每天晚上带一个纸包回家，那么就更要为各色油纸高呼万岁！至于胶水，敞开了用也超不过一百第纳尔，反正就在这范围内。于是他们大把大把地进口木锯，就如同进口中式插销、中式蹲坑、西式水管，西式马桶，其他成千件零七八碎的东西……在一千人中总有那么一个能开一个像框店或镶花工艺店，或者其木锯能换成钢锯、螺丝、螺帽和法式改锥。那么，请真主宽恕文化部长他父亲吧，他提倡的这种手工，使路口卖香料的职业繁荣；他还实行纪律分，该左行的左行，该右行的右行；还有边界、湖泊、对埃塞俄比亚的出口等有关知识；还有体育锻炼和临摹字帖！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只有体育和字帖是以胶水的名义得分的。现在这个时代的孩子们是多么幸运啊，他们有手工课，还有矿产知识课，比这些都更妙的是纪律分。这些都由各个校长掌握，既可以不上课，又不需灯下熬夜。只是你必须知道该如何听话勤快，不该听的别听，不该说的别说，“从无礼貌者学礼貌”，“满足使人富裕”，所有这些不都是一种进步吗？既适用于孩子们，也适用于文化部，尤其适用于校长们。这是校长们在自己的路上可以自由迈出的另一步！我遇到的这些事使我相信，我的工作非常重要，完全就跟部长一样，甚至比部长还高！我根本就没想到，你只需要坐着就可以给百姓的孩子们打分。那纪律分也是一种分数，就跟其他所有的分数一样，跟历

史、教法、算术等重要学科的分数一样！这些都以此为标准：三个月前某某孩子是否在你的房间的门外面悄悄擤鼻涕，即使是轻声地；或者昨天同教导主任说话时，他的头是否低着。你还让老师们去使劲把百姓孩子们的脑袋摁在他们的知识中吸收，而且每当考试之时还有你这样的校长大驴头作怪。你完全就像一个部长把房间门为自己关上，将各个孩子的品行连同他的兴趣爱好、多才多艺或无才无艺都按着名字以纪律分的形式、头冲着天在纸上的格子里填上一个数字，然后把成绩单发给父母。而父母也急切地去看，向别人展示，炫耀他们有一个听话的孩子，纪律成绩得了二十分！乖乖，你的工作可真重要，不是吗？

在大厅里进行笔试之前，我给孩子们开了个会，说对老师和考试的恐惧毫无意义，应当相信自己，老师先生都很宽容，诸如此类的废话……可不是吗，难道这些话有谁听进去过？他们一进门就涌向大厅的各个角落，真没法说！在远离视线的地方，他们仿佛在寻找庇护所。害怕，颤抖。他们一下全这样，让我感到，他们简直就是以害怕为乐，鼓励自己害怕。罕有人坐在第一张椅子上，自己把书本放到一边去。如果你不是老师或校长，你不会轻易猜到谁跟谁有猫腻，谁跟谁想坐在一起，相互帮助，彼此掩护，躲在对方的荫庇中。尽量拖延着把他们的书和作业本放到一边去！谁能够一个人单枪匹马地面对考试呢？我有一两次努力想站在某个孩子面前看他写些什么，他却是如此的惶恐不安，手抖个不停，根本就无法写一个字。能写些啥啊？能写些啥啊？——看来各个部门用打字机写东西并非无缘无故的。我不知道，这老师如何对待他们写的那些东西？尽管这不是他的过错，但可以猜想，一个土曼的自来水笔在这种事情中并非毫无过错……学生们总是伸长脖子，以便看到对方的手心。他们把自己弄得全然忘记了他们所背住的东西！即使他们知道试题的答案，也一筹莫展。他们或是想不起来或是犹豫不定。那么，是些什么样的试题呢？三头奶牛每天共产多少奶，第一头是第二头的两倍，第二头是第三头的两倍半，请问每头奶牛每天产多少

奶？或者是孩子们应对父母尽的义务；或者是中国的河流。诸如此类的……多么恐惧！我看到，这些未来的男子汉在这样的课堂上和考试中是如此的害怕，他们的脑子和神经是如此的紧张，乃至当他们成为高中毕业生或本科毕业生时，完全成了另一个人，一个充满恐惧的人！充满了害怕和胆战心惊。一个人当了老师是不会理解这些事的，因为他是站在敌对的一方。只有校长，作为旁观者，注视着老师和学生们每天每月的队列，才会明白一张中学或本科毕业证书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样一种证明：这张证书的主人在整整十二年或十五年中每年四次或十次置身于恐惧之压力下，他的动力就是害怕、害怕、害怕！

这样的安排我只坚持了一天，因为我看到我无法具备一颗童心去理解孩子们的害怕与恐惧，对他们表示同情。十年的教师生涯，以及七八分十来分的打分已经使我成了铁石心肠。因此，尽管我做了充分的准备，我依然放弃了对考试的监督，躲进了我自己的房间……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最终总是有人胜利有人失败，老师们也有理由如此。他们小时侯上学时一定挨过打，所以现在就打别人。你把棍条撅了，他们就只好用分数打人。这样的恶性循环并非小菜一碟，在你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你并非能够从某个地方切断它，不论是在学校、在教室还是在考试中。

就这样，渐渐地我看到我甚至连校长也无法当了。

## 十六

新年前两天成绩单都出来了，等着校长签字。二百三十六个签名至少要持续到中午，尤其是我既没有部长般的简易签字，画个勾就行，也没有敏捷的手法。在我的整个校长生涯中，我还没有一次签完过所有本子。在这之前，我甚至总是逃避在学校的考勤簿上签到。在其他各个部门，或在我的同事中，我看见过很多食政府俸禄者在无所事事时，总是练习签名，从左到右，就在随手可及的任何

东西上练。各个部门中百无聊赖者桌子上的吸墨纸——从某个展览会弄回来的——画满了他本人的签名，因为他也知道字如其人。两三个小弯，连笔，然后，下面是粗粗的一笔，从左到右，日期比小弯更细小，笔画最后要粗壮，不能涂改，再画一个大圈，一条斜线穿越其中，十足的风雅。当然，这些只是进入部里的一种操练罢了。我现在当了校长才弄明白这一简单的事情。在这之前我一直不知道，一个学校的校长或一个局里的普通职员是如何升到部里的。看来他压根就充满了渴望。半箩筐的签名，每个签名都是一种品性的名片；再就是半米长的谄媚舌头，用这舌头可以把蛇从洞中拽出来，或舔遍所有的地方；还有一套面具，不是一种，而是十二种，就像一套餐叉，每一把都有不同的用途，一把用来从水之餐桌中叉鱼，剔鱼刺，另一把用来……我一边想着这些，一边签着一张张成绩单，忽然我的眼睛落在了一个熟悉的名字上，那位上校先生儿子的名字，就是我们选他当家庭学校协会主席的那位上校。他儿子上六年级，比老师穿得更时髦更笔挺，只是凭借他父亲肩上的标志，他时常一个星期旷课一两天，或是每天都迟到。由于他父亲是协会总管，显然教导主任无法把他盯得太死。我仔细看他的各门分数，全都中等，无可挑剔。纪律分必须一次性打分，而且是在年终……没什么借口可用。那么，我该怎么办才能……哎哟！我突然意识到从一开始到现在我都是在以孩子们父亲的财力状况来评判孩子。就拿这上校儿子来说，在他父亲的发号施令下也不读书。我看，整个这段时间，哪个学生其父亲越穷，在我眼中，他就越聪明，越有教养，越是两眼炯炯有神地来上学，而其父亲越是能喂饱家眷的学生就越迟钝，越愚笨，越黏糊，越萎靡不振。当然，教导主任与这些话不相干。他只是照章办事——在工作中为他自己制定的规章，就像与这上校儿子打交道的方式，对一个睁只眼闭只眼，对另一个苛刻严厉，过两天又颠倒过来，总是让恐惧与希望双管齐下，他就这样在学校里转悠。而我，似乎我对孩子们的评判早就定好了。幸好分数不是由我决定，那可是一年年终的财产啊。我曾听说在军校里

有段时间依据个子高矮打分。而现在我看到，在这里若决定权在我手上的话，我会依照孩子父亲们的财产状况而打分。可笑的是，我竟想以我的这种方式来消除贫困。我刚刚才明白这是对贫穷的一种诠释而非对贫穷的谴责。由于这个原因，我憎恶他人的财富——导致了灌溉工和园丁们的贫穷——所以我要消除它。然而，在学校的四面围墙之间我有过啥实际行动？……最可笑的事情是，某人着手改善经济状况，然而只是在鼻尖大的范围内。况且我的学校——这是我的活动范围——还不及我的鼻子尖。所以那些想法都夭折在我脑子里！别人所制定的经济状况只是把学校作为一个地理问题来对待。由此，经过五六个月之后，我明白了我的计算方式是不理智的，而是一种感情用事。我从别的两三个地方听说，教导主任把那些土曼塞进了腰包。现在，我得出结论：这是你所犯下的罪过的赎金！所以他才这样在学校转悠，他行为举止的粗鲁弥补了我感情的脆弱，但从总体上来说我无法原谅他。他是一个惯于实际行动的男人，把事情打理好，往前走。他在生活中，在每一件事情上，所走的每一步都是有目的的。对事件中的其他款项睁只眼闭只眼，所以他很果敢干练，而我却做不到。因为我压根就不是什么校长，我无法让自己成为一个校长。总算解脱了……我把被我的手弄得汗渍渍的上校儿子的成绩单小心谨慎地擦干了，在那下端签上了名字。字体写得很糟糕很滑稽，让我想起我们新佣工的签名来。上校先生一定会大为扫兴：他们怎么让这样一个没有文化水平、书法和签名如此糟糕的人当了校长。毕竟作为一位上校他也一定知道：字如其人。

## 十七

新年假期快要结束时我去探望了那位瘦削的三年级老师。教导主任跟他关系不好，我只好同五六年级的算术老师商量，他多少有点兴趣谈论这件事，还是通过他我才知道他的地址，被关押在哪座

监狱哪个囚区哪个囚室。在路上，没容得说别的事情，他就率先告诉我文化局长换了，听说是我的一个同学替代了他。我说：

“真的！为什么？难道前任局长有何不称职?”

“我该怎么说呢。大家说他插手了某个议员的事。你没听说吗?”

“怎么回事？我能从哪里听说呢?”

“没什么……大家说有两个选举服务人员他们从文化局财务领取工资。新年夜文化局长窃取了他们的工资。”

“真的！那么他也是打算修改报表啰！真可怜。”

然后，我们说，感谢真主，学校井井有条，老师们都很合作。他暗示我说，教导主任的事务总管已经做得太过分了。我立刻明白大概又出现了新的特殊顾主，使得同事们怨言四起。我把话题转移到三年级老师的生活上。上面说从一月起就要停他的工资了。他在大学里上的课前段时间就给停了。显然，他父母也不会从外省给他寄点什么来，因为他们之间没有联系。也没有什么团体组织来帮助他。现在暂且只有一点监狱津贴，幸好他不抽烟，诸如此类的话……

监狱门口很热闹，戴丝绒帽的，拉皮条的，戴花的姐妹们，带着孩子的家庭妇女们，甚至还有两三个阿訇和圣裔。我们填写了自己的名字、父母的名字、身份证号码、何处颁发，拿了排队号，脚还没累我们拿着小包袱的手倒累了麻木了，总算轮到了我们。从这间屋到那间屋，从这条走廊到那条走廊，在每一个地方都会搜查我们的某件东西或我们身上的某个地方，最后到了铁栅栏，那里面是三年级老师……他竟然长胖了！简直就像一个大块头。我不由自主地想起还打着石膏的四年级老师。我们很高兴，一番问候之后，狱警来了，抓起囚犯带走了，还一番感谢。我还能说什么呢？要我说你为什么让自己陷入这等麻烦？显然，学校和教室让他过得更快乐。他一只手变了颜色，显然在外衣袖筒里，从手腕往上被缠了绷带。然而，他胖了，情绪也很好。他是一个信仰者，具有信仰，很乐观，不以为痛苦，监狱对他来说只是课堂而已。最后，我问：

“他们给你整理出档案了吗？还是一筹莫展？”

“我经受住了考验，校长先生，没有丢人现眼。”

“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没有茫然失措。我的名字已经上了领监狱津贴的名单。我没什么可发愁的。难熬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我还能说什么呢？我见没什么可说了，便道了再见，让他与算术老师单独待一会儿。我走了出来，在探视结束之前，我一直在监狱门口溜达，一边想着那为我建造的监狱，即那个热爱文化事业的阔佬建造的学校，我欣然把自己关在那监狱中。他们把这家伙用严刑拷打弄到这里来，所以他有理由不发愁。而我可是心甘情愿进去的，我能做什么呢？教导主任怎样？说真的，如果文化局长是我同学，我去向他请求，让教导主任或这位算术老师代替我，会如何？……算术老师出来了，我们一起上了路。我跟他也没什么话可说了，便扭头说了声再见。我叫了辆出租车，直奔文化局而去。

尽管已是大年初十，但新年里的往来并没有结束。双方来来往往，端茶上点心，新的一年新的局长。真可谓好事成双！我走了进去，一番寒暄祝贺，我抛出一大堆客套话。是的，是他，我以前班上的一个笨家伙。三年级期末，我让他背两句阿拉伯绕口令，他死活就是背不住。显然他没有理解我的好事成双，而这任何一个祈福的乞丐都会明白。现在他当了文化局长，而我是校长先生。说真的，即使让我做这种文化局长的顶头上司我也感到遗憾！

桌子还是那样干净，清扫过了，就像新娘子的客厅，只是烟灰缸里堆满了烟灰和烟蒂。他自己手里也拿着烟。他站起来，我们响亮地相互亲吻脸颊。他旁边坐了不少人，全都是文化局的食俸者，“祝贺祝贺”，“久仰久仰”，“幸会幸会”，臧否往事，又吃西瓜，一大堆奉承话！有两个，他们的块头很适合角斗馆，或者是站在选举箱前给百姓分发甜点。“可别是把文化局长给撤换了的那两个人？……”我正要把点心放进他的碟子里，忽意识到这举动太愚蠢。我抽完烟，伏在他耳边，问他前任文化局长和那两个人的情况。他没

开腔，只是看了我一眼，像是在哀求。我趁机向他禀明了三年级老师的情况，请求他在他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别停他的工资。

我出了门才想起来我是为求另一份工作才去找文化局长的。

## 十八

昨天到底还是发生了丢人现眼的事。我们平静地度过了一月份这通情达理的一个月。二月份第一天，学校就蒙受了奇耻大辱。快要放学时，一对夫妇，孩子夹在他们中间，走进了我的房间。他们一个脸红脖子粗，另一个脸色惨白，他们孩子就像一个上发条的洋娃娃。问好之后，他们坐下来。真主啊，发生了怎样的事情？难道我的死期已至吗！我决心不理睬，但又心虚做不到。

“您和夫人大驾光临有何贵干？”

男人对他妻子示意了一下，她便站起来，拉起孩子的手，出去了，剩下我和那父亲。他全身上下都是愤怒和仇恨，而我全身上下都是疑问。他没有说话，在酝酿怒气。我好尴尬！我掏出烟，请他抽，他就像驱赶骚扰他鼻子的苍蝇一样打开了烟。我点燃了我自己的烟。我想，他一定有什么痛苦，这样手足无措，如此全家来学校兴师问罪，一定有什么即将降临的危险。我再次问：

“那么，您有何吩咐？”

他一下爆发了：如果我是校长，发生这样的事，我早就剖腹自杀了。你真不知羞！赶紧辞职去吧，趁小区居民还没有涌来把你碎尸万段，揪下你两只耳朵，赶紧溜吧。孩子们来这里是读书，学习好的品德，而不是……

“这些胡言乱语从何说起，先生！您能否说话得体？”

我动了一下，想把他扔出门去，但我得弄明白他究竟要干什么。这该死的家伙在我房间里、在工作时间里辱骂我。就是这样！对一个小学校长。他忘了他孩子至少有一年的命运掌握在我手中。他们肆意蹂躏这样的一个大人物，没有人来告诉他们：你们的眼睛

上面是眉毛！这个意识不清的小男人大概嘴上没拴看门狗。他究竟跟我有什么过节？

“我丢人啊，我家祖宗八代的脸都丢尽了。我如果不在你学校把它公之于众，我就不是我爹的种。对这孩子我该怎么办呢？在这学校，人的名誉随时面临被破坏的危险。警察局知道了，法医也知道了，已经整理出五十页的案子资料了。你还让我说话得体？我的得体话就是：这椅子和位子对你来说是多余的；就是：我要把你交给法庭审判，剥夺你的饭碗……”

他不停地骂，我也不停地吼，就像两只疯狗想要对方的命。这时门开了，教导主任进来了。他成了我的救星。他若再晚进来一分钟，真主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在我与孩子父亲对骂之时，那母亲带着孩子去了教导主任那里，把事情原委简单明了而不是令人头痛地说了。他派人去把那干鸡奸之事的学生从教室里拽出来……教导主任说：我们打铃如何，当着孩子们的面好好教训他一顿。我们如此做了。也就是说，这一次我亲自上了操场。那小驴崽子上五年级，衣着整洁，红扑扑的脸蛋，左脸颊上长了个痦子。他比那上发条的洋娃娃更可能成为被奸者。他毫无思想准备，甚至不知道是在说他。我当着孩子们的面，把他拽出来，一顿拳打脚踢，又劈头盖脸一顿鞭打，打断了三根棍条，那是新佣工从邻居园子里火速弄来的。我完全疯了，如果不是有棍条及时送到，我已杀了那小男生。这时，教导主任成了他的救星，劝解了我。大家把一动不动的小男生弄到了办公室，又给孩子们放了学。我回到我的房间，无比伤心地落坐在了椅子上，既不知道那父亲怎么样了，也不知道那母亲，以及他们那上发条的洋娃娃，他的名誉得到了恢复。这时我感到，这顿臭揍应该加诸于他。我全身被汗水湿透了，嘴里苦涩，那所有的本该掷给那混帐小男人却没能掷出的臭骂全沉淀在了我嘴里，就像蛇尾一样苦涩。“唉，你为什么把我置于今天这种境地？疯狗会要了百姓孩子的性命！”我到底为什么打他？我为什么不像以往那样让教导主任主持，他更具杀伤力也更冷酷。捍卫百姓孩子的名誉

关我什么事呢？难道他们是为了守护孩子们的下身才让我当校长的吗？一座在荒野中央或是其他任何地方的学校，春天，发情的季节。校长是你或别的任何一头蠢驴又有何区别呢？大概那小男孩甚至不能同他姑妈的女儿在一起玩，大概在他家庭里，女孩在十一二岁就得在同龄男孩子面前蒙面。“你以为以这顿臭揍就能治愈一种巨创吗，蠢货！你究竟为什么打他？关你什么事？而且是那样一顿臭揍！还不如杀了他呢……他可别被打坏了哪儿吧？……”我立马决定去看看他，看我把他打成什么样子了。我起身来，叫了一个佣工，显然大家都在让他跑腿。他拿了水来，淋在我手上，我洗了脸，努力不让他看到我手的颤抖。他在我耳边轻言细语地念叨：那是公交公司总经理的儿子，被打得很惨。大家正尽力把他弄整干净，我不知道大家如何给他擦干净了血迹，把他打发回家了。诸如此类的讨好话……蠢货！他似乎在替我排忧解难，却不知道我是先下了决心，才变得跟疯狗似的。我刚刚才明白，我揍了一个应该被揍的人。我用拳打脚踢把他的饱食终日和娇生惯养从他身体的每个部位剥下来扔到了一边，他一定是第一次遭受这样的拳打脚踢。“混帐小驴崽子！你发情，为什么不像别人那样手淫，别把百姓孩子的事弄到警察局和法医那里去呀？在这个学校，我毕竟是校长啊。”这种事情在其他地方也肯定发生过。只是别人都默不吱声，不像这愚蠢的父母，自己敲锣打鼓把奸淫之家丑弄得沸沸扬扬！这人把他自己孩子的下身，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家族的名誉，摆在路口，让小区警察局长和法医来检查！想要检查出什么呢！想弄出件案子吗？为什么？为谁？想打翻校长的饭碗吗？为此也不需要弄出个名誉案呀。在阿契美尼德王朝陵墓图片覆盖下的一对镰刀和斧头就足够了。这些该死的木鱼脑袋！有这样的父母，孩子们就有理由出落成变童、花花公子、小偷、说谎成性者。这学校首先应当为父母开设。我真想给那家伙连同他那喷张欲裂的嘴巴一顿拳打脚踢……我一路这样想着，到了家。

我妻子开的门，她双眼圆睁，每当她害怕时就是这副样子。她

别以为我杀了人，我赶紧把事情原委给她说了。我见她很无助的样子，也就是说，她沉默无语。凉水，柳树汁，一支烟接一支烟，都没有用，堵在喉咙的东西下不去。双手还在颤抖。他们每个人都足足活动了一个月。抽第四支烟时，我开了腔：

“你知道吗，老婆？那家伙的爸爸是个阔佬，一定会把事情送交司法机关。这种困难处境会持续一段时间。校长生涯就算了结了。我十分情愿把事情送交法院。整整一年的时间我积郁难消，我已累了。我情愿有人来质问：你为什么要如此打老百姓的孩子，你为什么要实施体罚！唉，一个校长也需要一个可以说话的地方……”

她起身去打电话，找了两三个我在司法机关工作的朋友，我自己把事情经过给他们说了，让他们多加关照。

第二天作奸男孩没来上学。教导主任给我说，是这么一回事：他们两个一起上那作奸男孩家看他的集邮册，事情就在那里发生了。然后是双方父母呼天抢地的争吵和干预，昼夜在警察局里检查痕迹。整个小区的居民都知道了。教导主任也认为事情将会弄到司法机关。而我整整一个星期为等着法院的传票，上下午都去学校，就跟凶手一样站立窗前。

然而，在这段时间里，既没有作奸者的任何消息，也没有被奸者的，既没有那崇尚名誉的父母的消息，也没有公交公司老总的，仿佛就跟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孩子们依然来了又去，争先恐后地抢水喝，每一分钟都有人摔倒，斗殴代替了玩耍。老师们依然总是姗姗上路迟到两三分钟，教导主任依然穿着他那标志性的趿里嗒拉的毛毡鞋来了又去，管理着各种事务。只有我待在那里一肚子话等着要说，直到结局来临……传票预先定好了是在两天之后，在某某初级法院，找某某预审员。到底还是找到一个人来听我说话。

## 十九

在传票定好的两天之后这段时间，我根本没出过家门。我坐在

家里，写我的申述提纲。这所有的胡言乱语每个文化局长都可以用来为自己的工作制定一个七年规划。在定好的时间我准时到了法院。定好的房间，定好的预审员。我推开门，问了好，还没等我作自我介绍并掏出传票，那家伙就伸出手来，拿来椅子，吩咐上茶，“没必要说这些，小小一件事，已经解决了，您如此操心，我们反倒不安……”我一身冷汗下去了。我喝了茶，就在那张准备交给法院的申述状上我写了辞职报告，写给我那刚刚当了文化局长的笨蛋同学，口气谦卑。

## 易卜拉欣·古列斯坦（Ebrāhim Golestān 1922— ）

出生于设拉子。伊朗现代著名作家、诗人、电影导演。曾是伊朗文艺界左翼人士，现移居英国。代表作品有：《秋末时节》(1949)、《狩猎阴影》(1955)、《小溪、围墙与焦渴》(1967)、《玛杜梅》(1969)、《岁月随想录》(1973)、《精灵谷的秘密》(1974)等。古列斯坦的小说多反映伊朗社会主义运动失败之后，伊朗知识分子的迷惘。《鱼儿和伴侣》是一篇小小说，选自《小溪、围墙与焦渴》，揭示了换一种认识角度也许更能看清问题本质的哲理。

## 鱼儿和伴侣

男人观赏着鱼儿。鱼儿在玻璃罩里侧平静地悬浮着。玻璃里面用石块砌出一个水域，很大，石头墙伸向远方，远端消失在半明半暗之中。男人面对着的这面墙是玻璃做的。半明半暗中，山洞一般的水廊在石墙的两个方向伸展，两边都是水景。这是一个有着各种色彩斑斓的鱼儿的水族馆，两侧水景都被光线从上面照亮了，虽看不到光线，但照亮了水景。男人此刻坐着，观赏着静态的冷光中的鱼儿。

鱼儿在玻璃里侧平静地悬浮着，仿佛鸟儿一般，只是没有扇动翅膀，仿佛就在空中。如果不是时而有气泡升上来，完全意识不到它们是待在水中。气泡就仿佛是它们的鱼鳍在缓慢飞动。男人站在远端，面对面地观察着两条鱼儿。它们彼此为伴。

两条鱼都不大，彼此为伴。此刻，它们的头依偎在一起，鱼尾分开。它们在远处。突然，它们动起来，向上游去，中途又盘旋起来，再次一头扎下去，彼此依偎在一起，似乎是想亲吻对方，然而又再次分开，摇曳着去了又来。

男人坐下来，认为这样的情景从来也没见过。每条鱼都为自己而游，摇曳生姿。在其他水族馆、世界上的水族馆之外，丛林中，小巷里，他看见过鱼儿、鸟儿和人，在天上看见过星星的流逝，然而从来没有看见过如此的和谐一致。秋天，叶片不是一起飘落，过新年发的绿草芽在罐里也不是一起生长，星星眨眼睛也不是这样的一致。然而，雨，也许雨可以，也许雨丝可以同时飘洒，也许大海上的蒸气可以同时上升。但是，他没有看见过，从来没有看见过。

两条鱼儿也许彼此为伴太久，已经长得一模一样。或者，也许因为长得完全一样而彼此为伴。行动一致出自心有灵犀，抑或心有灵犀因行动一致而生？或者，它们是双胞胎。难道鱼儿也有双胞胎？

男人没有听到旋律，但他情愿想鱼儿也是有旋律的，或者具有能接受和谐旋律的灵敏耳朵。然而，为什么别的鱼儿却没有？

两条鱼儿彼此熟悉，两条鱼儿把狭窄水景里的生活用曼妙的舞蹈装点。然而，它们如何一如既往地舞蹈？从这边舞到那边？

一个牵着孩子的老妇走过来，站在水景前观看，挡住了男人的视线。男人站起身来，向水景走过去。鱼儿很漂亮，它们的行动神态自若。水景的亮度很舒适，所有的一切都呈现出轻盈的安详。妇人用手给孩子指点着鱼儿。然后，她想把孩子抱起来，以便孩子看得更清楚，但她力气不够。男人托住孩子的腋下，把他举了起来。妇人说：“谢谢，先生。”

过了一会儿，男人对孩子说：“你看，那两条鱼做伴儿，多美。”

两条鱼此刻胸贴胸地靠在一起，它们的鱼鳍轻柔地起伏摇曳。水景尽头柔和的光线如同清晨时分的梦境，把墙体的石块照得如同气泡，纯净轻盈。

两条鱼儿此刻又分开了，以便能再次相聚彼此依偎。男人对孩子说：“你看，那两条鱼做伴儿，多美。”

过了一会儿，孩子问：“哪两条鱼?”



男人说："就是那两条，我说的是那两条。你看，那两条。"男人用手指戳着水景的玻璃。玻璃上有游人用针或钉子刻下的纪念。

过了一会儿，孩子说："不是两条。"

男人说："那儿，那、那儿，就是那两条。"

孩子说："我说的就是那个，不是两条。另一条是映在玻璃里的倒影。"

过了一会儿，男人把孩子放在地上，看其他水景去了。

## 普兰·法罗赫扎德（Purān Farrokhzād 1933—　）

研究伊朗女性主义文学的著名学者，伊朗女性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诗人。代表著作有：《七个女人七个故事》（1999）、《不完整的一半》（2001）、《永远的女人》（2002）、《约会之夜的女人——苏赫拉布·塞佩赫里作品中的女性形象》（2004）、《基督之母——阿赫玛德·夏姆鲁生活和作品中的女性形象》（2004）等。




哈克萨尔·哈姆希先生，三十八岁零二个月又十二天，生活在他家的灰色小笼子里。因城市这个大灰笼子充满了喧嚣和乌烟瘴气，在忍受了难以忍受的折磨之后，最终他想通了，这世上已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能使他的心为之颤抖，他早已达到了心如止水的境界。

他显得冷漠、冷峻、严肃，就像一块石头，沉默无语、漠然、孤僻。对任何人都没有兴趣，也不同任何人结交，并努力想让别人也明白这一点。

他像一尊塑像般生活，仿佛没有心脏，也没有感情，哭与笑也渐渐被强迫忘记了。他的眼睛就像鱼儿的眼睛映不出任何图像。他从来不笑，甚至连微笑也没有。他的脸不会因阳光照射而明亮，也不会因乌云笼罩而暗淡。真的是通过多年的自我斗争，经过一系列的引导和训练，慢慢地习惯成自然了。他能够以自己真正的修为对所有的一切都感到陌生，既不会激动，也没有反应。即使在荒野上

刮起旋风，他也会显得跟机器人似的，就像一个影子生活在人群中，机器人似地在生活之路上前行。

他的父母在若干年前相继走出了时间之客栈。紧跟着，他与一个女人结成连理。现在，这女人已经置身于他那令人厌倦的生活圈子之外，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没有孩子，也没有朋友，他也上班，尽管从一开始他就根本不想去。年复一年，每到晚上，他就在寂静中躺在他那越来越少更换床单的床上，望着月亮发呆。月亮淡紫色的影子时而在积满灰尘的窗户上颤抖，时而完全躲进云彩的灰色斗篷之下。他有时看着那些大大小小的星星，将自己视为是与它们一样的东西。时常有星星陨落大地，就像从奶罐子里倾洒出来的奶汁，在广袤的深蓝色天空上画出一道道犁沟似的图画。

不会总是单一地微风轻拂，有时会起大风，有时会来风暴，同那衰败枯萎的槐树——其枝条曾在窗户外摇曳生姿——热情地窃窃私语，仿佛那些隐秘的愿望，在静静流逝的所有岁月中，一直在他身体深处呢喃。他喜欢过热娜吗?！……

一些旋转的黑点形成他孤独的夜，她那跟卡卡依眼睛颜色一样的细长的绿眼睛，显得忧郁幽怨，她时常目不转睛，很多时候，几滴水珠在那眼睛之草坪上涌起波浪，然后滴落在她布满绿色经脉的面颊之大理石上。多么轻易地，他喜欢的那两个都从掌中失去！……

他们从他身边抓走了卡卡依，他让自己娶了热娜，就在这间破败的老房子，就在这脏乎乎的小房间，从他生命初始和具备意识那刻起，他就在那里把一个个夜晚送到黎明……

在他还没有这种能力的那些日子里，爱的感觉还被链条束缚在他最隐秘的内心深处，他就喜欢这所房子，那被烟熏黑的绽裂的顶棚，已经脱落破损了框边的门，院子苍老的角落，那当中的小水池——现在更像是一个臭水坑，其中的红金鱼，在他母亲意外惨死之后，一条跟一条地死去。小花园的草坪上，多年以前只有一株槐树矗立，盼望着雨水能时常灌饱它焦渴的根……然而，自从热娜哭红

眼睛，拿着她的箱子，走出家门，就再也没有回过那里。从这一切他明白了，他已经不再喜欢这所房子了，对它已经陌生了。

房子里空气污浊，在里面呼吸都感到困难，仿佛一些污秽的幻影使房子内空气下沉，阻碍着他的呼吸。与此同时，他感到他已经不能忍受他那桌面斑驳褪色的办公桌，同事们拉长的面孔，还有老总那孩子气的耀武扬威。

童年时代，在他宠爱的黑猫卡卡依痛苦死去之后，他在无意识中形成的图像，一点一点地在接近四十岁时有了结果，那是一个穿越暴风雨的旅行者，一个抽象的形象，在平静岸边滚热的沙子上，没有悲伤，而是沉着满足地寻找自己的归宿。如果最后的绳索从他手脚解开，使他像他一直盼望的那样解脱剩下的羁绊，毫无疑问，他会永远待在那岸边。

当他明白这一点，在一个晚上的彻夜不眠之后，早晨，他毫不理会同事们惊诧的目光和窃窃私语，写了辞职报告，同事们不停地用无言的莫名其妙的眼光看着他，而他从第二天起再也没去上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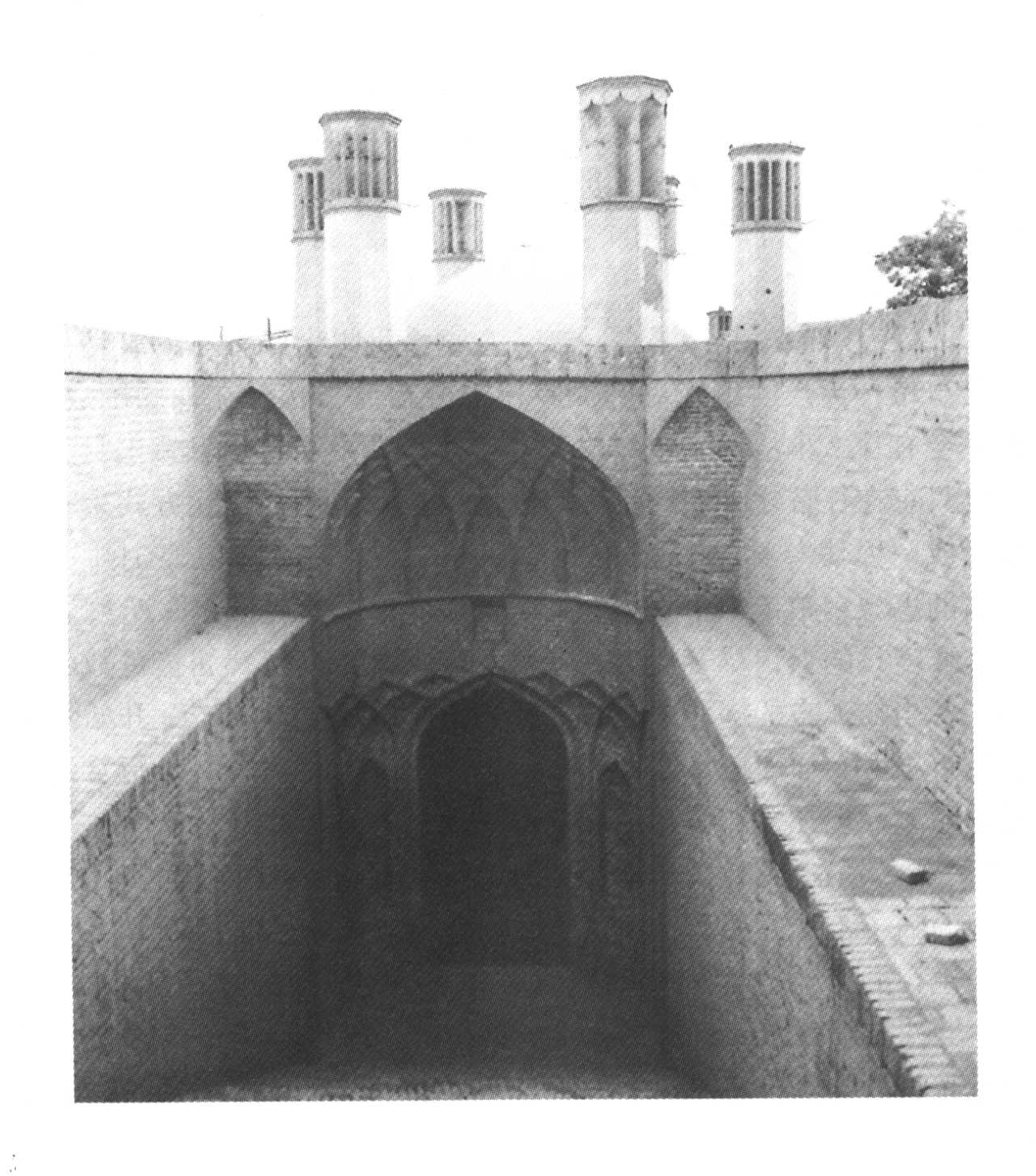
卖房子的事也没拖太久，他毫不在意价钱的高低，也没有斤斤计较于通常有的讨价还价，很爽快地答应了第一个买主。从公证所出来时，他完全就像那天与热娜从那阶梯上走下来一样，长喘出一口气。

此时，在这充满骚动的世界，他与任何人任何事都没了关系，就像一颗遥远的星辰，孤独地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转，自认为是大地上最自由的人。一天大清早，他带了只箱子，上了一辆长途巴士。这巴士开向北部一个偏远城市，一座小城，或者说，一个大村庄，坐落在昂首向天的山峰脚下，与原始森林相连。

他从他出生并在那里度过岁月的城市出来之时，对房子的门墙无动于衷，看着大街、十字路口、宽阔的环岛和人流，似乎他从来没在那城市中生活过，从他自己身上找不到任何一点亲切的记忆。

在多年的自我斗争之后，此时他似乎沿着自己身体之树——长

久以来在隐秘的最激烈的吹刮中颤抖——越来越往下走，在根系深处与抚慰灵魂的安宁尽情结合。他不再为昨天悲伤，也不为明朝忧愁，就如同一滴水潜入了“此时”之海的平静中。他在一个破烂不堪的客栈如一个无声无息的浅色影子般度过了几日。清晨，他穿上磨损的灰色外衣，在充满了尘土风雨的灰蒙蒙的城市空气中溜达。有时也与某个城里人——更显得像乡下人——说一小会儿话。有个老头经常坐在城里唯一的小卖铺前抽烟，一天，他跟这老头从城对面的小山丘一直走到森林边，从他们指向那纵横交错的树林的手势



来看，显然他们在寻找某个地方，他们越来越远离视线，在一处枯枝和灌木丛犬牙交错的阴影中，他们彻底消失了。第二天，一直在寻找他的几个好事者看到他正轻盈自在地在树丛中散步，他那样凝望着他对面，仿佛他看到的无非只是一个点。也许他只思考着某个点，一个魔幻般召唤着他而他也最终作出回答的点。一天，一个身材矮小的男人穿着一件铅灰色衣服，就像是用灰铸成的身躯，拿着自己的小箱子，走向了森林。从那之后，再也没有人在城中看见哈克萨尔·哈姆希先生。

此时，哈克萨尔·哈姆希先生在枫树、山楂树和山杏树丛搭成的高高低低的伞下面与孤寂成为一体。不论他如何挣扎，他也无法彻底割断过去，也无法抹去那已经在岁月中录制在他脑海之磁带上的东西，在一盘干干净净的空白磁带上达致一种安宁，不久以前他曾以为他达到了。

人没有思想就是一具僵尸。人在这个世界上最根本的事情仅仅只是思考，当人达致绝对的孤寂，不会有什么状况在他周围成形，也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以致改变点什么。失去了新的思考工具，不得已只有在往昔之井中，反复咀嚼已逝去的回忆，以此方式来平静地变成一种其未来在其过去中了结的人，而不是生活在现时中必须以新的思想食粮走未来之路的人。像森林中的哈克萨尔·哈姆希先生这样度日的人，尽管活着，却是僵尸一具。当然，屈指可数的一些人，当在孤寂的深渊中达致一种炼金术般的绝对安宁，开始对思想进行思考，通向创世之神秘之谜。然而，哈克萨尔·哈姆希先生并非超人，现在在那偏远的森林——就像一座生产资料已经枯竭的工厂——从早过到晚，从晚过到早，尤其要为逃离往昔而挣扎，因为他的脑子不得不活动，仅仅只是靠着提取过去的储蓄而生活。

说真的，他曾为何而活着又如何活下去?! 从前，很早以前，他还穿西装喷香水，抽外国香烟。厌倦、烦恼和不满每天都在他工作时光临。在他自己要求下，所有为继续生活必备的因子都被他毫

不留情地扼杀了。慢慢地他不再有活着的动力，只是吃、睡、醒，没有任何愿望和欲望地重复着昼与夜，没有任何压力，也不奔波，不主动做什么，也没有任何被动反应。

就这样，如同僵尸一般在一具冰棺内度过昏暗幽深的夜晚和灿烂光明的白天，从匆匆而逝的时光中没有任何收益，仿佛所有的昼与夜只是一夜而已。他目光冷漠，无动于衷，没有感觉，他知道，最终会有一天他的双眼会向太阳和月亮关闭，淹没在黑暗中。

春意尚未阑珊，森林里到处都洋溢着祖母绿般的颜色，就如同走向青春之园的少女迫不及待、兴高采烈。然而，哈克萨尔·哈姆希先生同美与丑毫不相干，只是用玻璃似的眼睛看着黄茴香花和野牵牛花，吞咽下森林中的清新空气，看着金蜥蜴、白兔、浑身是花纹的细长的蛇——在不断运动中体验着生活，但实际上他没有看它们中的任何一个。有些夜晚他也梦见他妻子热娜，她那两只绿色的大眼睛正满怀幽怨地看着他；有些晚上他的灵魂也回到他们的老房子，那里还散发着他父母应该有的存在，就像两个灵魂，两个影子。他小时侯，除了卡卡依，没有人给过他所需要的关注。为吸引母亲到自己身边来说点什么，他说谎，偷窃，干坏事，挨打。除了那睁着一双机灵的绿色大眼珠的黑猫，没有人来舔他的手，没有人来帮助他。后来，卡卡依血淋淋的尸体被扔在一个角落。垃圾车一声响，带走了卡卡依。他父母不是同时而是相继离去，消失在黑暗中。家变得空空荡荡。槐树陷入焦渴，金鱼一条跟一条地翻白在水池肮脏的水面上。那时，他妻子热娜已经来了，她的眼睛就像卡卡依那样是绿色的，富有活力，充满神秘，不停地转动。她弄翻了整个家，又笑，又骂，又哭，就像一只囚鸟撞向笼子的栏杆，然后那鸟儿也飞走了，振翅飞走了，撇下他一个人孤零零的。然而，他已经感受不到孤独的痛苦，或者不想去感受。他进行过充分的训练，已经对所有的事情无动于衷了。他的身躯像是用石头做的，在那里面没有任何心跳，甚至他的眼泪也成了石头。若是哪个晚上做了此类的梦，白天他会有一点忧伤，尽管他努力让自己显得无动于衷，

然而事实上他在说谎，不是对什么人说谎，因为那里根本就没有人，而是对他自己说谎。尽管他不表现出来，却有一把叉子在挤压他的心脏，在他内心深处搅动。有时他自言自语，自问自答，有时也坐在溪边或水坑边，喃喃念着诗歌，或者是放开嗓子，用难听的声音唱几句。当他更加放肆，高喊出他那粗糙不平的声音，会让小草失色，嫩叶萎缩，鸟儿急速飞离。当他累了，便停下声音，呆看着自己水中的倒影。

然而，他总是害怕看自己，就像一头骡子在喝水时因自己的倒影受惊而逃，他被从自己身上看到的东西震惊而逃，大步流星地从那里逃掉了。他日渐衰弱消瘦苍白。他眼睛深处的光芒正趋于熄灭，就像一盏熬干了油的小油灯正在完结。事物间的关联是一种动力。当什么动力也没了，生活的继续除了令人厌倦的周而复始，还有别的什么意义呢?!

也许他能进入深层思考，如果他努力，可以琢磨他脑子这台机器，弄清其工作原理，可以灵敏地敲击它那特殊的按纽，把脑波按应当的程序重新编排，可以思考生活，思考生活究竟是什么，在那静谧的森林里让自己成为另一个佛陀。然而，他的脑子并没有这等能力。当这些想法欲转化为行动时，他便毫无耐心了，对这些想法无动于衷起来：

“现在，即使我弄明白了我来自何处，我是谁，为什么来到这世上，然后又会怎样，其他人弄错了什么，而我能弄明白，又能怎样呢，我根本就没有耐心去……”

就这样，渐渐地早晨他也没有耐心从他的棚屋里出来了。既对浓密的赤扬树——其叶片在他棚屋上铺展——不再感兴趣，对四处盛开的野黄花，对与花儿恋爱的沉醉的蝴蝶和激动的蜜蜂的翩翩起舞，对鸟儿们的啼吟……也毫无兴趣；既不喜欢太阳，也不喜欢月亮星星，既不因微风吹拂而感觉灵魂清新，也不因听到雨珠滴在树叶上的声音而陷入幻想。

只是一面镜子，映照出图像，却没有任何反应来咽下那些图

像，消化它们。活着对他来说已经简化成一种本能，不是出于洞悉微观、从容或玩世不恭，仅仅出于迫不得已。

说真的，他为什么成这样了，是他天性如此，还是他自己造就了这命运?！当邻居小男孩把卡卡依血肉模糊的尸体拿到家里来时，他只有四岁零几个月。汽车把淘气猫卷入车下，并漫不经心地开了过去。家里的佣人哈迪洁奶奶尖叫起来，母亲一下子冒出来给她劈头一顿打。卡卡依的血染红了男孩的双手，他把黑猫扔在地上，向通往小巷的门逃去。然而，哈克萨尔似乎惊呆了，什么也没有说，手里拿着的上发条的红汽车落在地上，啪嗒一声响，他也没动一下，脸色苍白，目瞪口呆，眼睛在眼眶中欲迸裂而出。卡卡依躺在地上，它那闪亮的黑色皮毛沾满了泥土，一道血丝正从它嘴边滴到脖子上，后背上全是血迹。它那注视着永恒的绿眼珠是那样的沉默，似乎从来就没有闪耀过光芒。女人们窃窃私语，母亲用头巾的一角擦去她眼中涌出的几滴泪珠，转向哈克萨尔。他沉默无语地站在那里，就那样呆呆地看着卡卡依。

他的沉默是那样的长久，直到哈迪洁奶奶提着卡卡依的尾巴，把它从地上提起来，匆匆走向通往小巷的门，哈克萨尔才猛地拔腿追去。老奶奶打开门，毫无怜惜地把猫的尸体扔到了门外。一边关门一边说：

“愿真主让清洁工快点来把它弄走，天太热，会发臭的……”

哈克萨尔使劲撞门想打开它，哈迪洁奶奶叫喊：

“夫人，您快来呀，把这孩子弄走。如果他的手碰了死猫，会生病的。”

母亲奔过去，一把拽住哈克萨尔的手，把他拉到自己身边，但他又向门冲去。哈迪洁奶奶死死抓住他的手腕把他往后拽，他终于破声而出，大喊大叫起来：

“真主啊，我要卡卡依……我要卡卡依。”

然后就放声大哭起来。

他浑身滚烫发烧，病卧在床，依然不停地重复着那句话：

“你们把卡卡依弄到哪儿去了？我要卡卡依……”

整整一个星期，他都在呓语。烧退了，他的声音也沉默了，仿佛跟家里所有人都有仇似的，甚至跟他自己……

他父亲下班回家，坐在他身边，试图想让他开口说话。哈迪洁奶奶和母亲也不断窃窃私语，解决办法只能是另外弄一只猫崽来，这是邻居女人的建议。一天，她带着一只小猫来他们家，那猫毛发灰色，毛茸茸的，一双天蓝色的亮眼珠……

母亲高高兴兴地把小猫拿到哈克萨尔房间，什么也没说，只是把小猫放在他膝盖上。一时间哈克萨尔看着小猫，母亲从房间出来，还没走过走廊，哈克萨尔就愤怒地把小猫从房间里扔了出来，并撞上了门……

不幸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在暗中孕育，就像瘤子一样生长，最后转变成巨痛的癌症。从生命之光在卡卡依眼中断绝、它那浸在血泊中的尸体就像一只垃圾袋放在门口等着小区清洁工来把它弄走之时起，哈克萨尔也把自己的存在之窗向所有有生命的东西关闭，并努力让自己不再关心任何人任何事，不再喜欢任何人任何事。喜欢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拥有的感觉是一种痛苦，尤其对那更加珍贵的……现在，他害怕喜欢，害怕他喜欢了什么，某天又从掌中失去。这种感觉慢慢发展为：若他母亲想抱他一下，他立马逃开；父亲想抱他一下，他也逃离；若谁想亲他一下，他会拒绝；他不跟小区里的任何一个孩子一起玩耍，沉浸于自我，沉浸在幻想中。有时他母亲无奈道：

“我不知道这孩子为什么变成这样?！……”

父亲叹息说：

“毫无感情，似乎对谁也不喜欢……”

事实上，哈克萨尔非常爱他的父母，只是对死亡和失去的恐惧迫使他把对他们的感情掩藏起来，从那些被压制下去的愿望——它们在内心沸腾，想找到出去的路——派生出许多东西，可以改变每个人的命运轨迹……

他看着在水坑的苔藓中央慢慢爬动的一只小乌龟，一直看着，然后喃喃说：

“真愿从一开始就谁也不喜欢，这样非常好。这样就可以不目睹他们的死亡了……就像那天清洁工带走卡卡依……不论你奔向什么东西都只是为自己制造新的痛苦……你若是不想痛苦，就必须置身于一切人事之外，就像这只乌龟，就像这些鸟儿，就像这水坑……就像现在的我……”

事实上，从那次不幸事件开始，当这些念头在他内心深处翻腾酝酿，他就送别了人所应有的责任，尝试把自己塑造成既不为自己也不为他人谋利益的人……无能者的胆怯，逃避生活！……

一天晚上，在那偏远的森林的空气中他梦见了卡卡依，那黑猫从顶棚落到他胸膛上，仿佛噩梦罩住他身体，用它那磷光一样闪烁的绿色大眼睛盯着他，盯着盯着变幻成了一张女人的脸孔——她那草坪颜色的眼珠剧烈闪烁。他大汗淋漓，他喜欢那双眼睛，他喃喃念叨着给自己灌输的东西，在他整个的生命中，他曾喜欢那双碧绿晶莹的眼睛。

“卡卡依，热娜，热娜。”他痛哭起来，从梦中惊醒，夜晚泛着淡紫淡蓝的月光，恋着月亮的蟋蟀们一刻不停地鸣叫。哈克萨尔坐在他的床上，他脑海中被唤醒的思想变幻成接连不断闪现的门，萤火虫在打开的一扇门中，如同火光般旋转。

他正从小区药店出来，突然与一个年轻姑娘迎面相撞，两人撞在了一起。姑娘手中拿着的几本书撒落在地上。哈克萨尔弯下腰，拾起书本，当他直起身来，伸手递过去，他的眼睛落在了姑娘的眼睛上，就好像是卡卡依站在他面前，只是猫不会笑，而那姑娘温柔地笑着，从哈克萨尔手中拿过书，笑盈盈地进了药店。哈克萨尔走出药店，往家走去。自从他母亲去世之后，就不再有人来给他开门，他也更不急着回家，因为没有人在等着他，一看到他就急切地说：

“你到哪儿去了，我心里很不安，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然而那天，他没了往日的沉着，又一次回到了童年。那些日子常因喜爱卡卡依而从梦中醒来，不抱着它就不能入睡！……尽管他逃离喜欢之情已经很多年了，然而姑娘的绿眼睛再一次把他召唤到了多年以前他就把门向自己关闭的乐园。无疑，绿眼睛的姑娘也因看到他而震动，因为一个星期之后，当他们又一次擦肩而过，她那闪亮的眼睛向他笑，并向他点了一下头，示意她并没有忘记那天的事。就在那天，哈克萨尔意外得知姑娘就住在他家不远的一栋房子里。这一发现使一种愉快的情绪在他体内膨胀，令他震惊。不，不，他不允许任何人任何事让他牵挂，令他心有所属。当天晚上，当他在他那脏兮兮的床上独自想着那双闪烁的文质彬彬的绿眼睛时，他如此对自己说。就如同一个人跟自己过意不去，总是故意让那针扎心尖的感情搅进平静的睡梦中，并且已深入睡梦。然而，那双绿眼睛的诱惑门户洞开，直到清晨他都与之同枕共眠。

也许那年轻姑娘的名字叫热娜特，但人们都叫她热娜。如果不是她主动到哈克萨尔这里来，并把他诱惑进婚姻之峡谷，他会一直不开腔，不主动往前迈一步，带着自己给自己造成的伤痛的记忆彳亍一生。热娜似乎把哈克萨尔的冷静和沉着当作高傲和坚毅，迷上了这点，她最终成功了，把那个落满灰尘散发着摇摇欲坠气味的旧房子用一个年轻女人的不安分弄了个底朝天。大多数爱情实际上就像两个人的决斗，一个要使另一个屈服。只要这一个不倒下，两个人都昂首挺立，狂躁不安就会继续……

热娜在与哈克萨尔的战斗中度过白天和黑夜，因为哈克萨尔既不谈论喜欢之情，也从不向热娜表白感情——爱情的象征。热娜在女人源自高傲和自爱的狂躁不安中，让自己热衷于那无法化解的争吵，从来不知在那冷静、冷漠、无动于衷的主人公内心隐藏着怎样的懦弱、无能和受惊，不仅害怕爱情，也害怕自己，因生活的恐怖和令人不安的试验而变得像蜗牛似的，把头缩进去，没有勇气探出自己的触角……

他爱热娜吗？当然。也许比爱卡卡依更爱她。然而那可以冲毁

他自己制造的虚幻壁垒的滔天洪水实在太可怕了，他试图在路上筑起一道堤坝，以躲避那洪水。

晚上，当他睡在热娜身边，听着她的呼吸声，发现自己是被她捆住手脚的俘虏。他如此地害怕，以致想早晨就把她带去公证所，把自己从那充满诱惑的女人捆绑住他手脚的绳索下解救出来。每天清晨离开家的时候，就希望傍晚回家时，不再看到热娜在家中……忧郁伤心地离去……

夏天的一个酷热的日子，他在登记局办公室里埋头于自己的工作，如果他没有听见他同事与一个来访客人之间的谈话，他也不会那么轻易地获得打破牢笼的勇气，情形会依然如故地持续下去。然而并没有如此。在局里埋头书本比埋头干活更多的纳西里先生突然对那充满岁月疲惫的客人问道：

“那么，你到底如何对待为财所困了？”

“困境是没有尽头的，除非你让自己动起来，让另一片瓦砸在你头上……这种日子的生活真是苦不堪言……”

“没错，这样的生活把大家的手脚都捆绑住了……不过我们所忍受的苦难还没到能使我们成为佛陀的地步……”

“是啊，但你别忘了，没有人能像佛陀了断一切。我们的四肢已被捆绑在这该死的生活上了，无路可逃……”

就这样，伟大的佛陀，那位达至光明境界的智者，在时空的彼端给他以教导：人可以很容易地走出一个富丽堂皇的宫殿，可以断然告别一种高贵的舒适生活，一个美丽温柔的女人，一个幸福的家庭，逃离所有的一切，走到森林里，在一棵菩提树下坐下来，觉悟到他所希望的东西。

哈克萨尔先生与智者佛陀的唯一区别是：佛陀十分清楚自己在追寻什么，想要什么，而哈克萨尔只是想逃离，逃离一切，逃离所有的人，逃离那把他与人类捆绑在一起并因此形成牢笼的所有东西。他是一个没有勇气留在战场上的士兵，畏惧生活之战斗，最惧怕的是热娜，一个充满诱惑的仙女，正要再次把他拖进牢笼中。若

是掉进这陷阱，必定会体验到另一种疼痛，也许比因卡卡依之死而遭受的痛苦更加折磨人的心神。

事实上，从他与热娜迎面相撞开始，他就掉进了陷阱，尽管他自己从不承认，甚至即使他的肉体成功获救，他的灵魂依然永远停留在那陷阱中……

尽管他知道这一点，但他不希望知道，整个的他在不停挣扎，努力想寻得一条路，让他最终能从家庭苦不堪言的争吵中，寻得一个必要的借口。同时，他的脚还在蹂躏他受伤的心，还固执地把内心深处升起的喊叫扼杀在喉咙。他把哭喊着的美丽的热娜拖到了公证所，悲伤的浪涛甚至把公证员也弄得满脸晦气。他们签了离婚证书。热娜一个劲儿地哭，然而，在面具下与暴风雨进行苦苦抗争的哈克萨尔·哈姆希先生，一如既往地显得冷漠和无动于衷。在公证所前，他们面面相对说再见，热娜用眼泪汪汪的绿眼睛看着他，看着他，然后哽咽地说：

“你到底做了你想要做的，但我敢肯定你终有一天会后悔的，请你记住，我会一直等着你，不论你何时回来……”

一个声音在他内心叫喊，哭泣……然而他的嘴并没有张开，什么也没说，在沉重的沉默中迈步走了……

现在他能够打破所有的羁绊了，能够以佛陀似的义无反顾奔向那从他童年时代就在脑海中描绘的生活。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

那天，天气阴沉，灰蒙蒙的。鸟儿一队队地蜷缩在茂密的树枝上。他低垂着头坐在一段湿漉漉的断木上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忽然，他那无精打采的眼睛落在了一只蜷缩在树枝上的毛茸茸的小动物身上。那动物泛红的眼睛仿佛在笑，尽管长年以来，他一直教导自己，美与丑之间没有任何区别，然而那动物真的有一双美丽的眼睛，薄薄的嘴唇，皮毛白中泛黄，也许是一种棕色。那天之前他没有在他棚屋周围看见过它，也许看见也跟没有看见一样。然而，这一次他的眼光在它身上凝固，以人的清醒意识看着它。那天，在药店门口，热娜也是那样看着他，那动物的目光中也涌动着热娜绿眼

睛的狡黠，热娜！……说真的，她现在在哪儿，在做什么？

过了多久，他不知道。小动物最后活动起来，从一根树枝跳到另一根树枝，把自己大理石般光滑而又柔软的白肚皮向哈克萨尔展示，以狡黠的眼光看着他，然后很快地消失了。

一片沙沙声，枝条被折断了，总是充满了隐秘音乐的森林又恢复了平静。哈姆希先生从断木上起来，上了路，依然是惯常的闲散步态。尽管他不再是以前的自己，然而一块落入小溪的石头总会在水面激起涟漪。

那天晚上，他梦见了他的老房子，他母亲铺开白色的餐桌布，正忙着摘菜。哈克萨尔从门口进来问了声好，老太太说：

“明天，我想给你和你爸做面条汤，我知道你很喜欢……”

她总是为生活的继续制造借口。她爱她丈夫吗，还是像她老念叨的那样，只爱她儿子。她真的爱他们吗，还是爱她自己，为了活着，活得更长，活得更好而制造那样一些动机?！……

清晨，当他踩踏在森林的草丛上，重温昨晚的梦，想起父母频繁的争吵，就像重复不断的令人厌倦的故事，非常孩子气，十分可笑……

“夫人，没有必要为做一顿面条汤而把你自己弄得那么累，从晚到早呻吟抱怨个不停……”

“哎，你还数落我，我为你们卖命，我尊贵的男人，我不会为我姑妈做面条汤，我是为你和儿子做。”

“那么，如果我们说，我们压根就不喜欢面条汤，你会怎么样？你还是会让自己连续三天操劳个不停，然后生病，卧床不起……你难道不知道，如果你对这个家少管一些，会给我们带来什么……”

难道父亲也陷入在自身的痛苦中，恐惧他妻子的死亡。因此，当争吵升级，他就叫道：“诅咒我掉进你陷阱那天，真愿我没有遇见你这个女人……真愿我断了手，无法在那结婚证书上签名。我究竟还要吃你多少苦头。”

草地中央流过一条窄窄的银练似的小溪。他在那溪边坐下来，

把手伸进宜人的水中……

父亲的声音随着水的流动往前走："对我开开恩吧，老婆。你别忘了，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你我就没有别人了。"

他父母就像世界上许多人那样，蜘蛛似地用自己的手编织出自己的牢笼，白天黑夜地唱着那悲伤之歌度日，而他一直在避免建造那样一座牢笼，甚至，在热娜的诡计下落入其中之时，依然没有持续多久，他就打碎栏杆，逃掉了。尽管他做了这所有的努力，但他依然完全是自己这座监狱中的俘虏！……

"感谢真主，我拯救了自己，我不再担忧会失去某人，也不再为某人所有，被某人所囚禁。现在我可以独自生活了，自由自在，无忧无虑，无牵无挂……在这森林里我要一直待到生命结束，任何东西都不能让我回到过去……"

他如此思考生活一个星期后……早晨，就像每一天，没有任何目标，没有任何愿望和激情，他漫步在森林中。突然，他听到野黑莓树脚下发出一声呻吟，一只毛茸茸的小动物在晃动的树阴下在草丛中蜷缩成一团，不停地呻吟，一双红眼睛看着他……他浑身颤抖了一下。这样的目光他曾见过。那天，在那又长又窄的小巷，那动物从热娜身边经过，眼睛泛红，充满痛苦，却有着热娜那绿眼睛具有诱惑力的狡黠。

顷刻间，时间之墙坍塌了，情景似现非现。哈克萨尔探头过去，看见了动物，是一只小松鼠……一只松鼠幼崽……

它一条腿流着血，染红了黄花。一种本能驱使哈克萨尔把手伸向松鼠，它正用一双眼睛乞求他来帮助。毫无疑问，是一只动物促使他这样。他捧起松鼠，血流到了他手上，其尖叫声在森林中回荡，似乎在承受着强烈的痛苦。他一下把松鼠搂在胸口，向他的棚屋走去。他用凉水清洗了松鼠的腿，把他带来的药膏抹了一点在伤口上，然后用手绢包扎了，又给它喂了一点水，然后把它放在了他自己的床上。

小家伙用一种奇怪的目光看着他，害怕，哀求，或者是想用花

招把他抛入陷阱，就如同其他所有动物一样……当需要的时候，就依偎着人；一旦不再需要时，就翻脸不认人。

他把目光从小松鼠移开，走出了棚屋。秋天才刚刚开始，蜜蜂在最后的野无花果和山梨树上嗡嗡作响。哈克萨尔在一个角落停下来，看一群大蚂蚁把一条蚂蚱腿往洞穴里搬。

那天晚上，哈克萨尔与断了腿的不时呻吟的松鼠一起睡在了同一个棚屋里。一段时间之后……这样一只动物与他在同一个屋顶下呼吸，就跟卡卡依一模一样……那些夜晚他若不把卡卡依抱在怀中，听着它的呼噜声，他就睡不着……

那天晚上过去了，如果那小动物很快痊愈，他会一如既往地生活，也许故事就会是另一种形式了。然而，松鼠整个初秋都蜷缩在角落里，让他这边那边地忙碌。这时，北方的雨季开始了。雨水一天连一天地降落在经秋的黄色森林中，哈克萨尔和松鼠在同一个屋顶下生活，只有他们两个。除了骑着骡子的流动小贩每个月带来一些生活用品，交易完就走了，在那里就不再有别的生物了。哈克萨尔是否意识到他渐渐地习惯了小松鼠，习惯了它时不时的淘气，甚至习惯了听它的呼吸，他已经被羁绊在了那习惯之陷阱中?!

他们一起吃食物，相互依偎着睡觉。每当冬日惨淡的太阳从云层中探出头来，把目光洒向大地，哈克萨尔就抱着小松鼠一起在冬日的树林中散步……

冬天结束了，森林从寒冷的梦中苏醒过来，准备开始一个新的季节。现在，小松鼠已经能很好地走路了，一蹦一跳地跑出棚屋，四处转悠，在棚屋前的赤扬树上蹿来跳去，但总是会回到棚屋，与哈克萨尔一起吃喝，就跟强行进入他生活中的热娜一样依偎着他睡觉，就像卡卡依一样整宿整宿地打呼噜。然而，有一天，午饭时间，松鼠没有回到棚屋，几个小时之后依然不见它的踪影。下午连着傍晚，太阳移过树梢，把淡紫红色的晚霞随同一起带走，树恢复了从头到脚的绿色。哈克萨尔看着油灯的光芒呆坐着，他铺开了晚餐的桌布，却没有一点胃口，心依然还想对自己说谎：

“该死的东西，我到底还是从它的邪恶中解脱出来了，愿真主别让它回来……”

那些日子，每当热娜比平常晚回家，他也是这般的心情，也对自己说这些话。他打开电视，呆呆地看着那些追来逐去的画面，实际上并没有看任何一幅转瞬即逝的画面，全都是热娜的影子，他看到的只有不再回家来的热娜……他必须品尝失去之痛……晚上，还没到半夜，小松鼠突然一下窜进了棚屋，奔向哈克萨尔，舔了一会儿他的手，然后与他面对面地坐着，盯着他的眼睛。哈克萨尔用手抚摩着它的后背，高兴地说：

“坏家伙，你到底还是回来了！”

然后，他把眼睛冰凉、湿漉漉的小松鼠抱起来，搂在了胸口……那些夜晚，那些遥远的夜晚，每当他想交出肉体之时，也是用这样的体温把热娜紧紧搂在胸口。然而，当他回过神来，震惊于又落入牢笼，又接受被惩罚。顷刻间，他浑身冰冷，变得冷酷，他的双手不由自主地消失了所有的热情。

他愤愤地把松鼠放在了地上，把一片面包捏成碎末，扔在它面前，然后背冲着它倒在了床上。然而，只要小松鼠不躺在他身边发出呼噜声，他就睡不着。

几天过去了，森林变得像一块花团锦簇的布，黄色、蓝色、紫色的花朵五彩缤纷。树林和灌木丛从头到脚都绿了，蝴蝶们又唱起了绿色的歌。尽管哈克萨尔的石头心脏比以往多了一些跳动，但他依然无动于衷地继续着生活，对自己说着谎言。事实上，在看到小松鼠之前，由于他心扉关闭，他并没有意识到什么，也就是说，他对自己如此地说谎，以至他已经丧失了领悟真谛的能力。

让春天的血在他血管中沸腾的小松鼠，现在也时常消失几个小时，跑得远远的，又总是浑身皮毛湿漉漉、疲惫不堪地跑回来。尽管白天在森林里四处游窜，然而就像几个月前一样，总是会在棚屋里在哈克萨尔身边睡觉……

那些日子，太阳刚刚才将金色的眼睛向黑莓树睁开，一种新的

声音在哈克萨尔的耳中回荡，仿佛一种混合着欲望的呻吟，或是一种恋爱般的呢喃……他坠落在似醒非醒的炼狱，他感觉着小松鼠的一举一动，觉察到它急匆匆地跑出棚屋……越跑越远，直到晚上睡觉时间也没有回来……

两三天之后，哈克萨尔还在睡梦中，那充满诱惑的声音就在棚屋中响起来，他觉察到小松鼠正向棚屋悄悄奔来，觉察到它在草地上跳跃的声音。他一下惊醒，揉了揉眼睛，然后起身来，站在门口，眼睛四处搜寻。他的目光一下落在了一个地方，已发育的小松鼠在那里，但不是独自一个，而是与另一只松鼠在一起。那松鼠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一会儿前一会儿后地奔跑，在小松鼠的尾下嗅闻，惊奇地围着它转来转去……突然，哈克萨尔的内心涌起愤怒的狂澜，把他抛入漩涡中，经过这段时间，他几乎认不出它了，他双手一拍，叫道：

“坏家伙，干什么呢?!”

皮毛已经变成硬刺的小松鼠转过头来，半睁着眼睛看着他，发出吼叫，对他龇牙咧嘴，然后又把头转向那只松鼠，两个一起跑向树枝交错的树林中，顷刻间消失了。哈克萨尔·哈姆希整整一天都在那漩涡中挣扎，咆哮：

“孽种，滚到地狱去了，我从它手中解脱了，真是再好不过了……”

他不时听到他内心深处升起的伴着哭泣的呻吟声，仿佛失去了一种至爱的东西……就像失去卡卡依和热娜一样！……

半夜，松鼠爬进了棚屋内，哈克萨尔醒着却什么也没说，松鼠在它以往的地方，在哈克萨尔身边躺下来。哈克萨尔的心情就像自己的情人跟别的男人跑了又重新回来一样。

“不知羞……孽种，还一点不觉惭愧……”

多么具有讽刺意味的声音，他百般努力也无法把那声音在内心熄灭。他那人为的虚假的性情坍塌了，内心隐秘的性情苏醒了，他想尽办法也无法把它赶回它长期以来的禁锢之地……清晨，小松鼠

又一次在母松鼠充满诱惑的声音中跑了出去，哈克萨尔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就像一个被打败的英雄大声恸哭起来……从小区清洁工把卡卡依放在垃圾车上运走那天，直到今天，直到这一刻，他从未因面对现实而如此震动，如此痛苦地哭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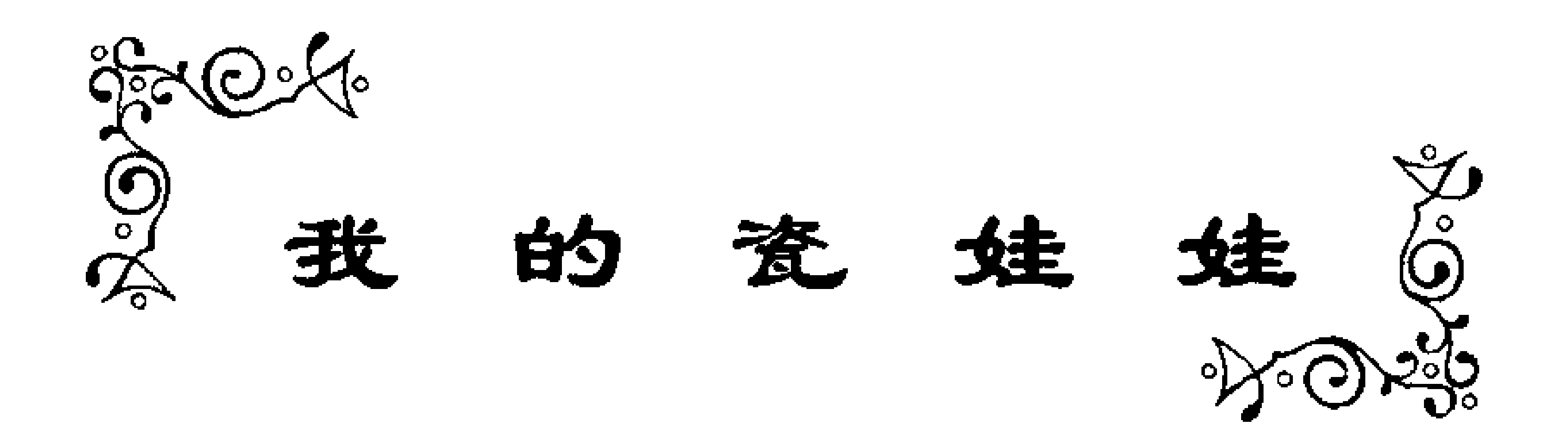
“该死的，一闻到母松鼠的气味就丢下一切跑了。正是因为这种事情，我整个一生都在逃避一切东西……”

他在草地上缩成一团，如此伤心恸哭，枫树、赤扬、山莓树的树叶都枯萎了，灌木丛和草丛都憔悴了。

第二天一大清早，生活在俯瞰森林的山顶上的村民们看到一个矮小的男人的身影提着箱子走出了森林，走向长途汽车站……一个穿着灰色服装的男人，其眼睛就像孟春时节的天空，哭泣过一番……然而，在那眼睛深处光芒正在涌现……

## 胡尚格·古尔希里（Houshang Golshiri 1937—2000）

出生于伊斯法罕。伊朗现代著名作家，伊朗作协七人主席团成员之一，是伊朗新意识流小说的代表，在伊朗现代文坛上具有崇高地位。古尔希里一生共创作了 17 部作品，包括小说、诗歌和文学评论，其中代表性作品有：《一如既往》（1968）、《埃赫特贾布王子》（1969）、《克里斯汀·瓦基德》（1971）、《我的小祈祷室》（1975）、《牧童迷失的羔羊》（1977）、《十二张脸》（1990）、《绞架上的镜子》（1992）、《明手暗手》（1996）。其中长篇小说《埃赫特贾布王子》是伊朗现代小说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在 1973 年被改编成电影。古尔希里在伊斯兰革命前，曾因反对巴列维国王的专制独裁统治而两度被捕入狱。《我的瓷娃娃》选自短篇小说集《我的小祈祷室》，该短篇小说在描写巴列维国王时期革命者们慷慨就义的众多小说中独具一格，以一个小姑娘的视角，通过她与洋娃娃玩游戏的方式，讲述了其父亲被捕入狱被处决再也回不了家，小姑娘和母亲、奶奶、叔叔一起去艰难探监的辛酸故事。



## 我的瓷娃娃

妈妈说爸爸会回来的，我知道他不会回来了。如果他会回来，妈妈就不会哭了。她哭了吗？你要看见就好了。唉，我要没有看见就好了。现在，你就是妈妈。我又能有啥办法呢，你的头发已经枯黄了。你看看，妈妈就这样坐着。收拢你的双脚，两只手放在额头上。唉，你不会做。她双肩颤抖，很厉害。报纸在她面前，在地

上。我是无法像妈妈那样哭。但我爸肯定能。纳赛尔叔叔如果想的话，也能。就为这些东西，大人到底是大人，他们可以一个劲儿地说：“不许哭，玛利亚。”

或者，我也不知道，他们会说：“你拿火柴干什么，闺女?”

怎么了，我拿了就拿了，我又不想玩儿火。我想吗?爸爸真好，从来不会说：“不许哭!”但总是绕着弯儿说：“我不会看到我的玛利亚哭吧?”我想哭，但我知道我哭不出来。洋娃娃们也会哭吗?我知道你是不会的，就像妈妈，就像奶奶，就像纳赛尔叔叔。当麦赫丽闯祸摔碎了我的洋娃娃的时候，你如果能哭出来为什么没有哭?我说的是瓷娃娃。你就像现在这样坐着，看着它。你看到我哭成什么样儿了吗?奶奶说：“别哭，玛利亚。我亲自去找修瓷匠把它粘补起来。”

我说：“粘起来会像啥?”

她说：“就跟原来一模一样。”

我说：“我不要，我不要。就跟那大茶壶一样。”

爸爸说：“如果我闺女不哭，爸爸就再给她买一个，买个大的。”

他没有买。爸爸是好爸爸。如果他能回来，我不会让他买，我也不会哭。你还记得奶奶是如何哭的了吗?我是说，为你哭。穿着黑衣服，趴在爷爷坟上哭了。我也哭了。爸爸没有哭。也许哭过。就像洋娃娃们，就像你，看不到眼泪，也听不到声音。我哭不出来。其实我也这样哭了，你别说。我总算明白了爷爷再也不会伸出他的拐棍来，说：“玛利亚乖乖，你说得出我的拐棍有几拃长吗?”

我说：“七拃，爷爷。”

他说：“不对，五拃。”

我说：“七拃。”

他说：“十拃半零你的一个小指头。”

我说：“七拃。”

他说：“量量，你量量。”

我量了，他以为我的手不碰拐棍我就不会知道，他抓住我的手腕，把我拉到他的拐棍前。我也正想这样。我把手伸进他的马甲口袋，掏出他的怀表来。爷爷打开表盖儿，放在我耳朵边。我说：“你的手多老啊爷爷？”

他说：“唉，反正很老了。”

他的手，他的手背都是一个样子，就像他的脸。他说：“就是这个东西弄的，乖乖。”

他是说指针，就是那个红色指针，不停地走，比其他指针都走得快。现在他的怀表到哪儿去了？随爷爷一起埋在土里了？你是不知道的。你多小啊？你就像一个侏儒，被呼来唤去。嘿，到那边去，到这边来。别转来转去的，让我头晕，听见没？爸爸在那边。我都认不出他了。小家伙，你不停地走来走去，站在这里别动。妈妈抓着我的手，说：“你究竟想拿火柴做什么，闺女？”

我说：“我也不知道。”

但是，现在我明白了。我一根挨一根摆起来。一根，二根……就这样。我和妈妈待在火柴棍儿这边，爸爸在那边，这些待在那边。小家伙，你站在中间来。现在我们，这些在这边要叹气，那些在火柴棍儿那边，要尖叫。爸爸喊：“我的玛利亚怎样了？你给爸爸一个飞吻看看。”

现在你这小家伙，到前面来，到我面前来，就这儿。结果爸爸看不见我给他飞吻了。爸爸说……我不记得他说了些什么。妈妈抓住我的手，就这样抓着。我爸说：“闺女，别哭啊，爸爸身体很好。”

爸爸一点也不像爸爸的样子了。就像小家伙一点也不像爸爸。如果麦赫丽不闯祸打碎娃娃，我就把它放在那边了，爸爸的地方。在那边的另外一些人旁边，在爸爸旁边。妈妈说：“你不要再说我的娃娃呢，听见没？”

我说：“妈妈，那爸爸呢？”

她说：“就在那儿，宝贝儿。在那位先生后边，正要走到前面

来。别忘了。”

根本就不是爸爸，说不上是啥样子。但一看到他那笑容我就知道是爸爸，就是爸爸。然后，爸爸说：“我的玛利亚，给一个飞吻看看。”

我说嗯，然后他就没再跟我说话，而去同妈妈说话。现在瓷娃娃应该说：“埃斯玛特，不要让我看到你对这些人低三下四。”

就让她叫，让她说，让她一个劲儿地暗示小家伙。你也说：“那又怎么样呢，又害得着你什么事呢？”

那时爸爸说：“什么，什么怎样？全都明摆着。你真幼稚。现在，管它怎样，你不要让孩子伤心。”

他说的是我。然后我不知道妈妈说了些什么。她尖叫起来，一个劲地尖叫。她就那样叫嚷，不停地叫嚷……就像哈桑闯祸的时候，一个劲儿地尖着她的嗓门儿叫。管它呢，就让奶奶也叫嚷，谁也不明白谁说些什么。现在就让他说：“埃斯玛特，把你的眼泪擦了，我不想让这些人看到你哭。”

又到该小家伙现身了。我没有看到妈妈哭。我说：“妈妈，我要你抱。”

妈妈说……我听不懂。我不记得了。我其实并不累。我想看看，如果妈妈哭，我也该哭。妈妈擦干了她的双眼，就这样。现在，你，小家伙，冲我们站着，冲着我、妈妈、所有站在这边的人。张开你的双手，就这样。现在就说，大声地说：“女士们，时间到了，请回吧。”

现在就回吧，对爸爸和这些人说。说呀，说点什么让大家都走。爸爸瘦了，然而笑着，就像是把我抱在怀中或是挠我胳肢窝痒痒，就这样儿。现在我却笑不出来。纳赛尔叔叔揪着闯祸的麦赫丽的耳朵说：“哎，闺女，对玛利亚的瓷娃娃你该怎么办？”

揪得好。如果瓷娃娃还在，如果麦赫丽没有打碎它，现在爸爸就该回来了，还会招手。我也会招手，就这样。然后我会哭。爸爸想回来，但却回不来。你，小家伙，到那边去，拦住爸爸。妈妈

说："难道爸爸没有说别哭吗？"

我想哭。我总是听爸爸的话的。他如果回来，即使像纳赛尔叔叔那样揪我的耳朵，我也不会哭。我也从来不会打爸爸。他常说："打呀。"

我就拍他脸颊。他笑着说："使劲打呀。"

我就打起来，这边一下，那边一下，打个不停。小家伙，你摔倒了，爸爸却不会摔倒。你快站起来呀。如果爸爸回来的话，我会轻轻打，用指头，就这样打他。也许他会感到疼。奶奶一个劲儿地说："真主啊，如果大家说的这些都是真的，现在我儿子会遭啥罪呀？"

我说："大家都说什么？"

妈妈说："她奶奶，当着玛利亚？"

妈妈坏，总是说不，总是不让奶奶说，说爸爸。她一大声喊"她奶奶！"，就在犯坏。

当奶奶也哭起来时，她就会说了。但她突然放声大哭，在我面前哭成一团。纳赛尔叔叔来了……小家伙，你就是纳赛尔叔叔。到这里来。你应该进屋来，站在那儿。来，你手抓住这张纸，就是这张报纸。妈妈说："现在你要想开门，就自己去开。"

现在小家伙应该一看到妈妈，就扔掉，这样扔。

你也打呀，使劲。你是做不到的。你看，应该用你的两只手使劲打你自己的头，然后坐在地上，就像我一样，像妈妈一样，坐下说："我造了什么孽啊，她叔？"

小家伙，把报纸递过来。妈妈把报纸翻了个遍，手颤抖着说："哪儿呀，嗯？"

纳赛尔叔叔跑进了奶奶房间。现在你读呀。我不知道是什么。你就随便说点什么。就像每当收音机或电视里说些什么，纳赛尔叔叔总会那样坐着说一些话。妈妈总说："那上面肯定说了什么，你看他连眼睛也没抬一下。"

显然没有什么，也或许有。妈妈不会撒谎，她会说的。她难道

没说："你爸到阿巴丹给你买去了。你知道，这里是没有这玩意儿的。"

纳赛尔叔叔说："我自己给她买。"

我说："我不要。"

我当然想要，如果是爸爸买的，如果他回来。但他回不来了。要不，妈妈怎么会哭？一边看报一边哭。当他们看报纸时，有时也会笑一笑。就是这样。我现在没法像他们那样笑。妈妈也不能。纳赛尔叔叔来到我身边，用手抚摩着我的头和头发。你，小家伙……不，我不愿意你用手摸我的头。纳赛尔叔叔一个劲儿地抚摩着。我却不愿意。他不是在像那位女士一样把我的头发弄乱。就那样……好吧，别犯拧小家伙，现在你就是那位先生。你的桌子就在这里。一张大大的桌子。在桌子上，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都有。我、妈妈和奶奶走了进去。纳赛尔叔叔没有来。他说："你们去吧，我就在这里，我在那家冰激凌店等你们。"

我说："我跟纳赛尔叔叔去。"

我并不是想要冰激凌。爸爸到底说过："别要，任何时候都不许要。"

妈妈说："你必须跟我们在一起，懂吗？记住要对那位先生说：我要爸爸。"

纳赛尔叔叔说："就这样说，宝贝儿。你回来的时候，我亲自给你买两个冰激凌。"

我说："我现在就要。"

妈妈呵斥："玛利亚！"

你也大声喊："玛利亚！"抓住我的手腕拉着我，然后打门，一扇大门，现在一下子……过来，小家伙，从我手的洞眼儿里看看妈妈。也看看我。现在你要像妈妈一样说点我能懂的东西，也就是我、你、奶奶一起来看爸爸。你快说呀。门开了，我们进去了。还是那位先生说……我听不懂。说了很长时间。他比妈妈高，也长得很胖。奶奶说："我都快为我儿子愁死了。"

他小声说话。现在，你，小家伙，就是那位先生，又高又胖，非常胖，还有胡子。笑一笑，就说："请到那间屋子。"

他之后来了一位女人，很漂亮，就像我的瓷娃娃一样。不，那就是爸爸。就是因为他没有在，才是爸爸呢。那女人当然在。就像这些女人们一样，跟电视一样讲话，不，跟读报一样，还一个劲儿地笑。妈妈哭了。那天……我说的就是那天，我已经说过了。那女人过来说："女士们，希望你们原谅。"

然后又说了些什么。先是把手伸进奶奶怀中。奶奶说："哎，夫人，我……"

妈妈说："她奶奶！"

说得很小声。但她的脸就像大声说话时那样。就像想训斥我时那样。现在她却不这样做。要能这样做就好了。如果能拽住我的手，在我的手背上打两下，我也不会哭。有时我拿走爸爸的一本书，她也没说我，只是拿过去放回原处。你就说："妈妈的宝贝儿，玛利亚，你不应该搞你爸的东西。"

我想说："爸爸到底不会回来了。"我没说出来。我说过，如果我不说，他一定会回来。如果我拿他的书，如果我只是撕了其中一本，他也会发现的。过去他总是揪我的两只耳朵，没使劲，轻轻地。他总说："爸爸总有一天会把他闺女的两只耳朵揪下来，放在她的两只手掌上。"

如果我淘气，或是想跟她到外面玩，她就说："爸爸马上就该回来了，他会揪你的两只耳朵，会狠狠地瞪你。"

有一天他瞪我，一个劲儿地想狠狠瞪我，却做不到。纳赛尔叔叔能做到。不是现在。他揪麦赫丽的耳朵。爸爸却不会。然后我们两个就一起笑了。大笑起来。我也揪爸爸的耳朵。爸爸的耳朵不大。有时他坐在我面前，就这个样子，说："小姑娘，让我揪吗？"

奶奶说："哎，那究竟为什么？"

妈妈再次说："她奶奶，你难道没听见这位夫人说了些啥？"

那时，那女的抚弄着我的头发。妈妈本来是把我头发编好了

的，盘在我的头上，非常漂亮，简直没法说。正因为此，我才吻了一下那女人。然后她伸出手……哎，现在我就是那女人。好吧，如果我把手伸到你袍子下，你会高兴吗？她对妈妈这样做。对奶奶也这样。

奶奶说："真主啊，一边去。"

妈妈没有喊"她奶奶"。她应该喊的。那女人说："小姑娘，你真漂亮，上学了吗？"

妈妈说："还没呢，明年上。"

关她什么事？我把书拿在手中。我把一根红发带，就像纳赛尔叔叔的麦赫丽的发带那样扎成一朵花，别在头发上，妈妈做的。我会数到五十。爸爸教我的。一，二，三，四……不，现在我数不了了。爸爸老说："我女儿会成画家。我女儿坐在那里，坐在她自己的桌子边，画画儿，让爸爸可以做自己的事。"

那个时候他就坐在他自己的桌子边看书。不管我怎么叫：爸爸！他都没听见似的。然后我就大喊：爸爸，爸爸！他摘下眼镜，说："什么事，我的宝贝儿？"

我说："你看，爸爸，我画的什么？"

他说："拿来，爸爸看看。"

奶奶说："如果你啥时候画了我，我不会轻饶你爸。"

她以为她做得到。爸爸笑起来。他一边看一边笑。还拿给纳赛尔叔叔看。那根本不算什么。看，就这样，这就是奶奶的肚子。然后，哈，这就是她的头，这是她的眼睛。她的嘴应该很大，正在骂我。爸爸说："那她的鼻子在哪儿呀？"

我说："嘴太大了，就看不到鼻子了。"

就像这样没有鼻子。好了，现在，小家伙，你就坐在你的桌子边。这是妈妈。等一下，让我画奶奶的手。我的手在奶奶的手里。现在，你，小家伙，从桌子边站起来，到前面来，笑一笑。向奶奶和妈妈问个好。然后，捏住我的双唇，就这样。我没有感到疼。但是，好吧，现在我也不喜欢这样。小家伙你说，跟我说："你叫什

么名字?"

就让奶奶张着她的大嘴说:"是玛利亚，正吻您的手呢。"

然后，一位先生端了茶来，没有我的。我才不想喝呢。现在，奶奶会说一些我听不懂的东西。你来说，但要说我爸爸。你就说:"哎，先生，不管怎样，他们都还年轻。他们读了些东西……"

她在说爸爸。妈妈的脸毫无表情。小家伙，你不要东张西望，冲奶奶站好，手里端着茶，就说:"反正这是他们咎由自取。不管他们啥时候来了……"

我听不懂。她就像报纸一样说话。我猜想，她是想像爸爸的做派，就这样坐着，用眼睛瞥着报纸，就这样说话。

现在，你说，就像妈妈一样说，说爸爸，说些奶奶也听不懂的事。现在，小家伙就说:"好吧，明天你们去，如果你们愿意，把孩子也带去吧，但要听话。"

奶奶就用她手的这个地方打了我一下。我知道她为什么打我。我低下了头。奶奶就打，使劲打。我看了她一眼。她脸上毫无表情。只看得到她的鼻子。现在，我该对小家伙说:"先生，我要爸爸。"

小家伙应该说:"你去了就会看到他的，宝贝儿。但你要记住说:爸爸，你啥时候回家来?"

妈妈说:"如果她不听话，怎么办?"

小家伙，你不应该明白妈妈是在说爸爸。现在，你说:"那你就让她听话呀。多说几遍就记住了。"

妈妈没有再说什么。奶奶说:"她在说我儿子。"

小家伙，你说呀……不，先让他背着双手，走到他桌子边，然后说:好吧，好吧，别的我就不知道了。

现在，小家伙，我们马上就走，我、妈妈、奶奶。到前面来。弯下身子，轻轻说:"你还没说你叫什么名字呢，漂亮的小姑娘。"

然后就说:"明天你一定要去看爸爸。"

爸爸没有在。爸爸没有来。现在我该说:"妈妈，他为什么没

有来?”

她说:“我不知道，一定是爸爸讨厌妈妈了。”

——为什么，妈妈?

你就说:“爸爸很好呀，妈妈。”

——不，不好，他讨厌妈妈了。

我对妈妈说了。妈妈不再说话，只是擦了擦眼睛。奶奶没有来。她没法来，她整个瘫软在床上哭泣。

奶奶的脚疼。纳赛尔叔叔来到她床边坐下来同她说话。麦赫丽闯了祸没露面。当我到奶奶床边时，他们就不说话了。现在，小家伙该说话了……不，别说。我自己替纳赛尔叔叔说:“就在明天，妈妈。”

奶奶会说:“要能见他一面就好了。我担心我死了也见不到我儿子。”

妈妈说:“别说这话，她奶奶。”

她说:“我知道我见不着了。”

妈妈看到我，就没有哭了。她没为奶奶哭，而是为爸爸哭。

纳赛尔叔叔说:“任何人都不准进。但是，哎，也可以见到他。我和嫂子去。”

妈妈说:“她叔!”

她没大声喊。纳赛尔叔叔说:“哎，闯祸的，你在这里吗?”

我说:“我也要去。”

这时妈妈该说:“玛利亚?”

如果她没有这样说，就会带我去了。他们没带我去。纳赛尔叔叔说:“你若做个好姑娘，我就给你买一个大洋娃娃。”

爸爸从没说过“你若做个好姑娘”，他总说:“你想要怎么样?”

我说:“就像那个，我就要那个。”

爸爸说:“你给她系上带子就不好看了。”

奶奶该说:“你们见到他了吗?”

纳赛尔叔叔说："就一分钟。他身体还好。"

我说："他头上有头发吗？"

他说："有啊，宝贝儿。他还对我说，纳赛尔叔叔应该把玛利亚的耳朵揪下来搁在她手上。"

我说："他不会这样说了。爸爸现在不会这样说了。"

每当爸爸这样说的时候，我就捂着耳朵跑了。爸爸就笑着来追我。现在奶奶该说："究竟为什么他们不让你们进去？"

纳赛尔叔叔说："玛萨勒在那里，谁都不让进。"

我说："玛萨勒是什么意思？"

纳赛尔叔叔没有说。不说就不说吧。我知道有二十个，不，五十个小家伙一样的东西在那里。你站到那里去，小家伙。一个就站在这里。太多了。瓷娃娃也应该站在中间，如果它还在的话。麦赫丽因嫉妒而把它扔到了地上，我知道她嫉妒。纳赛尔叔叔说："明天报纸一定会登的。"

妈妈说："我不想猜。"

奶奶说："如果我脚还好的话，如果我还能的话。"

奶奶已经站不住了。她要能站住就好了。纳赛尔叔叔和妈妈把她搀起来。就像瓷娃娃两只脚折了一样。它的头也碎了，碎成三块儿。爸爸说："拿走，扔到垃圾桶里去。"

我说："它还没有死吧，爸爸？"

爸爸说："洋娃娃不会死的，乖乖，只会摔碎。"

我说："不，会死的。洋娃娃也会死的，就像爷爷一样。"

我自己动手把它埋了，埋在小花园里，我给它挖了一个小坑，用我自己的白手绢把它包裹起来，然后把它埋了。我还在上面浇了水。然后摘了几朵花，散在它上面。如果爷爷还在，不会让我这样做。那位先生坐在爷爷的坟墓旁，照着一本书念些什么，我也没听懂。念得很快，还摇头晃脑的。我们现在却没有红花了，爷爷在的时候还有呢。奶奶总说："那时他妹妹去了，拿起骨头用花露水冲了冲，埋在了红花树下。然后那东西就变成了一只夜莺，飞呀飞



呀，夜莺也飞去停下来……现在我没耐心给你讲。奶奶也没有耐心。纳赛尔叔叔说："别哭，妈妈。不过待上几年就会回来的。"

妈妈说："几年？"

你也说："几年？"然后跑到那房间里。我也想哭。但爸爸说过："不要哭。"爸爸说："我的玛利亚，千万别要爸爸，要他们。"就在爸爸不再有爸爸的样子的那天，就像瓷娃娃，就像麦赫丽闯祸打碎了它的时候。他的脸毫无表情。妈妈瘫倒在床上。纳赛尔叔叔说了些妈妈说过的话。你说呀，唉，还是别说的好。妈妈说了些很糟糕的话，妈妈真坏，她有的时候就是坏，时常因嫉妒说纳赛尔叔叔，说爸爸。爸爸很高大，总是把我举起来骑到他脖子上。他说："我的玛利亚，来，站在爸爸的手上，就这样。"

他总说："蒙上爸爸的眼睛。"

我就蒙上了，那时候我就跑到上面，那上面。他就说："现在爸爸要解开眼睛了。"

我在那上面，在灯旁边。妈妈说了。我说过了，纳赛尔叔叔看见了我。如果他没有看见，她也会说的。她说："你在这里做什么，闺女?"

然后大家都不再说话。如果大家说话，会当着我的面谈论爸爸，爸爸一定会回来的。小家伙不准。你是用这只手打的吗，嗯?爸爸变得像我的瓷娃娃一样。碎了。你真坏。我也要掰断你的脚，掰断你的手，掰断你的头，还不会像我把瓷娃娃埋在红花树脚下一样把你埋了，我要把你扔进垃圾桶里。不会为你哭一声。但是我根本就做不到不哭。

## 巴赫拉姆·萨德基（Bahrām Sādeghi 1936—1984）

出生于伊斯法罕，伊朗现代著名作家，职业医生。从20岁开始发表作品，很快脱颖而出，成为伊朗年轻一代作家的代表，但英年早逝，只留下两部作品，长篇小说《天国》和短篇小说集《战壕与空水壶》。作品虽不多，但几乎都是上乘之作，《天国》被称为伊朗现代文学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巴赫拉姆·萨德基的作品主要内容是对失败、贫穷、绝望和理想的沉思，在伊朗年轻人中具有很大影响。《昏礼》选自《战壕与空水壶》，反映了年轻人在追求理想中的迷惘。



# 昏　礼[1]

这个怪模怪样的年轻人的问题淹没在了“国王广场”上令人眩晕的喧嚣中。他一身尘土，那更怪模怪样的衣服和盘根错节的手杖也没引起别人的好奇和观看（也许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了）。戴着红色头盔的巡逻骑兵从一个角落冲向另一个角落，步行的普通百姓穿着各色长衫和长袍从广场边走过。铜器铺子里响着不谐调的敲打声，因声音听起来很熟悉，倒也还令人觉得动听，仿佛是在给所有的行人、士兵和旅客送行。年轻人对他路上遇到的每个人都如此说：“大哥……我是外地人，是客人，刚到伊斯法罕。我是步行来的，你能……你知道谢赫·巴哈依的家在哪儿吗？他是怎样的一个

① 昏礼：穆斯林黄昏时分做的礼拜。

人？你给我指指路，我想见他。”

那些佩戴武器者没有回答他，而是相互看着，嘲笑他。年轻人从他们身边经过时，听他们说：“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谁想见谢赫·巴哈依，大概他身上的汗还没有干吧。是啊，真主可怜的仆人……他一定还很着急呢……”

铜匠们有一片刻停止了敲打，以滑稽可笑的方式回答他说：“谢赫·巴哈依的家？兄弟啊，那可是栋大房子，有两个大马棚……你走过朱巴勒街，然后朝巴高特·阿特拉非拐弯……你要走一天一夜才能到。谢赫·巴哈依本人？你可别说他什么，顺便你别忘了代我们问个好。他的红胡须长到膝盖，驼背拱到头顶高，缠头巾有清真寺拱顶两倍大……但毕竟是我们的兄弟……你找他有啥事？”

年轻人转向站在阿里高普尔宫门前的门卫，苦苦哀求说：“大哥……我……你……谢赫·巴哈依……他本人……他家……”然而，门卫什么也没说，只是瞪着他，让这外地人几乎吓破了胆。

就如同来的时候一样，他从一个又一个的店铺前走过，心虚地看着大家。他在公共饮水处喝了点水，听到乞丐们行乞的声音，他走到为上告而来到首都的人群中，然后又离开了他们。他走出广场，在陌生的大街小巷中四处乱走，碰到人就问，不管是老头老太太还是孩子……

太阳升起来了，快到中午了。年轻人对自己说：我先去集市，吃点东西，等消除了疲劳，我再到巷子里走走问问……

他走啊……不停地走……。商贩们看到他，从他的衣着、口音和吃的东西，就知道他是外地来的旅客。这是明摆着的。真是个怪人。当人们遭遇他的问题时，便根据自己的猜测来想当然，他们想对他怎样就对他怎样，嘲笑他，捉弄他，令人发笑地辱骂他。事情甚至到了这样的地步：人们以关怀的名义而殴打他！

“你这个大蠢货，你能跟谢赫·巴哈依有什么事？”

年轻人在集市的大清真寺做了晌礼之后，走出来，继续走，走到一个街区。对什么事都感到很新鲜的孩子们一看到陌生稀奇的事

物便兴奋起来，都跟在他后面。生意萧条的几个街头卖艺者认为可以利用他来制造热闹，便加入了队伍。好奇的人们出于好奇心，乞丐们也许因为他们共同的命运而对这个有点疯癫的外地来的穷光蛋心生同情，也加入了人群。

年轻人不知道对这些人该怎么办，便对自己说：我只身一人肯定无法从他们中间突围，不论我说什么，只会让他们更加肆无忌惮。于是，便决定固执地我行我素，反正也不关他们的事。他依然对遇到的每个人询问谢赫·巴哈依和他的家，说有要紧事找他。在好几个地方都有人想哄骗他，自称或将别人称为谢赫·巴哈依，但是无所事事者和围观人群的笑声和喧闹声让事情穿了帮。年轻人依然固执地不慌不忙地敲每一家的门，拦住每一个人，重复他的问题。

他走到一条十分狭窄的小巷，巷里有几个又穷又瘦的乡下人正把水果摆在比他们还瘦的驴背上卖。路被堵住了，大家停下来。年轻人凑近一个正买水果的老头，请求他回答他的问题。孩子们和无所事事者们从他脑袋后边向前面张望，有几个人探头探脑，有户人家的门打开又关上了。然后，人群就如同融化的雪一样散了。孩子们见这事儿对他们来说既没有意思又没有啥好处，便对乡下人的驴子蜂拥而上，争抢水果。街头卖艺者们不失时机地在巷子的一个宽敞角落摆开了场子，趁人们还没有回家，赶紧练开了活儿……

老头把年轻人拉到一边，带他渐渐远离了那个角落，窃窃私语从他们那里响起。他们一起拐进了另一条僻静的巷子。老头问："很好，现在你就说说看你都说了些什么，我在那里没有听清楚。是啊，你看，我给孩子们买了水果。你吃吗？"

年轻人说："你不嘲笑我吗？"

"不，请你相信，我已经过了那种年龄。至少我会因我的一把白胡子而感到羞愧……我给孩子们买了点水果。你是做什么的？"

"我？我，就像我刚才说的，我千里迢迢地来看谢赫·巴哈依……"

“谢赫·巴哈依本人？难道你到现在还没有见到他？”

“你看看，你也开始了。我在我自己的家乡，谢赫·巴哈依在伊斯法罕，我怎么可能见到他呢？”

“那好，你别不高兴，显然他们把你折磨惨了。我以为，比如在梦中，明白吗？我经常在梦中见到他。”

年轻人接过老头请他吃的一串葡萄，说：“你多幸福啊。但是，真主作证，我既没有在梦中也没有在清醒时见过他。说实在的，他是怎样的人？”

老头站住了：“你非常想见他吗？你找他有事？”

“有好多事！我想亲吻他的手，我想长时间地敬看他。然而，我也不确切知道找他有啥事。比如，假如就在此刻我眼前一亮，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做什么……只知道很久以来我感到，若不见到他，哪怕一次也行啊，我就没法活下去。”

他们又继续走。老头说：“很好，我能把你带到他跟前。也就是说……当然，我总是说：但愿真主愿意。是啊，但愿真主愿意，我可能把你带到他跟前。我跟别人不一样，我不想折磨你。这里所有的人都憎恶谢赫·巴哈依。没有人跟他是朋友。如果有人问起他，人们就会给他制造同样的灾难，就像对你一样。然而我这个人，可能跟他们不一样。我这个人就是热心肠，甚至对孩子们也从不计较。来，小兄弟，这边，我们从这条巷子拐弯……我们的路还远着呢……”

年轻人急切地问：“你不回家去？甚至也不去告知一下？”

“小兄弟，听着，想见谢赫·巴哈依的是你而不是我。我见他见多了，所以你别考虑我。孩子们的真主也很伟大啊。现在你只跟我说说……”

他们走过了似乎没有尽头的九曲回肠般的狭窄小巷。老头轻松自如地与年轻人并排往前走。他们走到了城郊葱绿的花园，从那里走过去，最后快到城门了。年轻人说：“一年前我在家乡做学徒修苦行，唉，别提了。然而，我所寻求的东西，不是书本上枯燥的知

识和苦行。你想知道实情吗？我完全抛弃了这些命题，我是要追求真正的神学。我读了各种各样的书，长时间地思索，晚上睡在水池里。总起来说，生活还算平静舒心。我早听说过谢赫·巴哈依的名字，然而当时我并不是很信服他。我想，慢慢地我自己也可以成为某某谢赫①，不会比他差。我开始禁欲，不与人们相处，直到有一天晚上……”

他们经过城门，门卫上前来问好，然后说：“你们要光临何处？这位先生我早上见过，又渴又饿，差点儿就倒在这里，多亏我及时救他。但现在与你……？”

老头把念珠在手上转了一圈，盯着路面的碎石头看了好长时间，然后回答说：“他跟着我，让我把谢赫·巴哈依家和谢赫·巴哈依本人指点给他。这可怜人是外地来的穷苦人，千里迢迢地来了，若空手而归是有罪的……”

门卫咳嗽起来，然后几次追着问：“什么？是有罪，是啊……罪过……”

老头缓缓地摇了摇头，仿佛是想让他平静下来：“是啊，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大家把他折磨惨了。他又很着急……”

门卫说：“大惊小怪？你说大惊小怪？是啊，你着急？可是我搞不懂……”

年轻人看着他。门卫从城门旁边的马棚里拽出一头又白又漂亮又壮实的驴子，依然是惊奇不安的神态，他把缰绳递到老头手中，说：“这样至少你可以少受点累，你回来的时候还我。”

老头和善地把剩下的葡萄给了他，然后对年轻人说：“骑上去吧！”

年轻人看了看门卫，似乎是在向他寻求帮助：“我骑上去？怎么回事？你步行？怎么可能？”

老头震慑的目光落到年轻人身上，他除了服从别无选择。他们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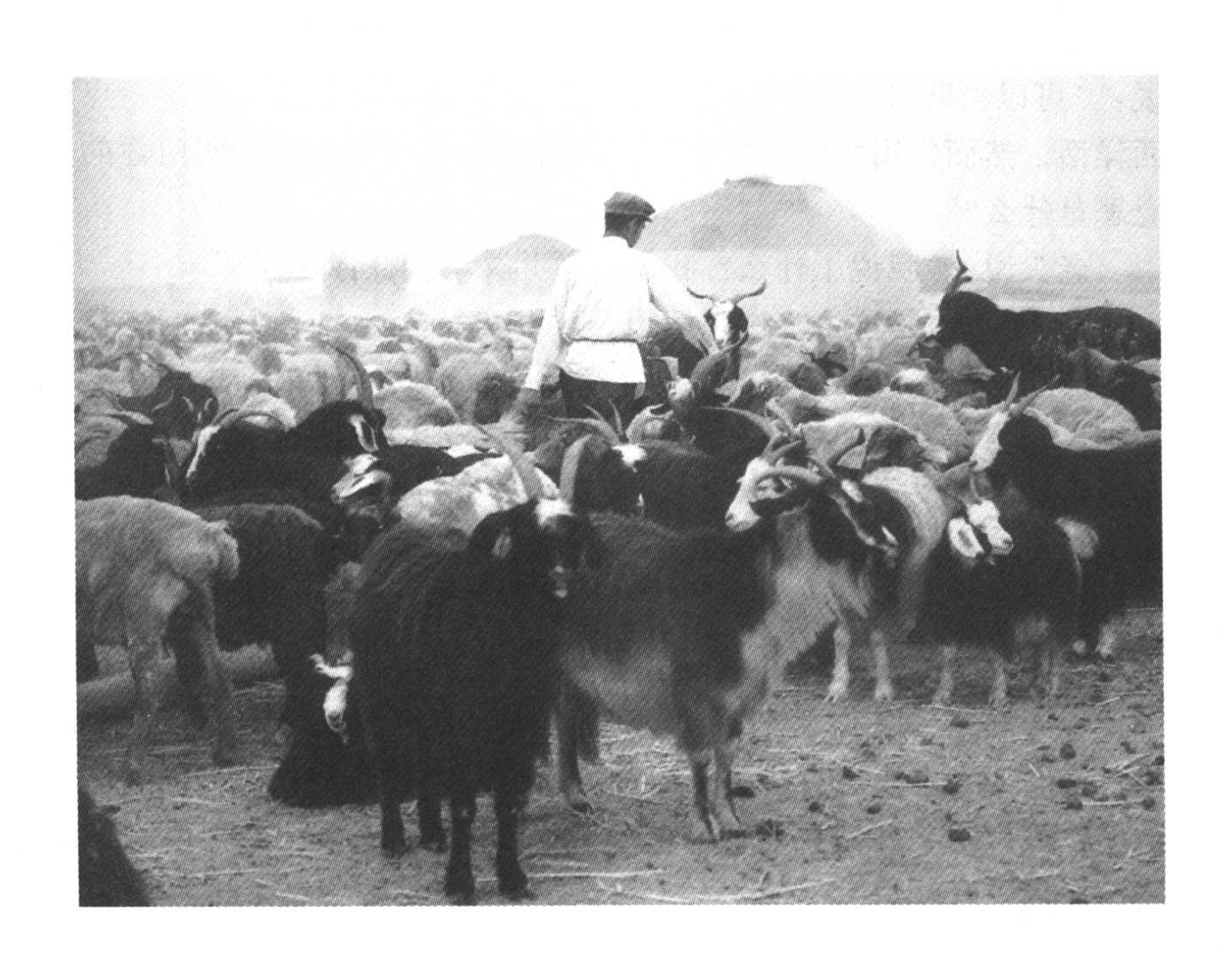
① 谢赫：伊斯兰教苏非派长老的称谓。

与门卫道了再见，老头走在前面，年轻人骑着平稳的驴子跟在后面，他们又一次上路了。他们的影子落在荒郊的地面上。门卫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来，两只手抱住头，陷入了沉思，葡萄被他扔到了一边。老头说："我想，你运气来了，我们找到了谢赫·巴哈依，你可以见到他了。但究竟为什么？为了什么事？"

年轻人转过头望了望身后，伊斯法罕各个清真寺的宣礼楼和拱顶渐行渐远了。年轻人回答说："这里有两个问题。你对我说话很和善，我也就斗胆放肆一下，就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在经历这所有的艰难困苦之后才找寻到谢赫·巴哈依；二是，可是，我现在该对他说什么？你相信，对于我来说第二个问题已经完全永远地消失了吗？"

"也就是说，你只是想看看他而已？"

"是啊，就如同一个焦渴者寻求水一样，至于水在哪儿，其颜



色味道如何，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老头叹了一口气，说：“真奇怪，在伊斯法罕生活的人有成千上万，至今没有一个人产生过这样的念头，像你一样想去见谢赫·巴哈依。他总是一个人，有时居住在城里，但更多的时候是去荒漠。由于同城居民的愚昧和对他的敌意，他就走向荒漠了。”

年轻人从驴背上把头探前去，说：“也许是因为他们每天都见到谢赫·巴哈依？”

“是啊，也许……你就这样想吧。说真的，你别真是想做他的门徒，从你的谈话中可以揣度。”

“门徒？我不知道。在你看来，这是件理智的事吗？重要的是谢赫·巴哈依本人会同意吗？”

老头转过头，说：“你晚上是睡在没水的水池里还是有水的？”

“当然是有水的，装满了水，甚至还有鱼。怎么样？”

老头给了个奇怪的回答，年轻人没听懂，便不好意思地恳求说：“可以再赐教一遍吗？我精通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也懂一点西洋话，然而你用我们自己语言的赐教我却一点儿也没弄明白你的意思是什么？”

老头说：“我说了什么？我说，鱼儿又不会挠你痒痒？”

“对了，就是这个！这句话很有意思。”

老头叹了一口气，说：“不，亲爱的，不，小兄弟，从现在起你别再认为你进入了一个充满奥秘的环境，别以为所有的东西都有某种特殊的含义。所有这一切导致你睡在水池中。那些就不提了。在你骑上毛驴之前，你想见谢赫·巴哈依的目的是什么？他能给你什么？你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你千里迢迢而来，所有人都嘲笑你。你让一个可敬的老头丢开他自己的事情和生活，把他老婆和孩子置于等候之中。你还把一个善良门卫的驴子弄得疲惫不堪。再说，你的家人也一定对你望眼欲穿。你的书本被老鼠咬了，你的水池里也没有了水，鱼儿也都死了。然而，还好，前面还有很长的路，你可以好好想想……”

年轻人问："你怎么了？你也到底是有事要做?"

老头回答说："当然了，当然。我也得想一想，因为我也不太认得谢赫·巴哈依，尽管我多次见过他，但每一次都是在远处或在侧面。我与他同城而居，离他很近。我不像你有远行去陌生的被遗忘的城市的借口。我一直就生活在这里，然而我却不认识他。现在，我也必须得想想，为什么今天会插手这事儿，把你带到这里来。也许他不想见任何人，也许他对他周围的人的无知和愚昧感到厌倦和难堪，对前来的人感到憎恶，也许对活人们的友谊和关爱已经绝望了，所以躲进了沙漠和荒野中。这里什么都有。我必须在你之前给他个回答。他会首先审问我，希望我不要折磨他，让他安静。所以，我也必须得想一想究竟该怎么办？我想对他说什么？我们希望他对我们说什么？我们每个人都彼此希望什么?"

年轻人带着哭腔说："我从来没有感到过如此的无助。我感到决定的一刻就快到了，然而我的脑子却不动了。你有权这样说，你说得很对。一种奇怪的害怕和恐惧攫住了我。我想，若此刻我站在他面前，我的心会颤个不停。我很害怕。我离家而来根本就是做了一件糟糕的事。我不认识他，唉……我想回去，就在今天晚上回我自己的家乡。我对所有的事都不计较了。至少请你允许我从驴子上下来，这样也许我能平静一些，舒服一些……"

老头回过头来，依然用那穿透骨髓的震慑目光盯住他，说："不，不，最好是骑着驴把路走完。步行的好处不是这么容易就让人获得的……请你相信我也很害怕。我岁数比你大，阅历也比你多，我还多次见过他，我也没有你那样距离遥远的城市和家……是啊，我也如同柳树一样颤抖，心咚咚作响，每一瞬间都感到接近一个痛苦可怕的东西的时刻临近了，也许是一个真实临近了，当必须说话的时刻……"

他们从"国王之母"客栈旁边走过，他们的影子在沙漠上变得细长。天色越来越晚，荒郊野外，万籁俱静。客栈老板急切地把他的伙计叫到外面，用手指着他们说："快看，快看他们俩。"

那伙计是个满脸麻子丑陋不堪的男孩，他问：“哪边？他们？哪个？我除了乌鸦之外……”

“蠢货，可怜的，就是他自己，他就是谢赫·巴哈依，在前面……走路的。一个陌生男人骑着驴子……跟在他后面。”

小男孩说：“你好好指给我看，我没看见。”

客栈老板抓住他的衣领，连拖带拽把他拉到路边，用手打他的头，叫道：“现在看见了吗，真让我惊诧！他们去哪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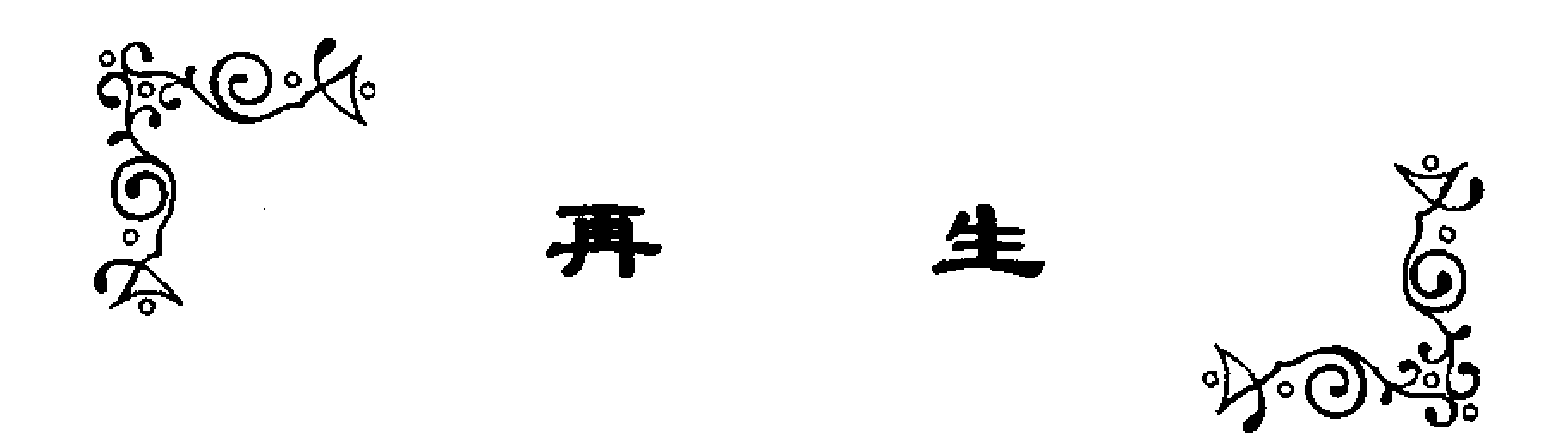
小男孩望着远方两个小黑点的影子，说：“噢，我看到了一些，但你打得太重了，我头疼……”

客栈老板挠了挠胡须，在石头上坐下来，说：“快到院子里去，眼看你就该唱念昏礼的宣礼了……”

然后，他双手抱住头，陷入了沉思。

## 马斯乌德·克依米亚伽尔（Mas'ūd Kimiyāgar 1941—　）

伊朗现代讽刺杂文家，著名讽刺漫画杂志《花先生》主笔，《再生》即选自《花先生》杂志。马斯乌德·克依米亚伽尔善于运用轻松、幽默、调侃的文笔针砭政治问题和社会现象，其作品深受伊朗民众喜爱。



### 再　生

我和老婆都是一家企业的负责人。至于该企业的性质，为了本故事不失趣味，我将在故事最后告诉你们。这家企业并不为我们拥有，除非我们可爱的女儿玛利亚给予资助。请允许我把事情从她结婚到现今给你们原原本本道来。

玛利亚当新娘那天，我对老婆说：感谢真主，我们终于把孩子拉扯大了，让她成家立业了。从现在起，我们可以好好喘口气，做做自己的事儿。

老婆也露出了舒心的笑容，说：置办她的嫁妆虽让我们费了不少神，但现在换来了一场物有所值的休息。

起初，每个星期我们都到亲朋好友家串两三次门儿，四处走走，过得悠哉游哉。不久，轮到玛利亚还别人的情了。第一次宴请，是请玛利亚和女婿的一些同学，办得很满意。玛利亚给她母亲打电话说：妈妈，这个星期五晚上，我们的朋友们要来我们家吃晚饭，您和爸爸也一起来。她母亲说：不了，亲爱的，年轻人聚会没有我们的位置，你们自己一块儿好好玩吧。然而，几分钟的交谈之

后，明白了，除了孩子的孝心之外，请我和老婆参加宴请，还有别的原因。说好了玛利亚的母亲除了要做羹汤和炖肉——我们的孩子对此绝对无能为力——之外，还要帮她做沙拉，滗米饭，磨藏红花，而我承担了采购、搬运、摘净蔬菜和扁豆等重活儿。由于我们女儿的公寓——被科学院称为“鸟巢”——不具备煲汤做菜的功能，便说好这两样在我们自己家做，用饭盆装好放在汽车后备箱里带到女儿的“鸟巢”。刚好我们女儿的第一次宴请也需要一些餐具，饭盆正好可以放在装餐具的纸盒子里，这样一来装餐具的纸盒子正好可以防止装羹汤和菜肴的饭盆左右晃动，而机动车的后备箱则承担了不能沾上一丁点汤和菜的重任。

这第一次宴请，由于有了我们的参加，尤其是我，又当司机，又当采购员，办得颇为引人注目。从此之后，在他们的宴请中，在所有的烹饪活儿上，我们都有固定角色。我们除了在买菜、摘菜、炒菜上花费时间和精力之外，我们的煤气罐也用得特别勤，很快就用光了，老婆的长勺也在最可能短的时间内，碰到了油桶底。

所有的这些当然是父母爱心的一部分，我们心甘情愿地去做这一切。除此之外，他们每星期都有一两天在我们自己家里吃晚饭和零点，甚至我们还把他们第二天的午饭装满手提饭盒。

夫人时常狡黠地笑着说：当刚开始有人来向玛利亚提亲时，你很激动，认为你可以摆脱一个吃白食的了，可以有你自己的生活了，不用为操心熬粥而围着锅边转了。

新娘新郎的回访看望还未结束，一天夫人带来了好消息：你还真沉得住气，你很快就要当姥爷了！听到姥爷这个尊号给人两种感受。

一方面你会感到高兴，你的孩子终于成家立业了，另一方面你会震惊：在毫无知觉中，宝贵的生命这么快就流逝了？我该让你们厌烦了。根据早先母亲与女儿之间的悄悄商量，作出如此决定：玛利亚小姐在分娩之前的围产保健期，找不到比我们家更舒适更温馨的地方了。这边，也证明了夫人的正确，她说：这样更方便照顾孩子，因为若非如此，必须每天早晨，从城东跑到城西，然后再原路

返回。当然，小孙孙也十分可爱，尤其是在自己的看护下长大。事情唯一的麻烦是：由于玛利亚很快出院，所有看护新生儿和招待客人的工作都由我们承担了。当然，不能不说的是，作为这些微不足道的操劳的犒劳，整天都有一捧捧的鲜花和花篮送到我们家。但是，这些花束都没法置换成两公斤苹果或杏，以备下一次招待之需。

在亲爱的玛利亚的恢复期结束之时，尊贵的女婿终于把家眷搬回了自己家。在这次搬迁之后，我们似乎休息了几个星期。当玛利亚小姐的产假结束后，在小宝贝他敬爱的母亲在单位工作的时间里，照看小孙孙的工作，不需要任何正式通知，就交付给我们了。

这样的日程随着小孙孙们的相继降生而一直持续，以致我和夫人在看护心肝宝贝方面已经相当老练娴熟。忽然，我们对自己说：为什么我们不开办一家幼儿园，既可以看护我们自己的孙孙们，又可以看护其他人的可爱宝贝儿？

现今，托福于尊贵的孩子们和孙孙们，幼儿园的赢利，即使不比非赢利性学校多，也不会比之少。现在，我们已经非常习惯这项工作了，以致我不时地对老婆说：

亲爱的夫人，对咱俩来说，并不需要多花什么开销，咱俩自己再来一个孩子，把他同这些孩子一起拉扯到成家立业，如何？



## 莫赫森·马赫玛尔巴夫（Mohsen Makhmalbāf 1957—　）

著名电影导演、剧作家和短篇小说家，导演了很多在伊朗有较大影响的影片。1997 年出版三卷本剧作和短篇小说集《梦中的恒河》。马赫玛尔巴夫在巴列维专制政府时期，曾以伊斯兰斗士的身份数次入狱。他的一些短篇小说即是以那时的狱中生活为素材。伊斯兰革命之后，他在自己的作品中积极宣传伊斯兰思想，揭露巴列维政府的残暴和黑暗。他的作品在伊斯兰革命胜利后的初期，在使伊朗现代文学回归宗教精神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灵魂外科手术》创作于 1987 年，讲述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的故事，揭露了巴列维国家机器的残暴和严酷。

## 灵魂外科手术

我给你们写个黑色故事。经出版方允许，我可以告诉读者，最好别读它。甚至出版方自己也同意——当然，没有说必须——在封面上写上：18 岁以下者、有心脏病者、神经脆弱者不宜读此书。

我不知道，当你读这本书时，是否有看到封面上的这条警示语。我甚至怀疑，他们是否真的允许故事以这几行字开始。不管怎样，我是个固执的人，像很多人一样我的脑袋瓜中总是散发出一股迂腐之气，并且我还执迷于这种气味。现在你可以说：相信。对于我来说，其他的词起不到这种警示作用。对于我来说，甚至不再有什么神圣的东西可以让我用来向你发誓，因为我不相信任何词的意思。也许你会问：那么，你为何要说这番话？

很简单，因为他们要求我这样做，我只是照办而已。也正因为如此，我做了所有其他的事情。当初我并不是这么想的，即使是在我被捕之时，我想过所有的事情，但就没有想过这个。

所有的一切都飘然而逝。我是在街上被捕的。先是一些通常的拷打，比如绑在凳子上鞭打脚心，坐老虎凳，电击，给手上重梏，吊起来用温度很高的“云丝顿”香烟炙烧。我忍受了通常所能忍受的，然后我交代了我烧掉的计划，交代了一切。依然像通常那样，我的审讯官毫无结果，因为所有的情报都被烧掉了。他自己也说，他拷打我的时候，就没有指望我会在那几个小时之内开口，他只是例行公事而已。我没有开口。当我开口之时，已经不再有经受拷打的理由。当时我还能忍受数小时、甚至数天的拷打而不出卖什么。然而现在已经没有必要了，我们的进步组织已经了结了所有的事情。我可以轻松地讲出我烧掉的第二份计划，而不会使别的人被捕。我有什么必要遭受鞭打呢！我坐下来像个英雄一般说出了一切，而且还嘲笑审讯官，甚至为了让他难堪，我还说：“难道你以前就认识我吗?”

他说：“是的，我从革命者的电台听到过你的名字，我知道你们干的事情，就这些!”他很为自己的功劳得意，就像一个成功者因自信而满不在乎。他点燃一支烟，然后像一个态度谦恭的服务生一样从带有徽章的问讯材料中抽出一页，说：“你用什么来证明你坦白的这些?”我说：“用签名。”他说我还得按上手印。

剩下的事情就简单了。甚至我不需要听法庭的公诉，也不需要看我的卷宗里那至少是判处决的“参加武装暴徒组织”的条款。这一点我在被捕之前就知道了我会被枪决。正因为此，当我的妻子苏珊、女儿沐娜和母亲娜尔格斯来探望我时，我就与她们作了永别，我对她们说，不要等我，这或许是最后一次见面了。

看起来真的如此，因为在第一次上堂之后，他们就把我送到了单人牢房，第二次上堂之后也把我带回了单人牢房，而我把公诉书上那装模做样的条款全都看作我落在墙上的瘦削的影子，计算着它

的时间，到天黑再到天亮，我就该被处决了。早在被捕之前我就读过并听说过有关监狱的一切，一道道刑罚，以及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所有的一切对我来说早就如大白天一样明了。那么，自然是明天，正好是第二次上堂之后一个月，我的枪决仪式就将被举行。

因此我努力使自己为这处决作好准备。你也许会说，我为什么这样无动于衷地谈论我的死亡之夜，比如我为什么不说说那晚我的心情怎样，都做了些什么。其实这很自然。我现在是处在这么一种状况，即不动感情地去想那一刻。那晚我不论是害怕还是毅然赴死，对我来说都是正常的。实际上两种情况都存在。当你知道你的离去已经铁定，所有的一切在这里已经结束，你心里会希望它快点发生。确定的死亡比起那不知会何时降临的死亡来，更从容更能被接受。所有的一切，在这最后的时刻，都变成一种折磨人的等待，抓住人的衣领不放。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如此轻易地就结束了，没有返回的可能。也没有人知道会去哪儿。这一点更糟糕。

那晚，大约是八点钟，响起了栅栏门的声音，狱守的脚步声一直来到我的单人牢房门外，拉开了我牢房的门闩。一道光落在我身上。我看见狱守逆光的身影如同一个庞然大物罩在我身上。我不知道为何我感到自己如此渺小，似乎腿缩短了一半。甚至当我随着他的声音不由自主地站起来时，我依然有如此感觉。我真的只有他的一半身高，他又高又壮，数倍于我。不管怎样，狱守用眼罩蒙住我的眼睛，他抓起我的手，关上牢门，用他的长靴把一双干塑料拖鞋推到我脚前。我穿上拖鞋，上了路。从我往上走的阶梯，我意识到是在往二楼的刑讯室走。我的心情和以前几次去被审讯时踉跄走过这阶梯时的心情不一样了。我进了审讯室，狱守摘下我的眼罩，走了。就像往常一样，过了几秒钟我才看清楚审讯官和房间。那里的局部光是在电影里从没见过的。两束光照着房间。在那光下，审讯官的脸色显得很苍白，一时间我感到他也害怕我的死亡。

他让我坐下，甚至还给我点燃了烟，并问我：“想吃点什么吗?”

我有些发蒙，不知如何回答他。如果他还健在，现在我倒要问问他，在那一刻我是如何回答他的。但我感到我没有太拘泥于要倔强不屈地说：不。在那最后的时刻，我不是以客气的拒绝、消极的抵抗来显示自己依然是一个革命者，而是给了自己更多的温情。当我从容准备好去赴死，我就彻底切断了我的退路，即使我想退，我也不能回头了。对我来说，已足够了。我不害怕，我已不抱希望能活着。我的案子很重，根本没有被宽赦的可能，其实我比把“永垂不朽”视为高于被处决更从容。因此，如果我在他的客套面前没有要什么，只是因为我确实不想要什么。我无法把一个明知自己要死的人的感觉讲述给你。这种感觉是无法转述的。我甚至听说过，很多普通的死囚并不相信他们会死，因此，都很沉着，直至走到绞架跟前。但是我却相信。也许这些说法都是假的。

没过多久，审讯官再次说话：“我很不想告诉你一个坏消息。”

他的话在我看来很可笑。我暗自想，真蠢，他居然不知道我已经从法庭得到了处决我的消息，甚至我连处决的时刻都能估算到。然而，他似乎看出了我的感觉，我体验过这张脸的表情。他经常装出这种表情，好像什么都知道，甚至连我的思想他也能看出来。他说：“不，不，我说的不是你的死刑，你知道这个。是一个更糟糕的消息。为此，我十分不情愿在这你已经准备好去死的时刻，把那消息告诉你。过来，你自己看。所有的事情都登在报纸上了。”

他把报纸扔到我面前。我还在发蒙，因此我没有做出反应，报纸落到了地上。他自己把报纸捡起来指给我看。他翻开报页，然而并没找到什么。又翻了一遍，依然发出那样的声音，没有找到他想要找的东西。他把报纸放在我的桌上，跑了出去。我感到，为了那把我拖到这里来的理想，我应当提高警惕，不要被他最后的花招欺骗。尽管根据我参加的进步组织的规章，假如我上当受骗，我仍决定进行斗争但却无法做到，这样的话，仍旧会给予我组织上的信任。但是，一种内心的感觉，一种好奇怂恿着我，我想看看他们会制造出什么样的消息，会有什么消息真的比处决一个人的消息更重要。

审讯官拿着一张揉成一团的油乎乎的报纸回到房间来，说："你过来，在这里，他们用来包饭盒把它带了出去。这些狱守，真是一群蠢驴。"他指着一张发生车祸的照片给我看。我盯着他，他的食指，还有他指给我看的那张照片，看了一会儿，并没有发现什么。然后，他把报纸放在了我的椅子扶手上，走到他的桌子后边坐下来，说："不管怎样，我很遗憾，命运就是这样，想把你和你的家人一起从这个世界带走。"刹那间；我有一种被电棍击打的感觉，就像我多次遭受过的一样。我呆了。我全身针扎一般疼痛，眼睛里升起一片乌云。一时间我不知自己身在何处。

我记不清楚了，我是怎样看的报纸，怎样战胜了我眼中膨胀的泪花。没错，是苏珊、沐娜、我的母亲，还有一个陌生男人，那是司机，在一次与小公共汽车相撞的车祸中全部遇难。狱守把我弄回了牢房。审讯官允许我把那张油乎乎的报纸随身带回牢房。那消息我读了一千遍，我也不相信。大概是在探望我之后，返回时遭遇的车祸，那司机大概睡着了……那又有什么区别呢？重要的是，出人意料地她们先我而去了。我给自己设想了一千种那场车祸的情形。我甚至记得我号啕大哭并用头撞击牢房的门。

快要早晨的时候，审讯官来到我的牢房里，摆上狱守的椅子，用他随身带来的手提暖壶给我沏了一杯茶，说这种事情对谁都可能发生，我最好还是为我的死刑做好准备。甚至他没喝他自己那杯茶，却一个劲儿地要我喝。他说了很多话，但我一句也没听，因为在我的脑海里总是闪现出一些奇怪的图像，带走了我的思绪。我家人遭遇的车祸，枪决执行官，明天外面散发着关于我牺牲的公告的孩子们……

然后，栅栏的门再次响起，审讯官跟我说了声再见，而我像一个死人，感到我已经泯灭了仇恨。死亡的阴影把我带入了一种幽冥状态，我根本就没想起来他是我的敌人，要把我送去枪决。我决不会评价狱守，他们把我带走时，那么温柔地抓起我的手，就像把一个病人小心翼翼地带去谈话或是治疗。

现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忽然想，当他们枪决我时，一枪我就见我的家人去了。不知道为什么我感到我会见到她们血肉模糊的样子，为什么会把我自己想像成胸膛洞开的样子。可怜的沐娜，可怜的苏珊，但愿她们死时没遭什么苦。我甚至不能肯定，是她们活着，为我伤悲，在外面那充满劳苦的生活中度日更好呢，还是她们都死了更好。不论怎样，我都有一种赴死者所具有的亲切感觉——为执行死刑，被带走，在丧母之痛和自己死亡之间踩钢丝。从现在起我已是一个为自己哭丧的死人，为自己那没有悼念仪式的坟茔而悲伤。

我对“奇扎尔警备军”产生了另外的想法。为什么别人的死亡在我看来显得那样的罗曼蒂克。而现在这气氛是那样的正常，我们就像一个本来注定要死在其中的人，却没有任何冲动的政治情感，似乎仅仅只是为了去浴室，而来到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地方。我刚一从警车上下来，几个行刑者就围住了我。其中一个比别人更臭烘烘的行刑者，推开众人，拉起我的手说：“往后站，听见没有，怎么跟吃腐尸的秃鹫似的？往后站，由我来亲自分配。”

行刑者们站立不动，他把我拽过去几步，开始对我进行搜身。当他把我从头搜到脚，问：“你没带有匕首吗？”

我说：“匕首?! 为什么要带？”

他说：“你可别因一时害怕而自杀。这可是有先例的。”

我真想一脚踹在他的脸上，但我只是啐了一口，落得远了一些。他又问：“你的表呢？……谁对我要小聪明这样不懂规矩？”

一个行刑者上前来说：“在他的衣兜里，在车里，要我去拿来吗？”

那个臭烘烘的家伙说：“不用，待会儿再说。张开你的嘴，让我看看。”

他一拳打在我嘴上，掰开我的嘴唇，说：“说啊——，啊——”

我忽然感到我是在牙科诊所里面，他们正在活生生地拔我的牙。我狠狠咬住他的手指，还啐了一口在他脸上。

立时，行刑者们一拥而上，狠命地对我一阵拳打脚踢，又掰开我的嘴，其中一个看守说："没有。他的牙齿全都是好牙。"

那个臭烘烘的家伙啐了一口在我嘴里，然后所有的行刑者都一个个朝我嘴里吐唾沫。其中一个掰住我的嘴，想在我嘴里撒尿，但因嫌麻烦而放开了我。两个行刑者把我带走，并绑在一棵粗大而满是枪眼儿的树上。树皮上满是干涸的血迹，树周泥土的颜色已变得油乎乎的，让人感到恶心。他们蒙住了我的眼睛，然后一直相互间各自说话。而我全身开始颤抖，沙沙直响，膝盖也发软。一个行刑者宣读了法院的判决。我有一种在雪地里滚爬了一千个小时的人的感觉。当他宣读完毕，喊话："跪下。"又说："预备。"然后喊："射击。"他们开枪了。但我没有感到任何痛苦，我的头被吊了起来，我依然听到他们的声音。

片刻之后，一辆汽车由远处驶来，停住了。然后，一颗飞弹射中了我的头部。但我依然没有痛感，只是我的头完全僵住了。然后，我那不知不觉中紧缩的肌肉松弛了。我平静下来。我感到我的尿把我的脚淋得热乎乎的。行刑者们笑起来。还是那个臭烘烘的家伙过来，解开了我的眼罩，抓住我的头发，说："你再把嘴张开让我看看你有没有骗我。"

我感到他们不把我当人，但我仍是他手中的俘虏。此时，我想跑，却做不到。一个行刑者走过来，说："要放开他吗?"

臭烘烘的家伙说："是的，我们必须把他带回去。"

我心里感到一种奇特的痛苦。因为我已经死了，但仍在他们手中。他们放开我，我还站得住。我的胸膛也没有流血，但树脚下，洒有新鲜的血。审讯官来到我面前，伸出他的手，说："我是'萨瓦克'①，专门来看死者。我很荣幸。"

行刑者们笑起来，抓起我的手，放在审讯官的手中，然后把我一推，推上了汽车。

---

① 萨瓦克：伊朗巴列维王朝时期国家安全情报组织的简称。

那一刻的感觉，我无法用语言向你们描述。我经历了很多事件，这些事件成为一个朦胧的阴影笼罩在我的过去。现在，所有的事情都呈黑白影像出现在我脑海中，有时带一丝发红的紫色。我就像是透过一片肮脏的云母看所有的事情，甚至看我自己，或者是透过一个刚从冷藏室来到热空气中的死人的眼镜看东西。所有的影像在我眼中都肮脏而了无生气。我根本不知道我在何处。在汽车里，审讯官给我点燃了一支烟，说："法院对你的判决已经执行了，从现在开始，你就正式是一名死者。报纸将登出有关消息。你已成为一名民族英雄。"

然后，他给自己点了一支烟，对司机说把录音机打开。响起的音乐声全都是尖叫。在隧道里行驶的一辆救护车的笛声回荡在我们的车里。我吃惊地看着窗外。在整条路上，车窗玻璃外，闪过一些没有叶片的树。直到环岛，我们都没有相互说一句话。音乐声使我的惊异愈发强烈，我不知道我是死了，还是活着，或者是梦见了自己的处决仪式，甚至当他们把我再次带回单人牢房时，我仍不能分辨这确实发生过，还是我在梦中看见这一切，现在我仿佛从梦中惊醒。当时，我因胸口的枪眼疼痛而缩成一团，脚蜷缩在腹部，口中发出号叫。

我牢房的门再一次被打开，两个变形的看守——他们一副惊讶不已的脸孔，他们的鼻子在嘴上投下一个三角形的阴影——把我带走，甚至走了一半楼梯，都没有蒙我的眼，在拐弯处，他们中的一个才想起应当蒙住我的眼睛。我看见两个人，刚从夜晚的审讯回来，他们腿上新的绑腿布上沾满了鲜血。进到我的审讯室，他们没有解开我的蒙眼布，关上门就走了。我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也许没有半个小时，但对我来说却是那样的漫长，让我感到过了三生一般。这时，我鼻头发痒，我下意识地用指头把蒙眼布往上推了一推，我看到了我不该看到的事情。我的女儿沐娜、妻子苏珊、母亲娜尔格斯全都被蒙着眼睛坐在我面前的椅子上，就像我一样，没有任何动作。我摘掉蒙眼布，尖叫出声，奔向她们。她们也发出尖

叫。我女儿摘掉蒙眼布，从椅子上跌到地上。我的母亲还没摘掉蒙眼布就昏了过去。我反复不停地问苏珊：“你们还活着？”

她当着审讯官和房间中在他身旁的那两个人——我以前没有见过他们，毫不羞涩地抱住我哭起来，最终我也昏了过去。

我昏了多长时间，我不知道。我只记得我的身体和衣服全浸没在水中，一个人使劲打我的脸，一只红色的风扇在我面前旋转。我醒了过来，除了审讯官和他的那两个同事外，房间里没有别的人。那两个人中较老的一个，穿着白短袖衣服黑裤子，从他夹在腋下的卷宗中拿出一页，放在我面前，对另一个——年轻一些，穿着黑衬衫白裤子——说给我一支圆珠笔。审讯官按下我的头，让我能看见那张纸。然后，他一字一顿地说：“写工整了，要清楚，在这中间划！在问题前面有个小方框，只要划一下。首先回答这个问题：你是死了还是活着？”然后，他七八次用手背击打我的头，咆哮道：“不许想，立即回答，你是死了还是活着？你是死了还是活着？你是死了还是是……”

我拿着笔，毫无意识地在“活着”前的小方框内划了一下。老家伙对他的同伴说：“他脑子还很清楚嘛，这个问题不错……继续吧。”

审讯官说：“现在回答这一个问题，你的家人都还活着吗？不许想，快回答，快回答，她们是活着还是死了？”我后脑勺依然被他狠狠击打。我在“活着”的方框里划了一下。那老家伙立即说：“这个问题，第八个，第八个问题，对这事件你曾听到了什么吗？”

审讯官立即忙着击打我的头部，不停地说：“不许想，不许想，快回答。”

我扔掉笔，开始击打我自己，并尖叫哭号。我不知道我身在何处，任何东西都不能将我拯救出这不知所措的境地。当我自己打自己时，审讯官和那两个人上来阻止我，他们不让我把自己打得太厉害。甚至审讯官还示意那老家伙抚平我的头发，亲吻我的额头，然后去给我拿来糖水。穿黑衬衫的年轻家伙说：“我来帮你更好地回

答。你是否听说过，对那些被判处决的人中有一些我们并不执行？”

那老家伙说：“大多数。”

年轻家伙又说：“我们只是执行一个表面上的处决仪式，然后把他们带去进行精神分析。你曾听说过吗？”

“你曾听说过吗？”

审讯官又开始打我的头，正好在后脑勺，还不停地说：“不许想，快划，不许想。”

我划了“没有”。老家伙说：“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阿佐迪，心理学博士。”年轻一些的家伙说：“我是曼努切赫里，心理学博士。”

审讯官说：“别担心，不仅你没有死，而且你的家人也没有死。你们全都在我们这里。当然，在外边的人看来，你们已经死了，你们在外边已经不存在。”

老家伙说：“你看，亲爱的，我们有很多共同的事要做，我会给你讲解，这样我们很快就会出结果。你是一个聪明人，你能很好地明白你现在的处境。你的资历显示出你是一个顽固的家伙。我们是特派员，为了向情报部门和其他部门的研究提供一个统计数字，我们将对你进行精神曲线分析。你认为你有多少准备？”

一张格子状的大纸贴在墙上，上面有几条虚线画成曲线。

我看着他们，不知道我身上会发生什么。我再次哭起来，看着他们，就像我小时候泪眼婆娑地看着手握鞭子的父亲的眼睛。那仿佛就在昨天。甚至仿佛就在今天。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我还没有从这戏弄中清醒过来，我依然感到我也许是死了，也或许是在梦中。我尖叫了几声，能轻松地发出声，一点也不像梦中的尖叫——总是想叫又叫不出来，就像被窒息住了一样。

阿佐迪说：“你还有什么没有交代的吗？”

审讯官说：“没了，我向你保证。即使有什么，也是些没用的东西。他们的组织不会留下任何情报。他们总是抵抗到最后时刻，然后把烧毁的情报全都处理掉。现在是空无一物了。”

阿佐迪说："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并不需要什么情报。我们只是想获得一个作为统计数据的精神分析曲线。"

"好了，现在请回答这个问题：你想活下去吗？"

我开始明白这一切了，尽管我还头晕脑胀，但我还是努力集中注意力要逃出这陷阱。

阿佐迪再次问道："你想活下去吗？"

在问题前面，有四个小方框的选择答案：是，不，有一点，不知道。我知道他们不会让我活下去，我也不稀罕这种备受折磨的活命。总是处在严刑拷打和精神压力之下，人就会渴望干脆死掉。但是，我想我如果说实话，他们很快就会得出结果。所以我说："是的，我想活下去。"

阿佐迪拿起笔，在肯定回答的方框上划了一下。然后又问："现在，在什么样的拷打之下，你会收回这种希望。比如说，你是愿意承受一千鞭打而活下去呢，还是宁愿死掉而不挨这一千鞭子？"

我毫不犹豫、不假思索地说："我想活下去。"

他又问："你是愿意挨两千鞭子并受电击呢，还是宁愿死掉而不受折磨？"

我想把他们弄糊涂，于是我说："我想死掉。"

阿佐迪划了一下，说："这就对了，除了一例例外，几乎全都如此回答。一千鞭打以上，再加上电击，是无法承受的，全都想死。如果他们无法死，这时我们要他们做任何事，他们都会做。你认为是这样吗？"

我呆住了，不知该如何回答。审讯官走过来，用手背狠击我后脑勺，说："不许想，快回答。不许想。"我说："是的。"

那老家伙说："很好，把她们带进来。"

房间的门开了，三张带轱辘的窄床被推进了房间，我的家人被绑在上面。她们三人都睁着眼睛。我不由自主地站起来，冲到我女儿沐娜的床前。女儿叫了一声我的名字，然后"爸爸——爸爸——"地叫个不停，就像几个月前我带她去打针，她不停地哭叫，

把脸往我怀里钻，使劲躲。现在不知她遭受了什么样的摧残，对我也感到害怕。她叫着我，但她的手和脚都被绑得紧紧的。审讯官想把我弄回椅子上坐下，但被阿佐迪阻止了。我亲吻女儿的脸，看着母亲娜尔格斯和妻子苏珊，对她们的状况我简直无能为力。她们三个手脚都被绑着，脚掌伸出床的栏杆。审讯官拿起鞭子，塞进我手中。阿佐迪说："听着，亲爱的，我要你不许想，但要准确地告诉我，你更爱她们中的哪一个，你母亲、妻子还是女儿？"

我毫不迟疑地说："我全都爱。"

阿佐迪说："假如决定了你或她们中的一个要受鞭打，你更倾向于谁来承受？"

我回答："谁也不。"

他说："假定你挨了比一千次更多的鞭打而不死，条件只是你鞭打她们中的一个一百下，你会打哪一个？"

我像一头野猪一般，抡起鞭子就朝阿佐迪的脸上抽去。他痛得弯下了身子。看守们冲进来，摁住我，从我手中夺下鞭子，把我绑在电椅上，固定住我的双脚，把我的手指向后掰绑在皮带下，还给我戴上摩托骑手的头盔。

这时，阿佐迪的声音在我耳边回荡，我面前是一盏红黄颜色的灯，一闪一闪地直晃我眼睛。阿佐迪助手的声音就像我童年时代的歌声回荡在澡堂一样在我耳边回响："你完全有着一个正常人的行为。心理学上说，即使是动物，在十分危急且无路可逃的情况下，也会孤注一掷，你也是这样。就像一只猫被关在一间封闭的屋子里处在危险中，或者就像那些示威的人群突然被包围，无路可逃。正因为此，警察总是留一小小的逃生之道，然后才发起攻击。这样一来，示威者寄希望于逃生，不会进行抵抗。很好，到此为止，心理学是一清二楚的。现在，我们想看看，一个为理想而斗争的人，一个特殊的例子，对同类有着崇高情感的人，在无比巨大的压力下，既无法死，也无法逃，会有什么反应。一种情况是，他会集中全部的精神力量去死，也会死去，就像那在阿塔尔面前下定决心的苦行

僧一样死去。另一种情况是，就像最具情感的动物在危急时刻对自己孩子的所作所为一样。你听说过猴子的故事吗，在滚烫的水池子里，为了自己不被烫着，猴子会把自己的孩子垫在自己脚下。你听说过这件事吗？你听说过吗？”

疼痛从脚心直蹿到脑子，仿佛他们不是用鞭子而是用一棵树抽我的脚心。鞭打下，我扭动着身躯。我被皮带绑住的手指分崩离析。红黄的灯光与鞭打的节奏协调一致。灯亮红光时，鞭子就落下来，我全身没有一处不痛的地方。灯变黄时，他们就停止击打。红灯又亮了，鞭子落下来。在黄灯亮时，我对红灯感到恐慌。在红灯亮时，我又担心黄灯时的疼痛。恐慌与疼痛，红灯与黄灯，有节奏按次序地进行。对于疼痛，我有一种要被阉割的绵羊的感觉。助理医师的声音传来，他在给我包扎被拷打后的双脚，他的双手放在我的腰上，给我按摩，并对心理学家说：“他挨鞭子的脚掌都成血肉模糊的一团了。血尿往上走，会伤及肾脏，必须按摩。请把你要做的事慢慢给我说，灵魂外科手术得协调一致地进行。我担心跟不上你。”然后，他给我量了血压，当他们鞭打我时，他就用听诊器听我的心脏，间或还给我手上的血管进行注射。

现在，鞭打的形式发生了一点变化，那就是折磨我的精神。很多次，随着红灯闪亮，随着那节奏，他们就开始鞭打。我为了抗拒，灯一亮，我就紧咬牙关，减少一点疼痛，或是随着鞭打发出叫声。因为鞭打对于我来说是可以预测的。然而，有时当红灯亮了，当我全身肌肉都为了抗拒而绷紧时，鞭子并没有落下来，而是等着黄灯亮，我松弛下来之时，鞭子才落下来。在感觉神经毫无预见的情况下，在精神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摧残着我的精神。我感觉到电击、云丝顿香烟的炙烧，在耳后，胸上，腋下，以及身体的其他地方。他们不停地折磨，并用这折磨毁损我的精神。我很多次昏过去，又被他们弄醒过来。很多次我的双脚都没了知觉，他们就迫使我光着脚围绕脚刑梏跑，让脚恢复知觉，并且不断地变换鞭子的尺寸，从粗到细，又从细到粗，他们用细的炙烧，用粗的弄到毫无知

觉，玩着有感知无感知、有疼痛无疼痛的游戏。我什么也不知道。拷打的时间是那样的长，就仿佛我焚毁了一百次计划一样。

后来，审讯官告诉我，这第一阶段，两天后把我从电椅上放下来，我就像一个一百次分娩下与自已同等身高的孩子的女人一样。我备受摧残，在整个的这段时间里，我的母亲娜尔格斯、妻子苏珊和女儿沐娜亲眼目睹了这惨无人道的折磨。

阿佐迪说："预备阶段的事就到此为止吧。现在我们更简洁明了地说，在这时刻，你对拷打的认识，已是一种直观的认识。你想死呢还是想活?"

我张了张嘴，却什么也没说出来，我只是摇了摇头。

阿佐迪说："我知道你不能讲话。这不是装怪，你是真的不能讲话了，所有的统计例子都是如此。只是以头的动作来表示肯定与否。你想死吗?"

我点了点头。他的助手在墙上的方格纸上把虚点的曲线涂浓了。阿佐迪又问："为了能让我们处死你，你愿意对你的妻子、女儿或是母亲鞭打一百鞭吗?"

我没有回答。审讯官说："把他绑在电椅上。"

那橙色就像噩梦一般笼罩了我，我试图想用眼睛从那飞旋的头盔下发出哀求，阻止这种折磨，但我无法做到。这次，他们把老虎凳以一个较低的高度放在我脚下，依然随着那节奏，但这次更迅速一些，抓起鞭子的一端。现在，我感到我就像一只被活活烹煮的鸡，生拉硬拽地被拔毛，就像一个要把整个世界都从子宫里挤出去的女人一样。审讯官说："什么时候你愿意打她们鞭子了，你就摇摇身子。"

每一次鞭打，我都不由自主地摇晃身子，但他们并没有放开我。我无路可走。我成千次下定决心去死，但没死了。真是人命如狗。

三天后，他们放开了我，把我扔到桌子上。我肿胀了两倍。审讯官拿了一面镜子放在我面前。在我肿胀的脸上看不到我的眼睛。

我的双脚就像一个黑色的皮枕头。那助手折腾半天才把测血压的绑带在我胳臂上绕了不到一圈半。

我刚刚才知道，这段时间他们一直在给我注射药水，用药物增加我身体的抵抗力。助手说："很好，他身体状况还不错，你可以从头开始。他的心脏在药物作用下跳得很有规律。尿液的百分比还正常，药水中的青霉素阻止了他的伤口化脓。"

然后，他给我全身抹药膏。我感到，他的手在我身上每挪动一寸，似乎都是在撞击我的身体。阿佐迪的助手还把虚点曲线涂得更浓了。我母亲、妻子和女儿的嘴依然被堵着，睁着眼睛看着我。然而就像上一次放开我时一样惶恐不安，就像也给她们打了针，让她们就那样盯着我，却毫无反应。我再次产生幻觉，我已经死了，或是在梦中，我想睁开眼睛，醒过来，或是活过来，看到并没有什么折磨，生活依然平静地在继续，看到床依然铺在那里，看到有一只手在抚慰我，让我走出噩梦，看到我的女儿沐娜因我在噩梦中的喊叫而惊醒，躲进我的怀里。唉，我的沐娜！现在我比你更加无助，现在该你来把我拯救出这折磨，现在该你来庇护我。你来阻挡我受的摧残吧。我的精神曲线已画完了。我已到了曲线的末端。你没有看到那锯铁板的锯条在审讯官手中吗？你没有看到那电钻在曼努切赫里手中吗？我不是用山造就的，我也不是铁，我是一个人。这水池，比那猴子的水池更加滚烫。然而，我能做什么呢？我不是那猴子。我不会打你，也许会打苏珊，也许会打娜尔格斯，但绝不会打你。

审讯官把锯条放在我脚上，试着来回拉了一下，一种像沥青一样的东西从锯条下冒了出来。曼努切赫里把电钻的插头插上了电源。电钻的声音似乎把房间凿出了洞。阿佐迪说："我们的工作从现在才算开始。我们要给你动手术，为了进入你的灵魂，首先必须穿过你的身体。但是，你放心，医生会在精神医师的帮助下进行，不会让你的灵魂脱离你的身躯，他会把你的灵魂好好看守在你的躯体中。我们要重新开始。那么，请……"

我再次绷紧肌肉，我的血、脓、尿全都掺合到了一起。阿佐迪说："你是愿意把你从脚尖到头顶，每隔一厘米就用电钻打一个洞呢，还是愿意吃你的呕吐物?"曼努切赫里把电钻尖杵在我的脚上，并启动了它……

我吃掉了我所有的血腥的呕吐物。我疲惫的灵魂已变得肮脏。我又吐了出来，他们强迫我再次把它吃下去。这次，审讯官也感到反胃了，他吐在我的脸上，然后走了出去。曼努切赫里也吐在了我的身上。阿佐迪捏住鼻子，跑了出去。

做一头猪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做一头鬣狗又会有怎样的心态？一条虫子、一条蚂蝗的自我吞噬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滋味？这是怎样的死亡？它盘踞在人的哪一处无能的地方？我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当我的手或脚弄脏了，内心深处，我的灵魂就会感到不安直到我将那些脏东西洗干净。当然，包括我整个外在的身躯，还有心灵。现在，我的灵魂内部已肮脏，我自己都无法忍受我自己。我拼尽全身的力气，就像一只被碾碎的虫子，以断成两截的身躯在地上蠕动，我抓住了电椅的插头，插进电源，想结果自己。却没有电。我拉开审讯官的抽屉，拿起他的柯尔特式手枪，我感到有两千公斤重，我把枪口对准我脑袋，向我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却没有子弹。房间的门和墙，都成了地狱的门墙。这几天我都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度过的。过了多长时间？我不知道。我只感到我进入了一个时间隧道，其每一秒钟的旋律都是疼痛又疼痛，其每一分种的呼叫，都是死亡又死亡。死亡没有出现，从我的整个存在中产生的疼痛却是更加剧烈。我身上聚集的疼痛，似乎要把我崩裂，充满整个房间，甚至越出房间。仿佛他们要把我塞进一个玻璃杯中，却又不能。

他们又回到了房间，把我绑在电椅上，给我戴上旋转头盔，我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除了那黄灯和红灯，还有那要熔化我的橙色怪物。现在，不论我如何想，也想不出他们会对我做什么。似乎没有了鞭打、炙烧、电击、电锯、打钻。无论我怎么想，也弄不明白我的处境。我有一种要分娩出自我的感觉，一种伤口浸泡在盐中的

感觉，一种被砍掉头脖子碗大个疤、在院子里乱扑腾的鸡的感觉，一种被手指头或被匕首尖剜出眼睛的感觉，一种用盐水解渴的感觉，一种用熔化的沥青去灭火的感觉，一种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感觉，一种没有感觉的人的感觉，到了曲线的极限时刻。到了这样一种时刻——除了一门心思要逃出这无法描述的处境之外，已经没有了其他任何念头。现在，鞭子就在我手中，就像那怀孕的母亲即将分娩的时刻，就像那些活着的人即将死去的时刻，或死去的人活过来的时刻，就像手不听使唤的那种时刻，心无法与脑一致，我鞭打了我母亲。但是，我的手不听使唤，鞭子不能准确落下，这边那边地晃着，我那被绑在椅子上的母亲，努力让自己置身于我的鞭子下，想帮我让鞭子准确击中她的胸膛，击中她的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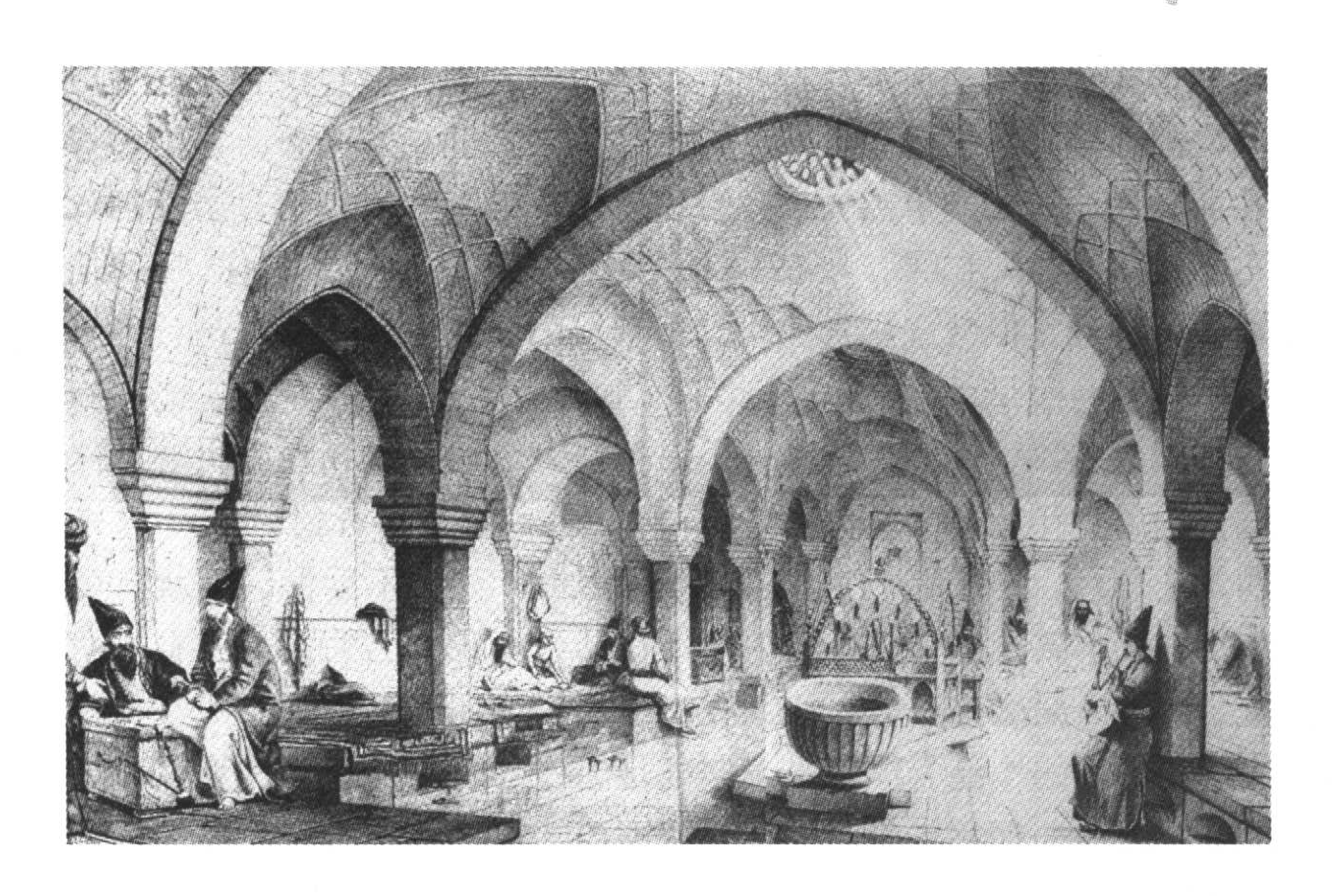
我女儿就那样坐着死去了，我妻子苏珊在床榻上浸没在血泊中。我已经对她们没有了任何感觉，甚至对她们连最微弱的一点怜恤都没有。我母亲徒劳地想让鞭子击中她。这应该是我做的事，我不清楚她为何要这样。阿佐迪说："很好，这是儿子对母亲的责备情结。这鞭打是那责备情结的宣泄。"

我无意识地停止了鞭打。他的助手指了指电椅，我就击打我妻子苏珊的头。

阿佐迪说："这就是统计数字中鞭打同类的条件反射。"沐娜已经早就死了，但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我鞭打我自己，又鞭打沐娜，然后又鞭打我母亲，又打自己，又再次打沐娜。

阿佐迪说："这就是那互相揭发，潜意识中的。"

我鞭打我妻子，她被绑在沾满鲜血的床上，穿着那件黑色的婚礼服。她内心是那样纯洁无瑕，她以目光抵达线条的末端，完成了与我的离婚，我们成了陌生的灵魂，她躲避我的鞭子。阿佐迪和他的助手指了指电椅，我就打我的妻子。他的助手不停地说："艺术大师总是不停地爱。"阿佐迪说："他不会去爱了，因为阿波罗已经死了。爱对于那些还不知道一曼酸奶有多少黄油的人来说才有意义。"他们又指了指电椅，而我已经没有了击打的力气，我母亲还



想把自己置身于我的鞭子下。

审讯官说："不知廉耻，一个蠢娘们儿。"

阿佐迪说："这就是那所谓的爱。我们就是为了试验这种爱而需要统计数字。"

然后，他们拿走了我手中的鞭子，这时我母亲和我妻子的血交织在一起，对于我来说是那样地陌生。

审讯官说："博士先生！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其中的科学原理，但是我很感兴趣……我们有一些像乡巴佬……请教一下，这是属于精神分析学呢，还是一种变态行为？……"

阿佐迪说："在这些女士面前，请注意礼貌。"

审讯官说："人们对一个家伙说，主动去爱更糟糕呢还是渴望着爱。他说，对一个配偶来说，如果你不去思念她，你就会忘记她。这就是那爱的艺术？是属于精神分析学吗，博士？"

阿佐迪说："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吧。"

现在我也无法说清楚在那段时间我都经历了什么。我母亲依然用她的眼睛安抚我，给我的伤口敷上药膏。然而，在两堵墙之间，

他们把我活生生地掩埋，把我活生生地插天烛，但我没有死。我成千次地呼喊："卑微而渺小的死亡啊你在哪里？处决啊，我是那样地期盼你，祭祀的羊羔啊，我想成为你。可爱的死亡啊，亲爱的死亡啊，伟大的死亡啊，救人的死亡啊，我的双手在寻求你。"我掐住我的喉咙，但气息从别的地方钻了出来。我再次掐住自己，呼吸被阻断了，我晕了过去，我双手松弛下来，我又恢复了呼吸。为此，阿佐迪说，没有人能够自杀。每个人只能下定死亡的决心，然后，为了获得成功，必须让另一个人来实施，或者借助于一样东西，一瓶药，一条绳子，而且还不能后悔，如果不后悔，他就有可能成功了。甚至连死亡也需要有人帮助，而我早已失去了所有的朋友，我母亲是否准备好杀死我呢？或者依然还是那样爱我呢？我的妻子还爱我吗？还有沐娜……？这是怎样的时刻啊，我尽管尽力想把这个故事一如它发生时的那样毫不动感情地讲述出来，就像一个外科医生，毫无怜恤心，或像一个研究者毫无职业偏见，但我做不到。我请求我的出版商，在校对时修订这部分，让其中科学性的灵魂保持和谐。

我母亲她的双手虽然绑着，但以她的眼睛折杀着我，我却没有死。我想从那上面跳到院子地上，但楼层的栏杆墙不允许。大地没有张开嘴，天空也没有张开怀抱。我被迫活着：皮被扒掉，被炙烧，浑身血肉模糊，疼痛征服了我的尊严，摧毁了我的人格。

他们又来了。我已经作好准备去做他们想让我做的任何事。但是，阿佐迪摆好椅子，与我面对面地坐下，伸出他的手，对我表示祝贺。审讯官说："所有的一切都结束了。你的身体已正式死亡。"

他把报纸递到我的手上，他们在第二版上宣布了这条消息。他继续说："你处在被追踪中的灵魂已被改变。"

阿佐迪说："我们已给你洗脑。现在我们要你爱谁，你就会爱谁；要你恨谁，你就会恨谁。"

审讯官说："我们只想要这个，我们又不是专门折磨人的种。"

阿佐迪说："你的机能组织现在已经表明，人的抵抗是有限度

的，在一段时间的严刑拷打之后，任何人都会坦白。因此，把情报进行了分类，把抵抗也分了时段。现在我们的世界性组织已从另外一个地方着手。不再需要那些已经烧掉的情报，不需要什么计划和躲藏的房子，只需要科学的情报。”

曼努切赫里说：“灵魂被科学招安。我们现在抵达了爱因斯坦以他发现的原子理论都没有抵达的境地。他分裂了原子核，而我们分裂了人的内核。教授，祝贺你！”

他们相互吻脸，还用指头互相抓挠对方肥胖的腹胁部，甚至对审讯官理也不理。他们把方格表从墙上摘下来，塞进他们的卷宗里，夹在腋下，走出了房间。审讯官把能说出的骂人的粗话全甩给了他们，他坐在我面前，哇哇大哭，哀求我的宽恕，以期我残存的一点尊严会同情他。但我已没了尊严，也没了同情。那时，他生气了，拿起鞭子，抽打自己的肩头，把一张方格表钉在墙上，用圆珠笔在上面划出一条曲线，说：“哎，某某，如果你不为我哭，我就把你的曲线拉高到这里。”

我为他大哭了，还击打我自己，我哭，但毫无对他的同情。他为我心碎，抱住我，用指头使劲按我肿胀的腹胁部，说：“以情报局发言人的角度，我对你有个建议，把这件事写下来，这所有的调查，以这些有恃无恐的某某心理学家的名义，没有我们的实验室，他们将走到斜道上去，会犯错误。”

我同意了，一个月之后，我身体恢复了，我开始写，他说：“这本书，有这样一个优点：我不再被迫把三千万人口一个一个地拉来试验以使他们成为一个好的合作者，就像你一样，而如果我们放弃这样做，也不会犯一丁点错误。只要人们读了这本书，全都像你一样得出这个结果，就够了。写吧，把所有的事情都真实地写下来，会更加感动人。”

后来，审讯官对我有了信任，坦白这件事也是按照心理学家的要求而做的。但对于我来说又有什么区别呢？我已准备好做任何事情。

现在，我能很好地从这件事情中吸取教训，并宣告，我已是一个被了解的对象，精神分析学已把我研究透彻，我已成为一个温顺的合作者，对政府的任何事情我都能胜任，能够与我的同类共同建立起成千崭新的文明，而不会担心有坍塌的危险。现在，任何人都可以信任我，托福于科学的拷打，我不会再跨越任何科学的边界。甚至，出版方也可以尽管放心，这些内容，只要有一句话不利于他，我都可以以任何一种别的形式重写，以一千种新的题目，以其他合作者的笔名印刷出版。我的出版商答应我，以还我自由来替代稿酬，他允许我，如果我想同我的家人——我已死了的女儿沐娜、我伤痕累累的妻子苏珊、还有母亲娜尔格斯一起生活的话。但我想来想去，认为，不论我同什么人家一起生活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区别。我以一个国家的好合作者的名义，一个被政治心理学家了解了的对象，已经对任何人的命运和处境都没有了感情。我已准备好，把我自己、我的家人、我的人民、甚至整个世界都通过我献给科学研究，我很高兴，也确信心理学家们——我这本书的出版商的顾问——在过去的一个月，每天晚上都睡得很舒坦，没有因需要答复不开窍者而焦虑不安。我们度过了一些多么好的夜晚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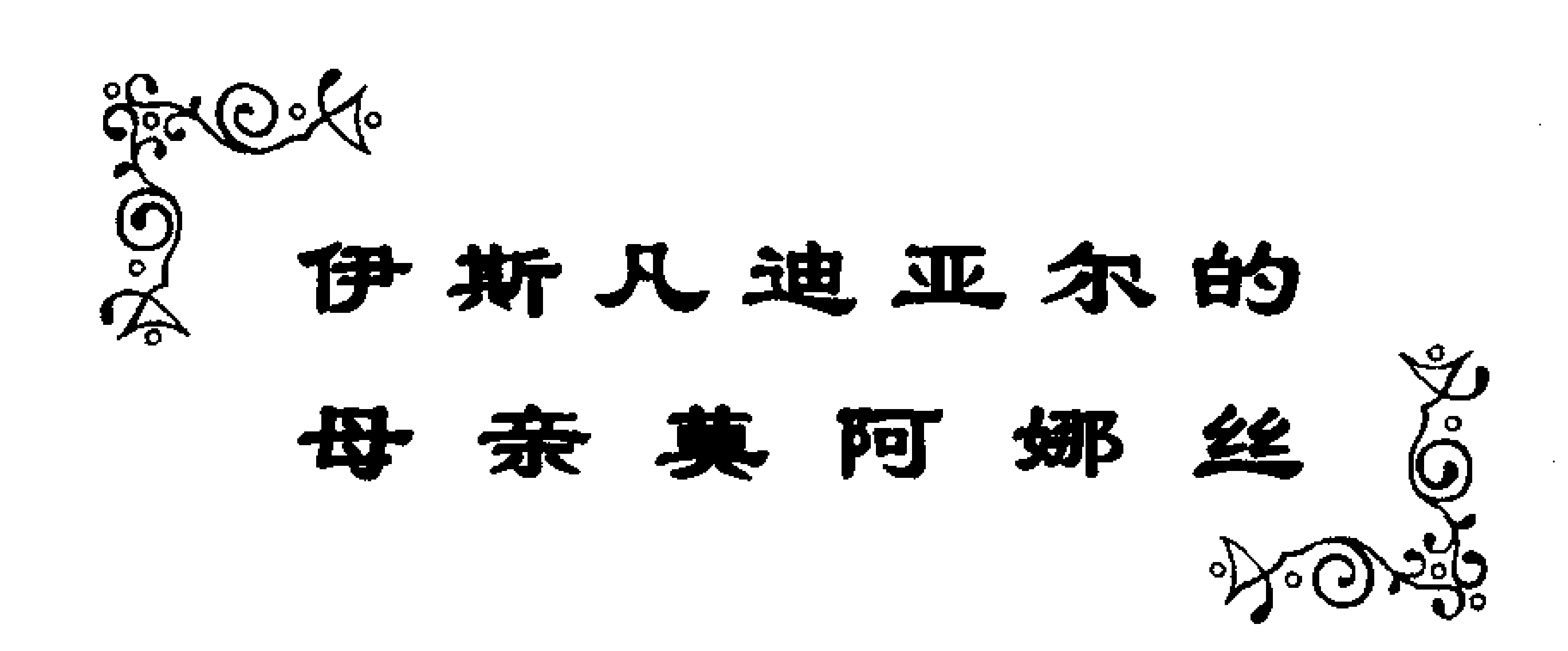
剧终。精神时间的第四十天子夜。

第一版后记：作者稿酬根据新闻出版法已经全部支付。他现在以一个幸运的合作者的身份，在社会上很好地生活着。

第二版后记：出版者在向该作者及其家人的死亡表示哀悼的同时，驳斥任何有关他们在街头游行示威中被杀害的谣言，并宣布不存在任何蓄意谋杀，他们的死亡是由于一起偶然发生的与小公共汽车相撞的车祸。为了这家人灵魂的快乐，向所有的合作者和他们的追随者推荐阅读这本书。

## 阿米尔·侯赛因·切赫尔坦
## (Amir Hoseyn cheheltan 1956— )

出生于德黑兰，在伊斯兰革命之前就开始了文学创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伊斯兰革命之后，仍然保持了旺盛的创作力。他的作品内容涉及妇女、宗教、儿童、战争等多方面的伊朗社会生活。长篇小说主要有：《临时婚姻》(1974)、《挂在钢窗上的布条》(1978)、《不再有人叫我》(1992)，另外还创作了很多短篇小说。《伊斯凡迪亚尔的母亲莫阿娜丝》反映了两伊战争给伊朗人民带来的心灵创伤，是同类作品中的优秀之作。




阿卜杜尔巴格依的女儿塔赫敏娜朝格布勒的方向走了七步，说：在这让我心想事成的格布勒，我一眼就看到了她，看到了她的半边脸。她来到窗边，我想她是要从窗台上拿东西，或者是要放东西。莫阿娜丝似乎是无意中让窗户半掩着。

女人们凑过来：哎，你说说看，她变成啥样儿了？变得厉害吗？她的头发怎样，都掉了还是白了？

塔赫敏娜说：我也就只看到她一眼，她像一个影子在我眼前一晃而过。

莫尔瓦丽德说：向真主发誓，我能说啥！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

大家全都来问我。不错，从我家窗户望得到她家院子，但我也不能总待在窗户跟前呀。反正到现在我没有看到过他。不过，从那时到现在，每隔几天我都看到她家院子的晾衣绳上晒有男人的外衣和衬衫。

穆巴拉克的妻子说：是呀，就在于此呀，姐妹们。令我们所有人都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那儿子从不在人前出现？

霍贾斯特夫人说：肯定是有毛病，或有什么问题，得了什么病。否则，凡是有孩子回来的家庭，都会有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向人们敞开家门。

莫尔瓦丽德说：向真主发誓，我有时也看到她屋门口放着一双男人的鞋子。

隔壁邻居阿曼娜说：我有时也听到莫阿娜丝夫人的声音，像是在和谁讲话。

甚至有一次，塔赫敏娜到阿曼娜家，阿曼娜拉着她的手到房间的墙根儿，说：你听听看，你会听到的！

塔赫敏娜把耳朵贴住墙，听到了老太太的声音，听到那边莫阿娜丝说：你的牛奶都凉了，你不喝呀！

莫尔瓦丽德问：然后呢，亲爱的阿曼娜，你没有听到伊斯凡迪亚尔的声音吗？

阿曼娜吹嘘说：怎么没有……似乎伊斯凡迪亚尔咳了几声。就这些！

小区杂货店老板拉赫曼也说过：哎呀，我想起来，有一天，莫阿娜丝来说伊斯凡迪亚尔得了感冒，从我这里买了两剂汤药走了。

不论什么时候，小区中只要有两个人碰到一起，话题总是如此。小区洗衣店的老板穆罕默德先生说：亲爱的，我跟你说，最开初，有一两次，她把伊斯凡迪亚尔的西服和裤子拿到洗衣店来洗。最后一次，我对她说，莫阿娜丝夫人，这干干净净熨烫得平平整整的西服和裤子，似乎从上一次你从我这里取走之后，伊斯凡迪亚尔就没有穿过。她就把西服和裤子从我这里拿走了，再也没有来过洗

衣店。

莫阿娜丝甚至还把已经迈进一只脚的阿卜杜尔巴格依的儿子挡在门外，说：不行，现在不行，你明白吗！他睡着呢。

阿卜杜尔巴格依的妻子对街坊邻居说：这叫啥事儿！不论怎样，他们两个可是多年的伙伴儿呀。

莫阿娜丝对街坊邻居说：我不希望吵着他，他现在需要多休息。但愿他婚礼时，我通知到你们大家，让你们看个够。

当初，是莫阿娜丝自己把消息告诉每家每户的。她敲开每家每户的门，说：你们听广播了吗？要被释放了，他们全都要被释放了，甚至那些杳无音信的。现在我心里亮堂着呢。伊斯凡迪亚尔要回来了。我知道。

莫阿娜丝一下子恢复了活力，年轻了许多，脚步也不蹒跚了，脸上的皱纹也仿佛无影无踪了，甚至连头发也染了不是？

她自己咯咯笑着说：求你了，饶了我吧，我还有好多事儿呢！

她又开始把家里外折腾了，把一抱一抱的衣物扔在院子中央来洗。一天洗窗帘，一天洗床单，一天洗伊斯凡迪亚尔的衣服。她的双手都被肥皂水熬白了。拉赫曼说：事儿还早着呢，着啥急呀？

莫阿娜丝说：我都快要垮了，今天我洗了一座大山般的衣物。伊斯凡迪亚尔喜欢什么都干干净净的。

在电台播送了第一批名单之后，她家的茶炊就没有熄灭过，每时每刻茶炊里都灌满了水，新沏着茶，茶杯倒扣在茶炊边上的茶盘里的毛巾上。莫阿娜丝耳不离收音机，眼不离钟，把名字一个个都记在心中，甚至想起某个人很远的地址，她都会想办法前去通知。

战俘们已经陆陆续续地回来了，甚至一些杳无音信的也回来了。但莫阿娜丝总说：我的伊斯凡迪亚尔也要回来了，要回来了。我心里亮堂着呢。

直到一天早晨，小区的居民们从睡梦中醒来，看见莫阿娜丝在她房子上方挂了两排彩灯，就像两串珍珠项链一样。家门也洗刷了。她坐在门枢边，望着路上。每当一个人走过来，她就站起来，

掸掸臀部的袍子，还没问候一声就咯咯笑着说：昨天晚上，电台播了他的名字。他就要回来了。

街坊邻居们当然也听了广播，都不敢相信地面面相觑，说：你确信吗，莫阿娜丝夫人？

莫阿娜丝说：这是什么话！你们难道没有听到吗？我亲耳听到的。

街坊邻居们依然不相信地摇着头，说：好呀，祝贺祝贺，莫阿娜丝夫人。你说说看，你要在哪里摆宴席呀？

莫阿娜丝依然那样咯咯笑着说：先饱眼福。现在，要不了多一会儿我儿子就要到了。阿卜杜尔巴格依心怀疑虑，折回去说：你一直坐在门边干啥呢，莫阿娜丝夫人？用你自己的话来说，昨天晚上电台已经播了他的名字。

莫阿娜丝向路上望了片刻，用袍子的一角擦去眼中的泪水，说：这疲惫不堪的心还能承受啥？八年了！八年来我没有看见过我儿子的一根毫毛。阿卜杜尔巴格依，你自己也有孩子，你会理解我说的话。

莫阿娜丝依然那样眼睛望着路上，说：不啊，我不懂，现在我什么也不懂。我的脑筋已经被他随身带走了，只有他才能把它带回来。

直到晚上，街坊邻居们来过又走了。每个人都在莫阿娜丝跟前坐了一会儿。莫阿娜丝跟每个人都打听有没有相当的姑娘，要端庄，爱丈夫，不爱钱财，还要会打扮。

街坊邻居们一个个都烦了，走了。早晨，阿卜杜尔巴格依的女儿来到窗边，莫阿娜丝还坐在门边的两排彩灯下。次日大清早，街坊邻居们看见莫阿娜丝家的门关了，便对自己说：老太太傻乎乎地在门边从晚坐到亮，现在可能回屋迷瞪去了。

中午时光，有个人鼓起勇气去敲莫阿娜丝家的门。莫阿娜丝好像就在门后一样，一下就打开了门，并把指头竖在嘴上说：嘘！我儿子睡着呢。

站在门外的是阿卜杜尔巴格依的女儿。她猛亲莫阿娜丝的面颊。莫阿娜丝也颤抖地说：我的儿媳，我漂亮的儿媳啊！

一时间两个人拥抱在了一起。莫阿娜丝在塔赫敏娜的怀中哭了，如此动容，让阿卜杜尔巴格依的女儿疑虑全消。

消息传遍了，从这家到那家。但人们都说：啥时候回来的，怎么没听到一点动静？

紧接着又说：这下好了，感谢真主，老太太这七年所受的痛苦还少吗？

黄昏时分，穆巴拉克买了盒点心，去莫阿娜丝家。莫阿娜丝没有开门，而是在门后说：我儿子睡着呢。明天吧……明天！我亲自去叫你。

穆巴拉克带着点心折回去了，对聚在拉赫曼杂货店前的街坊邻居们说：直到现在，没有人看到过，她对客人都拒之门外。

每个人都说了些什么，但大家都更关心老太太的状况，大家说：让可怜的老太太休息一阵儿吧，这八年来她受的苦还少吗？

只有穆巴拉克的妻子心里不痛快，她说：我不会再迈进莫阿娜丝家的门儿。我也不会去参加伊斯凡迪亚尔的婚礼。我也不会让穆巴拉克去。

没有人再去打搅。两三天之后，莫阿娜丝的身影又出现在了小区，是去拉赫曼的杂货店买东西。又开始一两天打扫一次家门外的地方，还把伊斯凡迪亚尔的西服和裤子送到洗衣店去。她对拉赫曼说：我要鲜牛奶，拉赫曼先生，新鲜的牛奶！我儿子的胃很虚弱。

小区洗衣店的老板穆罕默德先生问道：哎，莫阿娜丝夫人，伊斯凡迪亚尔对那边的事儿讲了些啥？

莫阿娜丝抓着铺在柜台上的伊斯凡迪亚尔的西服一角，眼睛闭了片刻，说：我能说啥呢？穆罕默德先生，真主保佑你，我已经想不起了。我能说啥呢？

话是没完没了的。阿卜杜尔巴格依的儿子再次把那些天的报纸查了个遍，对街坊邻居们说：如果你们去找，报纸上只有“伊斯凡

迪亚尔·贾汗帕纳赫依”的名字，我找了。

莫尔瓦丽德说：那么，老太太为什么要撒谎呢?

阿卜杜尔巴格依的妻子说：我说小妹妹啊，还是好好观察观察吧。

报纸从这家传到那家。拉赫曼说：我的同奶兄弟的邻居的侄子也是这样，电台没播他的名字，报纸也没登他的名字，但最后还是跟着大伙儿一块儿被释放了。

阿卜杜尔巴格依的妻子说：我不知道，向真主发誓，为什么那儿子不在人前现身。

霍贾斯特夫人说：他回来了，这无可争议，你没看到这些天莫阿娜丝多有精神。

一天，她去拉赫曼的杂货店买东西。拉赫曼转过身来，说：真精神！你儿子回来后，你整个儿年轻了。

莫阿娜丝就像十四岁的小姑般娇媚地说：年轻了吗？我想年轻，但管啥用？我过了这大半生，我现在只想让儿子成家立业。

她开始四处打探。结果，有天还上莫尔瓦丽德家问：你还记得吗，莫尔瓦丽德小姐，大概是去年吧，或许是前年，在贾玛尔先生的水果店里，有位姑娘与你在一起，你说是阿赫玛德先生的侄女？是吗？

莫尔瓦丽德抿住嘴唇，手支着腮帮子，低着头，愣愣地盯着院子中的一块石头，片刻说道：向真主发誓，我不记得了，莫阿娜丝夫人，她跟你说是阿赫玛德先生的侄女？

莫阿娜丝以一个做母亲的心情扶着莫尔瓦丽德的肩，说：嗯……嗯，我这老太婆记性不好，你也许说的是阿赫玛德先生的外甥女。

莫尔瓦丽德嘟起嘴唇，说：向真主发誓，阿赫玛德先生根本就没有侄女，他外甥女也跟达莫万德结婚好几年了。

莫阿娜丝说：那可是个漂亮姑娘，身材高挑，很有魅力。

接着，她把手放在了腰后，又说：她的袍子滑在后面，我看见

她的头发长到腰。

然后，她将双手做成管状，说：这么多！多好的头发啊。莫尔瓦丽德说：向真主发誓，我真想不起了！现在你如果想找儿媳，好姑娘很多啊。

莫阿娜丝说：是啊，当然了。但我希望是认得的。好了，真主保佑你，如果你有合适的人，告诉我。

拉赫曼说：你走两步就到阿卜杜尔巴格依家门口了。你为啥让自己这么费神？又是认得的，在女人眼中身材模样都好。

莫阿娜丝说：我该说啥呢，向真主发誓，拉赫曼先生！现在的年轻人，眼光高得很呐。

有时，人们也看见莫阿娜丝穿着黑袍子从家里出来，或是回家去。街坊邻居们说：只要真主愿意，祝贺你啊，莫阿娜丝夫人。

莫阿娜丝闭上眼睛，带着甜蜜的忧伤，回答大家说：向真主发誓，我真累。这求亲啊需要像努哈[1]那样长寿，还需要一双铁鞋。现在年轻人的眼光那么高！

现在，人们所有的话题都围绕着莫阿娜丝的求亲了。

穆巴拉克的妻子说：向真主发誓，她都跟我说过好多回了。但你们也知道，这事儿啊其中要费很多口舌呀，我们穆巴拉克说，最好别掺和这事儿。大家都说会搞定的，我们已经费了不少神。等有了什么不好的地方，大家又都来怪罪我们，到时就不再会有人谈论那儿子了。不过，我的好夫人，你得说说看，你儿子究竟在做什么？有多少收入啊？她却连见都不让我们见。

在议论伊斯凡迪亚尔娶亲之事时，只有一次是阿卜杜尔巴格依的女儿昂着头说：但是，我看见了他，苏尔坦夫人，他的身材真棒，没法儿说！

莫尔瓦丽德说：你真的看见他了？那你为什么对谁都没有说起？说说看，过了这么些年，他变成啥样儿了？

---

① 努哈：《古兰经》中先知，相当于《圣经》中的挪亚。

塔赫敏娜说：我只看到他一眼。那身材啊，简直就是勇士苏赫拉布，我都不敢看他。他的眼睛……他的眼睛闪着光，那就甭说了！刚要……阿卜杜尔巴格依的妻子把手从背后兜过去掐女儿的腰，塔赫敏娜把半截话吞了下去。

塔赫敏娜另一次也说了些啥。说了些什么，最后也被打断了。那次是莫尔瓦丽德说：她始终不置可否，就那样为儿子求亲而奔走。

塔赫敏娜站在她母亲身边，正要把装茄子的篮子拿到屋里，立刻接过话说：她一直在张罗呀，甚至连他当新郎的西服和裤子都定做了。

阿卜杜尔巴格依的妻子不相信地打量着女儿，恼怒地从女儿手中夺过篮子，两人一起回屋了。当晚阿卜杜尔巴格依让大家都不好过。显然，女儿有时瞒着人去莫阿娜丝家串门儿。阿卜杜尔巴格依说：一个姑娘家有事儿没事儿地往有单身男人的人家跑是啥意思啊？

他还下令不准塔赫敏娜再出门一步。

裁缝哈桑先生在十字路口说：现在你们都在说，我也说说，我以我的三个孩子发誓，你们别以为我是为了西服和裤子的几个工钱！我是在为那老太太担心，伊斯凡迪亚尔的西服和裤子都做好两个月了，她也不来取！

穆巴拉克说：那么，你看到了伊斯凡迪亚尔？

哈桑先生说：没看到他本人。也就是说，当初莫阿娜丝夫人拿了一块做西服和裤子的布料和一包甜点来店里，说哈桑先生，请吃甜点，我把伊斯凡迪亚尔做新郎的衣装拿来了。我当时就当着老太太的面给布料动了剪子。莫阿娜丝还想亲吻我的手，她像个孩子一样哇哇哭起来。我别招你们烦了，伊斯凡迪亚尔没有来让我量尺寸。莫阿娜丝总是今天推明天，说我孩子一大清早就要出门，要深夜才回来。我说，那好，莫阿娜丝夫人，那就星期五吧，我星期五专门开次门，你让他来。但他最终也没有来。直到莫阿娜丝把以前做的西服和裤子拿来，我就照着那尺寸裁剪的布料。



有一次拉赫曼甚至说：那段时间也有一些议论，似乎伊斯凡迪亚尔对塔赫敏娜也有点意思。莫阿娜丝紧张地说，什么议论？

然后，用手把杂货铺柜台上的面包掰下了一块，说：正因为这份情义，我对塔赫敏娜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喜欢。那个时候，还没有谈及什么。当伊斯凡迪亚尔上前线的时候，塔赫敏娜还不过是个小姑娘。

过了几个月，一天阿卜杜尔巴格依在一家面包铺前排队时对莫阿娜丝说：你那儿子呆在家里不心烦吗？他从那监狱出来不又进了另一个监狱？

莫阿娜丝说：也不是总呆在屋里。他的朋友们有时也来找他，带他出去透透气。

她说的没错，上个星期五傍晚，也许是阿卜杜尔巴格依的女儿听到汽车的声音，就走到窗边，看见一辆小轿车从莫阿娜丝家门前开走，那时莫阿娜丝家的门好像是关着的。

阿卜杜尔巴格依说：我跟广场边的汽车技工谈过，他也是如此认识伊斯凡迪亚尔的，莫阿娜丝对他说，我可怜的儿子在上没有父亲，也没有兄弟，你把自己当作他兄弟吧，帮他谋件差事吧。

邻居们都说：一定照办，莫阿娜丝夫人，一定照办。

霍贾斯特夫人的丈夫说：我们银行雇保安，有文化的保安薪水不错呢。我替伊斯凡迪亚尔把它搞定。

莫阿娜丝说：我儿子读了九年书，现在去看门？

霍贾斯特夫人的丈夫说：不是看门，莫阿娜丝夫人。不是看门，而是保安！保安总管进进出出的事儿，如果他不允许，就是银行经理也进不去。

男人们一个劲儿地找工作，莫阿娜丝一个劲儿地挑三拣四，直到最后穆巴拉克不耐烦了，说：当首相怎样，莫阿娜丝夫人？

莫阿娜丝冲上去，眼睛冒着火，斗鸡一般对穆巴拉克说：他比谁也不差，比谁也不差。要知道他的母亲是我，莫阿娜丝！

穆巴拉克害怕了。大家都说那声音不知是从老太太的什么地方

钻出来的！

塔赫敏娜上去，把呆在那里浑身发抖的莫阿娜丝弄回了家。

莫尔瓦丽德问：她家里有什么情况吗？你没看到什么吗？

塔赫敏娜沉默不语。

莫尔瓦丽德又问：你没弄明白什么事儿吗，啊？

塔赫敏娜说：不啊，烟和烟灰缸在茶几上。

莫尔瓦丽德说：伊斯凡迪亚尔不抽烟啊。

塔赫敏娜摇摇头说：你不知道，他是在部队里抽上烟的！

莫尔瓦丽德说：还有什么？

塔赫敏娜说：忽然我听到楼梯上有脚步声，好像是要从上面下来。我赶紧把袍子罩在头上，就出来了。

莫尔瓦丽德失望地说：那么你没有看见他！

塔赫敏娜说：不啊，在门口我回了一下头，正好看见他的身影进了莫阿娜丝的房间。

莫尔瓦丽德说：莫阿娜丝说了些啥？

塔赫敏娜说：我把莫阿娜丝弄到家，她都瘫软了，就像一座山垮了一样。她一个劲儿地对我说，趁着天还没黑，赶紧走吧，趁伊斯凡迪亚尔还没回来，赶紧走！就在那一刻我又看到她是那么的苍老衰弱。

塔赫敏娜说的没错，莫阿娜丝又像以前那样看起来憔悴又伤心，比以前更少与街坊们交往了，甚至似乎更苍老了，又是那样满脸皱纹，还瘸着腿。

阿卜杜尔巴格依的女儿说：莫阿娜丝大妈，为什么又这样神情沮丧？这个星期我们一起去澡堂，我要亲自给你的头发抹指甲花油。

莫阿娜丝说：指甲花油我有啥用？如果真主愿意，但愿我下次去澡堂是去洗净尸体。

塔赫敏娜说：别这么说，莫阿娜丝大妈，在伊斯凡迪亚尔当新郎之前，你必须让自己保持精力充满精神。

莫阿娜丝看着地上，在眼睛尚未湿润之际，说：我会看到那天吗？

阿卜杜尔巴格依的女儿说：为什么看不到！为什么看不到，莫阿娜丝大妈！

莫阿娜丝说：愿真主听到你的话，我的好闺女。

莫阿娜丝和塔赫敏娜一起去了澡堂。但是莫阿娜丝没有让塔赫敏娜给她的头发抹指甲花油。只是在澡堂里突然说道：你转过身让我看看！

塔赫敏娜转过身，莫阿娜丝握住她的头发，说：别剪短了，抹一些蛇油，让它长齐腰。

塔赫敏娜闭着眼睛，嘴角喃喃而语：好的，莫阿娜丝夫人，好的！

街坊们却纠缠不休，有事儿没事儿地让老太太烦恼不堪，一看到老太太就询问伊斯凡迪亚尔的事儿，至少也会说，昨晚你没有听收音机吗，莫阿娜丝夫人？给获释者安排工作呢！莫阿娜丝说：我们需要工作，什么工作？

但莫尔瓦丽德说：你到底也没有让我们看到过那新郎倌！

莫尔瓦丽德的语气让老太太害怕了，说：你们究竟想要什么？几个月来你们都让我不得安心。我和伊斯凡迪亚尔都死了，整个小区就安宁了。

街坊们对老太太生命的折磨并未丧失怜悯心。阿卜杜尔巴格依的妻子说：别生气，莫阿娜丝夫人，别把年轻人的话往心里去。莫尔瓦丽德也不是故意的。

莫阿娜丝说：不是只有她一个人在说，你们大家都不放过我，你们大家。

没有人再问起伊斯凡迪亚尔。莫阿娜丝也更少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很少出门买东西。即使出门，也是在下午街上人少的时候，顺着墙根儿走，走得更慢了。莫尔瓦丽德看见，老太太的脚更瘸了，更严重了，很勉强走到拉赫曼的杂货铺。

拉赫曼说：她不再说什么，她的手抖得厉害，昨天我自己替她把篮子提到她家门口的。

没有人再看到老太太。阿卜杜尔巴格依的妻子担心莫阿娜丝的身体状况，便去拉赫曼的杂货铺。拉赫曼说：向真主发誓，她已经一个星期没来我铺子里了。最后一次她说伊斯凡迪亚尔要去上班了。她说他一大清早就要动身，要深夜才能回来。甚至还说，她十分盼望在死之前能让儿子成家。

阿卜杜尔巴格依的妻子又去了穆罕默德先生的洗衣店。穆罕默德先生说：她已经很久没有来这里了。她总是把熨过的干净西服和裤子拿来给我熨。最后一次我没有收她的。

阿卜杜尔巴格依的妻子没办法只好去了莫阿娜丝家。先是按门铃。按了好几次。后来就用拳头打门。就在她呼哧直喘之际，老太太打开了门。阿卜杜尔巴格依的妻子说：你让我们担心死了，莫阿娜丝夫人，你跑哪儿去了，为什么要躲着我们！整个小区的人都负疚得不得了！

莫阿娜丝靠着门，说：我身体不大好，佳菡夫人，我全身都在痛，心脏也不得劲儿……

阿卜杜尔巴格依的妻子说：那你得看医生，吃药，或别的什么。你如果死在这屋里，呆在这屋里，没有谁会来倒一滴水在你的手上！

莫阿娜丝浑身抖了一下，直了直弓着的背，说：没有人？我有儿子！像黄杨树一样，他不让我动一下身子，他把面包掰成块儿喂到我嘴里，你别反感，他甚至背我上厕所，你这是说的什么话，佳菡夫人！

阿卜杜尔巴格依的妻子说：不错，话虽这么说，但他毕竟是男人，又早出晚归的。

莫阿娜丝说：我可怜的儿子一个星期都没有上班了，呆在家里照料我。

阿卜杜尔巴格依的妻子说：那好，但很多事儿是男人不能胜任

的。让我进去，分担一点儿，哪怕是为你熬一碗粥。

莫阿娜丝用手挡住门：不，不，佳菡夫人，给你添麻烦，我内心会不安的。伊斯凡迪亚尔什么都会做。

阿卜杜尔巴格依的妻子觑了眼院子那边的窗户，看见一个影子从窗户晃过。

没有人再看到老太太。但阿曼娜传出消息来，仍然时不时地听到老太太咳嗽的声音，甚至还听到她叫伊斯凡迪亚尔。也不过就一两次，那儿子似乎不管在什么地方都立刻就出现在老太太面前。

直到一天傍晚，阿曼娜来敲阿卜杜尔巴格依家的门，说：从早晨到现在，我一走到院子里，就到处都是一种怪味儿。好像是从莫阿娜丝家散发出来的。

阿卜杜尔巴格依的妻子说：什么怪味儿，小妹妹？

阿曼娜说：我该怎么说呢，向真主发誓。是一种腐臭味儿，并且越来越浓。

阿卜杜尔巴格依的妻子说：那么，你没想着去她家看看。

阿曼娜说：今天到现在我敲了她家两次门。她没有开门。

阿卜杜尔巴格依的妻子前去莫阿娜丝家，先是仔细地闻了闻门缝和门，还说是你的幻觉吧，阿曼娜，然后就敲门。莫尔瓦丽德从路上走来，说：向真主发誓，已经有好几天晚上都没有亮灯了。

阿卜杜尔巴格依的女儿说：别是老太太有什么不好！

男人们都得到了消息。

事情不断发展，每个人都说些什么，大家拿来了梯子。阿卜杜尔巴格依的儿子爬上墙，说：院子里没有什么情况，但我也真的闻到了怪味儿。

大家把梯子递了上去，阿卜杜尔巴格依的儿子抓住梯子放在墙那边的地上。阿卜杜尔巴格依的妻子说：妈妈的心肝儿，先叫一叫莫阿娜丝夫人，别让老太太毫不知情，然后再下去。

阿卜杜尔巴格依的儿子叫了一两声莫阿娜丝，然后从梯子下去，片刻之后把门给大家打开了。

在院子那边的房间里——大家好不容易才拨开了门闩，在灯光下，大家看到莫阿娜丝抱着崭新的没有用过的床单蜷缩在床前的地上，头贴着褥子的一角。床上整齐地摆放着一件熨好的衬衣和一套干净的内衣裤。当大家把莫阿娜丝的头抬起来，看到一块手掌大小的血斑染在雪白的床单上。那一定是最后时刻从老太太的肺腑中流出来的。

阿卜杜尔巴格依去用穆罕默德先生洗衣店的电话通知殡仪馆的运尸工。女人们都去准备饭盒了。男人们都在莫阿娜丝家玄关里。黄昏时刻塔赫敏娜独自站立窗前，流泪。

## 阿里·莫阿仁尼（Ali Mo'azzeni 1958— ）

毕业于德黑兰大学戏剧专业，是伊斯兰革命之后成名的作家，他的作品内容多涉及两伊战争。主要作品有：《我的发辫编成的帽子》（1989）、《良药》（1991）、《比绿色更宜人》（1992）、《蒲公英》（1993）、《喜讯》（1993）《第六次旅行》（1994）。《等待诗人》讲述了主人公在两伊战争中的一段离奇经历，揭示了战争的残酷性。



# 等待诗人

我以自己的名义谨向“回忆之夜”的组织者们表示感谢，尤其感谢“抵抗文学艺术部”主任萨尔汗格依先生，在没有安排我发言的情况下，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讲述一段经历——即使不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无疑也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件。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座谈会，真的，会议的祥和气氛使我回想起前线的气氛。对于我们这些经历过那段痛苦时期的人来说，这样的座谈会是很珍贵的。刚才那个故事十分令人震动：我们的一个战友，身受重伤，残忍的伊拉克军官对之百般折磨，蹂躏至死。

当然，在这样的座谈会上，大家都是真诚的。这并非卖弄，如果我说我在前线待了三十个月，有幸参与了几次军事行动的侦察任务。现在我当着你们大家的面，如果真主承认的话，我可以算在百分之七十舍生忘死之列。这不是在自我吹嘘，我从德黑兰大学法律系毕业，获得博士学位。在这里，我谨向我妻子的无私支持表示感

谢。我非常希望她能在这里，听到这句微不足道的话，至少能够接受我的一句问候“辛苦了”。

我不想占用姐妹兄弟们的太多时间。我言归正传。

那是63年12月①。我们完成了一次准备在伊拉克土地上实施的军事行动的侦察任务，正准备返回。由于必经之路在敌人的火力范围内，敌人迫击炮的射击没有一天消停，敌人也很重视这条支持军事行动的补给线。那是一条令人窒息的路，一直延伸到“马拉胡尔山”顶峰，从那里，一道陡坡下到“查拉木”田野，又从那里延伸到“瓦西可那乌”田野。为圣战修建的工事每天都在这条路上发挥着作用。我们在“阿姆勒”山棱上。突然，一道亮光照亮了整个地方。紧接着，爆炸的声音响了起来。由于坡很陡峭，无法轻而易举地站立行走，我只好贴在山壁上。我的身体状况很糟，不仅患了感冒，而且还又累又饿，以致于我想身体完全瘫倒也未尝不好，那么，我将被战友们扛着走完剩下的路，直到驻地。记得我刚开始参加侦察实习时，一次我把自己弄病了，战士们嘿哟嗨呀地用担架把我抬到了驻地。到达后，我说：“伙计们，就把我放在这边角落上吧。”我伸手摸衣兜，说：“该给你们多少报酬？”他们一下子目瞪口呆。这事儿虽引起大家不满，但我们也因此笑了几天。

就在我贴在山壁上时，我想，我打了个盹儿。当我回过神来，我看见赛义德倒下了，战友们都围在他身边。我忘了说，我们是五个人：我、赛义德、拉赫玛提、萨亚德和小组负责人阿高瓦里。

我在赛义德身旁坐下来，他在呻吟。阿高瓦里正用绷带绑他的右大腿。我几乎脱口而出：“我们真倒霉。”

的确，我们已经够倒霉了。那么险的路，带着一个显然已经不能行走的伤员，闪现在人脑海中的只能是这句话。“阿姆勒”山棱怎能跟“瓦西可那乌”相比？

阿高瓦里说：“我来背赛义德，你们背他的装备。”甚至没容得

① 相当于公历：1985年2月21日至3月20日。

赛义德客气一下，他就把赛义德扛在了肩上。我、拉赫玛提和萨亚德拿上赛义德的东西，大家一起上路了。敌人肯定有所察觉，探照灯在我们后面扫来扫去，炮火随即袭来。我们的速度减慢了一半。阿高瓦里在我们前面气喘吁吁地走着，一听到迫击炮的呼啸就紧贴山壁。

我说："阿高瓦里，让我来扛一会儿。"

他说："我还行。"

拉赫玛提和萨亚德也请求，阿高瓦里尽管呼吸短促，不能轻松讲话，但还是回答拉赫玛提说："我还没垮。"又对萨亚德回答说："这位真主的奴仆比你们想象的轻得多。"

绑在赛义德伤口上的绷带滴着血。赛义德对那个夜晚的侦察的重要性也十分清楚，几次坚持说："就把我扔在这里吧。"但阿高瓦里每次都说："我们这就到了。"

阿高瓦里的行为，使陡山黑夜和敌人炮火的恐怖在我眼中变得微不足道了。何止阿高瓦里如此，据军队指挥官那天早晨所讲：为从"瓦西可那乌"救回一个伤员，派去了一个营的兵力。全都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才把伤员弄回驻地。可惜的是，那伤员刚到驻地门口就牺牲了。赛义德痛得大叫："让我死吧！"我几乎要哽咽出声，但还是忍住没哭出来，否则在敌人扫射过来的火力网中，阿高瓦里会感到更艰难。在我看来，探照灯不仅照不到"巴尼沙尔"和"胡尔努让"地区，反而使那里的黑暗显得更加阴森恐怖。我说："阿高瓦里，你先喘口气，我来扛赛义德。"

他说："大事儿你别管。"

我无奈地笑出声来，探照灯光中，我看见赛义德腿上的伤口被锋利的石头刮得血肉模糊。我们来到一道与"胡尔努让"相连的陡坡。我、拉赫玛提和萨亚德，护在阿高瓦里四周，随着探照灯的光束，慢慢地爬过陡坡。我很吃惊，阿高瓦里怎么能提得上气来？我们下到一条通到"哈尼古尔"高山山麓的路，十分陡峭。探照灯通亮，我们无法隐藏。显然我们暴露在了猛烈的火力下。我们还没来

得及决定如何办，迫击炮的射击就把阿高瓦里掀翻在地。他虽然跌倒，但仍把赛义德抓得紧紧的。我扔掉装备，抓住阿高瓦里武装背心的领子，拉赫玛提和萨亚德也来帮忙，我们把他们两个拖到一块大石头后面，那是个不错的掩护。阿高瓦里的右眼角被打破了一个洞，血如喷泉般流出来。我迅速用纱布按住伤口，又用绷带缠住。他睁开眼睛，说："我看不见你了，贺麻梯。"

萨亚德哽咽地哭了。阿高瓦里似乎因他的哭泣而回过神来，他坚定地说："不论怎样，你们都要回到驻地，还要把赛义德带走。"

萨亚德说："为什么每个人受了伤，都要说这些话？"

阿高瓦里说："受了伤不说这些话，也没啥不妥。"

拉赫玛提说："我们把你们俩都带走，没多少路了。"

阿高瓦里说："那要花很长时间。战士们都等着。你不知道实施军事行动取决于我们的情报吗？"他闭上了眼睛。我想他昏过去了。但他又睁开眼睛，缓缓而痛苦地说："不要坐失良机。"

我说："如果说要送情报，我们中的一个人就可以完成这件事。"

我想，阿高瓦里可能没有听到我的话。他昏了过去。我、萨亚德和拉赫玛提相互望着：我们该怎么办？

我说："你们同意我的建议吗？我们中的一个迅速赶路，另外两个带着阿高瓦里和赛义德。"

拉赫玛提说："也只好这样了。"

萨亚德耸了耸肩，说："什么事说定了，我们都会去做，赶快吧。"

我说："我赶路。"我相信，如果我说："你走，拉赫玛提。"或说："萨亚德，你走。"他们都不会有半点迟疑，尽管我们三个都非常清楚走比留下更危险。我们相互吻别，拉赫玛提和萨亚德头伏在我肩上哭了。我拿起我的冲锋枪和两枚手榴弹，上路之前，又吻别了赛义德和阿高瓦里。我刚走出去几步，就感到在那黑暗与寒冷中能与他们在一起真是一种福分。我走得愈远孤独的感觉就愈强

烈。敌人射过来一排迫击炮弹。我看，如果我想要在迫击炮的呼啸声中站起身，还不如干脆就别走。我把一切置之度外了，不知不觉地，我开始高声念起“库而西”经文，那一段我是从经文中摘出来的，讲的是正路与邪路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目了然的。突然，迫击炮的爆炸波把我随同碎石一起掀翻在地，如果不是经文“坚实的手柄依然还抓在手中”使一丛灌木树枝及时出现，我就随同冲锋枪一起坠落沟底了。手榴弹虽也给人勇气，但不能跟冲锋枪相比。我想，我还是回到战友们身边吧，趁我还没有走得太远，尤其是战友们正跟随而来。这个念头虽然颇具诱惑力，但我还是将之扔到了一边，因为我十分清楚它因何而生。当然，这也是很自然的。我抓住那灌木丛的枝干爬了上来。还没等我在地面上完全站稳，就看到两团闪光的东西，每一团都有手电筒的口径那么大，亮着光。子弹在我的身后呼啸。这究竟是什么？它正用可怕的咆哮在爆炸声中捍卫自己的威严。我屏住声息，在亮晃晃的探照灯光中，我看见一头伸长身躯的豹子正盯着我。我双眼发黑，牙关咬紧。即使有手榴弹，也给不了我一点勇气，因为那时我几乎瘫软了，我知道一丁点的动静都会激起豹子扑过来。它一脸凶相，显然对这爆炸声和喧嚣感到不安，把站在它正对面的我当作了罪魁祸首。我全身直冒汗。我本能地知道，我不能作出最微小的动作，我甚至不敢呼吸。豹子站在悬崖边上一棵树旁边的两块大石头之间的缝隙下，一副进攻的神态，它后爪置于前爪，正准备扑过来。就在那一瞬间，是的，不过一瞬间，我看见了我的一生，从孩提时代到这一刻，全都一一地出奇地清晰。那些早已被我忘了的事情，现在全想了起来，这长长的一幕伴随着对我所作所为的评判。当我意识到自己罪孽深重，便双腿发软，为此我哭了起来。在我看来，事已至此，这里不是“胡尔努让”那令人激动的沙漠，而我以这双罪孽深重的脚掌，既不能前行，也不能后退，只好羞愧地站在真主面前。

突然，迫击炮的呼啸声传来，我一下匍匐在地，与此同时，豹子扑向了我，也就在这同时，炮弹落在了我和跳起的豹子之间。我

看到自己一下被抛到空中，与豹子面面相对。我不知道是我的手碰到了它的脸还是它的脸撞在了我的肚子上，我们扭在一起，又一起落到地上。我断定情况既对我有利，也很滑稽，因为我和豹子两个都中了炮弹，它已没有干掉我的力气，这使我松弛下来想要睡过去，或昏过去。我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状态，但是我知道，我是那样的高兴，连豹子都感到惊讶。现在它不再占上风了，占上风的是我，这些念头都出自一种自我感觉。我躺下来，四肢张开又收拢，我真想晕过去，我的身体有此强烈的需求。似乎过度的疲惫使眼睛都不能保持睁开，但我的意识仍注意着豹子的危险，这阻止我的身体在松弛中晕过去，但也产生这样的胡乱念头：晕过去又怎样，被撕碎又怎样。哪容得我思想开小差，我看见豹子正试图站起来，但还没有站稳，一发软又倒下了。我想我至少可以打个盹儿，迷瞪一下，这念头使我感到很惬意。于是，我迷瞪了过去。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我感觉不到被撕碎，在无知觉中被撕碎，就如同被一颗可能是伊拉克人打出的子弹解脱。当我睁开眼睛，首先注意的是，豹子怎样了？一般来说，人在刚醒来时，会迷糊一小会儿，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然而，我的注意力完全集中，我似乎只闭了一小会儿眼睛。当我左右环顾之时，我才注意到我被埋在了厚厚的雪下面，我都要冻僵了，并感到身体右胁锥心一般疼痛。冷得要命，还感到剧烈的焦渴，但这些都不重要，或在豹子面前都微不足道。除非豹子的恶意减少，我才会有工夫对这些感到忧心。在我看来，我若能消除豹子的危险，只要挥一下手，就能截住飞舞的雪花，消解我的焦渴，而且会因快乐而暖和起来，能把落在我脸上的雪融化。然而，一次退却往往蕴藏着千般奥妙，口中气息透露出它就在附近，昂着脖子，盯着我倒下的地方。当我意识到豹子就在附近时所产生的强烈的忧心和孤独感，简直无法形容。我流下了泪水。我想，它为什么就这样坐在那里？它有什么意图？如果它想吃掉我，为什么在我失去知觉的时候，不把我吃了？面对这些伊拉克人、大炮、迫击炮和枪，难道应该让豹子把我吃了？这样的牺牲算啥一回事儿？我自

己也不甘心以被豹子吃掉的方式来成为烈士，这如何去面对其他烈士呢，尽管说为了真主满意我来到了前线！

探照灯又亮了，豹子一跃站起来，发出一声咆哮，向我走来，走了两三步又站住了，惘吓地看着探照灯。与我的猜想相反，它身上一点也没有受伤，因为我没有看到血迹。它稳稳当当地站着，看起来即使再站一段时间或个把小时也不在话下，这无论如何都是一场降落在我头上的灾难！它只是没有精神，它没吃掉我只是因为它虚弱无力。现在，在我醒过来的同时，它也有了力气，探照灯刺激了它的神经。它也许在想探照灯才是对手，探照灯有可能把我从它的爪子下弄走，因此才雄赳赳地站在我头顶前方。探照灯不熄灭，它的眼睛就不挪开。探照灯熄灭时，它就盯着我，用两只眼睛中的电光把我撕扯成碎片。我既不敢看它，也不敢不看它。在我看来，我唯一的武器也就是我的双眼，如果我希望，如果我下定决心，这双眼睛可以阻止它上前。另一方面，它目光中的电光是那样令人恐



惧，以致我完全忘了肋腹的疼痛。它走了一步上前，同时探照灯也熄灭了。我的目光从它挪开，望向天空。天空全是浓云，挤在一块儿蠕动，正常情况下我可不敢凝望浓云的威严。然而，在那样的时刻，任何东西都比豹子的眼睛更加温柔。我们已面对面，我感觉到了它呼出的气息喷在我脸上，我闻到了它口中的气味，很难闻的气味，让人难以忍受，我做了临终祈祷。它口中的气息几次差点让我要呕吐。它把嘴放在我胸口上嗅闻，大口喘气。它呼出的气体滚烫，融化了我胸口上的积雪。它的嘴正好触及我心脏的位置时，我的心是如此剧烈地跳动，乃至渴望就此不再跳动，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突然心肌梗塞，或者晕过去，什么也不知道。真的很奇怪，我向真主请求的就是这个，而不是被拯救，因为在那样的情况下，解脱对我来说是根本不可想象的。这是一段特殊的经历，我敢说这是我生活中最伟大的瞬间。无论如何，就在那一刻，我产生了一种很奇特的感觉，似乎时间停顿了。从豹子把嘴放在我胸口上的那刻开始，我就感觉到，不，毋宁说我看到……我看到成千上万的眼睛，不是人类的眼睛，一种在万物生灵的成员身上都可以看到的眼睛，这生灵，所有的造物，一片片的雪花，山作为一种造物，其每一块石头都享有一种独立的存在，而天空如果我们假设其每一颗星星都是一只眼睛，这些东西和很多别的东西，我以一种我都不知道是什么的力量，理解了它们的注视，它们看着我。这所有的目光，一道巨大的目光，一道在我看来所有的目光都从它获得光芒的目光，正在旁边盯着我。我敢说，好像层层世界中的一层退到了一旁，而一种只与豹子的嘴有关的东西显现了出来。那东西，我的意思是通过看可以感受得到的东西，在那一刻渗透了我所有的感官，不仅是视觉，还有听觉，还有触觉。我看见它们在看或在观察我的限度何时会崩溃？我的力气，我的忍耐力究竟有多少？难道剧烈的恐惧使我胡思乱想而陷入异端，抑或不是这样，那“坚实的手柄”依然还在我手上？“依然还抓在手中”是有意思呢还是只是一句口头语？当我念到：“我因你的满意而满意……只是不要让我犯罪……”突然，

那所有进入我眼睛、耳朵和触觉的目光消失了，只剩下我面对豹子，它似乎在检查我的心脏，很细致地检查，嘟哝着，很轻地，它把嘴伸到我的肚子上。现在，它要撕咬了，它将牙伸了进去。我绽开的胁腹的血的味道使它激动起来，它把牙齿伸到我身体深处，转了一下，从我身上扯下一块肉来慰劳它自己。

我感到它的嘴在我胁腹蹭来蹭去，剧烈的疼痛使我大叫一声，昏了过去。我又醒了过来。我听到一种声音，一种撕扯呢绒布的声音。我看见，它依然那样坐在我的衣服上，头偏向一侧，舌头使劲在我胁腹的伤口上舔来舔去。它的舌头血淋淋的。我浑身颤抖，不停哆嗦，还呕吐。我想，这是怎样的折磨啊？它在玩弄我吗？我为什么要去注意这些？为什么不以我的所有力气来让自己动一动，避免坐以待毙？

它的舌尖像一千根针扎进我的伤口深处，强加给我难以置信的致命的疼痛。我昏了过去，又醒过来。这时，天空被探照灯光照亮了，豹子恫吓地看着天空。我又昏了过去。当我醒过来，看见它用牙齿叼住我的腰，把我往后拖，在我昏过去之前，我明白了它没有咬着我身体的肉，而是咬着我的弹夹带，把我拖出探照灯光束的追踪，带到某个地方，能够舒舒服服地吃它的食物。我快要冻僵了，手脚完全失去了知觉，牙齿紧咬，但我仍然没有停止赞念：我以你的满意而满意。越惨越好。我将洗清罪孽。这正是你想要的。我知道，不穿过火网，我的脚就进不了天堂。豹子的嘴和红舌头就是那巨大火网的一缕火焰。那么，豹子啊，你就燃烧我吧，把我烧成灰烬，使我能够从这火红抵达那碧绿。

因为拖得太久，害怕被吃掉的恐惧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现在，我是有知觉还是无知觉已经不重要了。也许正因为此，我比早先更加昏了过去，尽管我完全明白我正在被冻僵。雪下得很大。雪的皎洁反射出柔和的光，减弱了黑暗。这次，我醒过来，就如同一个人从深沉的睡梦中醒来，十分安宁，所有的疲惫都消失得一干二净。一个念头闪过：你获救了，否则怎会有这么温暖柔软的地方？

我没有被冻僵，也没有被吃掉，是的，我得救了。感谢真主。那么，是战友们及时赶到，干掉了豹子，把我带到了驻地。他们包扎好了我这肋腹的伤口，一定给我注射了强效镇静剂，还……

我猛然明白过来，我是在豹子的窝里，不是盖着毯子睡在它身边，不，不是在它身边，而是它伸展身体，压在了我身上。我没有感到它的重量，而是感到了它的温暖。如果不是因为太难以置信而使我有些发蒙，我一定会跳了起来，激起它把我撕成碎片了。我大汗淋漓。豹子轻柔的呼噜声使我陷入沉思：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把我拖到它的窝里来做什么？难道是要把我从冻僵中救过来以使我的味道不是太糟？难道是对我伤口中流出来的血感到陶醉而推迟把我吃掉？这轻柔的呼噜没有丝毫惊惧的咆哮的征兆，这是为什么？它皮肤的触摸，尤其是它手脚的动弹使我不寒而栗。然而，似乎我已习惯了它身体的气味，不再恶心作呕。我的头贴着它的胸，幸好我们没有同等身高，避免了面面相对。我想起我该做礼拜了，我确信在这时刻宣礼声一定从居民区清真寺的喇叭里响了起来。我对时间的直觉是无可怀疑的，因为我总是在宣礼前刚好醒来，刚一想到宣礼，就听到了宣礼声。我想起家，想起父母兄弟姐妹，我心里很难过，哽咽起来，但片刻便止住了，因为祈祷的句子充塞我全身，“我们只求你佑助”从我身上直往外溢，一百次的赞念或更多，多么令人惬意。甚至，豹子也懂礼貌地趴在了一边，尽管它的体温值得留恋！

我刚念完问候语，探照灯又亮了，豹子的咆哮声又响了起来，我才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我正待在一块大石头下。在我眼中，石头是如此的大，让我有一种窒息感。我足足滚了两三圈才从那下面爬出来，这时豹子也没有挡我的道。我靠在墙一般的石头上，探照灯熄灭了，黑暗中我想起自己的处境，非常害怕，害怕豹子再次爬过来，我因此又开始大声诵念祈祷词。祈祷之后，我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昏了过去。当我睁开眼睛，天已亮了。豹子坐在我正对面，头匍匐在前爪，盯着我。它的目光已没有了昨天的凶猛。当

然，还有着威严，尤其是那硕大的头让人感到恐惧。为何事情总是没完没了，难道是在我之前已经猎获了肥美的食物而肚子饱饱的不想吃我？难道是要把我作为一顿丰盛的早餐或午餐来享用？

雪停了，风又呼呼地响起来，但豹子的窝是那样的温暖，使我这样的伤兵不会被冻僵。萨亚德和拉赫玛提肯定对我的返回已经绝望了，他们中的一个会上路，既为寻找我，也为搬救兵。他是否会从这条路经过？是否会想到看一眼这巢穴，看看豹子呢？

我忽然意识到，豹子窝的地面是干的，没有血迹。难道我肋腹的流血已经止住了？我的右手非常轻缓地——以免豹子产生危险的感觉——放在我的肋腹上，一阵刺痛使我叫唤出声，但是我的手没有染上血。豹子咆哮一声，张开嘴，转动舌头。我闭上眼睛，以免看到它口腔内部，尽管我知道我肋腹的流血止住与它用舌头舔伤口有关。我以一种尽量温和而不是要激怒它的目光，看着它的眼睛，说："你为何不把事情了结？"而它就像一只娇养的猫，叫唤了一声，把头伏在它的前爪上，望向一个角落，没有看我。在我看来，它的目光很悲伤。但我自嘲道：你胡思乱想些什么！悲伤！豹子与悲伤？这二者加在一起，增添了悲伤的豹子会比单纯的凶猛更显凶猛本性，加在一起……当然，这是他的自然属性。但是，它的神态显出悲伤，它轻柔的叫唤就如同一个女人绵延的哭泣。

我说："我打破了你的安宁，不是吗？"

它抬起头，看着我。那时，我意识到，不错，豹子和悲伤加在了一起，因为我看到它的眼中充满泪水。也许你们不相信，它脸上的神态那样让我感动，使我想把手伸过去安抚它，但是我不敢。突然，一个问题浮现出来：为何它只身一个？它的配偶在哪里？不会是它的家人在迫击炮的轰炸中死了？我确信它正在用轻缓绵长的叫唤讲话。奇怪的是，在那一刻，对我来说它已不再是一只豹子，而是一个让我怜惜的生灵。我看，凶猛只是它本性的一个方面，是我们习惯以此认识它的一种属性。不是吗，这个小家伙，既是那样凶猛，又是那样心软。我们之所以看不到这点，只是因为我们与它没

有交往。

突然，它直立上半身，竖起耳朵，接着站了起来，猛地一跳，跃出窝，咆哮起来，这下我全身毛发都竖了起来。渐渐地我听到了直升机的声音。我心里升起了希望之光：是自己人的巡逻，他们来侦察情况，如果有所发现，也会带走伤兵？我不顾疼痛和难受，慢慢地爬了出去，我趴在地上向飞过来的直升机挥手。我心里是那样的光明，一点也没有去想那可能是伊拉克人的巡逻。我只想，托真主的福，我遇到了一只温柔的豹子，其他的危险对我来说已经不存在，因为这件事已非同寻常，你在一只豹子的照料下，从必死无疑中获得了拯救，你的流血也止住了，也没有受到严寒的侵袭。这件事让我明白了造物的伟大。我感到，与其将这段记忆埋在心里，不如把它讲述出来，更有意义。

直升机愈是靠近，豹子的咆哮就愈是凶猛。当我意识到是伊拉克人的巡逻时，已经晚了。他们中的一个正用望远镜看着我们。他们更近了。在他们看来，我和豹子两个的组合一定十分有意思。我想，他们从我的胡须和服装上认出我是武装人员。在我移动身子爬向豹子窝之时，他们开枪了。子弹打断了我的右手。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只手是只假肢。

直升机在盘旋。我痛得大叫翻滚，爬到一块石头下，这才看到豹子在那里直打趔趄。它浑身都是血，倒下，片刻，又站了起来。我感到，仿佛是一个萨亚德或拉赫玛提一样的好友受了伤。我想用名字喊它，但又不知道它的名字。我喊道："快过来，这里……"

又是一阵扫射，没有打中我，却打中了豹子，它一下子瘫软在地上。我爬到窝里，寻找手榴弹，没有了，我的弹药夹也不见了。我想起，豹子把我的弹药夹叼走了。我闭上眼睛，大声痛哭豹子的不幸。也许你不相信，然而我对此感到羞愧，我想，我应该以人之道向它请求原谅。我手上的血染红了它的窝。血流得很猛，我感到非常的虚弱和剧烈的焦渴。我感到不堪忍受，不是因为手的疼痛和身体的虚弱，而是因为内心的焦灼。我不可能知道，如果我不昏过

去，我会做什么力所能及的事。经过很长时间的煎熬，我醒了过来，我看见拉赫玛提正一边用湿毛巾擦我的脸，一边哭泣，萨亚德也在哽咽地啜泣，他在包扎我的右手。拉赫玛提问：“你都遭遇了些什么呀，贺麻梯?”并抚摩着我的头发，我哭起来，我听到萨亚德说：“什么样的灾难降临到你头上使你的头发全变白了?”

我惊呆了。拉赫玛提说：“可惜了一头黑发!”

我不敢相信，也不相信，直到后来在医院里从镜子中看到自己。当他们把我放在担架上的时候，我看见，一个战友从豹子曾冲着我站立的石头后面，把一只小豹子的尸体拖了出来，喊道：“战友们，看这里！它被炸得血肉模糊了!”

在昏过去之前，我自己对发生的这一切编了个故事：豹子看见我时，刚从它孩子的尸体旁站起来，以为我是杀害它孩子的罪魁祸首，于是向我进攻。然而，当看到我受伤，看到我处在它孩子濒死时所处的状态中，它心生怜悯，照料起我来……

无数次，我对我自己不是诗人而感到难过。毕竟，有时，一些句子涌现在我的脑海里，以前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句子，然而，若要将之继续下去，需要一个诗人的灵感，就像这句子或诗句，有时出现在我嘴边，我想，它也盼望着被铺展成一首哀悼豹子的诗歌，然而很遗憾……这个不完整的句子是这样的：

粗糙的舌头啊，你在哪里，你温柔地……

你们当中可有诗人，把这不完整的句子变成一首完美的诗歌?还想让你们知道，医生们对我胁腹流血被止住的方式十分吃惊，他们说豹子粘稠的唾液不仅止住了流血，而且还防止了伤口感染。唉，粗糙的舌头啊，你在哪里，你温柔地给我的伤口敷上药膏……不……我做不了诗……我感谢你们耐心听完这段故事。我们大家都很感激那只豹子。从今以后，我对能把我这不完整的诗句变完整的那首诗，翘首以待……

# 赛义德·麦赫迪·舒贾依
# (Sayyed Mehdi Shojāí 1960— )

伊朗伊斯兰革命后成名的作家。他的作品的内容多是关于伊斯兰领袖们的英雄业绩，以及两伊战争。至今出版的小说集有《你那陵框般的双眼》(1983)、《盛宴》(1984)、《两只鸽子两扇窗子一次飞翔》(1986)，等等。舒贾依除了创作小说之外，还写话剧和电影剧本，还进行儿童文学创作。《你那陵框般的双眼》讲述了一位父亲渴望运回牺牲在战场上的儿子的遗体的故事。



## 你那陵框[1]般的双眼

今夜是你在地上安息的第五夜。风儿亲切地抚弄着你的额发。如果我说我把心交给你，毫无意义。你本身就是我的心，此时已坠落在地，不再跳动。

我并没有心死，因为你未曾死去。我也没有心冷，因为你赋予太阳热能。我该怎样讲？心倦，不对，也不是心碎。我心满意足，因为你快乐又满足。

从你睡在那里的时刻起，直到现在我都没有睡。从你安息的那刻起，我就没有片刻安宁。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的不安，但是你肯定知道。

---

① 陵框：伊斯兰教圣人陵墓上的网眼状框罩，朝觐者们经常对之亲吻抚摩并行绕行礼。

这五昼夜，你一定感觉到了我这疲惫的目光不停地抚慰在你倒下的身躯上。

别多想，爸爸的心肝！我已什么都不想。整整五昼夜我在这山丘上望着你所在的地方，我在脑海中盘算着要在荒野中寻找一条能够到达你那里的路，我要把你弄到远离炮火的地方。

然而，你自己也看到了，那太难了，我的高塞姆啊！炮火从两边袭来，阻断了泥土的呼吸。

此时不依然是这样吗？是啊，但我已无法再忍耐。

我现在就过来，这不是我现在一时的决定。从人们把你指给我看的那一刻开始，从望远镜把你可爱的身躯呈现在我眼前的那一刻开始，我就一直处在盛怒和焦躁中，盘算着如何才能把你从战场上弄出来，把你从鲜血、炮弹和炮火的绝境中救出来。胸中的焦灼使我决定匍匐而来。这五昼夜，我轻手轻脚地前进。

而此刻，如果别人知道我在做什么，会毫不犹豫地阻拦我，抓住我。他们不会说不该这样做，而是会说这不该你做。他们会自己去承担这一任务。而我不希望这样。

我跟自己说好，我来，我一个人来，你羸弱轻盈的身躯随同你沉重的悲痛和甜美的记忆，都让我独自承担吧。

父亲之职，其意义就在于此。假若做父亲的能把对孩子的悲痛之重担分一点给别人，他的腰就不会被压弯压垮，他的头发也就不会变白。所有这些都是因为父亲把如此沉重的担子一个人扛在了肩上。

从听到你离去的消息、看到你倒仆在地之时起，每当我看到别人，我总是增添一分笑容，一如我以前那样。是啊，我的主要时间都花在了凝望你上面，对别人来说，也会如此做。我不希望有人来分担悲痛，分担彼世的真主的奖赏和满意。

我给战士们带来了水，消除了战壕中的焦渴。你也看到了，他们想草拟一个开场白，报告你牺牲的消息。

他们知道，你没有母亲，也没有兄弟姐妹。他们知道，只有我

和你从那伟大的部落家族中幸存下来，因为火箭的射程没有够到我家院子。他们知道，我们父子情深，亲密无间。

正因为此，他们想草拟一个开场白。他们说：“只有真主永存。”而我说：“并非高塞姆一人离去。”

他们惊讶地问：“有人说过什么吗？”

我说：“‘众人离去，真主永存’是真主自己说的话。不是在此时，而是老早就说过。我的高塞姆并没有比别人多什么。”

他们问：“谁传的消息？”

我说：“儿子的气味，儿子浸在血泊中的气味。”

向真主发誓，我没有说谎。如果没有你的气味，高塞姆，在这夜晚的黑暗中，月亮也在与乌云进行战斗，我如何才能找到方向，如何才能找到通向你的路？

儿子，你不会相信，每当我回到家而你在家之时，并不需要从你的衣服、鞋子和声音获知你在家。你的气味已经把你的存在散布在家中，而你自己并没有意识到。

现在，正是你的气味指引着我爬向你。探照灯从敌人战壕的黑暗中照射过来，使你父亲难以行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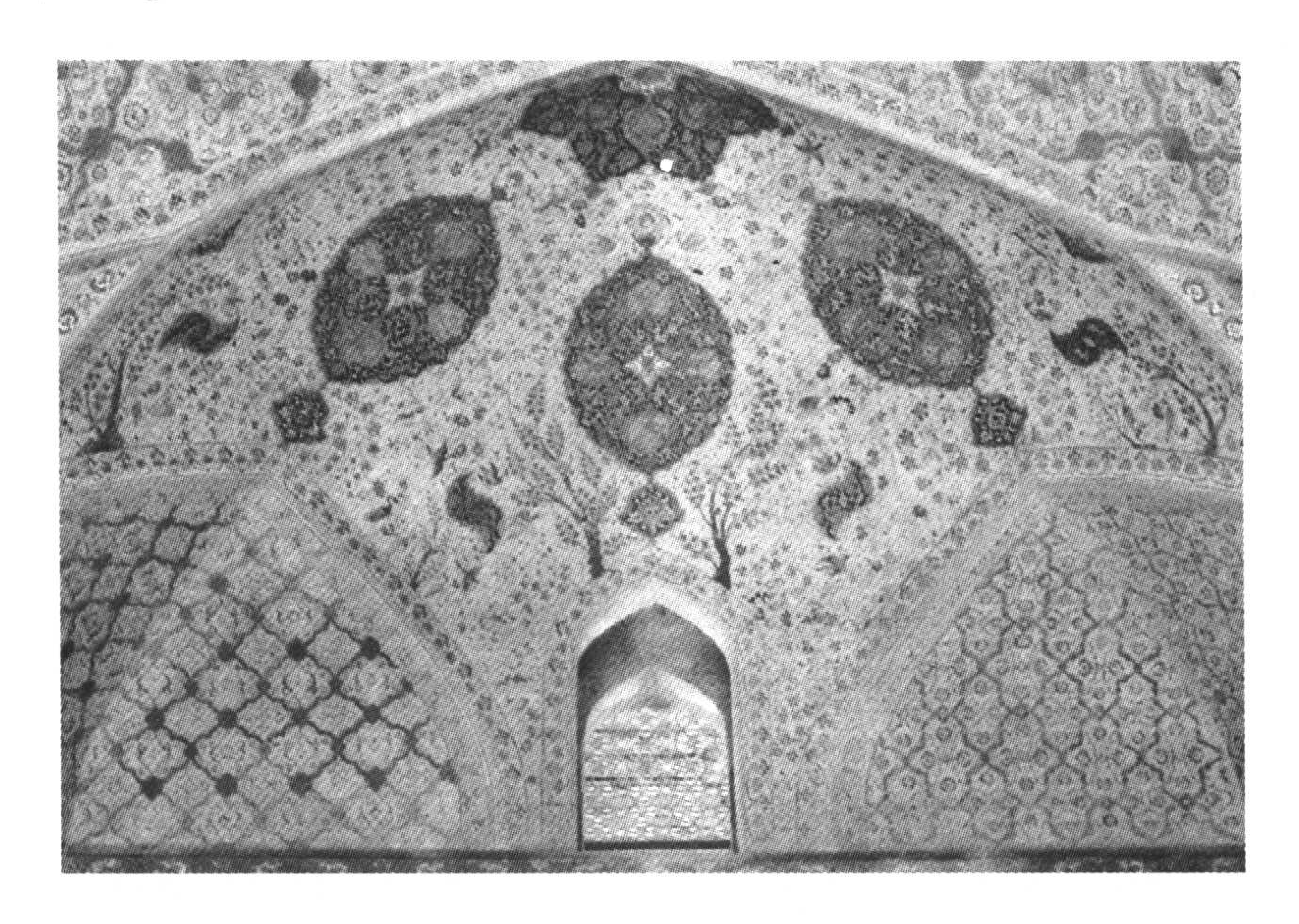
荒野如同手掌，这些探照灯的光芒使广阔原野上的一举一动都暴露无遗。敌人想炫耀他们的清醒，而他们就像是梦游者，注定会倒下。当大炮和迫击炮的声音停息下来，多么令人感到恐怖的寂静笼罩了原野，大地的心似乎快要绽裂了。

汗水从额头流下，杀着我眼睛，使我轻缓的爬行更加缓慢。

原野，凡是眼睛看得到的地方，都不平坦，到处是沟坎。

不啊，爸爸的心肝，我不累。我想擦干汗水，把最后一点力气运到双脚上。就算我累了，又有什么办法？我已经是个老人了。我实话告诉你，我能爬到这里，不是我有力气，而是对你的爱把我拽到这里。

我自己哪能不停地爬过这些路，是爱，不把我送到你面前就不会罢休。我心情因此而平静，你也请放心吧。



刮起了多么凉爽的风，南方的正月①里，如此的清凉真是难得。然而遗憾的是，我膝肘并用之时，其宜人的感觉就不再美妙了，变成针扎一般。

啊？似乎湿了！

这肘部和膝盖，已经磨破了布，蹭掉了皮，血乎乎的。托付给真主，这血会作为晨礼而变得纯洁。

在你曾用过的望远镜里，没有显出这么远的距离，在这一片漆黑中，分辨不清还剩下多少路。

这些锋利的石头，使指针的运动变得缓慢，也使我的爬行变得缓慢，令人焦虑的是，担心黎明会不适时地出现。

夜幕笼罩，黎明便显得惹人喜爱，值得期待。今夜，比黎明更美的你，才是我的期待。

我来了，我来了，你那陵框般的双眼能平息我双唇的焦渴。

---

① 伊斯兰阳历正月相当于公历 3 月 21 日至 4 月 20 日。

这声音，是什么声音？说话的声音？在这荒郊野外？

我想得多不周全，没带上一支枪或别的东西。如果到了伊拉克人的战壕里，怎么办？

至少在我前来之时，该给某人说一声，而折回去，已不可能……，如果我的尸体被发现在荒野中……在伊拉克人的战壕附近……让人知道我为何而来……

……然而这样的想法不是太天真了吗？重要的是真主知道，重要的是在他面前问心无愧。他知道我为何而来。即使他不把我归到战友之列，也不会把我归到敌人之类。他知道我来是想把我儿子的遗体从敌人炮火的魔掌中弄出来。

真主啊！你自己知道。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你救助吧，满足吧，让我的心不为别人是否了解而担忧。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暂且不动，竖起耳朵倾听声音来自何处。

动一动，进一步，都会有危险，只有竖起耳朵。

“从拜位到阿里之剑……从拜位到阿里之剑……从拜位到阿里之剑……”①

真主保佑，这战壕里的哨兵是自己人。敌人怎知道拜位和阿里之剑是什么。不用等到听他们如何讲话来证明他们是自己人，他们说些什么早已证明了这一点。

现在我该怎样向他们解释我的出现？

你们好！我的孩子们！我是自己人，别害怕，你们辛苦了……

啊？你们从哪里知道我的名字？……在这黑暗中你们是如何认出我的？……我的声音难道有什么特征吗？不，我不坐，我来这里不是为坐一坐，……水？我不是为送水而来，但我有水，我有一壶

---

① 这是一句伊斯兰教什叶派的祈祷语。什叶派只承认阿里作为穆罕默德的继承人，不承认其他哈里发。伊朗是什叶派国家，而伊拉克是逊尼派掌权的国家。因此，该故事主人公从这祈祷语上断定遇上了自己人。

水……你们喝吧……痛快地喝……愿为你们效劳。你们猜对了，我为高塞姆而来……不只是为看看他而来……我来是要把他带走……所有的这些话我都明白，但这毕竟是做父亲的心愿和慈爱。心往往并不能随有条有理的话而平静下来，有时还会抗拒理智的指示。不论怎样，我正是为这个目的而来……

不，这怎么行呢？我不能接受。你们如果让我回去，我可以回去，但是我不能让你们去……以伊玛目①的生命向你们发誓，别固执了，忙你们自己的事吧，那可比任何祷告都更有价值……好吧，我这就回去。真主保佑你们……你们要多加小心……为我祈祷吧……愿阿里佑助你们……再见。

这很清楚，不宜久留。孩子们的话也透着这个意思。

亲爱的高塞姆，我来了。

天似乎快要亮了，不该这么快就到清晨了，难道夜已过得差不多了？

不，这是月亮为了看你的脸庞，正从乌云中探出头来。

这些坑应该都是弹坑，大炮或迫击炮的。

真主保佑，你的遗体安然无恙，在炮火火舌的肆虐下安然无恙。

这气味，是你的气味。这躯体，应当是你的遗体。

真主啊，感谢您，这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白费。

你好啊，我的高塞姆！你好啊，宝贝儿！你好啊，勇士！

你散发着怎样的香气，宝贝儿？你不是已经牺牲了五昼夜了吗？这花香的气味来自何处，宝贝儿？

让我先亲亲你的额头，不，亲你的双手，不，不，首先应当亲你的双脚，真主给了你这双上路的脚而没有给我。

你亲我的手亲了一生，我受之有愧，让我亲一次你的脚。你的生命无愧于这亲吻和嗅闻。

---

① 伊玛目：伊斯兰教什叶派精神领袖称谓。

月光给你的脸庞罩上另一种光泽，但也会让敌人察觉到我们的相会。

我本带有水来，想洗净你胡须上的血，但是那些放哨的战士们，你的兄弟们，他们渴了。真主似乎是把那些水为他们装在我的水壶里。你的胡须我们可以等回到家之后再清洗。他们更需要。

你是多福河[1]的客人，高塞姆！

正因为此，你睡得如此安详。我有无数次梦见你，但从来没有看见过你如此天国般的安详。

你母亲怎样？你们似乎已在一起了，不是吗？与你的兄弟姐妹们在一起了。

你们大家都聚在一起了，只留下一个孤零零的我。

我有很多话要跟你说。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要带走你的遗体，不让他们草草把你掩埋。我留出了一昼夜的时间要与你说话。在这明亮的月光中，坐在你身旁不是件明智的事。我也躺下，但不是这个方向，我躺在那个方向，以便这周围若有敌人看见我们，也不能加害于你。

哎呀！在这荒野中似乎还有尸体。多少个别的高塞姆倒在了地上？

亲爱的高塞姆！心肝！宝贝！

你知道我为何而来，是的，但是现在我想空手而归。

如果只有你单独一个，我会带走你，如果我能够把所有的高塞姆从荒野中收走，我也会把你带走。然而，你会赞同，若只带走你一个，是十分自私的，是不受真主赞赏的。一个人在这到处都有高塞姆的地方，只看见一个高塞姆，只看见他自己的高塞姆，真是罪莫大焉。

我走了，一个人，空着手。

啊，不能空手而归。

---

① 多福河：《古兰经》中天国乐园中的一条河流。

让我把这绿色的布条“卡尔巴拉①，我们来了”从你的额头上解下来，上面有你用鲜血签的名，我要把你这最美好的纪念戴在我的额头上。

我走了，然而，也许我会随着战士们的反攻再回来，当我能把这所有的遗体——在这四周长眠的所有的高塞姆——都亲自运走之时。也或许我不再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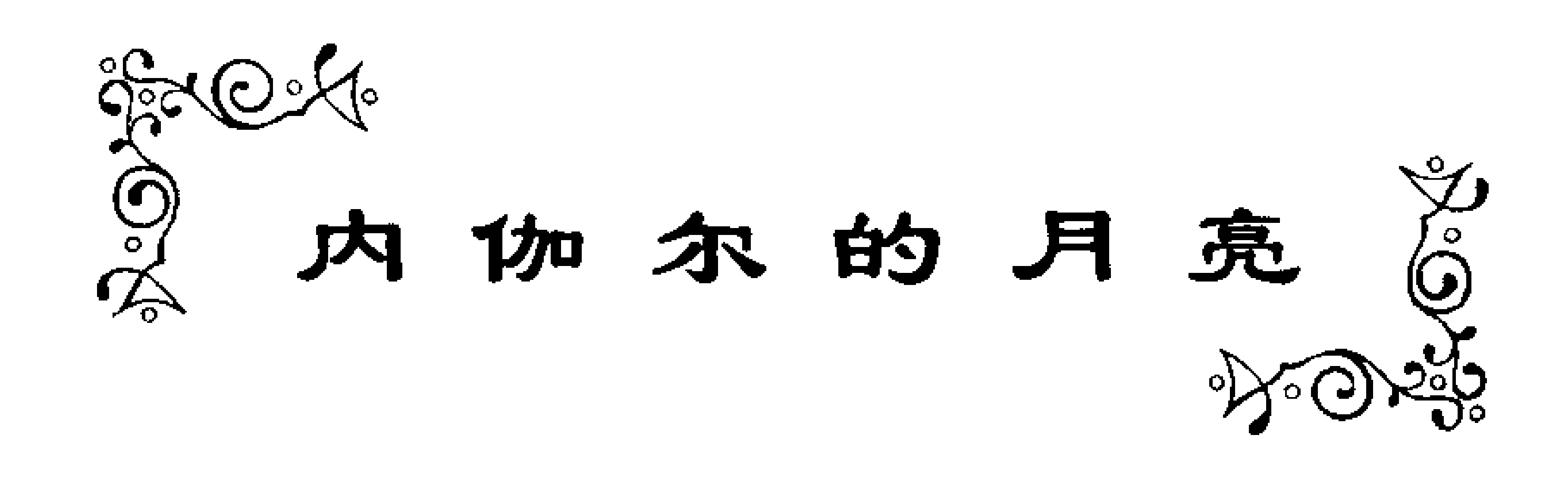
现在，天已亮了，荒野浸泡在炮火中。

---

① 卡尔巴拉：伊斯兰教什叶派精神领袖、阿里之子侯赛因遇难的地方，是什叶派的圣地，现在伊拉克境内。

## 达乌德·伽法尔扎德甘
## (Dāvud Ghafārzādegān 1959— )

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成名的作家，至今已出版《鸽子在笼中降生》(1990)、《阿高米尔大屠杀》(1998)、《我们仨》(1998)等多部小说集。其中《我们仨》在1998年“伊斯兰革命胜利20周年作家大奖赛”中夺魁，《内伽尔的月亮》选自该小说集。




男人跌绊着走向窗户。姑娘黑发的瀑布落在白色的画本上。一股热风在房间里盘旋。

男人还年轻，靠在墙上。女人的目光落在姑娘的手上。她伸直腰从陶瓷碗中拿起一个红苹果。

——累了吧!

姑娘把头发拢到耳后，又伏在画本上。

——安静，别闹。

女人嘴上发出一丝微笑，苹果在她手上转动。男人的脸缓缓转向声音的方向。

——要削皮。

苹果在空中漂亮地转了一下，又落到女人手掌中。

——连皮吃会把你的嘴唇染红。

一支黄色的铅笔从彩笔盒中抽出。一扇半开的窗户在风中晃动。

男人的脸重新转向光亮的地方。

女人把苹果在盘子中切成两半，拿起其中一半送到男人那边。

男人伸出手来。

姑娘的目光抬起来片刻。一些黑丝在苹果细嫩的肉上蔓延。

——被虫蛀了！

男人的颚腔已经动了起来。

男人的手在嘴前凹成一个碗。女人，瞪着涂了浓厚眼影的大眼睛，伏身把铅笔在纸上嚓嚓地画……

——乌鸦不是蓝色的！

小姑娘没有抬头。她的发梢在画本上滑动。

——是，就是！

男人把吃了一半的苹果扔向窗户。

——都黑了！

苹果碎块撞在玻璃上，沾在上面。蓝色铅笔在缓缓移动。

——你把天空涂成蓝色！

女人用刀子剜出细嫩的苹果肉中的黑丝。

男人抱着双膝重复说：

——全都黑了。

姑娘甩了一下头，把头发从脸上甩到了一边。男人抱着膝，摩挲着相互交叉的手指。

——莎米拉说她爸爸的脚趾头有一天会变绿的。

男人的一边脸变得冰冷而僵硬。

女人咬着嘴唇。

——莎米拉是个小孩子！

依然用刀子削着半个苹果。

姑娘固执地说：

——会变绿的！

窗户碰到了墙。阳光在男人的脸上颤动。女人站起来，把绣花的网状窗帘拉在窗前。男人的脸落上了斑驳的阴影。

姑娘选了一支橙色铅笔。

——山峦是蓝色的，难道不是吗?

女人回身坐在她的位置上，窗帘在风中舒展。

——远看是蓝色，近看就变成了泥土的颜色。

姑娘的目光望向她对面的穿衣镜。窗帘的一个角在镜子上翻卷。

——相片上看就像你爸爸的脸。



男人头靠在墙上，他的喉结上下鼓动。

——我们在脸上抹了泥。

姑娘笑了。男人的声音远去了。

——是月光。它不待见我们。

几滴粘乎乎的液体从女人的指缝间滴落在她的裙子上。男人的下巴杵在双膝之间。

姑娘唱歌似地说道：

——山峦是蓝色的，树是粉色的。

女人把揉碎了的苹果放在盘子里，用纸巾把手擦干净。

——内伽尔！

姑娘把铅笔撒了一地。

——我该用什么颜色画蒲公英？

女人把纸巾揉成一团，扔到一只空碗中。

她眼上的睫毛投出阴影，弯下腰，用食指戳着画本。

——你看看，一种颜色也没画对！

姑娘向男人转过脸。

——她说谎，画对了的！

男人似乎在对自己说：

——西红柿长在草丛中。莎米拉的爸爸走得更远。

姑娘说：

——月亮是紫色的！

女人再次发话：

——内伽尔！

并把铅笔一支支拣起来放在自己手中。

——起来，到院子里玩儿去！

姑娘耸了耸肩。

——如果我说谎，就让我瞎了眼。

女人攥着铅笔的拳头敲击着自己的胸。

——闭嘴！

——我亲眼看见的。

男人没有说什么。女人把铅笔全扔到了地上，从房间走了出去。姑娘在嘤嘤啜泣。

男人喊她：

——内伽尔！

姑娘收起画本，跑向男人。

——妈妈在说谎！

男人的手指从姑娘的发际滑落到画页上。

——很美。

姑娘轻轻地说：

——月亮不会是白色的吧？

男人的手指在画的各种颜色上一一停顿。

——但是，你的月亮更美！

姑娘湿漉漉的脸颊贴在了父亲空洞而干枯的眼窝上。

# 附录：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
# (Abbās Kiyārostami 1940— )

伊朗当代著名电影导演。1940年出生于德黑兰，毕业于德黑兰美术学院，在拍片之余也进行绘画创作。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所导演的影片以对儿童的关注和对生活、生命和人性的深度沉思而著名，在国际上获得了一系列奖项，赢得了广泛的世界声誉，是当代伊朗在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文艺界人物之一，被誉为伊朗当代电影的基石和柱础，电影界的“米兰·昆德拉”。

## 一　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访谈录集锦

### 1

问：您是如何成为电影导演的？

答：有一次，我与几个做电影的朋友同事一起去伊斯法罕，在参观市图书馆时，遇到一群孩子围观，其中一位少年问：你们是如何进入这一行的？朋友们都回答说，他们从小比如从一二年级起，就喜欢上了电影，就知道了今后的目标。我忽然意识到什么，我看见孩子们都神情沮丧，他们以为这项工作有多么困难。我于是挤进去说：然而，自己的生活设想有时费尽百般力气也没有收获，有时在某一时刻偶然就达到了你心中的设想，我就是属于那种偶然的情况。

我进入电影行业纯属偶然，我念美术系也是偶然。我爱画画，但我的画并没有好到我认为我可以成为画家的地步。除我之外，很多孩子都喜欢画画，他们中的大多数现在成了商人或医生。当时，我对电影的兴趣也就是有时去电影院看看电影。那时，大多数孩子都积攒电影胶片，这是那个时代的一种娱乐方式，就像集邮一样，尽管我们通常无法完整地看到那些影片。我们玩儿电影胶片，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电影是什么。

至于怎么做了电影导演，这跟我的一个老朋友阿巴斯・柯汗当尼有关。一天傍晚，我去他的缝纫用品店看他，那时我二十岁。他让我和他一起去塔吉里什①，在那里我见到了莫尔塔扎・马汀・拉德先生，他又拉着我们去见一位名叫法尔哈德・埃什塔里的诗人。我们跟他一起去了。在那里又见到一位名叫莫哈给格的先生，他正在画一幅草图。我的朋友阿巴斯・柯汗当尼对他说：我朋友也画画。他就问我参加高考没有。我说，考过一次，没考上。他说，再来考。然后，他把他的名片给了我。

我不好意思违拂别人的好意，便去参加高考补习班，我报了名，这次我被录取了。从美术系毕业后，从事平面设计工作②，接着开始拍广告片，然后又做片头设计，最后我成了导演。

问：您又如何成了儿童片导演？

答：我拍了一部广告片。已故的费鲁兹・希尔旺路③先生看了后，以为是别人在伦敦拍的。我朋友费勒希德・梅斯戛里说：不，这是我朋友基亚罗斯塔米拍的。一天，我和费勒希德一起去青少年

---

① 塔吉里什：德黑兰的一个繁华地区。

② 国内很多人都谈到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从美术学院毕业后，有一段时间在交通部门工作。笔者怀疑其中有误。这里，波斯语原文是 gerafik（平面设计）而非 terafik（交通部门），二者非常近似，只差一个字母，疑是西方译者在翻译时疏忽看错了。国内目前有关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的信息大都来自西方媒体，也就跟着错了。

③ 费鲁兹・希尔旺路：当时任伊朗青少年思想教育中心负责人。

思想教育中心，希尔旺路先生那时正在筹建中心的电影部，他邀请我来做这项工作。

我把中心的一层楼改建成了摄影棚。在儿童事务教导员和有关专家的帮助下，我们拍摄儿童片的工作就开始了。后来，由于我整天与孩子们相处，便对拍儿童片很感兴趣。所有的这些都是偶然。

问：您自己的童年是怎样的？

答：小时侯，我性格很孤僻，直到小学六年级我都没有与人说过话，也就是说我上了六年学，甚至没向一个同学说过“借你的橡皮头铅笔使使”这样的话，也没向同学问过作业。我只是一个人去上学，又一个人回家。然而，我却记得，就在那个我上了六年学却没有与人说过话的学校，一天，念祈祷语的那个孩子没来上学，大家就说，让另一个同学来念祈祷。我上去了。这非常令人吃惊。因为没有人像这样听到我的声音。

问：您是如何把一些在别人看来非常平常的事情拍得那么感人？

答：在书本之外，我更多的是向生活学习。那些在我周遭发生的一切，那些同学之间发生的事情，我的同学们都忘了，而我却记得很清楚。我记得，在一个冬日，我去贾姆医院，一个七八个月的婴儿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他患了麻疹或是猩红热。我向他挥手，他那样看着我，然后费力地把他的手从襁褓里伸出来，向我挥手。这一情景在那僻静而冰冷的环境中谁也没有看见。

这个情景长期萦绕在我的脑海中，直到我成功地把它运用到影片《生活在继续》中。似乎我有责任把这个情景向那些没有看到它的人们展示出来。这个印象，这个画面对我来说是非常意味深长的，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脑海中。

当那个襁褓中的孩子对我的举动做出反应时，你不知道，我多么希望有个人亲眼看到这一幕，甚至他的母亲也没注意到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那天，他向我挥手，而我现在向他挥手致意。

## 2

问：在您的艺术生涯中哪一部电影或哪一个电影导演对您的影响最深？

答：但愿我的话不要被曲解。坦白地说，没有任何一部电影，也没有任何一位电影导演会比日常生活中的事件更具影响力。这些事件留在人的潜意识中，在日后某一时间会表现出来。

我已经有很多年不看电影了。当然，我有去看电影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大约二十五年来电影的魔力并没有对我造成什么影响。最近，为了达成某种和解，我去了电影院。但是，很遗憾，我是垂头丧气而归的。这不是那个我已与之诀别的电影，整部电影平庸，粗俗，没有内涵。

当然，也很少有好的录影带落到我手中，绝大多数都不会让我坐下来看超过五分钟。我不再从银幕上看电影，当然，我更不会忍受通过质量糟糕的录影带来看电影。近来，我也知道了一些世界上当代电影导演的名字，有人就问我是否看过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或者，是否知道安德鲁·普鲁士的作品？

当然，对他们我是很感兴趣的，我愿意看葡萄牙导演穆特罗的作品，也愿意去了解西班牙导演阿尔莫多瓦的作品。但是，非常遗憾，我没能看到他们的电影。我也确信，他们也不愿意自己的电影被放进影像糟糕的录影带上来让我观看。

请您相信，不能把所有的过错都归咎于影片不好，而是我自己根本就不是一个看电影之人。甚至，我连自己的电影也没有耐心去看，不仅仅是对录影带，甚至对银幕也如此。我记得，我自己的电影中，唯一一部让我坐在椅子上从头到尾看完的电影是《特写镜头》。这真是一种坏习惯，源自我在电影院的椅子上无法安坐的坏毛病，与电影质量的好坏没有什么关系。

然而，如果要谈电影院或电影对我的影响的话，可以追溯到很早很早以前，追溯到我看的第一部电影，大约是在三十年前。在

此，我还想追溯到比这更早的年代，从银幕上看电影之前的年代。

那个时候，在小学时期，我通过赛璐珞胶片认识了电影，在到手的东西中，胶片就像邮票一样，可以四处寻单配对，相互交换，并收藏在像册中。那些我不知道他们叫甚名谁的男男女女的影像，当然，我也知道其中几个人。后来，我才知道他们的大名：珍妮·维斯莫莱尔、卡罗克·吉布尔——一个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男人，留着很特别的小胡子，总带着甜美的微笑，有个叫苏让·希瓦尔德的女人，我没有在别的影片中看见过她。

这种积攒胶片，就像集邮一样，我们以为不会有别的用处。但与集邮也有一点区别，看胶片需要一种特殊方式，必须对着光才能看清楚上面的影像，影像一般都很大。

然而，在这其中，有一个女人是独一无二的，她就是索非亚·罗兰。我因热衷于看她而走进电影院。她是一个风华正茂的成熟女人，既是一个女人，也是一位母亲。她对于我意味着一切，她还有很多卓尔不群的特点。坦白地说，只要能在电影中看到她，对我来说就足够了，而不是电影所讲的故事，也不是故事的讲述方式，不是其他的一切因素。她身边的所有东西全都淡化了。在我看来，她一个人即是一部电影。

在青春成长期，发现胶片和影像这个陌生的世界，使我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感觉，导致我走进电影院去看电影，置身于幽暗中。

第一次看电影，是在我十一岁时，在我姐姐的一个朋友的怂恿下，我去了电影院。我看到的第一个画面是狮子，狮子可怕的吼叫让我感到十分恐惧，黑暗中我抓住了姐姐的手。我还记得，这部片子中有个长着一只大鼻子的男人，后来我知道了那部片子的演员，是丹尼基扮演的那个角色。但是，电影的名字我不记得了。然而，这种魔力在那天对我来说并没有持续很久。电影快要结束时，我睡了过去。这部电影也许是我看过的电影中印象最深的。也许并非如此，若果真如此，我就不会睡过去了。

正儿八经上电影院是在我十六七岁的时候开始的，伴随着青少

年时期的苦涩与甜蜜的狂热，幽暗的电影大厅，放着意大利电影，女孩和男孩们骑着摩托车，奔驰在又长又窄的小巷。那是一部充满激情的英雄主义电影。

我所看的大多数电影都是因为头脑发热而去看的。青少年时期看的影片中，很少有令人沉思的与众不同的电影留在脑海中，除了一部影片，它真的是给了我非常深刻和与众不同的影响。可以肯定地说，这部片子不会是该导演最好的作品，甚至也算不上电影史上前十位的优秀影片。

《甜蜜生活》是第一部让我追踪其导演的影片，我知晓了该片的导演，感觉到了影片中导演的存在。也是第一次，安妮塔·阿尔伯格、马切鲁·马斯特罗扬尼之类的那些年代的电影明星在整体影响上淡化了。电影是导演的电影。

在电影放映时，与我一起来的那位朋友，不停地委婉地说，这电影没头没尾的，我们走吧。但是，我的注意力全在电影上，根本没有去理会他。

总之，去电影院对于大家来说具有另一种意义，这是那个年龄段的需要。我们从电影院出来，我独自步行了很长的路。我在看完一部好电影之后通常做的事，就是让自己迷失在一条又一条的小巷中。

现在，三十年之后，我非常想知道，那天，在那漫长的步行中，我都想了些什么？在影片《甜蜜生活》中我发现了什么，使它从别的影片中脱颖而出？很遗憾，除了一些模模糊糊的东西之外，我什么也不记得了。

那些日子，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成为电影导演。但是，我记得，对该片的导演，我想了很多，我想知道一些费里尼的情况，我还思考该片的导演技术。在这样一部表面上没有故事情节，用别人的话来说，没头没尾的影片中，给观众脑海中留下了什么东西经久而不散？当然，也许因为这部片子我看了很多遍，对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动的影响。在我看来，《甜蜜生活》呈现的是一幅社会道

德堕落的全景图画，人们置所有的人性价值于不顾。观众在完全清醒之中观看人性的堕落，从一个全然的反面来看生活。

《甜蜜生活》讲述的是一个卑微绝望者的一场宴请，一场变化不定的绝望的宴请，他在一系列没有结局的事件中四处奔波。

费里尼跟丹特①一样，在超越一种特殊的无序和一个智者的视角之外，揭示了一个捉摸不定的充满危险的未来，以致三十年之后我还能很好地感知它。

这部影片在三十年前就呈现出了今日文明的衰落和道德价值的堕落。

这是我今天的分析。然而，我很想知道，我在看电影的当天对《甜蜜生活》的分析是什么？我很想知道，这部电影对那位清纯而茫然的少年——坐在电影院幽暗的大厅中病态地追逐着青春期骚动和幻想的少年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

费里尼在《甜蜜生活》中，在人与生活欲望面前是负责任的。《甜蜜生活》是一个艺术家心境的阐释，它超越了一切因睿智和病态的虚无而产生的疲惫，抵达了一个光明点。他努力想活下去，并为此寻求活下去的动因。电影最后结尾处渐渐淡远的长镜头是导演给自己的一个回答。他试图找寻一扇能继续呼吸和生活的小窗。而这个长镜头是唯一留在我脑海中的片段。

这个理想的希冀是我永远的榜样，当然不是针对作为电影导演的我而言，而是针对作为一个思考的普通人而言。我们没有权利如此绝望地生活、悲观地看待一切。用费里尼的话来说，一部影片即是一桩感伤的事件。

真的应当相信，理解一件事情依赖于分析能力，或是一种共感。超越各种不同的文化之外，有一种共同的经验让人们能够很好地感知欢乐与忧伤，不需要解释和翻译，因为痛苦是共性的。费里尼在另一部影片《道路》中，吟唱了一首抒情诗，创作出了一部苦

---

① 丹特：意大利作家。

难与甜蜜幸福交织的永恒史诗。这部片子，在让人永志不忘的风格之外，在我脑海中达到了一个非常崇高并难以企及的地位。

**3**

问：在您的电影中，您喜欢用非专业演员，为什么？

答：我创作的第一部电影短片《面包与小巷》，其故事主角是一个八岁的孩子。自然，我不能用一个专业演员。另外，我自己原来也不是什么专业导演。总之，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完美无缺地准确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导演用非专业演员取决于不用脚本的导演方式。也许使用非专业演员就是因为没有电影脚本的缘故。这二者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喜欢把孩子们当作电影的第一主角，从最原始的思想远远地审视故事，喜欢独自去体会其中的氛围。针对每一节来说，我总是在开拍的头天晚上写一些粗略脚本，但我的演员们对我写的东西是一无所知的。

问：演员们在对话中会相互协作吗？

答：会的。我的演员们是在镜头前生活，他们中的许多人从来没有进过电影院，也从来没有看过电影。因此，他们不是在演戏。在影片《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中，说好内玛特扎德的母亲在一场戏中洗衣服。拍完后一看，开始部分不令人满意。重拍时，母亲不高兴了，说我已经把衣服洗好了，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再洗一次了。不得已，我要个了小花招，我扯断了晾着洗好的衣服的绳子。结果，她不得不再去洗一次。

请您注意，对非专业演员来说，编剧与导演即是他们自己。正是这个原因，我喜欢和他们一起工作。

**4**

问：您所有的电影都根植于现实。显然，对您来说，必然要有一段时间去让现实在您的故事中深化。

答：我在很多时候需要一种真正的动因才能创作电影。当然，

这个动因也并非一种强制，但通常是一种原始的动机使我将自己的创作激情投入到工作中。

问：我猜测，您以一种很特殊的方式置身于您周遭的种种问题之中，您试图记录下所有的特征。因此，我感到您的电影刻意在故事片和纪录片之间游弋。

答：我的工作方式同纪录片接近。我用非专业演员，让他们承担更为接近真实生活的角色。这为呈现真实的氛围提供了可能，因为这些人就在我的生活中。因此，我在电影中使用他们。这是我的工作方式。

问：尽管如此，《生活在继续》是电影的一个奇特现象。您像一个念旧者，深受《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的影响，让人在一定程度上感觉到《生活在继续》是一种导演视角的研究成果——导演在某种程度上谈论着电影和电影主题，即重新寻找前一部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中的演员。这种执著把两部影片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答：两部影片都追随同一风格。用您的话来说，每一部影片，都是一篇关于电影的论文。当然，我想，我将来创作的电影也将会是这种风格。我一直在寻找一种东西。每一部片子都是对一个问题或一个追寻的沉思。

在我的后一部影片中，《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中的两位演员出演了角色。他们在一个长达三分钟的镜头中向我们讲述，他们是在地震灾难发生的当天结的婚。这一点使前一部影片显得不是一部故事片。

整部电影的内容都在阐述这样一个总体准则：生活就是它应该的那样，即带着憧憬去生活。也就是说，对我来说，每一部片子都有自己的沉思。在我一字一句地表述的同时，也可以有其他形式。总之，一部电影与其故事是密不可分的。就像洋葱，剥掉一层层皮直到其核心。

## 5

问：您是在什么时候决定拍《生活在继续》的？

答：在听到地震消息的那一刻，我就很想知道《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中的演员孩子们是否安然无恙？为寻找他们，我上了路。但是，道路封闭了。两天后，我又向灾区出发了。然而，我没有找到孩子们。尽管如此，在返回时，看到人们流离失所的情形，我有了更进一步的感觉。因为，我曾置身于灾难现场，除了对死难者的震惊之外，我还感受到他们在自然灾害面前继续生活的信心。

事实上，创作该影片的想法正是在我与儿子巴赫曼的这一次旅行之后自然而然出现的，我们一起写了电影脚本。我愿意把我儿子的名字以编剧合作者的名义写在片头。但，这在伊朗引起了曲解。

问：您的旅行和开机拍电影之间隔了多长时间？

答：开机是在五个月之后。其中一部分，因为要等地震发生时的气候条件，是在地震发生十一个月之后拍的。这五个月的延迟是必要的，这样我才能有时间去消化我所看到的景象，才能达到一个准确的结果。因为我不愿意制作一部粗糙的电影，我尽力避免虚假的激动。

我从来不写精确明晰完整的脚本，我喜欢考虑到工作中出现即兴话语和意外事件的可能性。

问：那么，十一个月之后灾区还能精确地具有地震灾难发生时的景象吗？

答：是啊，十一个月之后，地震的废墟上已经长出青草。我们不得不为了拍片需要而将之大致改变一下。幸存者们已经离开了自己原来的生活地，村民们已经不再是居无定所的情形了。拍摄的时候，我要求人们把他们的衣服和家重新弄得脏兮兮的，很大一部分人都不愿意。甚至群众演员们也从别人那里借来了新衣服。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东西，确实有些超出了限度的干净整洁。然而，在当时，要想较大程度地忠实于灾难的纪录片性质，对于人们来说是非

常困难的，也会令他们悲伤。

我接受了他们的要求。他们看重表演和形象。也许您在电影中看到的某些东西与地震发生时不相符合，这不重要。我在电影《特写镜头》中的经验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且富有价值，我从中明白了电影中的人物在扮演他们自己的角色时必须是对着镜头进行。当演员们真的是想在镜头面前显得漂亮整洁，我不应当再一次折磨他们。

问：您的电影通常是以半故事片半纪录片的方式创作的？

答：我知道，在伊朗有一些人完全是以批评的眼光去看电影的，总是在寻找一些理由来证明在电影的虚构之外，可以获得一种非常深刻的故事性的真实。

问：显然，您认识电影《生活在继续》和《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中的所有人物。那么，是否所有人都看过这部电影呢？

答：在灾区大家都看过这部片子，因为拍电影在人们看来是一件稀奇的事情，大家都知道那个家在哪里。另一方面，地震之后，那些孩子演员们遭遇了一连串的苦难，当我们得知他们还活着，就给他们送去了很多礼物。他们真的是得到了人们的关心和关注。

问：您决心把孩子们遭受的一切在电影中再现出来？

答：在制作电影期间，有个晚上，我有一刻犹豫了。因为我不想拍成一部闹剧，也就是说，不想拍成一部在伊朗受到无数大众喜欢和拥护的影片。我拒绝这样的诱惑。

有两个孩子从开始拍片的第一天就在我身边。他们总问我，他们是否会在电影中扮演角色？为了不断然拒绝，在影片最后，我给了两个正远去的身影。这两个身影就是他们，但是要辨认出来却是不可能的。

问：维瓦尔第的音乐真的是让我们感到十分震撼。

答：开始，按我要求创作的，是由一组法国号演奏出的具有原创性的音乐，是一种通常为丧礼而用的音乐。但是，音乐创作好后，我认为不适合整部影片，便把这一节用作了片尾音乐。

问：在伊朗，人们对待这部影片的态度如何？

答：电影在伊朗没有公映。我只知道这部影片在西方电影节上所获的奖项，在电影宣传海报上是被禁止提及的。制片方也认为，这些奖项没有任何价值，他个人不太欣赏这部片子。这部片子只在伊朗的一个电影节上放过。我相信，震灾地区的居民们也不会喜欢它。因为在我们国家闹剧占据着绝对优势，人们没有兴趣去看一部真实的影片。很多观众由于在电影结束时也没有明白孩子们究竟遭遇了什么而感到上当受骗，认为导演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寻找孩子纯粹就是一个旅行的借口。当然，在制作这部电影的过程中，我就知道会遭遇这些问题。

**6**

问：您是否在您的影片《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特写镜头》、《生活在继续》中追寻一种理想？

答：我们大家在日常生活中都做着这样的事情。但是，也有这样一些时候，我喜欢描述电影故事的结局，尽管我不赞成把理想演示出来。

问：一部电影对您来说是探讨现实还是探讨理想？

答：我们在电影之外的世界也做着探讨现实和理想之事。比如，我从苏尔本广场走到荷特拉姆广场，就做着两件不一样的事情。一方面是走路这一物理性的行为，另一方面我的脑子里却在考虑着各种事情，因此思想也在场。也就是说，一切行为总是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发生的。电影的真实性使这些行为具有价值，电影的威力把这些内容都集中在了一起。

问：10 月 20 日，您因影片《生活在继续》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得“罗西里尼”奖，您致辞说，罗西里尼的思想对您的电影创作影响很深。您真的感到自己跟罗西里尼的风格和作品很接近？

答：我最后一次看罗西里尼的影片是在我很年轻的时候，大约……是二十五年前。不论如何，我从来不敢把自己同他相提并论。但是，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我们的视角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条件下

也是关注生活的。因此，人们感到我们俩很近似。

问：让您感兴趣的电影导演有哪些？

答：六十年代，我常去电影院看电影，细致地欣赏了大量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时期的电影，都是一些极具吸引力的电影，完全把观众置于影响中。当然，我应当说，意大利的历史文化与伊朗差不多一样久远，显然我能较好地理解意大利导演们的作品。当然，在那个时期，我也看过一些美国电影，也很喜欢，尤其是从文化上来说，与我们有较大差异。

我非常喜欢维多里奥·迪斯卡，也一直推崇法朗切斯库·罗兹和他的影片《三兄弟》。费里尼的《道路》我看了不下十遍，我渴望能拥有一盘该影片的带子。我依然喜欢再看这部影片。

问：您的电影与法国“新浪潮”电影——那些被认作是罗西里尼继承者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答：我很喜欢“新浪潮”的自由，比如让·卢克·戈达尔。没有什么很复杂的理由，我就喜欢这类影片。鲁贝尔·贝尔松的理论在我看来非常有意思。关于他及其提出的新问题，我们已经讨论得很多。关于法朗索瓦·特罗夫，也翻译和出版了很多。他写的一本关于希区柯克的书在伊朗很受欢迎。

问：在伊朗第八届电影节上，通过五部片子我熟悉了一位年轻导演，在你们国家，他非常有名，然而在法国他还没有被很好地认识。他就是莫赫森·马赫马尔巴夫。显然，他比您年轻得多，然而您在影片《特写镜头》中对他是颇为赞赏的？

答：莫赫森·马赫马尔巴夫是当今伊朗一位大导演。一些反对他的人问我，为什么在这样大的一部影片中表现莫赫森·马赫马尔巴夫？我对他们说，我从来没有这样做。我根本没有能力在他身上增添或减少什么东西，是莫赫森·马赫马尔巴夫活跃而不断追求的精神促使我赞赏他。他总是处在新的追求中。但是，他还没有创作出他最优秀最杰出的作品来。影片《特写镜头》不是一部关于否定或肯定莫赫森·马赫马尔巴夫的电影，而是一部关于其他问题的电

影，它本身也是在寻求一种讨论和对话。

我们最好把您看过的他的所有影片看作是一种经验和尝试，他对生活和电影都很有激情，还没有找到时间去总结。

*问：我希望您能关于您在1969年建立的青少年思想教育中心说点什么？*

答：中心的电影部成立之后，使我有条件去做一些我认为有趣的工作。我想，二十年来，这个中心制作出了不少好影片。

*问：在您作为一位电影导演之外，您现在在德黑兰的生活是如何度过的？*

答：在家里画画或做木工活儿，通常是和孩子们在一起。

*问：我知道，您从来不写电影脚本。但是，我想知道，对您的下一部影片，您有完全精确的计划吗？*

答：在影片《生活在继续》中，一个年轻小伙子说，他就是在地震发生之后结的婚。在下一部影片中，我采用了这四分钟的对话，我将指出其中的夸张成分，指出这些话中哪些是不真实的，是他的想象。根据我们社会的风俗习惯，我们不可能像他说的那样，在一个塑料薄膜帐篷中结婚。

这就是电影的力量！我的工作就是虚构出让人们相信的东西。这场对话从总体上来说，不是虚构的，而是剧中人物纳姆·贝赫塔里的思想活动。

**7**

*问：很多伊朗电影都是以孩子的视角来看世界。这是否是通过电影审查的一种方式或技巧？*

答：我在伊朗是以儿童片导演而被熟悉的。每当回顾我二十年来的工作成果时，我的绝大多数影片都是通过孩子来拍摄的，但不是为他们而拍摄的。这些电影传达出的信息是针对大人的。我们可以认为，孩子们总是基于一种特殊的目的非常认真地提出自己的问题。因此，要回答他们是非常困难的，可以说是不可能的。

问：在很多伊朗影片中，为什么在乡间小路上只看到男人？

答：显而易见，这是因为男女分工不同。女人操持家里的种种事务，男人则解决外边的问题。

问：在影片《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中严管和体罚学生很引人注目。真的是如此不重视孩子吗？

答：这是一种曲解，是一种错误的认识。我们根本就不应当认为这部片子讲的是体罚学生。在一部片子中可以掺入各种不同的问题。该片提出来的一个问题是大人在孩子面前的权威。当然，长者在孩子面前的权威，这在世界各个地方都存在。

对我产生影响的是我自己的童年时代。这种教育方式从一代传给又一代。比如，在我们国家，惩罚比鼓励采用得更多。这是电影所反映的一个总体内容。

紧接着的一部影片《家庭作业》，受《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的影响，专门探讨惩罚和鼓励这个问题。在电影中，刚上一年级的学生们纷纷对这个问题发表看法。他们中的很多人不知道“鼓励”这个词的意思。而做父母的在社会环境中总是神经质地偏好采用惩罚而不是鼓励。

问：值得注意的是，在影片《何处是我朋友的家》和《生活在继续》中，您更多的是在讲述一个戏剧性的悲剧故事，同时，又表现出一种愉快和喜悦。这种特征在您的大多数影片中都可以看到。您没有任何分析和褒扬地以一个普通人的视角来呈现事物。孩子们在故事内容上起着什么样的影响？

答：孩子们的乐观精神对我的作品影响很大。在电影中，我尽量以他们的视角去看问题。孩子们真的可以说是哲学家，看现实比我们看得更清楚。我不会忘记这样的时光——孩子们完全把艰难困苦抛在了脑后，他们用废墟残垣创造出了很美的图画。我就是基于这样的视角写的脚本。我尽力去再现人们身上正面的东西。

问：您比您所谈的社会更认真对待孩子，并且尊重他们。这种视角仅限于您个人呢，还是伊朗社会一种普遍倾向的象征？

答：实际上，这样的倾向在伊朗并不存在。我想，我是一个例外。

问：您说，在拍完《生活在继续》之后，在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中扮演主要角色的孩子们，您在地震之后找到了他们，您打算和他们再拍一部片子。可以把这个决定看作是“三部曲”吗？

答：我的电影总是一步一步地发展。可以如此讲其中的原因，我在创作一部电影时，非常投入地置身于电影中的人物，往往是镜头后发生的事情比镜头前表现的场景更精彩。假如我不是在制片人面前有责任去再现电影脚本的话，我会把我的镜头对准那些在电影拍摄过程中发生的事情。因此，对我来说，一个场景的最后一瞬间，总是成为下一部电影的主题并由此发展下去。

问：伊朗电影当前的环境条件如何？您在三年前许诺，伊朗的优秀影片将会通过您在电影院上映，这其中儿童片占了怎样的份额？

答：拍摄的五六十部影片中有六七部是儿童片。一般来说，儿童片的资金预算会得到政府财政的保障。这使得导演们能够轻松自如地工作，也正是这个原因，儿童片能够更快地在国外上映。

**8**

问：您1990年的电影《特写镜头》和《生活在继续》是两部长故事片，以坦率的眼光去关注伊朗普通人的生活。在您的影片中故事与纪实之间是否有联系？

答：我的电影与现实密切相关。我从来没有感到在纪实与想象和虚构之间有任何对立。我的工作方式在任何方面都不是建立在纪录片基础上的，而全都是一种想象和虚构的再创作。我的视角与那些制作纯粹纪录片的导演是不同的。我从现实中汲取养分，以便我能接近普通人的思想和想象。这是由于我对所有事情都有真实的地道的体验。这些东西带给我狂喜。

我从来不想把一种生活方式或声称是某一流派的一种电影模式展现给观众。

问：伊朗观众对您这种接近纪实的电影是怎样一种态度？

答：在伊朗有两类观众，绝大多数是追求一种热衷，为了笑或哭而走进电影院。这些追求纯粹感受的观众对我创作的电影不感兴趣。在我的影片中，他们看不到著名演员，看不到称心如意的故事，也没有值得关注的多愁善感，他们看到的多是一些普普通通的人。在他们看来，我的电影简直就是完全意义上的纪录片。观众不欣赏这种基于现实的再创作影片——这种影片其实创造出一种特殊的视角，但这些影片从一开始就被归类为纪录片。

问：在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和《生活在继续》中，人们对其所追寻的东西有着明确的描述，然而他们却在追寻着另一种东西。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当时刻准备着赋予生活新的意义和内涵？

答：是的，您说得非常对。这就是电影所传递出的信息和内涵。我相信，当我们在追寻某种东西的时候，不要拘泥于某种明确的东西，而是应当以宽阔的视角去沉思，为达到一个崇高的期望而努力。

问：这两部片子是一对矛盾。在第一部片子中，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传统习惯的社会，而表现当今生活的第二部片子，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混乱和坍塌的情形。这些是否和伊朗所发生的事实上的进步不相符合？

答：时代真的是变了。五年前我拍头一部电影的村庄已经改变了许多。我希望能表现一些新变化新倾向，一些不是因地震，而是因现今的环境条件而产生的新生事物。现在人们的生活比我们在电影中所看到的变化迅速得多。

问：您如何能在影片《生活在继续》、《特写镜头》和《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中安排许多关涉伊朗政治社会环境的镜头？

答：当一个人物被创造出来，他就应当具有地道感和真实感。

一个人物的真实性在电影中通过他的目光和言辞就可以一目了然。这个人物对自己的周遭环境具有一种特别的观点，若非如此，他就没有真实感，而只是一个漫画式的存在。

我希望您相信，我从来不想作为一个创作者而只想表述我个人的观点。我只说，我发现了他，并把他表现出来。我有时将他们放在一起，有时又分开来表现出来。这种方式是我的审美个性使然。

**9**

问：作为一位电影导演，在当今伊朗这样的国家会遇到很多困难。您可以在这个方面说点什么吗？

答：我没有政治的或宗教的麻烦。因为我任何时候都没有热衷于政治，或是效力于某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我现在已经年届五十，我从二十岁就开始了电影工作。1970 年我创作了第一部电影短片，1974 年创作了第一部长片。我的影片不论在伊斯兰革命之前还是在今天都没有遇到什么政治方面的麻烦。

问：然而，您所选择的内容却是可以阐释政治的？

答：当然。我也有此观点，电影永远关乎政治。当我们在创作电影时，就是在对待一件政治工作，尤其是在第三世界，我们谈论的都是当今的人们。

问：您试图对当今的伊朗表现一些什么东西？

答：我的目标是表达一种梦想，或者说一个理想的社会。在一座废墟上，一个年轻小伙子认为在自己的土地上所有的东西都被破坏了，他在地震之前没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即拥有一处房子，在地震之前，他也没谈论过房子的事。而现在，其他人也跟他一样了。他走了，如同所有的灾民一样，一切从零开始。我试图讲述，当他清楚地意识到不平等是永远存在时的忧伤。但是，他错了。地震是一场完全意义上的土崩瓦解，如同革命一样。

问：您是想说，革命，尤其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并没有改变什么吗？

答：革命不会改变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只是对它们进行一些小小的移动。

问：那么，您认为任何东西任何时候都不应当被改变？

答：也不是这样。进一步完善还是需要的。一部真实的影片就是为了对之能有所改变。我是希望这样的变化发生的。

问：您认为当今的伊朗什么东西需要改变？

答：我没有责任回答这个问题。

问：您是否能够自由说话？

答：我在这里，在戛纳，在伊朗，都是在自由说话。

问：您在制作您的电影的时候遇到过困难吗？

答：是的。在一开始我们就遇到了资金困难，因为伊朗政府在1992年裁减了所有的电影贷款。

问：这是否是一个政治性的决定，或者是政府对待电影的目光不友善？

答：不是这样。伊朗政府在那时正处在一个经济的死胡同中，六个月之后就放开了。资助是以无息贷款的形式发放给电影制作人的。在1992年后半年，生产了二十部影片。因此，在财政资助断了的时候，我的拍摄工作也被迫中断。我决定用我自己的资金来拍，预算大概是二十万美元，用的是影片《生活在继续》挣到的钱。我付清了制作室和冲胶片的钱。但是，后来我又遇到另一个困难。制作室损毁了一部分胶片，我们不得不把那一部分重拍。后来又遇上长时间的大降雨天气，拍摄工作拖了八个月。但我总是满怀希望。

问：您的电影在伊朗观众中是否有拥趸？您的电影是否更多的是为西方观众而拍摄的？

答：在伊朗闹剧和滑稽剧比较受欢迎。是的，我在伊朗被攻击为是在为欧洲人创作电影。我在拍电影时，从不考虑观众。如果在我自己家附近找不到观众，我想，在远一点的地方会找到的。

## 10

*问：您说过，电影的目标应当是寻求真理？*

答：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虚假和庸俗的世界。我认为艺术的职责应当是寻找生活的真理，也就是努力接近人的本质存在。我的每一部电影都是通向这个目的地的一把钥匙。

*问：您是用您的电影寻找真理呢，还是用您的电影去表现本就存在的真理？*

答：真理是不可以得到的，只能接近它，就在您明白外面的世界不是真实的时候。我从来不认为有什么人能把真理教授给他人。艺术家的努力在于能够搬掉其间的障碍，让人们去沉思。剩下的是人们自己的事了。迫使他人走某条确定的路，那是政治家们的事。

*问：人们通常把您归类到新现实主义，对于总把您同罗伯特·罗西里尼相比较，您不烦吗？*

答：对于我来说，把我同电影史上如此重要的一位人物相提并论，是我的荣幸。同时，我也必须说，我看的最后一部罗西里尼的电影是在二十五年前。我想，当评论家们无法给一种导演方式贴标签时，就采用老的方式。

*问：您为什么偏爱用非专业演员？*

答：开始只是一个需要。现在对我来说，已经是一种选择。专业演员会扼杀掉人们的真实生活。我看重的是生活，而不是表演。我认为在选择演员方面我很少犯错。只选择合适的人是不够的，如何建立与他的关系更重要，你必须要和蔼可亲。

*问：很多人都说，您很少看电影，您不喜欢当今的电影？*

答：当今，可以看到两类影片，一类是让你看了后精力无比旺盛的电影，另一类是看了后甚至连汽车跑动的声音都会让你神经过敏的电影。然而，你却喜欢一些给人安宁的东西，能够让人找到自我的东西。我对这样的东西比较感兴趣。所以，我不喜欢当今的电影。

问：您拒绝令人情绪激烈的打斗片？

答：刺激人们的情感反应完全违背我的审美个性，因为激奋一下子达到高潮又突然沉寂下来，宁静却促使我们去沉思，激奋只有政治家们才喜欢，煽动人民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问：是不是世界地位的差异使得您的影片《何处是我朋友的家》出人意外？

答：对我来说，得奖不是目的。追捧是有的，但我更多的是高兴，而不是惊讶。现在，我的电影走出了国界，世界人民可以轻松地与之建立起关系了。

**11**

问：影片《特写镜头》和《生活在继续》以一种特殊方式提出问题，使观众对之有各种不同的看法。

答：我想，除了这种方式之外，我无法创作电影。当然，很多人选择的是另外的方式。但是，我喜欢这样的方式。

问：碰巧，我见过很多人对您的电影进行某种明确的推论，他们相信，比如《生活在继续》或《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或《家庭作业》有着非常清晰的底版，至少从情节上看是这样。

答：是的，的确如此。但是，我也听说，一些观众从我的电影中总结出的东西却是我脑子中根本就没有的。我听他们的话，也接受他们的观点，因为可以以这种方式去看电影。这是每一件艺术作品的特点。

问：尼玛①曾说“我的诗歌就如同一条河，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容器去打水”。这适用于所有的艺术吗？

答：是的。但是，任何东西都必须要能适用于那种艺术。而你的理解只是一只杯子，仅仅是一只杯子，而不是别的。还存在着一些没有明确线条的东西，可以让人们去思考，得出不同的推论。比

---

① 尼玛（1897－1960）：伊朗现代新诗之父。

如，电影《特写镜头》，对这部影片人们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也就是说，一部作品有时远远大于作品的创作者，超越其创作者。我喜欢这样的作品。

我现在所写的一个草案只是为了获得通过，但这个草案转变成电影时，已经与草案不一样了。当然，我也不想让伊斯兰教育指导部和制片人失望。只是这个草案是不成熟的，甚至一次又一次地修改。只要这个草案还没有落实到电影中人物的身上和思想上，就是不成熟的。举个例子，我可以设想某个农村妇女如何思考，但是我不能设想她如何说话，甚至有时我也怀疑是否真知道她在如何思考。

问：那么，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实际上，您的电影工作计划是建立在对众多瞬间的真实的再创作基础上的，除了一个大体的提纲之外，并没有什么事先准备好的东西？

答：没有，就像我所说的那样。

问：然而，一个大体纲要与您所说的要时刻考虑到变化因素，这二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吗？

答：比如在电影《生活在继续》中，创作全都是我完成的，草案完全属于我，而那个农民却是草案的完成者，他必须真的对这生活赋予情感，在这方面，我对他是起不到作用的。在这方面，那个农民却可以拽着我跟他走，而我只需要知道事情在哪里结束。

问：即使他也具有创造性，这也是您看世界的视角在不自觉地引导着故事向那个方向发展。

答：是啊，如果没有引导，就无法制作出一部影片。

问：当然是以您的风格来制作？

答：古诗云：你是我的球儿，在我的指挥棍下蹦跳；我也追逐着你，尽管是我驱使你奔跑。这就如同打马球一样，给球一击，让球开始运动起来，把演员这个马球击打向所希望的方向。我在其中也起着同样的作用，农民演员走着自己的路，然而终极上起作用的是导演根据自己的目标把电影推向前。

问：您的思维如此活跃，睡眠好吗？

答：就是因为此，我对伊斯法罕的孩子们说，对你将来从事什么职业不要想得太多。因为这种焦虑不安会影响你的身心，这种影响会在别的地方表现出来。

问：您小时候喜欢运动吗？

答：不，我从来就不是一个爱玩儿的人。

问：有些人认为，您的思维与西方观众的思维接近。尽管您非常勤奋，已建立起电影界的某种联系，但是您无法与伊朗观众建立起联系？

答：我知道。这种联系不是有意识去建立的，而只是我工作的结果而已。有时，我也对发生的这一切感到惊讶。我不知道他们对《特写镜头》或《家庭作业》这类影片是如何看的，让他们感到如此喜欢。这个现象值得研究。然而，他们的这种欣赏并不像我的同胞们的欣赏那么让人感到兴奋，因为他们的喜爱是转眼即逝的，不能带给我慰藉。实际上，我更需要伊朗观众的欣赏。但是，很遗憾，我不能为了他们的欣赏而工作。

请您相信，我是按照我擅长的方式、我所信任的方式创作电影。当创作结束后，它就自己去闯自己的命运了。

我承认，外国观众也使我感到高兴。因为，我相信，我讲出的话语能赢得普通观众，我就达到目的了。世界上，当人们以不同的思维能够建立起与一件作品的联系，也就是说，我们能够超越本土文化问题，去更深入地谈论人和他们的困难。

问：一些人认为《生活在继续》太冗长。

答：是的，电影的节奏有点慢，电影没有故事情节更加重了这种感觉。我把电影总长度缩短了五分钟，把交通堵塞那场戏也减了二分钟。我把交通堵塞拍得太长了，因为我想利用围观者的不满让那人感到他自己也是一个同路者，从而使他逃离小路走向一个本不是他目的地的地方这一举动具有了逻辑性。

问：您是如何在一种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始终寻求着希望和生

*活？这种对生活的热爱是否源自您的内心？*

答：我想，这种信念跟我的年龄有一些关系。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我把我的脚本拿给前辈们看，他们总是很吝啬正面的肯定，他们总是说：太悲观了。而情况如您所看到的那样，我并不悲观黑暗。我对他们的评价是，他们太囿于成见，不想去了解社会苦难的真实性。现在，当年轻人把他们的剧本拿给我看时，我总是谨慎地回答：就像英格玛尔·巴尔格曼①在黑暗中追着一点亮光而去。就是这么一句话就给了他的工作以支持和信任，从他的眼光中，我可以明白他对我的评价。这种乐观出自生活和经历。不论我们如何悲观，没有期望我们就不能生活。近几年来，尽管条件很艰难，我却获得了一种良好的精神状态，这在我的作品中有明显的反映。当然，我也不否认，我从遭受震灾的群众内心那里获得了一种生活的期望。

*问：原则上，您喜欢什么样的电影？*

答：我很少看电影。或许是因为适合我胃口的电影很少，也或许是日常事物的拖累使我没有看电影的时间。

**12**

*问：您是一个画家，创作了不少精美的绘画作品。创作一幅绘画作品与创作一部电影，其创作体验具有一致性吗？*

答：如果您在一个画家的画中，或他的电影作品中，甚至一幅摄影作品中看到某些相似，这说明艺术家在寻求一幅反映主观意识的图画，当找到它，就把它记录下来。在这幅画中，我可以呼吸到正在晾晒的小麦的气息，体会其美妙的景色。这幅画创作于1984年。然而，其他一些东西在这里并没有表现出来，因为那是一些与1974年或1964年有关的东西。从那个时期开始，我脑子中有很多图像，但从来没有画下来，甚至也没有拍过照片，也没有转变成电

---

① 英格玛尔·巴尔格曼：瑞典著名导演。

影画面。

问：也就是说，您就如同大多数画家一样，在脑子中有一些草图，却没有机会去把它们画出来？

答：的确如此。这些年，我一直等待机会，哪怕是捕捉到一瞬间，让我能够把它装进一幅画框中或是一个电影镜头中。我从来不认为，影片《生活在继续》中的最后一个镜头——风儿如此这般地与小麦嬉戏，就是刚才说的我十年前的绘画设想。

问：当您看到一幅图画或者一处风景，在那一瞬间，您是否清楚意识到这就是您头脑中的图画？

答：没有。如果清楚意识到什么，就拍不成了。

问：创作一幅绘画作品或者一部电影是否是一种享受？当一幅绘画作品接近电影时，是不是就不会再有绘画作品原有的美感？现在，您到底是否还喜欢画画？

答：是的，非常喜欢。我画您看到的这幅画时，正在拍电影，然而从某种角度来说，电影比画面更丰富，因为你可以切身感受到那麦子上的风。当然，有时，在万般无奈下，我也会面对画布或画纸尽量去体会那风儿的存在。然而更多的时候，我可以轻松地在电影中获得这种感受。电影提供了一种可能，让我在大自然与大自然存在的角色之间找到一种联系。一种惶惑不安的情绪，我用作用于树木和小麦的一股强风就可以清晰地呈现给观众，并进一步让观众与大自然之间产生一种共鸣。

各种单纯的或复杂的情感都可以在绘画中表现出来，但是很多情感在电影中可以得到更完美更轻松的表现。我称不上画家，对我来说，很多感觉我很难捕捉到。然而，在电影的范围内，我可以根据我最初的设想把两种东西糅合在一起，把外部的大自然与角色的内心世界在电影中结合在一起。

问：画画的体验和欣赏画的体验给了您的电影创作一些什么东西？

答：我有两类画，一类是脑海中的，一类是画在纸上或布上

的。画在纸上的画，没有给我任何启迪，然而我脑子中的画却是我的得力助手。

不是所有的画家都具备画家的头脑。我有个祖母，她坐在汽车后排座上，当汽车在路上跑起来时，她总是一个劲儿地说：你看那儿，那棵树，那座小山。边说边从汽车窗户指着那些。她在那一刻从整个风景中以不同的角度挑选出了一幅图画或一幅景色来欣赏。她在那一刻就是在头脑中画画。这种不断追寻着美的思维给了我启迪，让我走到今天这一步。若非这样，现在，我就不是具有这种特点的人。

问：您的绘画作品与您电影中大自然的画面具有一些共同特征。在绘画艺术和电影之间究竟有没有一种共通性？

答：二者都具有画面，都是通过画面创作出来的。这是两种艺术最显然的共通性。电影由于是运动的画面，所以具有更多的可能性，让我们可以展示一系列的画面给观众。显然，通过这些画面我们可以更容易地把自己的感觉传达出去。

然而，在画展上，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观众是从哪一幅画走到这一幅画的。而在电影中，我们却有这样的机会去把他引向我们自己的思考途径。在电影中，我们可以拥有一个宏大而统一的画展。如果作品具有一致性，我们就有机会从观众那里获得启迪，使我们的情感与他们的心理状态接近，换句话说，也让观众接近我们，而在绘画中就不是这样。

问：一个画家看大自然的眼光与一个导演的眼光一样吗？是否有一致的眼光？

答：在我看来，应当具有一致的眼光。我们谈的是电影的普遍性而不是电影的故事性。每当我看一部电影，总是从一幅画面开始，而不是从一个词或一段描写，就如同是在看墙上的一幅画。那是我的作品，1985 年或 1986 年的作品。每当我看着画面中央纵横交错的茂密的树丛时，我总是感到有一个还在用手脚爬行的小孩藏在枝叶中央。这是对一个丢失的孩子的脑海图像。就是这样，我的

工作以画面开始。在电影中，我头脑中的第一个画面就是影片《橄榄树下》中的女孩那一张大脸。我们没有机会看清楚姑娘的那张大脸，一张大脸伴着合适的光照，所有的感觉我们都可以通过那个画面传递。

问：也就是说，这个画面成为电影的轴心？

答：是的，这个画面是整个作品的最初起点和动机。我很少以话语开始，尽管我知道很多电影都是以一个词或是对话开始。

问：现在，我想知道电影在这画面的基础上是如何形成的？

答：胚芽就在画面内部，促使一个人的思维活动起来，观众就一点一点地接近这个脑海中的长镜头，与它同步向前。

问：然后就形成了这个电影故事？

答：就是如此，从一幅富有感觉的画面展开故事，慢慢成形，从方式上来说，自然就是一幅画的视角。我尽力让所有的人都真实自然。大自然与我糅合在了一起，当然，我的目的不是要自然主义，而是要看到大自然中的人。

## 13

问：在影片《橄榄树下》的结尾部分，一阵吵吵嚷嚷的画外音促使托赫勒和侯赛因徒步上路，那些吵吵嚷嚷的声音您是如何录制到的，又是如何导演的？

答：我对录音师说，在人们做着各种各样的工作的时候，随时都有可能出现这种声音。你要时刻做好准备，一旦情况出现，才能把声音录下来。当然，如果情况没有出现，我们也能专门制造出这样的吵闹场面，使录音师能够顺利完成他的工作。

问：然而，这种声音是事先录制好的，因为您在切换镜头的时候，声音的来源是在镜头之外。您用那些声音来引导画面中的场景？

答：那就是在当时发生的。

问：真的如此?!

答：也不是。实际上，那是一个制作出来的场景，是一些人扮演的。当时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方案。这部分有三个镜头。第一个镜头，对话戏开始并持续下去，然后我们停止了镜头的移动，但声音依然持续着。然后，镜头的移动再次停止，但录音依然持续着。当这争吵的声音结束后，我们拍摄了侯赛因的卡车，那些声音便转到了这个画面，侯赛因叫住希瓦夫人，说托赫勒正徒步而行。

问：在一个场景中，希瓦夫人和侯赛因朝拍摄的地方走去，走到一个地方，道路却封闭了。您的故事一开始就是这样吗，没有任何介绍的镜头来表现道路封闭？

答：是的，从一开始我们就是这样决定的。我与同事们一起商量了很长时间。他们说，这里最好给一个道路封闭的或长或短的镜头。但我始终认为没有必要为让某件事情清楚明了而向观众展示什么。

在塔图尔森纳电影节上，我是评委，科伊汀·塔拉尼诺也是评委之一。当放他的影片《通俗故事》时，我中途退出了电影院，因为电影实在是让人疲惫不堪。第二天，我得知他看到了我黑暗中的退场，尽管我摘掉了眼镜。平时大家都为了怕被认出来而戴着眼镜。我对他说：我的确无法忍受您的电影，您别不高兴。我是在第五十分钟退出电影院的，而您在看我电影时，第五分钟就退场了。后来，在洛卡诺电影节上，他看了我的影片《橄榄树下》后对我说：您的电影中有两个镜头非常棒。然后他解释说：我是这种人，通过录影带和电视来学习拍电影。世界上所有的重要片子，不论新的老的，我基本上全都看过。而您的片子中有两个镜头对我来说很新鲜。我将把它们“窃取”到我的下一部影片中。一个镜头是影片开头，一位乡村教师似是而非的嬉戏，另一个是没有表现道路封闭。我赞成用不表现道路的方式去表现道路封闭。

问：但观众却感到道路以一种糟糕的方式封闭了，似乎就是为了拍那么一个多余的镜头而把它封闭的？

答：我认为，有时通过声音可以看到画面，有时通过画面也可

以听到声音。每当场景允许，我都会采用这种方式。观众会不自觉地进入其中，发挥自己的想象。如果不用表现什么，而观众却看到了那件东西，即意味着观众自己创作了那个画面。这种创造性使导演、演员、观众三方的交流成为可能。这就是我的目标。再说，我说的这些内容，塔拉尼诺在别的地方也写到过。

问：通常来说，在一个场景中，期待着某个特别的镜头，但是却没有被表现出来。创造出这样的一种感觉状态是您和其他导演相区别的一个重要因素？

答：这种感觉状态并非为了区别于其他导演而刻意创造的。如果那样的话，我就陷入形式主义了。

问：陷入一种人为的倾向？

答：是的，一种矫揉造作。这些东西都应当基于本性。在影片《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中，我们看到那个小男孩三次往返。当他从那条路回家时，我们就不再表现他的返回，转而去表现那个老头了。而观众就要通过想象来再次看到那条路，因为在前面他已经看到过三次了。

有些人问，为什么小男孩没有挨打，而他母亲曾警告他说你爸回来后会如何如何。在这一段里，我们看不到小男孩晚上那么晚回家发生了什么。这让观众更多地陷入思考中。很自然，他挨了打，我们可以看到他挨打后的怨恨。

如果我们用象征，象征会比直接表现给人更深印象。我不知道是谁说的：噙在眼中的泪水比簌簌而下的眼泪更能打动人。如果我们掌握了电影的这些特点，一旦迷失，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思维始终与电影联系在一起。

在影片《橄榄树下》最后一个长镜头中，侯赛因·贾法里扬说：那么远，我看不到侯赛因和托赫勒在“维诺尔”，我们拍一个近一点的镜头。我说：没关系。我的想法是，如果观众与他们建立起了某种联系，眼睛就不会离开画面而会在脑海中给他们一个特写镜头。事实上，观众以自己的思维在寻找“透视镜”，而根据古典

电影规则来说这是错的。

在影片《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中，有个场景，爷爷让男孩去把他的烟拿来。大家都想知道男孩母亲对他是何态度。然而我们先前已经介绍过他母亲了，我们知道她会是什么态度，因此没有必要再去表现，我们应当看到一些别的东西，听到一些别的话语。

在影片《纪实报告》中，也有这样的场景。电影最后，男人同他老婆吵架，我们撇开了那个女人，观众听到的却是三明治店中另一些人在说话。

问：您强调，演员在电影中不应当是在表演而应当是在生活，他的脸上不应当表现出什么特别的东西。贾法里扬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吗?

答：这是斯塔尼斯罗夫斯基①的话，他说，一个演员走进一个场景，煎两个摊鸡蛋，然后吃，不用去做其他任何事。扮演一个疯子或一个神经病人的角色很容易，因为那是在表演。不去表演更好。

问：当侯赛因谈论富人和穷人的时候，克沙瓦尔日在小卡车后发出的微笑非常好，似乎是第一次听到这些话。真的是第一次吗?

答：当侯赛因说那些话的时候，实际上，我就坐在他面前。当克沙瓦尔日听着侯赛因的话并做出反应的时候，我也正坐在他面前。后来事情有些奇特，侯赛因曾在访谈中说：电影中的所有台词都是我自己的。我的一些同事说，您说点什么，给个回答，让人们知道并非如此。我说：他说得对，台词是属于他自己的，他能够掌握那些话，使他能够在镜头前把那些话说出来，那些话就是属于他的。

然而，这些话如何成为他的话却是与我们的工作方式相关联。比如，他说：他们没有把影片放给我看。事实并非如此。但是我喜欢他这样讲话，这表明他很狡猾，有表演才能。一个单纯的人是不

① 斯塔尼斯罗夫斯基：俄国著名作家、歌剧导演。

能像他那样表演的。他是在萨玛克巴希的麦克风前说这番富于激情的话的，而不是对托赫勒说的。一个人以这种狡诈是能够完成角色的，而一个单纯的人却不能。

问：我在您拍摄《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之前就看了该影片的脚本。我认为其中爷爷的台词完全就是脚本里的。您是如何使他把这些句子如此到位地说出来的？

答：这个问题应当对那些正在学习电影和电影制作并想用非专业演员的大学生们解释清楚，以免他们产生误解。任何时候都不应当把每一句台词都告诉扮演者，让他去在镜头前重复。他们甚至连一句台词也不能用正常的方式讲出来。而应当把台词诱导给他们，让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体会之后，这些台词就成为他们自己的话，并通过他们自己的头脑表现出来。

必须与他们相处数个星期甚至数个月。在拍摄工作开始前一年多我就与侯赛因·勒扎依认识了。差不多两个星期与他见一次面，说说话。其中有一次，我就对他说了有关“富人和穷人”的那番话，在其他人的谈话之间，我们说到了贾法里扬。我说：嘿，你瞧，侯赛因说的话多有意思！侯赛因惊讶不解我指的是他的哪句话。我说：你把你刚才说的有关“富人和穷人”的话再说了一遍！侯赛因还在脑子中盘算，那些话是我说的还是他自己说的。最终他还是说出了那些话。每当有说得不对的地方，我就说：不对了，这里你应该这样说。

在数月期间，每当遇到一个新的人，我就对侯赛因说：你把有关“富人和穷人”的话对这位先生也说一说，因为那些话非常有意思。侯赛因慢慢地就认为这些话都是他自己的，已经完全沉淀在他脑子中了。在拍摄那天，他很轻松地在镜头前说出了那些话。

然而，在那天还发生了一件事。我在镜头旁边，坐在他对面，对他说：难道两个有房的人就不可以结婚吗，这样他们可以在其中一间房里居住，而把另一间出租。侯赛因没有料到这个问题，因为数月来他的观点都是得到肯定和赞赏的。他对此已经有了信心。那

时，他以一种奇怪的眼光看着我。我见过很多事，这种眼光在电影中也有，就好像是在咒骂我一样，因为他上当了。那眼光仿佛在说：我们说好了的?!

这种眼光在电影镜头中一点都没有表演的性质，在那一瞬间，完全是出其不意的。那个吉普赛姑娘的反应的镜头也是这样拍摄到的。摄像机在那里已经开了一段时间了，已经说开始拍了，但她还在想拍电影应该有一种正经八百的特殊的开场白，不会这样简单，因此她很轻松自如地坐在那里，却不知道摄像机正在拍。我告诉她：你正在我们的电影中演戏。她就表现出了那样的反应，有两三秒钟她的瞳孔大睁。

问：显然，音响对于您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在很多场景中，是音响驱使着电影向前发展?

答：声音比起画面来更为重要。画面是两维平面，缺乏深度。声音可以给予画面深度。事实上，声音还可以弥补画面的某些不足。就如同绘画与建筑一样，绘画是平面的，而建筑是立体的。

在纽约，我看了一个画展。一个画家把展厅里所有的门、墙和天花板全都用来展示他的画，好让所有的议论都集中在他自己身上。他在尝试一种建筑的，立体的，三维空间的效果。当你从画展出来时，感觉看到的不是一件两维平面的作品，而仿佛是从一个空间中出来。

在电影中，如果一个镜头仅仅只有他自己的声音，显然就会缺少很多东西。就像侯赛因与托赫勒在露台上的谈话。侯赛因想找一个背人的地方同托赫勒说话，那么一来在他们与其他人之间就必须要有屏障，他才能说出他的话而又不让别人听见。如果在这个场景中，我们只听到侯赛因的声音，我们就会感到不忍卒听，根本就不能接受，四周一片寂静，他怎么能如此从容地与托赫勒说话。

侯赛因的话如果没有背景声音，就会带有演说的色彩。必须把他的声音放在背景声音中，侯赛因才能轻松自如地说出自己的话。因此，我们录制了一群人说话的声音，混合在原来的声音背景中。

在很多场景中都是这样做的。若没有这些，那个镜头就是有缺憾的。在电影中，声音的作用比起画面来，还没有被充分地认识到，因为观众在电影中首先看的是画面。其实，观众对声音更敏感，因为声音必须具有连续性，而画面则没有这个必要。声音对我来说是如此的重要，乃至有时我开玩笑说：我们先去把声音录好，跟着就会有一位摄影师了。

问：既然如此，您用专业录音师有什么困难？

答：一些专业录音师只看他们录音设备的指针，而不去注意声音的特殊感觉和前瞻性。很多制片人和导演都有这种看法。一个场景中的录音最要紧的是声音要有前瞻性，然而一般来说，制片人、导演和录音师都不看重这种前瞻性。

很多观众认为，好的音响应该是被很完整地听到。我记得，有人针对影片《特写镜头》对该片录音师说：没有人会给你活儿干了，因为基亚罗斯塔米把你的声音全搞坏了，那些声音断断续续的地方，人们全都算在了你头上，不会有人再来找你了。其实，这是一种特殊表现手法，声音为了某种特殊的目的而断断续续。因为若非如此，我们就必须重复场景。举个例子，我和成吉思·萨亚德合作了二十年，然而对有些我提醒他的地方，他总是报以富有意味的眼光，说：让我做这个，就像《特写镜头》中的断断续续？萨亚德很不满，不停地说：他让我剪，但毕竟是我坐在那里，动手剪成一段一段的，而他却在那边踱着步子说：嘿，你瞧，他用他自己的手对电影的声音做了些什么！

问：有些人说，您是在为欧洲人拍电影，所以为他们选择了欧洲音乐？

答：恰巧是欧洲人更喜欢看到具有我自己国家的民族音乐的电影。他们对听自己的音乐已经厌倦了。在柏林电影节上，一位女士不满地对我说：您为什么不用伊朗音乐？

就在那天，放映我影片的时间推迟了半小时，因为新法西斯主义分子把两家土耳其人烧死在自己的住宅中，人们都去参加抗议新

法西斯主义分子的游行示威去了。我对那女士说：为等你们游行回来，我的片子推迟放了半个小时。然而，您的脑子中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其根源正是在于您的抗议活动？您的意识即：你没有权利使用我们的氛围，因为你是从另一个地方来的。这其实就是一种法西斯思想。

音乐就像天空，就像海洋，根本就没有国籍。我们决不能创作一部只有我们自己懂而别人都不懂的影片。假如真是这样，我们就没有权利在我们的电影中使用餐勺和餐叉，因为我们是在利用欧洲人的东西。影片《纪实报告》也遭抨击说，为什么他们是坐在桌子边吃早餐的，桌椅不是属于我们的。而西方音乐，卫星已经把它传播到了全世界。当然，其中有一些是适宜的，也有一些是不适宜的。

问：影片《橄榄树下》您有完整的脚本吗？

答：没有。我是严格依照一份总体提纲工作的，大约有十场戏。提供给摄制组时，他们说：我们什么也没明白。在拍摄每一场戏时，任何人手中都没有脚本。

问：那么，总体方针是明确的吗？

答：当然，所有的东西在我的脑子中都是很清楚的，只是在拍摄的头天晚上我才记录下来。

问：一些重复的处理方式是明确的吗？

答：《橄榄树下》的拍摄是以两种处理方式结束的，在电影节之后，我们采用了第二种处理方式。

问：在这些画面的某些部分，您把“黄金点”之类的古典结构规则全扔到了一边，而像一种欧美八十年代的摄影方式，即不是让人物的脸而是让人物的脑袋冲着框架结构的空间。

答：这是故意为之的。我压根就不同意持续不断地把所有的东西都展现给观众。在我们的工作刚开始时，摄影师擅自中断说：他的头转过去，我就看不到他了。我说：这又有什么关系！这个角色先前已经介绍过了，现在就让他背对镜头片刻，哪个观众会要求每

一秒钟都要把人物的脸看得清清楚楚。

演员在黑暗中行走时，摄影师也停下来。而实际上，黑暗是有助于影片的。演员在某些地方完全不应当被看见。比如，通过看到桌子下面某个人的脚能更好地了解这个人。有时，摄影师就如同照相师一样，认为要让人物的特征清晰，认为一定要看到演员的两只耳朵。我就说：除了侯赛因之外，谁也不能去看镜头。而其实侯赛因自己也找不到一个最佳位置去冲着镜头，因而这个镜头有些模糊，但不能拍得清晰，这个镜头越是似是而非就越是到位。看不到其中的人物，看不到什么“黄金点”，一切行动的轴心都不明确，人物在话语中行走。我们把画面如此撕裂开来，就如同发生了车祸一样。

问：那么，摄影师是否能领会您的构架方式和行动方向?

答：不能。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见到过。这不是在说摄影师的坏话。他们的脑子不是放在电影的普遍性上，而是遗憾地只想着去表现。正因为此，现在我在考虑同谁合作。我看不中任何人。我只能要求，谁越有耐心就越好。在这件工作上，只能看他的耐心。因为他们中很多人都认为我的这种方式是错误的。

问：影片最后的景色您何时见过，原本是何处？不是在小山坡那边吧?

答：不是，而是另一个地方。我和法尔哈德·萨巴在那个地方走了很久，蹲坐在那里慢慢观看。对那里不停的观看促使我对电影结尾做了一些非真实的改变处理。我创造了一种听到肯定回答的可能性。

之后，大自然给了我鼓舞，它使城市中的各种社会问题相形见绌。

问：关于矛盾的感情，与厨师对话的那场戏很值得深思。我第一次看电影时，感到这场戏是多余。但后来几次，由于没有相关的解释，我就想，这多余的地方也是有用的。这就是我们谈到过的回避?

答：的确是这样。我当时就想，若要有五分钟长的富裕时间就好了，这样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又可以去拍侯赛因。我们本该不再拍侯赛因的了，因为在汽车里他已经说完了所有的问题。而此时我们应该再给他一个机会，让他自己表演。这就是没有动作的那部分。总体上来看是有一点多余，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删了，侯赛因就仅仅成了摄制组中一个如同跑龙套的角色了。我认为这部分内容与原始内容是相匹配的，最终要说的内容就是结婚，侯赛因这里是在背景之后，而其他的事情都是枝节。

问：在这部影片中，您展示出您自己的一些东西，让观众脑子产生想象之外，更多的是通过戏外的诠释给以强化。一个面临（结婚）这个问题的青年，您对他说：你来，演你自己。而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不是这样。在这部片子中是否有一些东西您想在下一部影片中表现出来？

答：是的。

问：也就是说，不能相信您的电影？

答：是不能相信。恰好我儿子也说：你这样提出问题是不对的，观众喜欢相信。当他们准备去相信的时候，你却在下一部影片中说，那都是虚构的。我对他说：我们的工作不是要讲实话还是虚话的问题，我们只需要知道，发生的一切要具有真实性。如果我们不想忠实于纪实，就要使我们所看到的虚构成分，当我们从各个角度去审视它们时，要达到一种真实性。虚构在我看来根本就不是虚构。对我来说，一秒钟的虚构也起着虚构的作用，它从另一个方面显示出真实。

问：就像第一种版本和第二种版本，两者都恰好具有一定程度的真实性。

答：当虚构和真实的位置在我们的脑子中被替换时，我们就再也不能把真实从虚构中区分开来。那是法院的事。虚构有时比真实更具说服力，也更具鼓舞性。

您在下一部影片中会明白，侯赛因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个侯赛

因，他是一个今天在各种访谈中都善于表现自己的人物。他越是多说，我就越喜欢他，因为那样他就越接近下一部影片中的人物。可以说，侯赛因是个专业演员，他根本就没有喜欢过那姑娘。

问：您的影片是否是对流行电影的一种逆动？

答：不是逆动，因为对那种影片并不存在敌意。我对电影的诠释更多的是对生活的关注。我在东京的时候，根据我头脑中的草案我拍了一部一百分钟的录影带，内容十分简单，讲的是一个人在东京这个大都市令人茫然不知所措的拥挤中跟踪另一个人。我给片子起名儿为《秘密跟踪》，也就是说，你若能保守这个秘密，你就可以与我们同行。镜头追踪着一个女人，她上了火车，在一个背人的角落坐下，镜头把她拉近，跟着她，到达城外一个僻静的地方，她同另一个人会面，然后返回。第二天，我们在他们工作的地方看到他们。工作以惯常的强度、疲惫和正经八百进行着，然而所有的一切都变了。

问：影片《特写镜头》涉及的一个内容就是提醒我们：你在报纸上读到的消息，可能就会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发生？

答：就是为了让大家的脑子都记住这一点。碰巧，有一次，伊拉吉·卡里米说：与您有着正常的生活相反，您电影中的孩子们全都跑出了轨道。而我真的是在那之前并不知道。我忽然明白了，我对这些人着迷，并非是为了追逐格格不入的人，而是为了找到我们自己与他们之间的共同特征。只是，他们没有这种机智。他们的格格不入是外在的，而我们却在暗中一直持续着我们的格格不入，只是他们对我们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而已。因此，我和萨布兹扬的关联在于我和他具有某种相似，似乎我是在拍我没有经历过的电影情节。

问：您是否有过某种想法因不具备可能性而将之放弃？

答：我不知道。我得想一想。通常情况是我的想法都是基于有可能性才提出的。任何时候，在看到可操作性之前我是不会写脚本的。我不会说：我们在这个停车场应该开一个入口。我总是先找到

入口，然后再与之相称地往前走，然后你发现一个情节正好适合演员的表演特征。

长年在门框中的门与我们现找来做旧的门是不同的。我从来不把拍摄地从本来的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甚至也不从我们工作的拍摄中心搬到那乡村里去。因为当你把布景从最近的人家拿来，放在地上或墙上，会与那面墙相称，因为它是从邻居家拿来的。因此，我认为，这些东西具有一种精神面貌，如果你从一个遥远而陌生的环境中拿来，就会与你需要的氛围不相协调。

**14**

问：基亚罗斯塔米先生，您拍电影时是否不用脚本？

答：我不知道您为何认为我拍电影没有脚本。的确，我电影中的演员是自由的，但也不是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总体来说，找到演员之后，我就开始铺写脚本。这个工作大都是在拍摄的头天晚上完成的。

非专业演员有时会干涉我的工作，他们擅自修改台词，但他们一般都没有文化。

问：是缘分给您帮助，让这两个青年（侯赛因·勒扎依和托赫勒·罗达尼扬）找到对方，从而使您的影片得以完成？

答：毫无疑问是这样。对您前一个问题，我还想说，我从来不期望把那原始脚本拿到镜头前，我总是希望偶然发生什么，使我不要完全照搬所写的东西。这样可以使演员轻松自如，忘掉镜头，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情感。

问：那么，电影故事是真的，缘分帮助影片得以完成？

答：是的。然而演员们在电影故事中并没有分派好角色。电影草案先前就在我脑子中成形了。非专业演员能够用他自己的感觉创造出魅力，他在镜头前也会出错，但我总是利用这些错误。就如同拉斐尔所说：当一幅画上不慎滴上几点颜色时，应当去想如何利用这个麻烦。

问：侯赛因·勒扎依是否是以一个专业演员扮演了一个非专业演员的角色？

答：侯赛因·勒扎依曾是个普通工人，现在也依然是个普通工人。他甚至对自己的工作一点也不敏感。对他来说，到城里看电影是一件没有什么意思的事情。然而用斯曼先生的话来说，他表演得非常专业。对他来说，镜头与椅子或别的东西没啥区别，在创作自己的角色时，他也没有想到过会出名。

问：我们会看到影片《橄榄树下》的续集吗？

答：不会。我已经把长期纠缠于内心的疑惑一下子全都回答完了。对我来说，一部影片戏外的问题比影片本身更具吸引力。镜头记录着生活，而这部影片本身之外的东西对我来说更有趣。总之，《橄榄树下》是我的“三部曲”的结束。这也许是那发明“三部曲”这个词儿之人的错。我的“三部曲”已经结束了，我没有权利再创作第四部作为它的续集。

**15**

问：《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是我看的第一部您的影片，请谈谈您之前的工作。

答：我在二十年前就开始了导演工作，到现在我已经创作了二十部影片。我的绝大多数影片都是为孩子们而拍的，讲的也是关于他们的故事。在我看来，这些电影是工具，可以帮助人们克服彼此之间缺乏相互理解这个问题。我们相互之间都在交谈，都在听对方说话，但是却不能很好地彼此相互理解。我创作电影就是要通过影片去帮助人们更好地相互理解。

问：孩子是生活和生命的象征，是未来的希望。您是否正因为此，才在您的作品中更多地关注孩子问题？

答：我的导演工作是与青少年思想教育中心同时开始的，该中心隶属于文化部。影片《何处是我朋友的家》就是通过该中心制作的。在中心的导演工作和与孩子们相处，使我具备了这种能力，可

以较好地去关注这一内容。另一方面，这使我没有任何资金方面的忧虑，可以轻松地投入我的工作。有了这些条件，我就可以去做我想做的事了。几年之后，我就成为一个专门从事孩子工作的专家了。除了所说的这些之外，我还坚信，孩子对我来说就是未来希望的闪耀。正因为此，我坚守与孩子打交道的方式。

问：在这部影片中，我看到很多的象征和隐喻，可以看作是伊朗社会文化的标志。比如在电影中，我们看到不同的奔跑活动。这种特别的象征元素我们经常在别的伊朗电影中看到。影片中的小男孩不停地跑来跑去，不是在一条明确固定的线路上。最重要、印象最深的是电影中那个山坡与树的画面。小男孩在山坡上绕来绕去的奔跑可以作如何解释？

答：我压根儿就没有故意想把影片拍成一部象征主义影片或隐喻式的影片，最紧要的问题在于要获得真谛。我在影片中使用一些我喜欢的象征，我的最初目的并不是要从这些象征和隐喻中有所获益。然而关于阿赫玛德不停的奔跑，我应该说，在两个村子之间有座小山，在那座小山的最高处有一棵绿色的树，象征着友情。在这座山坡上绕来绕去的奔跑寓意着要达到目的的艰难，是每个人希望达到那目的所必须的旅行。

然而关于其他伊朗电影中出现的奔跑，我必须说，每个人的奔跑都有其自己要解决的问题。我想，人们总是有奔跑和奔波的原因和动机。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这奔跑本身。这一行为并非仅仅是奔跑，而且还是昼夜不懈的奔波，尽管有时我们没有机会去找出这奔波的原因和动机。我真不知道，您在伊朗电影中所看到的东西是否真的就是这个意思。

在我的电影中，奔跑不是无谓的，而是有目的的，有动机的。这里可以看到我的奔跑与其他人的奔跑之间的区别。在我看来，我电影中的奔跑最终都是有结果的。而其他伊朗电影乃至东方电影中，奔跑是一种生存的挣扎，是一种为了生存的途径。在伊朗语言文化中，为了获得所希望的东西而进行的努力奋斗，坚持不懈，坚

忍不拔都可以用奔跑来表示。奔跑是为了能够把一个开始和一个目的完成，然而奔波和忙碌是没有开始，没有目的，也没有结果的。

问：您说过，那棵树作为友情的象征矗立在那座山坡顶上。为什么是一棵树？

答：在波斯文学中，树历来是友情的象征。我正是基于此，才选择这个象征意象的。

问：阿赫玛德在寻找他的同学的家的时候，走到一棵干枯的树旁，这棵树非常醒目，给人很深的印象，一个男人对他说：我们这里有很多干枯的树。这是否暗示着你们国家的情况？

答：我是故意在电影中安排这棵树的。如果我们把第一个象征意象，即生机勃勃的树作为友情的象征，那么这棵枯树就是其反面，任何人看到一棵枯树都会感到忧伤，枯树寓意着“友情的死亡”。通过“我们这里有很多干枯的树”这句话，我们应该在电影中看到很多“友情的死亡”。

问：夜慢慢降临了，但阿赫玛德还没有找到他同学的家，这时他遇到一个老头，他是整部电影中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去倾听小男孩说话的人，他想帮助这个小男孩找到同学家。您把这个老头安排为木匠，是否有什么特殊含义？

答：我真的不记得当时我为什么要在脚本中把这个老头的职业安排为木匠。我个人对与大自然相处的人有着特殊的兴趣，我认为，这类人能够乐于助人。

我愿意谈论电影中运用的象征和隐喻。在这部电影中，这位老头的确是一个象征。但是，您所认为的他是唯一倾听小男孩说话的人，却是错误的。那老头并没有在倾听小男孩的话，他只是在与小男孩说话，因为他需要两只有听力的耳朵。老头象征着古老的风俗传统，象征着一种古老而陈旧的力量，在今天对年轻一代起不到任何帮助作用。

那老头以为自己知道，其实他并不知道。他不停地说，但并没有听。他是一个指路者，他指了路，但紧接着在电影中，小男孩往

前走，担负起了开路的职责，而老头最后是将自己置于小男孩的帮助之下。在电影最后，小男孩为达到目的必须独自选择道路，而那待在半路上的老木匠也清楚意识到他不能给任何人带来帮助。

*问：小男孩为了达到目的，必须完成一件有重重障碍的事，即到他同学的村子去。他母亲对他说，必须去买面包，但他没有听母亲的话，而去做自己的事，尽自己的责任，尽管他知道回到家要受到父亲的惩罚。*

答：的确如此！有个老故事，我曾读过，其中有只鸟儿说：谁想在苍穹最高处翱翔，就必须忘记地上的谷粒。所以，人为了达到目的必须把一些纠缠于身的东西丢在一边。

我的一个热衷于建筑的朋友，在看了这部影片后，把自己关在家里，甚至忘了应该去把造房子的工作做完。在这期间，关于这部电影他写了五十多页的文章。他回答朋友们，说我通过这部影片中的孩子把一种沉重的责任放在了他的肩上。

一个寻求有价值的东西的人，必须忽视其他一些东西。影片中的小男孩尽管很累，但他没有休息一下，尽管很饿，他也没吃什么东西。

*问：在伊朗，人们对这部电影的反应如何？*

答：影片在德黑兰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导演奖，在第二年被电影评论家们评选为最佳影片。影片很受人们的欢迎。在两个月的放映期中，德黑兰一家电影院总是满场。之后，在别的电影院也放映，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任何人都没有想到，电影能够以如此简单的内容和故事赢得如此的喜欢。

*问：在伊朗，创作电影的现实条件如何？*

答：现在，我正忙于《特写镜头》的扫尾工作。伊朗电影观众所表现出的空前的很有价值的热情，给我们国家的电影产业注入了相当大的动力。在不远的将来，电影产业可以成为地毯出口之后又一个伊朗最著名的出口产品。我的电影投资并不大，我与中心的关系非常好，结果是在为影片筹集资金方面我没有任何困难。

## 16

问：您的工作是在七十年代开始的，在那个时期您也创作了不少引人注目的电影长片。西方竟花了如此长的时间才发现您？是不是您现在的电影比以前更优秀？

答：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如果这可以算是一个回答的话，我可以说，我正在摘取我二十年工作的果实。我认为，我现在的电影并不比以前更优秀，因为我最初做电影工作所依赖的基础，在这十五或二十年来一直坚实稳固，我的技术方式和工作作风没有发生任何引人注目的改变。

我一直使用非专业演员，这种方式我也将继续下去。另一方面，当为了影片中的某个角色而需要专业演员时，我也更喜欢用我自己这样的电影导演，而不是专业演员。我可以说，我今天毫无疑问能够更好地驾驭我所想要拍的内容，为达到目标我已经具备了明确的工作方式。举个例子，童年时代是一个永远吸引我的内容，我的大多数影片都是通过青少年思想教育中心拍成的。另一方面，我也深知，对于我来说，除了拍孩子们，拍他们所遭遇的困难之外，就没有另外的内容了。至少，这个目标我已经达到了。

问：您的工作方式直接创造了一份新现实主义的遗产，就像著名电影导演罗伯特·罗西里尼在《秋啊》中，维多里奥·迪斯卡在《偷自行车者》中，鲁切诺·维斯孔提在《美人》中，这些导演在以上提到的影片中都是借助于孩子这样的人物来表现他们自己时代的一些问题。他们的工作方式与您相仿，他们也通常是利用一个寓言故事框架来传达自己的信息。

答：我完全赞同您的话。如果说我的作品受到某种特殊风格的影响的话，那一定是新现实主义。我从来没有看出自己的作品与其他人之间有什么相似，除了源自新现实主义的重要影片之外。另外，两伊战争之后伊朗的社会状况非常像1945年时意大利的情况。

问：能否向我谈谈您的工作方式？可以看得出来，您所用的少

年演员，尤其是《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中的演员完全是一些很特殊的人，通常会带来一些可笑的情节。

答：这个孩子在拍电影之前只看过一部电影。这正是我所需要的。我需要这种对电影完全单纯毫无做作的人，这样才能把一些新鲜细致的东西传递给观众。对于这个人物，需要一种纯真无邪的气质，他必须在整个拍摄过程中保持这种气质。若非如此，就是一种全然相反的情况，即用一个非常娴熟的专业演员去再现所有的真实细节。

他认为必须找到同学，把作业本还给同学，误把同学的作业本带走是一种罪过，他真的感觉到那是一种罪过。当然，拍到最后，他大致明白了这只是一部电影而已。然而，在整个拍摄过程中，他一直认为，所有我们这些从德黑兰来的人都是真的想带着他、帮助他去还作业本而来到这里的。

问：我想，您对每一场戏都只拍了一个版本，您是如何成功地促使他把某场戏表演了几遍？

答：我们根本就不能希望他能反复做一件事。我只是有时让他把台词重复几遍，当然借口是我没有听清楚他说的话。另外，我们叫了一个戏外之人，我们让他向这个人再次问一下他的问题。当然，这种方式是有一定限度的，因为与一个专业演员相反，超出限度的重复在他看来会是一种愚弄，他会认为大人们正在捉弄他。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就有必要制定一套完整的方案，让我们能够小心而巧妙地实现我们的目的，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到他的敏感和接受能力。尤其是，我再次强调，对他来说，这部电影不仅仅是一场戏，他是真的执著于我想要他去做的事，正因为此，他才能以执著的信念去演他自己的角色。

然而，对于他，我们不仅仅是这些困难。比如，我想拍一场戏，他母亲必须叫当时不在戏场的儿子。这样是不可能的。她不愿意说那些台词，除非她儿子在场。必须提醒的一点是，对于所有在这部电影中扮演角色的人来说，即使是那些知道这是一部电影的

人，我们也必须将他们的情况拍得接近于真实，因为对他们来说，所有的事情都必须是真实的，即使我要求他们表演出一种想象的感觉，那也是毫无用处的，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这种感觉。因此，当他们被要求把某人叫做自己的儿子时，若那个人真的不是她的儿子，即使是我或别的熟人，要拍这样的戏也是不可能的。

## 17

问：您是如何产生拍《特写镜头》这个念头的？

答：我正准备拍另一部电影之际，遇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也就是萨布兹扬事件，他冒充马赫马尔巴夫，一个伊朗著名导演，他见机行事，骗取那家人的钱财。

问：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司法调查了吗？

答：还没有。但是我们成功地让司法调查会提前了一个月，使我们能够开始拍摄工作。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阿汗哈赫家人，就是被骗的那家人。然后，我成功地与萨布兹扬在监狱里进行了会谈。一个星期之后，我开始拍这部电影。

问：这件事有什么吸引您的地方，使您把它拍成电影？

答：我今天可以解释这一兴趣。这事儿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反映了一些人不择手段地想拥有另一种身份。然而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说：不是我们选择内容，而是内容选择我们。

问：一个骗子人物对于一个电影导演来说有吸引力吗？

答：这件事不仅仅关涉萨布兹扬。《特写镜头》中的所有人都是在追逐另一种身份。阿汗哈赫家的两个孩子希望能在一部电影中扮演角色，他们的父母也因此而被吸引。甚至，这一点也适用于导演马赫马尔巴夫，他从镜头后走到了镜头前（笑）。法官也因为要拍摄电影而激动不已，但同时他也坚持说必须得到上级的批准。人们的意识是在某个地方能看到有自己的画面就会产生某种满足感，纵使这个画面是反面角色。

问：您是如何做到再现一个已经发生过的事件的？

答：让一个骗子之类的人去扮演自己那并非正面的角色，在起初，再现这件事看起来是有些困难。他在被捕之后，没有思想准备去面对被骗者。拍摄的第一天，萨布兹扬站在一个角落，把自己隐藏起来，不愿去面对阿汗哈赫一家人，他感到很羞愧。我对萨布兹扬说：你对阿汗哈赫一家并没有说谎，我们现在就是你的摄制组。萨布兹扬把这话对他们说了。这句话对他起到了肯定作用。他们在电影拍摄过程中又重新成了朋友。我看到，比如阿汗哈赫母亲给萨布兹扬端茶时就像以前刚认识的时候的表情一样。其实，她并不是在表演，而是在重新体验那最初的日子。

有必要提到这一点，在现在的环境中，人们有具有另一种形象的需要，即使是反面的，实际上我认为，这项工作之所以能够完成，正是基于事件中的人们对自己身份的不满意而去寻求一种满意，他们甚至宁愿真有一种反面形象，也不愿什么都不是。

问：请您给我们谈谈马赫马尔巴夫这样一位导演在群众中的名望和重要性。

答：当然，我不想对他的作品中的审美风格进行评判。马赫马尔巴夫是一位颇负盛名的导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既亲近宗教，又与反宗教人士为伍。近来，可以看到他的写作和拍片风格发生了一些变化。他除了受到宗教人士青睐之外，也能吸引反对宗教极端主义人士的目光。他是伊朗电影非常值得一提的导演。

问：对于一个法国人来说，看到您如此轻易地就拿到了拍摄监狱和审判会的许可证，这非常让人感到吃惊。

答：我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很多可能的事情却是不可能的，而很多不可能的事情却是可能的。伊朗电影正处在一个中兴的前夜，除了看电影的年轻一代的文化渴求之外，电影对于宗教阶层来说，也有着新鲜感和特殊的吸引力，他们以前是被禁止看电影的。现在，差不多所有人都上电影院，这种持久的热情，也使我们能以更多的热情去工作。

问：宗教领袖们没有认为这些电影不好吗？

答：没有。他们被电影吸引住了，这就是电影的魔力。

问：按照您的说法，在伊朗您的电影不应该不受到重视。

答：就像我之前讲的一样，人们为了看一场电影而排数小时的队，他们有时在一个晚上看二部或三部电影，或在电影院或在家中看录影带，当然这是一种没有多少价值的热衷，因为电影票价在伊朗大概也就一个法郎。

问：是否有外国影片在伊朗电影院上映？

答：由于在伊朗对公映电影有审查制度，因此不是所有的电影都能上映。但是我们可以制作所有电影的录影带，我们甚至可以通过录影带看到斯皮尔伯格的一大堆电影，在这些电影在欧洲公映之前。

## 二　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电影创作年表及影片内容简介

### 1. 面包与小巷（1970 年）

一个小男孩在买面包回家的路上，在小巷里，一条狗挡住了他的去路。男孩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试图从狗面前通过，但都没有成功。最后，男孩掰了一块面包喂狗，顺利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安然地回到家中。然而，狗会满足于一块面包吗？

### 2. 下课铃（又译：课间休息）（1972 年）

下课铃响了，学生们一窝蜂涌出了教室，开始了课间休息时的游戏和玩耍。一男生在踢球时，不小心打碎了教室的玻璃，受到教导主任的惩罚。放学后，小男生一边思考着自己的对错，一边往家

走去。然而，回家的路上却被一群踢球的人挡住了，他只好走上另一条不太安全的路……

**3. 经历（1973 年）**

十四岁的少年穆罕默德开始了自己谋生的经历，在一家摄影社跑腿打杂，晚上就住在摄影社里。他对一个富家少女产生了朦胧的情愫，但他自己也意识到这只是一种无望的情感。在经历了一系列的事件之后，穆罕默德最后被赶出了摄影社。

**4. 旅行者（又译：过客）（1974 年）**

小镇少年高塞姆·朱拉依酷爱足球，多次因玩足球而受到惩罚。一天，忽然闻知国家足球队将在首都德黑兰进行比赛，便偷了家里的钱，只身前往德黑兰。经过一路的奔波劳累，好不容易到了赛场。由于球赛尚未开始，高塞姆·朱拉依只好在球场附近等着。球赛终于开始了，然而，疲惫不堪的高塞姆·朱拉依却睡着了……

**5. 一个事件两种解决方式（1975 年）**

小学生达拉借了同学纳德尔的一本书，还的时候，书的封面被撕破了。影片为纳德尔设计了两种解决方式：一是与同学争执，二是与同学友好地协商解决。影片旨在教育孩子应当如何正确处理问题。

**6. 我也能（1975 年）**

两个孩子看了一场电影之后，比赛模仿电影里动物的各种行为举止，看谁模仿得更像。两个孩子谁也不甘示弱，你能，我也能！这时，一只鸟儿在他们的头顶上盘旋。面对会飞的鸟儿，两个孩子还能吗？人还能吗？

**7. 色彩缤纷（1976 年）**

这是一部教学片，教小学生们如何使用颜色，如何培养对颜色

的敏感性。这部影片实际上也阐述了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自己对颜色的理解和使用颜色的理念。这之后，对色彩的运用成为阿巴斯电影的第一表达语言，这个特点在他后来的影片中有鲜明表现。

**8. 结婚礼服（1976 年）**

阿里、侯赛因、穆罕默德分别是彼此相邻的裁缝店、绸布店和咖啡馆里的小伙计，三人也是好朋友。一天，裁缝店里来了一位妇人，为其即将出嫁的女儿订做结婚礼服。不久，结婚礼服做好了，而阿里、侯赛因、穆罕默德却都争着想到新娘家去送结婚礼服……

**9. 纪实报告（1977 年）**

影片以纪实报告的形式反映了一个普通伊朗人家的日常生活。财政部职员库鲁希因接受非正当礼物而受到同事的轻蔑，而且他还面临丢掉工作的可能。库鲁希把工作上的不顺心发泄在家庭生活中，与妻子发生了激烈争吵。伤心绝望的妻子企图自杀……

**10. 第一解决方案（1978 年）**

在山间公路上，一个男人的汽车爆了胎，他站在路边寻求过往车辆的帮助，但谁也没有停下来帮他。于是，他只好自己动手，解决问题。他把轮胎卸下来，滚着轮胎向修车铺走去。他走走跑跑，边滚轮胎边欣赏路上的风景，渐渐地被路上的美丽景色所陶醉。适才的爆胎成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11. 两种选择（又译：案例一，案例二）（1979 年）**

在一堂绘画课上，老师正在黑板上画画。一个学生在教室后部发出怪叫。老师停止了画画，走到教室后部，对最后两排的学生说，给他们两种选择：一是全部赶出教室，二是揭发制造声音的同学。同学们选择了宁愿被赶出教室，也不出卖同学。阿巴斯称，这是一部拍给成年人看的影片。

### 12. 口腔卫生（1980年）

穆罕默德·李萨一家都不讲究口腔卫生，从老人到小孩全都患有不同程度的牙病。穆罕默德·李萨也长了蛀牙，因牙齿剧烈疼痛，无法上课，也无法和同学们一起玩，只好上医院看牙。牙医对穆罕默德·李萨耐心讲解口腔卫生的重要性。影片探讨了儿童健康问题。

### 13. 有序与无序（1981年）

影片没有故事情节，通过一系列的片段向孩子们讲述遵守公共交通秩序的重要性。然而，阿巴斯的影片历来是拍儿童，却指向成人，本片旨在揭示秩序对于一个社会的重要性。

### 14. 同声呼唤（又译：合唱）（1982年）

一个小姑娘与她爷爷一起生活。爷爷耳朵不好，要靠助听器才能听见声音。一天，爷爷在街上散步，因嫌街上太吵，便关了助听器，回到家中却忘记了打开。小姑娘从学校放学回家来，无论怎么敲门，爷爷也没有给她开门，因为关了助听器的爷爷根本无法听到孙女的敲门声。最后，小姑娘的街坊小朋友们来了，大家同声呼唤，齐唱一首歌，终于使爷爷明白过来是自己的孙女回家来了，于是给自己的孙女打开了门。

### 15. 同城而居（又译：公民）（1983年）

德黑兰市的交通混乱状况一直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阿巴斯为了探讨交通混乱的根源，通过市交管部门划出一个交通限制区，然后他躲在一个隐蔽的角落，用摄影机拍录下人们对交通规则的遵守情况。一个官员的小车试图抄近路而进入交通限制区，被小区居民拦住了……

**16. 小学新生（1984年）**

入学第一天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一天，也是最重要的一天。影片描写了一群学龄儿童在入学第一天的精神面貌，有紧张，有畏惧，也有高兴和喜悦，还有冲突……

**17. 何处是我朋友的家①（1986年）**

一个乡村小学里，学生内玛特扎德又一次没把家庭作业写在作业本上，而是写在了一张纸上，老师因内玛特扎德屡教不改而生气地撕了他的作业纸，并警告说，如果他再把作业写在纸上，将会被赶出教室。当天下午放学后，内玛特扎德的同桌好友阿赫玛德回到家，发现误把内玛特扎德的作业本当作自己的作业本带回了家。为了不让自己的好友被赶出教室，阿赫玛德决定一定要把作业本还给内玛特扎德。然而，内玛特扎德住在另一个很远的村庄，阿赫玛德没有去过，不认识路，而且天色已晚，但阿赫玛德还是义无反顾地奔跑在寻找之路上。阿赫玛德边问边找，一路上遇到各色各样的人，但大家都忙于自己的事，没有人想真正帮助他。阿赫玛德最终未能找到他的好友。最后，阿赫玛德决定替好友在作业本上写上作业。第二天，他把一朵花夹在作业本中，一并交给老师，希望能获得老师的通过。

**18. 家庭作业（1987年）**

本片具有较强的纪录片色彩，阿巴斯以采访的形式调查孩子们

---

① 该片名是伊朗现代著名诗人苏赫拉布·塞佩赫里（1928－1980）的诗歌《地址》中的一句，原诗是一首神秘主义诗歌，表现了诗人对绝对精神的不懈追问和追寻。诗歌全文参见拙译《伊朗现代新诗精选》第245页，华艺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阿巴斯也从这部影片起，开始了其电影创作生涯中的一个全新阶段，开始了他自己对崇高精神的执著追寻和对生命与死亡的不懈追问，显示出强有力的思想力度和深度，赢得了广泛的世界声誉。

厌恶家庭作业的各种原因，受访者有学生，有老师，还有家长，他们站在各自不同的角度谈了自己对家庭作业的看法。

**19. 特写镜头（1989 年）**

影片源自一个真实事件。一个名叫萨布兹扬的男子虽囊中羞涩，却酷爱电影，尤其崇拜伊朗当代著名电影导演莫赫森·马赫马尔巴夫，他想出个既能弄到钱，又能满足自己崇拜欲的办法。他冒充马赫马尔巴夫，以拍电影需要体验家庭生活环境为名，成功进入德黑兰一富有家庭的生活中，进而又以让这家人的两个孩子在影片中扮演角色为诱饵，以为拍电影筹措资金为借口，向这家人大肆借钱……

**20. 生活在继续（又译：生生不息）（1992 年）**

1990 年伊朗北部吉朗省发生大地震，一位电影导演（其实就是阿巴斯自己）拍《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的那个村子正好位于地震灾区。导演牵挂在《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中扮演角色的两个小男孩，不知他们是否安然无恙，于是便同自己的儿子一起，前往遭受地震灾难的村庄，寻找孩子。导演在寻找孩子的过程中，被灾区人民坦然面对灾难的精神所深深震撼。影片没有去展现地震后的惨景，而是着眼于人们在灾难面前顽强生活、珍爱生命的精神。影片最动人处，是拍摄了就在地震灾难第二天举办的一场婚礼，显示出了普通民众对生活的热爱。

**21. 橄榄树下（又译：橄榄树下的情人）（1993 年）**

这是一部戏中戏。一个摄制组来到地震灾区拍电影《生活在继续》。拍摄时，原定的男主角因紧张说不好台词，导演临时决定让摄制组中打杂的当地小伙子侯赛因顶替出场，扮演丈夫角色。而这时，原本演妻子角色的当地姑娘托赫勒不干了。原来在生活中，侯赛因一直在追求托赫勒。然而，侯赛因是个没有文化的大老粗，托

赫勒却是一位有文化的姑娘，是当地的才女，两人不般配，托赫勒的祖母不同意这桩婚事。而侯赛因追求托赫勒的理论是：有房者和无房者、富人和穷人、有文化者和没文化者之间结婚才能使社会达到和谐和平等。侯赛因给托赫勒的许诺就是要给她一个可以遮风蔽雨的家，这对在地震之后失去家园的托赫勒来说，的确颇具诱惑力。在摄制组的说合下，托赫勒终于同意在电影中与侯赛因扮演夫妻。侯赛因在戏里戏外，对托赫勒关爱有加，希望能打动托赫勒的心，但托赫勒一直埋头读书，始终没给侯赛因一个肯定的回答。电影拍完了，摄制组要走了，托赫勒也踏上了回家的路，眼看机会就要失去了，侯赛因当然不甘心，在橄榄树林中追着托赫勒不停诉说，而托赫勒却始终沉默不语。这时，镜头不再移动，两个年轻人走出橄榄林，渐渐从镜头中消失……

**22. 樱桃的滋味（1997 年）**

巴迪人到中年，这是一个人对生命开始沉思的年龄，而巴迪却怎么也找不到生命应当继续下去的理由，他决定结束生命。为了给自己找一个埋尸人，巴迪开始在茫茫人海中寻觅。一个搭车的士兵成了巴迪的第一个请求对象，但巴迪的自杀念头吓坏了这个年轻的士兵，士兵赶紧脱身跑掉了。巴迪又遇上了一位神学院学生，这位年轻的阿訇毕竟熟读经书，引经据典地劝巴迪放弃自杀念头，但枯燥的宗教说教丝毫没有动摇巴迪结束生命的决心。最后，在乡间公路上，一位老者搭上了巴迪的车，巴迪请求老者做他的埋尸人，老者同意了。老者说，他对巴迪的心境颇能理解，因为他也曾经在一棵樱桃树下打算提前结束自己的生命，在爬树结绳时，他随手摘了几颗樱桃吃。樱桃酸酸甜甜的滋味令当年的老者忽然感悟到了生命的真谛，因此打消了结束生命的念头。老者下车了，他并没有收回做巴迪埋尸人的承诺。巴迪在山顶上看着山下的万家灯火，久久无语，然后转身躺进了樱桃树下早已为自己挖好的墓穴中，望着幽暗深邃的天空，陷入了另一种沉思……

### 23. 风将带走我们①（又译：随风而逝）（1999 年）

这天，伊朗库尔德斯坦省的一个小村庄，来了几个外乡人，他们来自德黑兰。村民们不知道他们来做什么，只见有个工程师时不时地跑到山上墓地去。那是一片古墓。因此，村民们猜测，他们可能是在寻什么宝藏。然而，工程师的注意力却一直在山下村庄的一所房子上，工程师透过那房子的窗户，看见房间里有位老妇人正处在生命的弥留之际……

### 24. 非洲 ABC（2001）

2000 年 3 月，阿巴斯在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的邀请下，与自己的助手一起来到非洲。他们用随身携带的数码摄像机，拍下自己在非洲的所见所闻。回到伊朗后，阿巴斯用自己深刻的思想把这些摄影资料编辑成一部关于生命与死亡、生命的尊严、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信任和友爱的动人影片。

### 25. 十（又译：十段生命的律动）（2002 年）

一位离婚的女人，独自带着年幼的儿子生活，每天用自己的车，做出租车的生意，挣得乘客的一点钱，维持生计。影片通过女司机与相继搭乘她车的不同身份的乘客的十段对话（女司机与儿子、被丈夫抛弃的女人、妓女、去清真寺做祈祷的女人，等等），反映了伊朗女性的内心世界。

---

① 该片名出自伊朗现代著名诗人福露格·法罗赫扎德（1934－1967）的同名诗歌，原诗表达了诗人对死亡的深刻沉思。诗歌全文参见拙译《伊朗现代新诗精选》第 352 页，华艺出版社，2005 年 1 月出版。在该影片中，阿巴斯通过古墓、寻宝、生命的弥留等意象再次表现了自己对生命与死亡的执著追问。

**26. 车票（2005）**

在一列开往罗马的火车上，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乘客演绎着自己的人生片段。这是阿巴斯与肯·洛克、厄马诺·欧米一起合作的三段式影片，三位大导演各拍一段，三段影片又融为一个整体。

另外，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在2004年还拍摄了《五》和《关于〈十〉的十课》两部影片。

## 三 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影片获奖记录

**1. 面包与小巷**

1970年，获第五届德黑兰国际少年儿童影片展评委会金像奖。

**2. 经历**

1974年，获第四届意大利吉夫尼国际电影节电影叙事一等奖。

**3. 旅行者**

1974年，获第九届德黑兰国际少年儿童影片展评委会金像奖。同时在该电影节上获得伊朗国家电视台颁发的大奖。

**4. 一个事件两种解决方式**

1976年，获墨西哥国际儿童教育影片展一等奖。

**5. 结婚礼服**

1976年，获第十一届德黑兰国际少年儿童影片展评委会荣誉

奖。

1977 年，获第十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荣誉奖。

**6. 第一解决方案**

1979 年，获伊朗少年儿童影片展最佳影片。

**7. 同声呼唤**

1983 年，获第二届德黑兰“曙光”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

**8. 小学新生**

1985 年，获第四届德黑兰“曙光”国际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

**9. 何处是我朋友的家**

1986 年，获第五届德黑兰“曙光”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音响奖。

1989 年，获第四十二届瑞士洛迦诺国际电影节铜豹奖、评委会奖，获国际电影评论家协会（费比西）特别推荐奖。同时，在该电影节上，入选“世界电影精选影片”，还获得洛迦诺城市特别奖和“世界大教堂”奖。

1989 年，获印度电影评论家协会奖。

1989 年，获第二届戛纳国际电影节综合艺术奖。

1990 年，在比利时国际电影节上获王室电影档案馆奖金。

1992 年，获第五届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儿童电影展最佳影片。

1995 年，获意大利罗马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

**10. 特写镜头**

1990 年，获第八届德黑兰“曙光”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奖。

1990 年，获第三届意大利里米尼国际电影节银“R”奖。

1990 年，在第十一届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上，获魁北克

电影评论家协会奖。

1990 年，在第十一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国际电影节上，获国际电影评论家协会（费比西）特别推荐奖。

1991 年，获第五届法国敦克尔刻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同时，在该电影节上，获媒体特别奖、敦克尔刻城市特别奖和敦克尔刻大学生特别奖。

**11. 生活在继续**

1992 年，获第四十五届戛纳国际电影节独特视角奖（即：金摄影机奖）和“罗伯特·罗西里尼”人道主义精神奖。

1992 年，在比利时国际电影节上获电影制片人协会奖金。

1993 年，获第七届巴西圣保罗电影评论家协会奖。

**12. 橄榄树下**

1994 年，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

1994 年，获第三十届美国芝加哥国际电影节银雨果奖。

1994 年，获第三十九届瓦亚德瓦里德国际电影节金麦穗奖。

1994 年，获第十八届巴西圣保罗国际电影节评论家奖。

1995 年，获第八届新加坡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1995 年，获第十三届 Bergam 国际电影节金玫瑰奖。

1995 年，在第四十四届澳大利亚墨尔本国际电影节上，被观众评为排名第三的优秀影片。

《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生活在继续》和《橄榄树下》构成了阿巴斯电影的“三部曲”。阿巴斯以《何处是我朋友的家》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以《生活在继续》奠定了自己在世界电影界的牢固地位，以《橄榄树下》达到自己事业和声望的顶峰。可以说，这“三部曲”成就了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

**13. 樱桃的滋味**

1997 年，获第五十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

**14. 风将带走我们**

1999 年，获第五十六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评委会大奖。同时，在该电影节上还获得国际电影评论家协会（费比西）特别推荐奖。

**15. 十**

2002 年，获第五十五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提名。

**16. 阿巴斯以综合电影成就而获得的奖项和荣誉**

1992 年，在第四十五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上，获“罗伯特·罗西里尼”奖。

1993 年，在第二十三届意大利吉夫尼国际电影节上，获“法朗索瓦·特罗夫”奖。

1993 年，在第六届意大利里米尼国际电影节上，获里米尼城市特别奖。

1993 年，在第三十八届瓦亚德瓦里德国际电影节上，获金麦穗奖。

1995 年，获意大利罗马“彼尔·保罗·帕佐里尼”基金会颁发的“彼尔·保罗·帕佐里尼”奖。

1995 年 8 月 3—13 日，在第四十九届瑞士洛迦诺国际电影节上，举办阿巴斯电影回顾展，放映了他从影以来的全部作品。

1996 年，获《国际电影指南》年度优秀导演奖。

1996 年，荣获法国文化部颁发的正式骑士称号。

1998 年，美国《时代》周刊评出世界前十位最杰出的非好莱坞导演，阿巴斯位列第八名。

雷诺·米奇克在宣布为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颁发“彼尔·保罗·帕佐里尼”基金会评委特别奖时致辞：电影很少能够创造奇

迹。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是一个罕见的例外。他所奉献的影片具有珍贵的创新和厚重的价值。

贝尔南多·贝尔托鲁奇在为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颁发“彼尔·保罗·帕佐里尼”奖时致辞：我若以屈膝礼的方式把这项奖颁发给伟大的导演是我的莫大荣幸。

黑泽明说：我认为，伊朗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的电影是非常优秀和杰出的作品。我找不到恰当的词来表达我的感觉，我只是建议你们应当去看他的影片。萨蒂亚吉特·雷伊告别了这个世界，我在他去世之后，感到很不安。然而，看了基亚罗斯塔米的电影之后，我想，上帝已经创造出了萨蒂亚吉特·雷伊的接班人。感谢上帝。

戈达尔称：电影始于格里菲斯，止于基亚罗斯塔米！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灵魂外科手术　　伊朗现代小说精选
作者＝穆宏燕译
页数＝３０４
ＳＳ号＝１１８１５９１１
出版日期＝２００６．１０